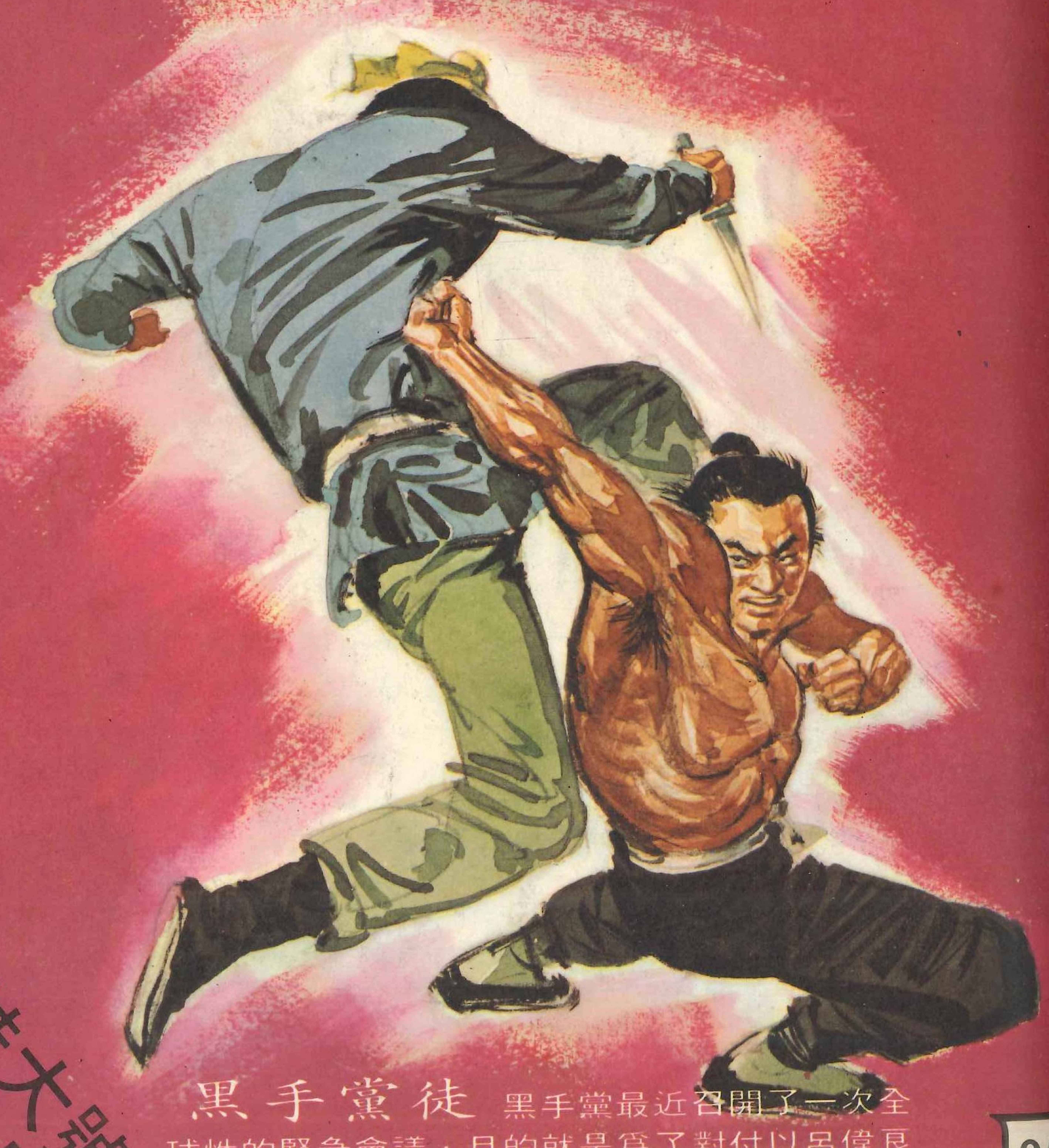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龍舟閣風雲（端午節特稿）

十一位龍舟好手突然一齊被人暗殺，驚動到一位本已壯志銷沉的武林英雄，腥風血雨由此瀰漫擴散，終於爆發成爲一場慘烈的大決鬥。本文故事緊張刺激，結局尤爲出人意表，值得向大家鄭重推薦。



特大號 $2.50

黑手黨徒 黑手黨最近召開了一次全球性的緊急會議，目的就是爲了對付以呂偉良爲首的東方三俠！本期的鐵拐俠盜故事又將帶領讀者們進入另一新高潮！

938

◀編 後 話▶

今期938，欣逢端午佳節假期，本刊爲了讀者們在假日郊遊之餘增添閱讀情趣，或安享家中有充足精神食糧起見，今期發行特大號（全書厚達113頁），內容非常豐富，猛稿傾巢而出，保証令你愛不釋卷！由於爲了稍稍彌補所增紙張、油墨、稿酬、印刷……等之消耗，情非得已，每册略增售價五角，敬希見諒！

***　　　***　　　***

「黑手黨徒」是今期刊出的全港獨家專有的「鐵拐」故事，內容曲折，刺激離奇，驚險恐怖……黑手黨勢力遍佈歐美，他們的黨徒手段殘暴，行爲兇狠，素以見稱，不過，今番他們遇到了東方三俠這麼頑强的高手，結果怎樣呢？要看一部心曠神怡，胸懷舒暢，拍掌稱快的超級巨型佳作，千萬不要錯過本文。

***　　　***　　　***

「龍舟閣風雲」與「長安一戰」兩大巨著都是今期特選佳構，前者爲後起新秀龍乘風君繼「雪刀浪子」後更進一步之新作，題材脫俗，風格別創。後篇爲大俠溫振眉故事之三，內容精彩絕倫，大俠溫振眉等一衆英俠與黑道羣邪儘展身手，更番惡鬥，風雲變色……

下期的巨型「艷俠」故事是「龍吟虎嘯」敬請留意。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特大號▶

第93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機場暗殺　黑夜惡鬥

呂偉艮，阿生和林愛莉等三俠由華府飛往三藩市。

這並非他們第一次在美國旅行，在此之前，已先後到過美國多次。

人們也許感到奇怪，美國究竟有甚麼如此吸引？

美國是個歷史只有二百年的國家，要看歷史古蹟，根本沒有，名勝麼，少之又少。那麼，美國到底有甚麼好看？

如果你是個崇尚自由的人，如果你對新事物感到興趣的，那麼，這也許就是上述問題的最佳答案了。

不錯，美國人講究自由，連貫爲總統，也不能隨便去干涉個人自由。

美國是個正宗資本主義國家，一切講競爭，在「有競爭才有進步」的原則下，這國家的物質生活，商品之新奇，更令人印象難忘。

何況到美國旅行，除了享受一下物質的生活之外，交通之方便，也是罕見。無論是海陸空交通，又密又準。

但是，這並非令到三俠不斷到美國來的主要原因，他們往往是「被迫」的。

許多時阿生爲了執行國際特警巴黎總部交來的任務，不得不到美國來，有時呂林夫婦二人，也爲了阿生而不得不同行。

這一次到華盛頓，也是爲了三俠在莫斯科破獲「輻射微波」，查出蘇聯「KGB」特務的確利用輻射微波，干擾美國駐蘇大使館人員。

在此之前，不少由莫斯科返美的外交人員，被驗出健康情況普遍受損害，有人神經嚴重衰弱，有人被驗出白血球過多。

美國國務院有見及此，便秘密向國際特警隊報告，所以巴黎總部聞訊，立即通知東方三俠，叫他們查出眞相。

三俠在莫斯科歷盡艱險，才證明大使館門前一棵大樹之上，原來所有樹枝均經過僞裝，其實那是一支支的發射桿。

透過地下隱藏的電綫，躲在大使館對面不遠處建築物的「KGB」特務，就不斷向美國大使館發射輻射微波。

帶有輻射性的微波，對人體健康十分有害，所以美國國務院在接得消息後，立即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

但是，蘇聯政府却辯稱：每個都市都難免會有輕微的「微波干擾」，又說：「這種現象十分正常」云。

當然，這是「外交把戲」而已，蘇聯政府沒有理由承認如此卑鄙。

事實上每個現代化大都市，的確受到微波干擾，越現代化的都市，情況越加嚴重，因此，所謂「都市病」，諸如神經緊張，情緒不安，頭痛，失眠等等，也只有在大都市中出現。

不過，只有三俠和美國情報人員才最明白，蘇聯人確用過這種方法令到美國大使館人員健康受到損害。

三俠有了收穫之後，除向巴黎特警總部提出報告之外，還由美國情報人員，陪同離蘇返美，向美國政府秘密作證。

現在，呂偉艮等三俠，就是剛剛作證完畢，由華盛頓直飛三藩市。

三俠在三藩市有許多朋友，唐人街的華僑們，固然個個關心他們，就是有些華裔警探，也跟三俠相識。

這一次，他們順道來此探望一下一班舊相識。

豈料他們剛步出機場閘口，鎂光燈立即閃個不停，他們彷彿做了電影明星，也不知記者們的消息怎麼會如此靈通。

呂偉艮一生最怕騷擾別人，所以他來此之前，並未通知這裏的朋友。

爲甚麼刹那間來了這許多記者？

三俠正感無限驚奇之際，突然槍聲一响，秩序亦隨之大亂。

三俠和其他人一樣，受到旁人的擠擁，有點兒身不由主。

但是，他們都是對這事很有經驗的人，所以剛才他們感覺得到，槍聲針對他們發射，但子彈並未命中。

因此他們在槍聲响過了之後，紛紛擠出人羣，希望找出兇手之所在。

在美國，人人有帶槍保護自己的自由，所以在這公共場所，人人都有可能是兇手。

黑手黨徒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　雲·文
盧　令·圖



憑着剛才那一刹那間的感覺，三俠雖則倖免於難，但身邊傳出一聲男子的慘叫之聲，表示最少有一人被殺。

呂偉艮他們了解到美國社會的人心，「各家自掃門前雪」的心理普遍存在，因此兇手即使就在眼前，他們也可能懶得去理。

但是，三俠都是老江湖，對於一名兇手臨場時的情形見得多了。

他們知道有些職業槍手十分冷靜，開了槍之後，無論是否命中，都表現得若無其事，但是，他們無論如何鎭定，都無法制止旁人對他們的奇異目光。

呂偉艮他們就是憑住這種奇異的目光，發現了一個人，那人正在人叢中急急奔逃。旁人只有閃避，並沒有阻止他逃走。

呂偉艮等三俠在混亂的人羣中擠前，十分困難，結果只有目擊那男子在人羣中消失。

阿生看見這種情形，首先折返現場。現場上一片混亂，駐守機場的警方人員，正在維持秩序。

一個男子倒在血泊中。

一些顯然是便衣警探的人，正將他抬入機場救傷站去搶救。

阿生企圖過去一看究竟，但被現場維持秩序的警員阻止。

阿生正攷慮是否出示他的身份證明，突然有人從後面招呼他。

阿生回頭一看，是李漢——一個華裔警探。

此人曾在三藩市結識三俠，彼此合作過不少，歷破奇案。

這時候，呂林夫婦二人也回來了，他們同樣無法擒獲那兇手，因爲他從人叢中消失之後，已被汽車接走了。呂林二人只有折返現場。

呂偉艮見到李漢，也覺得驚奇，因爲他們此來並未通知任何人。

阿生反而沒有想到這點，他只是覺得那個被擊中的男子，可能做了他們的替死鬼，因此他正要求李漢帶他進去看看。

李漢帶着阿生過去，被數名大漢阻止，他們並不賣李漢的賬，雖然明知李漢乃當地警探！

阿生被迫出示特警證件，一名大漢才示意他等在外面。

大漢顯然要進去請示一番。

不久，一名中年男子走出來，打量着阿生問：「你是國際特警？」

「是的，閣下是——」阿生邊說邊伸出手來。

中年人與他握了一下，隨即道：「我叫布朗尼，聯邦密探。」

阿生問：「那人的傷勢如何？」

「他中正要害，死了。」

「噢！我的天，眞是冤枉。」

中年人眉頭一皺，道：「爲甚麼你說冤枉？」

「可不是嗎？他只是個替死鬼。」

「替死鬼？」

「那槍手分明要殺我們。」

「你怎麼知道？」

「嗯！」阿生呆了一呆，道：「不瞞你說，我們不是第一次來此，難免會有仇家。」

「你錯了。」布朗尼——那個中年人道：「我可以肯定告訴你，兇手並未找錯目標，只是我們的人員太疏忽。」

「你的意思——」

「他是一個犯人。」

「犯人？」阿生又是一個意外：「你說死者是個犯人？」

「是的，他綽號叫狐狸，十分狡猾，這次聯邦密探由華府將他抓住，押回這兒三藩市來，是爲了要他爲一宗案子作證，想不到——」布朗尼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然後，無可奈何地，將阿生帶到裏面去。

反而李漢無法接近那警戒綫範圍，所以他不知道布朗尼跟阿生說了一些甚麼？

呂偉艮後來才告訴阿生，李漢另有公事待辦，不能久候，原來李漢並非爲了接機而來，他另有任務在身。

三俠也惟有離開機場，進入市區。

阿生告知呂林二人，槍手目的只是殺人滅口，並非針對他們，呂林夫婦這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 × ×

在美國所有大城市之中，最多華僑的，要算是三藩市了。

三藩市的唐人街，自一九六七年後，香港移民過來的更多。

有人稱當地的唐人街爲「小香港」，正是由於它的一切太似香港了。

住在那兒的人，喝早茶，食白粥，腸粉當早餐，也有香港出版的報紙看，在那小天地裏，幾萬人全是同聲同氣，同祖同宗的黃面孔中國人，看來的確是另外一個世界。

呂偉艮等三俠先後到過這兒不少次，他們在唐人街也有許多朋友。

因此，他們在酒店安頓好一切之後，便到唐人街去找朋友。

豈料當街車還未進入唐人街範圍之際，他們又目睹另一件事的發生。

一名看似中國人的青年，被數名大漢强行捉上車去。

阿生曾令街車的司機追踪那輛汽車，但司機道：「先生，你一定是初來步到的遊客，何必多管閒事？這些事你要理也理不了，如果你一定要追踪，最好請你落車，我才不會嫌命長。」

阿生爲之氣結！

回頭看看那汽車已經去遠，附近又沒有其他街車經過，只好叫司機將車子開入唐人街。

所謂「唐人街」並不止一條街道，包括了許多條街道，其實應該稱爲「華埠」就差不多了。

呂偉艮等要探望的人，是在這兒開菜館的陳大邨。

陳大邨年過半百，早年由香港移民來美，他經營的「陳村菜館」是以「正宗粵菜」馳名。

陳大邨有四個兒女。

長子陳森，二十七歲。次子陳波比，二十二歲。三女陳玉兒，十八歲，小女陳嬌也有十六歲了。

呂偉艮認識陳氏一家，是在香港，但來到三藩市，每次一定到唐人街去探望他們。

另一個原因，就是三俠十分欣賞陳大邨親手泡製的巧手小菜。

呂偉艮他們事前故意沒有電話通知陳大邨，所以見面時，陳氏一家人份外高興——意外的喜悅，難以形容。

陳氏一家大小全在他們的店子裏工作，獨是少了陳嬌。

陳森統管店內一切，包括採購，營業等等，波比是侍役領班。

陳大邨本人親自主理厨政，這正是生意滔滔的主要原因。

陳老太是她丈夫的最佳助手，甚至有時她還帮手炒幾味。

陳大小姐玉兒，不但年青貌美，英語又說得流俐，所以坐在櫃圍之內收錢，最合適不過。

呂偉艮等三俠只知道陳嬌日間上學，晚上就到店子來協助她姊姊處理店務。

陳大邨夫婦知道呂偉艮等三俠來，立即由厨房裏面跑到店前來。

刹那間這店子彷彿有了甚麼喜事一樣，變得鬧哄哄的。

呂偉艮對朋友一向藝情，這一次亦無例外，陳家一家六口，禮物也備足六份。

最令陳大邨感到意外而又高興的，還是那一瓶伏特加名釀——這是呂偉艮由莫斯科帶回來的，他知道這位老人家嗜好杯中物。

但是，當三俠問及陳嬌時，陳氏一家人立即變得很不開心。

陳嬌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陳大邨先打發妻子返回厨房，主理厨政。因這食物店仍在營業時間，雖然晚飯時間還有一段距離，但食客仍然是有的。

陳大邨又把一度聚集在一起的兒女們，遣回原來的工作崗位。

刹那間，好像席終人散，一切都變得沉寂下來。

空氣中又似佈滿了陰霾。

呂偉艮是老於世故的人，他已預感到主人家家裏發生一些不幸的事情。

果然，當座中只淨下呂偉艮等三俠和陳大邨等四個人的時候，陳大邨就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眞是家門不幸。」陳大邨搖搖頭，無可奈何地說：「不知道是阿嬌不長進，還是這個地方的風氣太壞，她已離開了我們。」

三俠怔了一怔。

他們只交換了一個眼色，沒有說話，大概是要等主人家說下去吧。

「離開了。」可以解釋爲「離家出走」，也可以暗示人已死去。

但聽陳大邨的語氣，顯然是陳嬌受到惡劣風氣影响，以致變壞。

陳大邨又說：「我們已經有個多月沒有見過她，在此之前，她已常常夜歸，令我很不開心，後來却索性一去不返。」

林愛莉道：「究竟她在何處？」

「有人見到她跟一班阿飛男女招搖過市。」陳大邨道：「自從香港人來多了之後，華埠變得很雜，阿飛男女無所是事，四處遊蕩，阿嬌肯定是被他們影响的。」

呂偉艮道：「她會不會是被迫？」

「不會。」陳大邨道：「如果她被迫，最少也會對我們有所表示，但我們一家人幾乎看着她如何壞下去。」

林愛莉關心地說：「我們可以找到她談談麼？」

「她不會有興趣跟你們談的。」陳大邨想了想又說：「我想波比可能知道她的下落。」

「波比見過她嗎？」呂偉艮瞥了波比一眼。

陳波比正在那邊招呼一名人客。他是陳大邨的次子，也是侍役領班。

「可能見過。」陳大邨又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波比怕我生氣，從來不敢在我面前提起她。」

呂偉艮想了想，說道：「我們希望跟波比談談，假如有可能的話，希望爲你盡一點力。」

陳大邨苦笑一下，搖搖頭，道：「你們的確够朋友，只可惜小女太不長進了，各位還是別浪費心機了。」

話雖如此，陳大邨還是回到厨房去，爲三俠預備幾味小菜。

呂偉艮把陳波比召來，問及他妹妹陳嬌的事。

根據波比說，陳嬌的確與一班阿飛青年來往，但是他不知是否對陳嬌這位幼妹袒護，却說她可能受到威脅。

呂偉艮也感到事有蹺蹊，憑他的記憶，陳嬌是個天眞無邪的少女，他們一家人原本生活得非常幸福，爲甚麼弄成今日這樣子？

呂偉艮問：「你甚麼時候下班？」

「每日我總有一段時間休息。」陳波比說：「那就是這兒最少人客的時候，不過，這是自己生意，當然可以隨時休息，只是沒有事，我們人手又不多，所以很少休息而已。」

呂偉艮含笑拍着他的肩膊，道：「你的確難得，陳伯有你兩兄弟，總値得驕傲了。」

陳波比苦笑一下，嘆息着說：「三個兄弟姊妹更乖也無法補償老人家那創傷的心境，因爲我父母正如一般中國老人家一樣，對最小的兒女，總是最愛惜的。」

呂偉艮也同意陳波比的說法，他的確沒有說錯，陳大邨最疼愛最小年紀的陳嬌，想不到，到頭來最令老人家痛心的也是她。

呂偉艮忽然又自口袋裏摸出一張咭片，那是他們居住的那間酒店的咭片，上面印有酒店的電話號碼和地址等等。

呂偉艮把咭片給了波比，道：「如果有你妹妹的消息，隨時打電話找我。」

林愛莉也搭訕着說：「是的，我們只希望見你最小的妹妹，設法勸勸她。」

「老實說，我也想過了。」波比道：「除了你們三位之外沒有人能帮我們。」

「你太客氣了。」呂偉艮道：「我們只是希望盡點力量，讓你們一家人生活得快快樂樂。」

陳波比道：「我不是客氣，事實上是唐人街的惡勢力十分嚣張，嗯——」

陳波比剛說到這裏，却說不下去。

他的神色顯得慌張，視綫却移向了大門入口處。似乎突然間有些甚麼事發生。

三俠也感到驚奇不已，循勢望過去，原來是一名穿着皮飛機恤的年青人。

他並沒有甚麼特別，大搖大擺的進來，走近了櫃枱處。

這時候，坐在櫃枱內的陳玉兒——陳大邨的長女，好像給了一些東西給那飛型青年，那東西看來似爲一包香烟。

但三俠是甚麼人，他們一眼就可以看出，那並非一包香烟。

似乎是用紙包裹住的物件，只是無法知道裏面是甚麼。

阿生忍不住問：「他是誰？」

陳波比說道：「筷子帮，又來收保護費。」

「筷子帮？」阿生問：「是不是唐人街新興的黑勢力？」

「正是。」陳波比道：「只有我們中國人才用筷子吃飯，他們說：如果我們沒有筷子，就連菜館也開不下去，所以非筷子保護不可。」

阿生道：「每天一次？」

陳波比道：「每週來一次。」

「太豈有此理了。」阿生立刻就想離座。

但被呂偉艮及時拉住：「不要太衝動，我們還沒有摸清門路之前，必須忍耐一下。」

各人惟有瞪住那飛型青年的背影離開了菜館，透過門前的輕紗，外面原來還有另外一些飛型青年。

呂偉艮道：「是不是每一間菜館都要給他們定期交保護費？」

「是的。」陳波比道：「據我所知，他們的區份劃分得很清楚，每一帮會控制若干區份的店舖，如有越出範圍，帮會與帮會之間，就會火併。」

呂偉艮又問：「除了筷子帮之外，還有些甚麼黑社會組織？」

「還有江西帮，他們比較斯文——最少表面如此，因爲他們譬如自己是瓷器，並非缸瓦。」陳波比又說：「此外還有華青社，華聯社等等。總之，我們這一個區份，暫時還是屬於筷子帮的勢力範圍。」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明天可能又會有所改變，是不？」

陳波比點點頭，道：「那要看他們幾個帮會之間鬥爭的結果，假如有一天彼此談不攏，吃苦頭的還是我們。」

呂偉艮沉吟道：「除了收規之外，還有些甚麼收入？我是指那些帮會。」

陳波比道：「嫖和賭是最明顯的，他們在管轄的區份內，控制妓女，開地下賭場，此外還有毒品買賣等等。」

呂偉艮還想問下去，但陳大邨這時已自裏面親自把弄好的小菜拿了出來。

三俠看見陳波比借故離開他們，也明白到不該再談下去了。

× × ×

晚上的唐人街，依舊是相當熱鬧的。

三俠事先得到陳波比指示門路，摸進一間地下賭場之內。

地下賭場裏面，出乎意外地，人頭湧湧。

這兒有中國式的賭博，番攤、牌九、骰寶等等都有，也有西式撲克。

賭客絕大部份是中國人。

三俠心裏難過，許多中國人未來美國之前，都抱住無限希望，以爲來到「金山

」，自然是「掘金」。但想不到有不少人在這兒捱了一生一世，到頭來還是老死異鄉，而一事無成，歸根究底，還不是給一個「賭」字累死麼！

呂偉艮正在胡思亂想，而阿生和林愛莉二人，早已分頭去「博彩」了。

這是他們三個人之間的默契，爲了免啓別人的疑心，必須在進來之後，分頭行動，不管輸贏也要賭上幾手。

呂偉艮走向一桌「二十一點」——那是以撲克牌博彩的遊戲。

呂偉艮無論下注多少都贏，這的確令到身邊的賭徒們爲之羨慕不已。

但是相反，却無可避免地，引起賭場方面一些人的注意。

呂偉艮雖然賭得不大，但他那一門，却搭上了不少注碼——那是其他跟風賭徒的注碼。

賭「二十一點」並無竅門，問題是「莊家」規定若干點必須補牌，但「閒家」即使十二點也有權拒絕補牌。

「閒家」十二點絕非必勝，只是持牌人憑他的運氣和眼光，以靜制動，等「莊家」補出大牌「爆煲」，意思就是「莊家」隨時補牌超過了法定的「二十一點」。

超過了「二十一點」亦即「爆煲」，「莊家」算輸了。

賭徒們都不明白，呂偉艮到底是憑運氣還是靠眼光，總之他一次又一次贏了。

其實呂偉艮的確是憑「眼光」，因爲他有一隻眼睛是電子眼，配有紅外綫，可以透視許多常人不能看穿的東西。

撲克牌只是紙咭而已，呂偉艮自然可以輕易看穿了「莊家」的底牌。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能知道「莊家」的底牌是什麼，勝算自高。

因此，呂偉艮贏了，也令到其他跟風的人贏得更多。

突然有人拍了呂偉艮的肩膊一下。

呂偉艮回過頭來，是一名大漢——身裁高大的中國人。

「你也該走了！」那大漢盯住呂偉艮道。

呂偉艮輕輕一笑：「爲什麼？」

「你違反條例。」

「什麼條例？」

「你下注有限，沒有資格作主，所以照規矩，你只可以搭單不可以作聲。」

「太無稽吧，這是二十一點，又不是百家樂。只有百家樂才可以根據注碼的大小，定出作主的人是誰。」

其他賭徒也齊聲附和，同意呂偉艮剛才的說法，尤其是那一班跟風贏了錢的人，更加幫住呂偉艮。但是，却被人喝住，禁止他們聲張。

呂偉艮早已注意到，除了眼前一名大漢之外，還有其他數名大漢分立在他的前後左右，採取了包圍之勢。

呂偉艮心裏有數，輕輕一笑道：「眞想不到，你們這家賭場只許人家輸錢，不許人家贏錢。」

「你說什麼？」那大漢睜大了雙眼，含怒地指住出口處道：「我要你立即滾出去。」

呂偉艮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苦笑一下，隨即柱杖而立，轉身拂袖而行。

豈料衣袖帶風，桌上兩張撲克牌被風搧動，吹跌在地上。

呂偉艮本來已拄杖行了兩步，立即又被那大漢喝住：「慢着。」

呂偉艮停了下來：「什麼事？」

「把地上的撲克牌拾起才准你走！」

那大漢雙手叉腰，威風十足地說。

呂偉艮在衆目睽睽之下，感到面目無光。在場圍觀的賭徒，儘管替他不值，但也無可奈何。因爲對方已擺明人多勢衆，而且這班大漢個個虎臂熊腰，一看已知是訓練有素的打手。

呂偉艮只好忍氣吞聲地，彎下腰來，將地上二張紙牌拾起，扔回鋪了絲絨的賭桌之上。

呂偉艮那一下子出手，極之瀟洒，看來只是輕輕一扔，其實勁力內蘊，功力極之驚人。

只見二張紙牌豎直插在桌上，隱沒盈寸！在場的人無不看得瞠目結舌。

呂偉艮道：「我現在可以走了吧？」

那大漢吶吶地，好一會兒仍答不出半句話。

呂偉艮拄杖欲行，突然又被另外一個人叫住：「請留步。」

呂偉艮回頭一望，是個很斯文的中年人，面上有笑容，但很勉强。

呂偉艮再次站下來：「還要怎麼樣留難我？」

「對不起！」中年人掏出一包香烟，傾出了一支，「都是我管敎不力，讓這班畜牲，開罪了客人。請給我一個賠罪的機會。」

呂偉艮很大方地接過了那支香烟，對方隨即摸出一個打火機來。但是，呂偉艮比他更快，由口袋中摸出了一盒火柴。

他擦着了一支火柴，先爲對方燃點了香烟，再爲自己燃點。

最後只見他夾指一彈，火柴殘枝上的火燄瞬即熄滅，半截火柴殘枝勁射向賭桌那邊，不偏不倚，剛好插在其中一張豎立着的紙牌之上——那是二張豎直倒插在賭桌上的紙牌其中之一。

再細心看清楚，那是一張「A」——紅心「A」。

撲克牌中的紅心「A」，只有當中一點，而那半截火柴殘枝就插正了紅心的中央。最接近桌邊的人，也僅可聽到「卡察」地輕輕一响——那是火柴殘枝戳破紙牌時的音响。

當時的情況相當特殊，因爲事發突然，所以賭徒們都靜觀其變。一度沉寂下來的環境，幾乎連呼吸聲也可以聽到。

呂偉艮存心露兩手，想不到却因此把那幾名打手嚇呆了。

單是「紙牌穿桌」的內家功力已令到那中年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再看見呂偉艮以火柴殘枝夾指輕彈的「百步穿楊」絕技，中年人更加不敢怠慢，忙將呂偉艮招呼到裏面去。

裏面是這中年人的辦公室。

辦公室陳設得十分豪華，有酒吧，更有閉路電視監視外面賭場的情形。

中年人一邊招呼呂偉艮在沙發上坐下來，一邊爲他倒了一杯洋酒。

「在下季子仲。」那中年人首先自我

介紹，然後又問：「閣下貴姓大名？」

「呂偉艮。」

季子仲道：「這名字好熟，似乎在那裏聽過了。」

呂偉艮呷了一口酒：「季先生來自香港？」

「對了！」季子仲恍然地說：「我們可能在香港見過面。」

「這世界太小了，即使見過，也不足爲奇。」

「到這兒來旅行還是探親？」

「旅遊。」

「剛才的事，我十分抱歉。回頭我一定會好好的懲罰他們。」

「算了，過去的何必再提？」呂偉艮又問：「請問閣下可是筷子帮帮主？」

「嗯！什麼筷子帮？」

呂偉良道：「何必裝蒜？做人還是爽爽快快的好。」

季子仲尷尬地一笑：「原來閣下是有備而來，請問目的何在？」

「爲了一個女孩子的下落。」

「女孩子？」

「是的，她叫陳嬌。」

「她是你貴親？」

「一個好朋友的掌珠。」

「多大年紀？」

「今年只有十六歲。」

「讓我派人爲你打聽一下。」季子仲按動桌上的通話機，召來一名助手。回頭又問呂偉艮：「陳嬌還有其他名字麼？照計這麼年輕的少女來到美國，一定還有一個英文名才對。」

「嗯！」呂偉艮想了想道：「是的，我記得陳嬌似乎還有個英文名叫吉蒂。」

季子仲吩咐助手派人立刻去打聽一下陳嬌的下落。助手應命而退。

呂偉艮看不出其中有何詭計，也許季子仲別有用心，總之，他對呂偉艮十分客氣。

有時呂偉艮會偷眼望向那一列電視機的畫面——那是反映出賭場內各處的實況。從電視傳眞鏡頭所見，一切似乎已告回復正常。

但是，憑這一刹那間的印象，呂偉艮似乎見不到阿生和林愛莉二人的影子。他們也許走了，也許不在鏡頭之內；呂偉艮爲免啓對方之疑心，沒有再看下去。

季子仲含笑道：「閣下對唐人街的情形，似乎相當了解。」

呂偉艮道：「不瞞你說，在下也是個江湖中人，就是沒有機會拜候老兄。」

「你太客氣了。」季子仲道：「我現在總算想起了，閣下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鐵拐俠盜。怪不得一開始我就覺得這名字好熟。」

呂偉艮只是輕輕一笑。

季子仲道：「原來是老前輩，失敬失敬！」

「別這樣，你令我覺得自己太老了。」呂偉艮又說，「其實我們同是中國人，何必客氣？」

「是的是的，我也常常這樣說，大家中國人，應該團結一起。」

「鈴鈴鈴……」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季子仲執起電話聽筒，支支吾吾地，說了一會。忽英忽中，充份說明他到了美國已有不少日子，否則英語不會講得如此流利。

當聽完了那個電話之後，季子仲對呂偉艮說：「我們初步已有了陳吉蒂小姐的消息，但她目前下落不明。不過請你相信我，我的手下一定會全力把她找到，然後向你交代。」

呂偉艮道：「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吉蒂既有消息，爲什麼又會下落不明？」

季子仲道：「不瞞你說，吉蒂同居的男子叫沙占士，原本是我們筷子帮的人，但爲了一點小事，他背叛了我們，至今仍然下落未明。」

「沙占士？」呂偉艮道：「吉蒂與沙占士同居？」

「是的。」季子仲道：「我從來很少干預這班年靑人私生活，但既然你要找人，我的助手查問下去，相信不會有錯。」

「謝謝你的帮忙。」呂偉艮站了起來，準備告辭。「如果你再有陳吉蒂的消息，請通知我，或者她的家人也可以。」

呂偉艮又將酒店的名咭留下。

季子仲將呂偉艮送到他的辦公室門外，十分熱誠地與他握別。

呂偉艮走後，季子仲才把幾名得力助手召集到辦公室裏去。

季子仲年紀只有四十出頭，但他的帮衆却個個年靑力壯。

他有兩個得力助手，是他的左右先鋒，都是二十餘歲的青年人。

左先鋒岑大牛，孔武有力，十分衝動，是個不知死活的傢伙。

右先鋒胡雄比他稍大，也只不過二十五六左右，好武功之外，槍法一流，而且爲人很有頭腦，比起岑大牛猶勝一籌。

除了胡雄和岑大牛之外，還有筷子帮中一些小頭目。

季子仲對他們說：「剛才那個跛子來頭不小，他雖然令我們難堪，但我們仍要爲他辦事，無論如何定要找到陳吉蒂。」

岑大牛有些悻悻然地說：「大哥，這件事傳出去，我們筷子帮還有何顏面？」

季子仲道：「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要爲長遠打算，因此，我們必須爭取這跛子。」

胡雄道：「你要爭取他加入我們筷子帮？」

「是的。」季子仲道：「即使他不是正式加入，也可以借助他的力量，助長我們的聲勢。因此，我們先要爲他辦妥這件事。」

胡雄道：「但是，據我所知，沙占士那叛徒已被江西帮包庇。」

季子仲想了想，道：「讓我先跟江老仁談談，希望可以和平解決。」

季子仲於是撥了一個電話號碼。

電話接到一間俱樂部去，那是江西帮的秘窟。季子仲要找的人，正是江西帮帮主江老仁。他們同是踏入中年的中國人，同樣控制住一班年青的亡命之徒，從事非法活動。

季子仲在電話裏開門見山地說：「最近是否有個叫沙占士的小子，加上你們江西帮？」

江老仁以半開玩笑的口吻道：「這算

是什麼？你似乎要干涉我們的內政。」

季子仲道：「我沒有這意思，不過我要查明白這件事。因爲他身邊有個女孩子，對我十分重要。」

「什麼女孩子？」

「一個姓陳，叫陳嬌，又名吉蒂的十六歲女子。」

「讓我先叫人查查淸楚，然後答覆你好嗎？」江老仁很客氣地說。

在唐人街所有黑社會組織之中，以江西帮最斯文。但斯文並非表示他就是善類；他們有着黑社會的一貫本質。

江老仁此人一向工於心計，凡事喜歡透過談判解決。他常常對人說：和氣可以生財。

唐人街黑社會你爭我奪的現象，就是憑了江老仁的「坐下來慢慢談」，令到各帮各派之間，最後達成協議，暫時安定下來。

季子仲這一次「先禮後兵」，希望有結果，否則，火併難免。

以黑社會的慣例，有人反叛一定追究到底。江老仁自然也知道事態嚴重。因此，當電話掛了綫之後，他立即把他弟弟江義召來。

「打虎不離親兄弟，」江義對江西帮裏面的事務有時比起他哥哥更加淸楚。同時江義亦比較年青，也更兇猛。

「沙占士原來是筷子帮的人。」江老仁有點担心地對他弟弟江義說：「這件事，相信季子仲他們不會這樣罷手。」

江義道：「我早知道了，他的確是筷子帮的人。」

「爲什麼你還收容他？」

「大哥，你以爲唐人街只有我們江西帮麼？如果我們不容他，他可以投靠華青，華聯。而且，他這傢伙倒有點本事。」

「他有什麼本事？」

「他很英俊，女人都很易爲他着迷。我們的妓寨須要『貨源』，這小子可以帮我們一把。」

「我想見見他。」

「什麼時候？」

「越快越好。」

「好吧！讓我去把他找來。」

江義離開了俱樂部，帶了一個江西帮帮衆去找沙占士。他們要去的地方，是江西帮另一處秘窟。

這兒仍然是唐人街的範圍，也是江西帮的勢力範圍。

江義進入一間酒吧，問一名酒保：「見到沙占士沒有？」

酒保朝酒吧一角示意着說：「在那邊卡位喝酒。」

江義走過去，沙占士果然在着。

沙占士正與一個男子在喝酒，那男子也是江西帮帮衆。在江義的示意下，他首先離座。

江義在沙占士對面坐了下來：「占士，大哥要見你。」

沙占士一怔：「什麼事？」

「我也不大清楚，可能與你的女朋友有關。」江義道：「占士，請你坦白告訴我，你女朋友吉蒂到底與筷子帮有什麼瓜葛？」

「筷子帮？」沙占士又是一怔。

「是的。據我所知，筷子帮正是爲了你的女朋友而與我大哥交涉。大哥現在找你去，可能就是查淸楚這件事吧。」

沙占士束眉沉思片刻，對江義道：「既然如此，不如讓我把吉蒂也找來，然後才一齊去見大哥。否則，萬一大哥問起關於她的事，我也一片胡塗。」

江義於是叫沙占士立即去找陳嬌，他留在酒吧等他們。然後一齊去見江老仁。

× × ×

沙占士鬼鬼祟祟地，悄悄離開酒吧。

他將衣領拉高，急步沿住行人道走。

他顯然沒有發覺背後已有人跟踪而來。

沙占士心亂如蔴，他目己的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愛陳吉蒂，絕對不希望她離開他！可惜他最不希望發生的事又告發生。現在該怎麼辦？

如果眞的把陳吉蒂交到江老仁的手上，後果又會怎樣？

相信江老仁一定會把吉蒂送回筷子帮那邊，因爲江老仁一向以「和爲貴」作爲口號。

那麼，陳吉蒂就會跟他分離了。這正是他最害怕的事。

因此他一邊走，一邊想着：現在他究竟應該怎麼樣抉擇？

其實，當他還沒有離開酒吧之前，已經想到——最少在潛意識裏想到要怎樣做；否則他不會找藉口離開江義他們。

不過他却想不到，竟然有人一直在悄悄釘梢。

直至到他轉進另一條街街口，他才十分愼重地回過頭來。

「小子！站住！」一個男子突然吆喝了一聲。

那是一個外國青年——棕髮、碧眼。年紀看來不會超過二十歲。

沙占士的視綫與他接觸時，他似乎被迫，非及時吆喝一聲不可。

「你是誰？」沙占士因爲對方不是中國人，反而變得冷靜了。

他知道唐人街所有帮會都是華人，似乎沒有那一個帮會擁有非華人帮衆。

「你叫沙占士，是不？」那外國青年盯住他問。

「是的。」沙占士道：「我不認識你，你是誰？」

「我是誰並不要緊。你的女朋友可是吉蒂陳？說吧。」

「你也認識她？」

外國青年道：「我何止認識她，我正在到處找她。」

「你找她幹嗎？」

「此事與你無關，只要你帶我找到她，你總會有好處。」

「對不起，我並不認識你。」

沙占士立即嚇得倒退兩步。

棕髮青年面色一沉，彈簧刀已握在他的手中：「你不認識我，可認識這是什麼嗎？」

棕髮青年虎視着，步步進迫。

「好吧。」沙占士終於說道：「我帶你去就是。你別這樣。」

「算你聰明。」

於是沙占士走在前頭，棕髮青年跟在後面，步步監視住他。

「朋友，你可否告訴我，你如何認識吉蒂？」沙占士一邊走一邊問。

「你猜猜吧。」棕髮青年面上沒有半點笑容，冷冷地說。

沙占士道：「如果我猜得到，我就不會問你了。」

「等一會兒見到她時，你自然會明白的。」

「何必故作神秘？我和吉蒂也只不過是朋友而已。而且我們之間，思想也總算開通。」

「哈哈，你眞富於幻想！你大概猜到我是吉蒂的前度劉郎。」

「嗯——」沙占士心裏一陣酸意湧現。但在尖刀之下，他惟有暫時啞忍。

他早已想過了，無論如何，他也不能讓這傢伙見到吉蒂。

剛才他佯作臣服，也只不過是緩兵之計而已。

吉蒂一直有如驚弓之鳥，東閃西避，原來就是爲了這厮。

沙占士又憎又恨，他決定要將這青年殺死，爲吉蒂解除心理上的威脅。

現在他只等待機會動手而已。

他知道再往前行，就會到達一幢舊樓——那是他秘密安置吉蒂的地方。

他不能帶着這傢伙一直繞圈子，那只有令對方生疑而已。

他覺得這兒的環境最適宜他動手，因爲這兒是一條比較偏僻的街道，全是住宅，沒有店舖，加上現在又是晚上，行人更是絕無僅有。

問題是：他有沒有把握穩勝？

假如他輸了，就可能永遠也見不到他心愛的陳嬌——吉蒂。因爲對方肯定會在搏鬥中將他殺死。

所以，他許勝不許敗。

本來他十分希望知道整個答案之後，才將對方殺死，但他不能等了。

因爲機會終於來了。

前面行人道的路旁，有一堆垃圾——這是深夜裏貧民區常見的現象。

垃圾堆上面有一支可以利用作爲武器的木棒。

木棒是一些舊傢俬拆下來的廢物，所以木棒上面還有釘。

沙占士想過了，只要及時將木棒拿到手，對方手上的彈簧刀就會變成廢物。

他也想過了，只要他制服對方，只要對方不作最後抵抗，他仍有機會知道吉蒂的一些秘密。

於是他出其不意地，迅速撲向垃圾堆那邊。

木棒奪到手了。

沙占士順手回頭就是一棒掃過去，但是對方竟及時避開了。

棕髮青年咆哮着說：「好小子，你眞不知死活。」他俯首迅速拾起了一些物體——那是一隻鐵蓋——蓋垃圾桶的鐵蓋。

沙占士勢成騎虎，持棒進襲。

他早知道這一次的搏鬥是許勝不許敗的，敗了就不堪設想，所以他拚盡全力向對方進攻。

對方身裁不但比他高大，也機警敏捷；手上的垃圾桶蓋像一塊盾，三番四次擋住了沙占士的木棒進襲。

在這沉寂的環境底下，木棒打擊在鐵蓋之上，彷彿打鑼一樣，登時驚動了這條街道上的一些住戶；許多本來黑漆漆的窗口，這時也亮了燈光。

沙占士屢攻不下，大失預算，現在眼見這情形，更是心慌意亂。

突然刀光一閃，彈簧刀自棕髮青年的手中飛擲而出。

沙占士驀地感到手臂一痲，他想也沒有想淸楚究竟自己是否中了刀，對方已利用鐵蓋掩護，衝到了跟前。

就在這刹那間，槍聲「砰」然一响，隨即有人慘叫一聲。

沙占士像發夢一樣，差些兒就昏倒地上。

一輛汽車匆匆開到了他的身畔，一種熟識的聲音在催促他：「快上車。」

沙占士有如從夢中驚醒，身不由主地，鑽進了車廂去。

車門還沒有關好，車子就已經開走。

「他是誰？」坐在沙占士身邊的人，正是他不久之前在酒吧見過的江義。

他手上仍握住一支手槍，槍管中仍散發出陣陣火藥的氣味。

開車的是江義帶來一名江西帮帮衆。

沙占士一邊雪雪呼痛，一邊回答道：「我以前從未見過他，更不知他是何方神聖。」

江義一再回過頭來張望，他顯然担心有人追踪而來。

沙占士的手臂一直在冒血——那是中了刀的左手手臂。

江義一邊用手帕爲他裹傷，一邊問道：「究竟吉蒂在那裏？」

「就在這條街上。」沙占士道：「但這時候我們不能去。」

「爲什麼？」

「因爲車子剛開過了她居住的地方，如果再折返那兒，可能被警察抓住。」

江義埋怨道：「你不該故作神秘，如果我們一齊來剛才的事也許不會發生。」

沙占士嘆氣道：「我並非故作神秘，只是吉蒂不許我公開她的居處。」

「她爲什麼會這樣？」

「天曉得！」

江義忽然吩咐司機：「在前面街口放下我們。」

沙占士吃驚問：「你要折返現場？」

「是的，而且要你帶我去！」

「別開玩笑了，那等於送死！」

「人是我殺的，我不怕你何必怕？」

這時候，車子已停在路邊。

江義一邊推開車門，一邊吩咐司機：「你要見機行事，隨時接應我們！」

「我明白了。」司機說。

沙占士也無可奈何地落了車。

江義道：「我知道那一列舊樓都有後門，來吧，你帶我去找吉蒂。」

沙占士身不由主地，帶江義走向一條又黑又窄的後巷。

江義把手槍插回口袋裏，掏出了一支小小的手電筒來。

他們小心翼翼地在後巷走着。

老鼠受驚地在他們的身邊，脚下疾竄而過。

沙占士忽然覺得，他固然須要別人保

護，就是吉蒂也要。

因此，他十分誠懇地，帶着江義去找一度後門——那是吉蒂居住地万的後門。

這兒是他常常來，他當然知道這兒的環境，所以他很快就找到了。

他不知道吉蒂這時候睡着了沒有，也許剛才前面街道上傳出的槍聲已將她由夢中驚醒亦未可料。

沙占士帶住江義摸到一處後門，兩個人的心情都十分緊張。

沙占士舉手去敲門。

江義一手放在口袋中，扳住了手槍的機掣，一邊以小電筒爲沙占士照明。

門板只被沙占士敲了一下，就沒有再敲下去。

爲什麼？

因爲後門根本無須再敲，只給沙占士敲了一下便自動開啓了。

原來後門只是虛掩着。

沙占士心感不妙！

江義一手將他拉開，手槍巳自口袋中露了出來！

江義小心地將後門繼續推得更開，然後以小電筒往屋內照射。

屋內毫無反應。

江義向沙占士打了一個眼色。

沙占士只好鼓起勇氣，走前幾步。

二人繼續推進。

沙占士輕輕地呼喚着吉蒂的名字，但是完全沒有反應。

二人進了屋，把後門關上。

江義顯然是個老手，先將窻簾落下了，才將燈光開亮。

前門門好了，屋內沒有人。

江義向沙占士問道：「她跟誰住在這裏？」

「我。」沙占士毫不隱瞞地說：「但她不許我將這居處告知別人。」

「她究竟是什麼人？她爲什麼這樣神秘秘的？」

「你們找得妱這麼緊，我相信你比我可能會更清楚。」

「老實對你說，我們也只是爲了息事寧人，準備將她交給筷子帮，然後才叫你帶她去見大哥，至於她的來龍去脈，一概不知。」

這時候，街上傳來警車聲。

二人將窻簾揭開了一條裂縫，往外透視，只見警察巳開到現場，將一名倒臥在行人道上，滿身鮮血的男子扶起。

那身受重傷的棕髮青年，就是與沙占士搏鬥過的人。

但是，開槍向他射擊的，却是江義。

原來江義在酒吧裏想想覺得不對勁，立即偕同助手開車追來，想不到却發現有人正向沙占士侵襲，情急之下，立刻開槍，將那棕髮青年擊倒，救出了沙占士。

江義滿以爲只要沙占士生存，就可以找到陳吉蒂，想不到結果又落空。

沙占士怔怔地說：「吉蒂可能就是由這裏目擊一切，才悄悄由後門溜掉。但我不明白，她爲什麼這樣害怕？」

「是的，」江義也莫名其妙地說：「筷子帮要找她，剛才那棕髮青年也要找她，究竟爲什麼？你是她的男朋友，你應該知道一些內幕。」

「老實說，我們是相愛的。她爲了與我同居，又怕家人反對，所以連學校也不去，但我絕未想到另有內幕。」

「想想清楚，還有些什麼地万可以找到她？」

沙占士也確確實實地想了好一會，終於還是搖搖頭。

最後，江義也惟有帶着沙占士由後門離開了那兒。

明入暗出　妙計奪人

這是一次難得一見的集會。

出席的人包括了唐人街兩帮黑社會的頭頭和他們的主要助手。

這兩帮黑社會就是：筷子帮與江西帮。此外，還有呂偉艮——他是唯一不屬於唐人街黑社會組織的。

會議召集人是筷子帮，帮主季子仲。

會議的目的有二：一是爲了向呂偉艮交代，二是促進兩帮的和解。

會議中最惹人注目的人物有二：一是鐵柺俠盜呂偉艮，二是負傷出席沙占士。

江西帮坐第二把交椅的江義，詳細交代了追踪陳吉蒂的經過，沙占士則從旁作證。

會議中一直受到討論的人物，就是陳吉蒂，也就是陳大邨的女兒陳嬌。

各人一直在忖測陳吉蒂的眞正身份，她究竟隱瞞着一些什麼？

陳吉蒂不敢歸家，表面看來是害怕家人干預她的愛情生活——她和沙占士的愛情生活。但現在看來事情絕非如此簡單。

呂偉艮說出陳家的人並未過份干預她的戀愛生活，反而以爲她被沙占士慫慂離家私奔，與沙占士悄悄同居。

但沙占士却說：吉蒂担心被家人找着，她愛占士，不想離開他，所以要求占士與她秘密同居，同時更要占士發誓不將住址公開，或告之別人。

至於那棕髮青年——被江義用槍擊傷的人又是誰？——會議中人開始討論到這個問題了。

呂偉艮道：「如果我說出他的身份，座上各位也可能有些担心。」

江義是開槍射擊那青年人的人，所以他忍不住首先發問：「你知道他是誰？」

「我當然知道。」呂偉艮說，「我在黑白兩道都認識了不少朋友，所以那棕髮年青人的身份，我很快就查到了。」

「他是什麼人？」席上所有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問。

「他叫卡加奴，美籍意大利人。」呂偉艮說：「還是一名黑手黨徒。」

「黑手黨徒？」各人果然驚愕住了。

席上的人都知道，黑手黨在美國各地的勢力極之龐大。

他們也知道：黑手黨黨徒絕大部份都是意大利人。

美國可以說是個「雜種國家」，因爲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是由外國移民而來，例如中國人，歐洲人，猶太人，意大利人等等。

眞正稱得上屬於美國本土的民族，應該是印第安人和美洲黑人。

各種族的移民到了美國之後，大都聚

居在一起，那當然是由於生活習慣，言語等等有關。

中國人聚居於唐人街——除了三藩市外，美國各大城市都有類似的唐人街。

十多二十年前的中國人，被認爲是所有移民之中最安守本份的，但這些日子以來，也變得越來越複雜了。

意大利則揚言爲了「團結一致」，紛紛以黑手黨作爲後盾。

著名電影「敎父」，就曾經介紹過黑手黨的歷史。其實時至今日，這個龐大的黑社會組織，仍然令到美國治安當局十分頭痛。

黑手黨起源於意大利馬菲亞家族，目前馬菲亞家族在美國各地大約有二十四個支系，其中五個在紐約，又稱五大家族。

以前紐約的「五大家族」擁有無上權威，他們都在紐約的「九人委員會」中佔有一席位！

「九人委員會」也就是決定整個黑手黨活動的「地下議會」，他們負責向全體黑手黨徒發號施令，從來沒有人敢反抗。

但是，自從年前「總敎父」，加賓奴死了之後，一切都改變了。

至今爲止，仍然沒有一個人可以塡補加賓奴的空缺，於是各家族之間，明爭暗鬥，槍殺事件也不斷發生，令到警方疲於奔命。

暗殺原是黑手黨人剷除異己份子的一貫傳統手法。

過去每處決一個人，必須獲得「九人委員會」的大多數委員同意。但時至今日，即使屬於「九人委員會」中的委員，也覺得自身難保，主要就是因爲「總敎父」死後，各家族之間至今仍然無法統一。

儘管如此，美國各地的黑手黨勢力仍然龐大。久居美國的季子仲和江氏兄弟，自然十分了解，因此他們聽到呂偉艮說出卡加奴原來是黑手黨徒之後，都爲之驚愕不巳。

尤其是開槍將那棕髮青年卡加奴擊至重傷的江義，更加感到渾身一慄。

雖然彼此仍是屬於黑社會組織，但是拿江西帮與黑手黨相比，無疑有如小巫見大巫。

江西帮至今爲止，仍然只不過局限於唐人街一角，而且在三藩市唐人街之內，還有着其他的類似組織，江西帮亦非最大的。

相反看看黑手黨吧，人家的勢力不但早巳擴展至全美國，甚至整個南北美洲和歐洲各地，都有他們的勢力。

因此，也難怪江義聽了呂偉艮的話之後，爲之忐忑不安。

這是一個弱肉强食的世界，更何況是黑社會呢！

呂偉艮也了解江氏兄弟的心情。

他對各人說：「我們彼此同是中國人，五百年前可能是一個祖宗的。我們又在異鄉中生存下去，必須互助互愛，團結一致，然後才可以談其他。本人的意思就是：我們不要存有偏見，必須互相關懷，緊密團結在一起，否則，黑手黨的勢力一旦伸了入來，相信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江義也說：「是的，呂老兄言之有理，我們實際上都是自己人，何必自相殘殺呢？」

呂偉艮又說：「關於卡加奴的眞正身份，既然大家都明白了，我在這裏倒有個要求，就是希望在座各位一定要保密，假如事情傳了出去，相信黑手黨一定會找麻煩，萬一他們找到唐人街來，吃虧的還不是我們住在這裏的華人麼？」

各人唯唯諾諾，在座的人似乎都巳被呂偉艮說服了。

其實呂偉艮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希望中國人在海外團結一致。

陳吉蒂突然不知所踪，江西帮的江氏兄弟也總算對筷子帮的人有了一個交代。

現在留下來的問題就是，用什麼方法可以找到陳吉蒂？

要找尋的答案就是：爲什麼黑手黨人也要找陳吉蒂？

要隱瞞的事實就是：江義曾開槍把卡加奴轟至重傷！

要防範的事情就是：如何防止黑手黨其他黨徒的可能報復。

呂偉艮爲配合現實環境的須要，他要求「談判高手」江老仁，設法與其他華人帮會取得連絡，同時明查暗訪陳吉蒂的下落。

呂偉艮不是第一次到這兒來，他知道美國崇尚個人自由，對黑社會的存在，正如對其他不法組織的存在一樣加以容忍，只要他們不觸犯法紀就行。

因此，在美國不但有「三K黨」，「納粹黨」等等組織存在，還有政治性的「共生軍」等等組織，他們甚至可以公開集會。

這種「美式自由」，相信在世界上大多數的國家也不可能存在。

呂偉艮既然明知美國法律如此，所以他對唐人街黑社會組織之存在，也就是見怪不怪，相反，他甚至希望利用這班人去做一些事。

當日的會議似乎沒有什麼正式的結果，但呂偉艮在兩帮黑社會首領的心目中，最低限度也留下了一個頗艮好的印象。

× × ×

這是市立醫院。

醫院內外都有一些特殊人物，他們包括有聯邦密探，三藩市警探。

此外就是阿生。

在場的高級警官都知道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就是不知道他何故對此事發生興趣。

各人的視綫都集中在一個人的身上，這個人就是卡加奴。

卡加奴巳經初步脫離了危險期，深入體內的子彈頭巳被醫生用手術取出了。

但是，醫院的醫生還不許警方人員進去問話。

阿生也在等，他一方面要等卡加奴的口供，另一方面却在等人。

阿生要等的人包括了他的同事，以及他師父呂偉艮。

結果呂偉艮還沒有來，李漢却開車到了現場。

李漢很早巳經認識三俠，三俠也帮助過他，屢破奇案。

李漢是一名美籍華人，在美國政府的治安機構，做過許多職位，最後還是調回

三藩市警局來。

正如上面說過了，美國是個「雜種國家」，亦即所謂「多元化民族」，滙聚而成的。因此，美國政府便訓練同一種族的警方人員，去管理同一種族的市民。

例如意大利美籍人當了警員後，多數派到意大利人聚居的地方，美籍華裔的警員，也多數被派到唐人街來。

由於唐人街日益複雜的緣故，所以李漢終於又回來了。

三俠在機場見過李漢一面之後，便一直沒有機會再見他。阿生想不到現在李漢也到醫院裏來。

李漢跟一班警官招呼之後，就過來招呼阿生：「你對卡加奴這意大利人怎麼也感到有興趣？」

阿生笑道：「你想我回答你的問題，最好你先答我一些問題。」

「什麼問題？」

「爲什麼你也來了？」

「第一，因爲卡加奴是黑手黨徒，第二，因爲他在唐人街被襲。」

「還可以回答我另一個問題嗎？」

「我知道的一定會毫無保留的告訴你，別轉彎抹角了。」

阿生道：「在機場被人暗殺的，可是一宗案子的主要證人？」

「是的，可惜他死了。」

「兇手抓到了沒有？」

「還沒有。但肯定與黑手黨有關，因爲那案子是關於黑手黨的，毫無疑問，有人要殺人滅口。」

「你一定知道許多關於那宗案子的詳情，可否告訴我？」

「當然可以。」李漢又說，「但不是現在，等我辦完公事再說。」

「你來這兒辦什麼公事？」

「先要卡加奴的口供。」

阿生想起那天在機場的情形，他忍不住問：「聯邦密探似乎與你們有成見。」

「你一定是指那天機場的事。」李漢笑了笑，「其實遇上了重要的事件，那是最常見的現象。我雖然是三藩市的警探，但當時有重要證人被殺，情況特殊，尤其是那證人可能只是重傷，萬一黑手黨再施陰謀，派人繼續深入加害證人，那怎辦？因此，聯邦密探那樣小心戒備，不准任何人接近他，絕對值得諒解。」

這時候，國際特警派駐三藩市辦事處的人，也都來了。

他們是應阿生之邀而來的。

阿生很少像這一次一樣，主動偵查一連串的事件。

這位新任國際特警派駐三藩市負責人的費力基，相當年青，只有三十餘歲。

他是個美國人，打扮十分新潮，甚至他帶來的助手亞爾拔，也只有二十餘歲。

費力基和亞爾拔都十分仰慕阿生，因爲他們都在國際特警組織的內部通訊刊物中，讀過不少讚揚阿生的文章。

費力基跟在塲的聯邦密探，以及三藩市地方警探們，都混得很熟，所以他跟阿生招呼過後，就過去問一名高級警官：「那小子醒來了麼？」

「他死不掉，」警官道：「但醫生還不准人入去。你們有什麼特別消息？」

費力基聳聳肩，苦笑道：「我對這種事不感興趣，但我的同事一定要插手，我也無可奈何。」

警官朝那邊瞥了一眼：「就是那個中國青年？」

「是的，他是我們組織中最傑出的隊員，目前是巡迴大使。」費力基又問：「那個死不掉的小子已確定是黑手黨徒？」

「是的，他有過案底，所以很易找到他的來龍去脈。」

「兇手是誰？」

「天曉得！」警官又說：「他在唐人街遇襲，希望兇手不是華人，否則，你的同事一定難過！」

費力基說道：「阿生雖然是華人，但他一向公事公辦，你不必多疑，如果有什麼消息，千萬別存偏見，必須及時通知我們。」

「好吧！」警官忽然看到走廊上有人向他打了一個手勢，於是警官又對費力基道：「我們可以入去了。」

費力基和阿生隨着警官進入病房，此外還有聯邦密探。

但是，他們只到了門口，就被醫生攔住：「你們不可以太多人，而且只可以簡單地問幾句。」

一名密探道：「醫生，你可知道他是個黑手黨徒？我們懷疑他與機場暗殺事件有關。」

「我不管他是誰。」醫生的態度十分堅强，「我只知道裏面的病人須要休息。」他又看看腕錶，「你們可以一齊入去，但只許一個人問，不得超過三分鐘，明白嗎？」

聯邦密探的權限很大，但在醫院之內最大權力的還是醫生。

幾個有關人等交換了一個眼色，無可奈何地表示答允醫生的條件，然後才獲准一齊入內。

醫生也跟了入來，他開始計時，聯邦密探開始向甦醒後的卡加奴問話。

「誰襲擊你？」密探問。

「我不知道。」卡加奴神色顯得極端頹喪。

「你爲什麼會跑到那兒去？」

「我……我只是偶然由那兒走過。」

「別說謊，事前有人見到你在黑夜中與人惡鬥，他是誰？」

「嗯！一個中國人。」

「你爲什麼跟他打架？」

「誤會而已。」

「別裝蒜了，我們已查出你是一名黑手黨徒，究竟誰主使你？」

「我根本不知道你說什麼？」

「好小子，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聯邦密探含怒地盯住他。

醫生立即抗議：「你們不能這樣對付一個病人，他的健康情況不好。」

那名密探唯有再忍氣吞聲地問：「好吧！請你合作，究竟你爲誰辦事？」

「我已經說過了，我只是跟他發生誤會。我們之間從未認識，甚至他是誰我也不知道。」

那名聯邦密探突然摸出一幀照片來，盯住卡加奴問：「你可記得此人？」

卡加奴的態度極之冷靜。

他瞪住那幀照片，莫名其妙地反問：「這個人我從未見過，他是誰？」

「他是你們黑手黨裏面的人，」那名聯邦密探道，「他在機場被人暗殺，你可知道此事？」

「不，我不知道。」

「你不合作，只有後悔，你心裏一定明白，你的行動經已失敗，你的同黨一定不會放過你，屆時你再求我們保護你，只怕太遲了。」

卡加奴沒有說話，只是笑了笑。

醫生催促各人離去。

阿生覺得醫生太仁慈，卡加奴太狡猾，那名負責問話的聯邦密探則太過坦率。

表面上看來，那名聯邦密探突如其來，出示那幀已故黑手黨徒的照片，似乎非常聰明。

那是在機場被人暗殺的吉東奴——美籍意人，當時聯邦密探正將他由華盛頓押解到三藩市來，準備出庭作證。

吉東奴是一名黑手黨黨徒，聯邦密探企圖利用他證實另一名黑手黨頭目的罪狀，可惜保密工作做得不好以致節外生枝。

現在爲了證實卡加奴是否與該案有關，那名聯邦密探將吉東奴的照片出示，的確可以看看他的面色，假如他神色慌張的話，就證明他與此事有關。

但是阿生總覺得聯邦密探多此一舉。

假如沒有醫生在場，那名聯邦密探還可以動粗迫供，但是現在，即使卡加奴面色大變又如何？只要他否認一切，密探依舊還是無可奈何。

以其如此，爲什麼不旁敲側擊，問問其他方面的事情。

不過現在一切已成過去了，阿生也沒有辦法。

他只好私下對費力基道：「我們似乎要重新開始！」

「你以爲卡加奴做過一些什麼事？」費力基反問阿生。

這時候，各人回到醫院門外，而呂偉良剛好在這時候才趕到醫院來。

阿生於是對費力基道：「你想知道卡加奴做過一些什麼事，不妨過來問問我師父。」

費力基也知道呂偉良是東方三俠之首，但從未見過其人。

經阿生介紹過之後，呂偉良只將卡加奴當晚如何迫使沙占士去找陳吉蒂的經過說出，但却隱瞞了他見過唐人街黑帮的事實。

費力基沉吟道：「這麼看來，可能是兩件事。機場暗殺的事與此無關。」

但呂偉良說：「無論如何，我們目前最急切的事就是先把陳吉蒂找到。只有她才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阿生也說道：「是的，爲什麼卡加奴也要找陳吉蒂？陳吉蒂又爲什麼要東閃西避？」

卡加奴的家人也來了。

阿生看見一名婦人正在那邊與一名警官交涉；她一定要見見她受傷的兒子。

阿生於是靈機一觸，把費力基拉過一旁，低聲跟他說了一些話。

只見費力基不斷點頭。

他顯然對阿生的建議言聽計從，但有時也東眉沉吟。

最後，他還是匆匆離阿生而去。

費力基穿的是一般便服，根本沒有人曉得他的身份。

他先吩咐一名助手去做事，然後才去跟一名警官交談。

警官又與在塲的一名聯邦密探商量，但沒有人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 × ×

卡加奴的母親十分生氣地闖進醫院裏去。

一名意大利人突然出現在她跟前，低聲道：「老媽媽，不要吵鬧，不要引起太多人注意你，我是卡加奴的朋友，你耐心一些等等我，我有話跟你說。」

那婦人怔了一怔：「你是誰？」

那意大利人沒有回答她，因爲他已沿住走廊行過去。

老婦人看見他悄悄地把一些鈔票塞到一個人的手裏去。

他們低聲談了幾句之後，雙方即分道揚鑣——那人向走廊盡頭走去；那個意大利青年則回到老婦人跟前來。

老婦人不再吵吵鬧鬧，果然很有耐性地，沉聲問：「你是誰？」

那意大利青年低聲道：「我知你是卡加奴的媽媽，你小心聽着，等會兒你見到卡加奴時，記得叫他日間好好的睡覺，晚上我們的人會設法到這兒來救他出去。」

老婦人道：「但是，他們不許我進去，如何向他傳口訊？」

意大利青年道：「他們會讓你入去的，因爲你是他親人。」

老婦人於是又再過去交涉。

當時警方人員正與醫生交談，老婦人的要求似乎引起了他們之間發生爭辯。

警方不同意老婦人的要求，但醫生却批准了她入去。

醫院之內，最能發生作用的就是醫生，所以警方的反對無濟於事。

警方顯然是因爲卡加奴不合作而引起反感；但醫生却認爲病人的親人，對他的早日康復可能會大有帮助。

但那老婦人心裏明白：一切都只不過是表面上的事。

眞正的原因，大概又是「錢」作怪。因爲她目睹她的同鄉青年悄悄付了黑錢給一個人——那人可能收了錢之後才去影响醫生的決定。

無論如何，醫生是批准了老婦人進內會見了她的兒子。」

卡加奴見到他母親，果然十分高興。母子相擁問好之際，老婦人乘機先傳遞了口訊。

卡加奴聽了自然心裏有數，但有護士和探員在旁，他不敢多問。

護士和探員雖然也在房間之內，但却沒有太過接近母子二人。因此，他們相互擁抱之際，低聲耳語，亦未引起他們的注意。

直至到老婦人離去，探員才撤出了病房。

× × ×

林愛莉奉了呂偉良之命，正在陳村菜館之內，向陳大邨一家人打聽一下，關於陳吉蒂的活動。

呂偉艮覺得陳吉蒂是個相當活躍的女子，否則她不會惹來這許多麻煩。

假如她不是太活躍，假如她不是太外向，爲什麼忽然間會有這麼多人要找她？

林愛莉首先向陳大邨的長女陳玉兒打探。

但陳玉兒對她妹妹陳吉蒂似乎也沒有好感。她說：「阿嬌自作孽，所以我們一家人對她採取了放棄的態度。」

阿嬌是陳嬌的乳名，陳嬌的英文名則叫吉蒂。

林愛莉道：「你知不知道她可能在外面惹了麻煩？」

「我不知道。」陳玉兒道，「不過，即使惹上麻煩，也不足爲奇。她常常與一班阿飛青年來往，我們勸也勸不來。」

林愛莉道：「你是她姐姐，你們年紀差不多，照計她有心事總會向你談及。」

陳玉兒道：「是的，照計我只比她大兩年，可惜我們的性格迥異。她有什麼事，從來沒有跟我們談，只會找她的豬朋狗友。」

林愛莉又問：「然則，你可知道她跟那些朋友最談得來？」

「沙占士。他是阿嬌的男朋友，也是唐人街阿飛。除了他之外，我眞不知道她還有一些什麼朋友。」陳玉兒說。

林愛莉難免感到失望，因爲陳玉兒似乎對她毫無帮助。

林愛莉只好再過去找陳波比。

陳波比也就是陳大邨的兒子——第二個兒子，吉蒂的二哥。

從陳家各人的談話中，林愛莉感覺得到，彼此思想似乎稍爲開通一些。而且，從他談話的語氣中，也最同情陳吉蒂。

林愛莉還記得他說過，陳吉蒂可能被人迫使她離開家庭。

因此林愛莉現在就問：「你覺得吉蒂是否受到一些壞朋友的影响？」

「相信是的。」陳波比道，「尤其是那個沙占士，他可能要脅我四妹。」

林愛莉道：「吉蒂有沒有跟你談過什麼？」

「沒有。」

「請你小心點再想想淸楚，因爲我覺得你最同情她。她平時一定跟你以最談得來，可能有意無意之間跟你吐露過一些心事亦未可料。」

陳波比束眉沉思，他小心地澈底回憶着。

林愛莉很有耐性地，在他身旁等他說話。

陳波比想了一會兒，說道：「是的，她的確最與我談得來。有時我勸她別太野性，她却常常嬉皮笑臉的，乘機向我討些零用錢。」

林愛莉問：「她離家之前，有沒有跟你談過一些什麼？」

「老實告訴你，她的離家並非偶然的事。開始時，首先是因爲她經常夜歸，引起父親不滿而大罵她一塲。後來她索性一去幾晚，連人影也不見。因此，她突然幾天不見人，對我們來說，已是見怪不怪的事。」

「我的意思是要知道她內心可能有些事，例如，與黑社會有關的事。」

「與黑社會有關的事？」

「是的，尤其是可能與黑手黨有關的事。」林愛莉特別强調這一點，希望喚起陳波比的記憶，「例如她在談話中提及，或者暗示過。總之，你認爲較特別的談話，都不妨回憶一下。」

陳波比又再去想。

他非常認眞地回憶，終於又說：「有一次，她在談話中的確提及過黑手黨。她問我是不是黑手黨徒都是意大利人，當時我不以爲意，只告訴她未必，有些黑手黨徒根本就是美國人。甚至還有黑人。」

「她還提過什麼？」

「我記不起了。老實說，如果不是你特別提醒我，我根本就記不起她跟我談及過黑手黨。」陳波比想了想又問：「她是否與黑手黨有麻煩？」

林愛莉這一次的訪問似乎毫無收穫。

她最後只對陳波比說：「假如你再想到什麼，請打電話到酒店來找我。」

陳波比答應了。他似乎是陳家裏面唯一最關心陳吉蒂的人。

× × ×

深夜時份。

一陣陣由救傷車發出的警號，劃破了黑夜的沉寂。

救護人員匆匆忙忙自一輛救傷車上跳了下來，抬住担架床，挽住藥箱，進入一幢樓宇之內。

據報這兒有人意外受傷。

但當救護人員入屋之後，立即受到威脅。他們迅速被人綑綁起來。

然後，有人脫下救護人員的制服，更有人扮演傷者，躺到担架床之上，被人抬走。

× × ×

醫院之內。

三名穿上制服的救護人員，兩個抬住担架床——床上躺了一名傷者。一名救護人員則挽住藥箱跟隨左右。

他們匆匆由走廊上通過。

傷者是由救傷車抬下來的，所以醫院門外的警探未加檢查或阻止。

傷者被抬到急救室。

醫生未到，一名護士小姐已首先過來協助。

但是她還未看淸楚那傷者的面目，背後已有人沉聲低喝：「小姐，不要動，否則你可能會死得不明不白！」

那女護士吃驚地怔了一怔。

她根本沒有機會開口說話，已經被人制服；三個穿住救傷人員制服的男子，加上扮成傷者的人，總共四個男人。

四個男人要制服一個女子，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何况他們還是有備而來呢。

用膠布封口，用黑布綁眼，用繩子綑綁住手脚。利那間，急救室之內，變成了另外一個世界。

外面傳來一陣懶洋洋的步聲，值日醫生這時才進來。

但是他剛進來，就莫名其妙地，被人用硬物擊暈。

醫生和女護士的制服，都先後被人脫了下來，加以利用。

× × ×

二名穿上了救護人員制服的男子，抬

住了疊起來的救傷担架床，由急救室走出來。

三個人入去，兩個人出來，這現象似乎並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因爲當時已是深夜時份。

那二個穿制服的人，把担架床放回一輛救傷車裏面去的時候，車頭的一名司機已離開那兒，跑去睡覺了。

所以這兩個人的一切行動，根本就沒有人過問。

他們安然將車子開到後門去。

× × ×

爲什麼三個穿制服的人進去，只有兩個人出來？

因爲其中一個要「改裝」，再扮演醫生。

至於原本躺在担架床上面的「僞裝傷者」，則喬裝成女護士。

這兩個神秘人物，若無其事地，由急救室出來，然後由走廊轉到另一角。

他們進入一間有人看守的病房——就是黑手黨徒卡加奴那一間。

看守的人是警探。

這名探員顯然被他們的制服騙過了視綫，所以沒有阻止他們進內。

二人入內後，卡加奴從假寐中睜開雙眼。

剛才進來的兩個人，立即把一套制服給卡加奴穿上。

兩個人分工合作；一個帮助卡加奴穿衣服，一個站在門後小心監視外面情形。

門外的探員顯然未懷疑到剛才入來的兩個人是僞裝的醫生和護士。

等到卡加奴穿好了衣服之後，這雙「醫生護士」才離開那裏。

醫生和護士午夜巡房乃例行公事，所以並未引起那探員的注意。

當「醫生」和「護士」出了病房門口，只走了數碼，「醫生」彷彿想起什麼似的，把那探員召到面前來。

就在這時候，病房中有個人影悄悄溜了出來，匆匆向走廊的另一邊竄去。

探員因爲注意力被分散，並未想到這是一項詭計。

那「醫生」對探員道：「那意大利人傷勢可能有變化，我已爲他注射了一針鎭靜劑，切勿讓任何人再入去騷擾他。天明後，我會跟你上司商量如何處置他。」

探員唯唯而退。

這時候卡加奴已穿過走廊，由後門出去。

一輛十字車早已靜悄悄地，等候在那裏。

卡加奴有默契地上了車。因爲在房間裏換上這一身制服的時候，已有人告訴他以後應該怎麼樣去做。

不久，那「醫生」和「護士」也登上了這輛十字車來。

車子立即開走。

但，這一次是靜靜地走，沒有响起警號。

卡加奴雖然鬆了一口氣，但他却發覺似乎有些不妙。

眼前的人，他全不認識。

那些人都忙於換衣服——脫下醫生、護士和救護人員的制服，穿上他們原來的便服。所以一直沒有人跟卡加奴交談。

卡加奴忍不住，終於首先開口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只有傻瓜才會這樣問。」一個二十餘的意大利人，一邊更衣，一邊說道：「除了馬非亞家族之外，還有誰會有這種胆色？除了黑手黨之外，還有誰會救你？」

「但是——」卡加奴吶吶地說：「我似乎從未見過你們。」

那意大利人道：「你這小子眞幼稚，怪不得你會栽在中國人的手上。如果你也認識我們，醫院門外的警探，也必然知道我們的眞正身份。我們還如何可以救你出來？」

卡加奴恍然大悟：「哦！原來你們各位弟兄是由別處調來的。」

「少說廢話！」那名意大利人顯然是這次行動的首腦，「快些脫下制服，我們要換車。」

卡加奴這時才想起，他仍然穿上一身醫院護士的制服。

車子在一處黑暗的道旁停了下來，各人匆匆轉到另一輛卡車上面去。

那卡車早已在此等候。

卡車車廂很大，裏面早已坐着一些人。卡加奴進了卡車車廂之後，就覺得忐忑不安；因爲車上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一名戴毡帽，穿黑西裝、黑恤衫，結白領帶的人，盯住卡加奴，拉長了面孔問：「你就叫卡加奴？」

「是的。」卡加奴答了。

「你的教父是誰？」那人又問。

「狄保。」

「什麼時候加入馬非亞家族？」

「由父親一代開始，我們一直已是家族的成員。」

「你可知道馬非亞家的禁例？」

「我當然知道。」

「你在醫院裏，對警方說過了一些什麼？」

「我什麼都沒有說。」

「包括狄保交給你辦的事？」

「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卡加奴說道，「狄保大哥並未吩咐過我辦什麼事啊！」

那大漢勃然大怒：「那麼，爲什麼你會跑到唐人街去？」

「我只是跑到那兒去找人。」

「找誰？」

「嗯——」卡加奴吞吞吐吐地，說不下去。

那大漢回頭對身邊一名助手道：「可通知了狄保那傢伙沒有？」

「已經通知了他，在約好的地點等我們。」那助手回答道。

卡加奴在這一剎那之間，感到渾身發抖。

他可以從對方說話的語氣中分析他的地位與身份。

通常一個黑手黨黨徒，必須分淸楚輩份，剛才對方竟稱「狄保那傢伙」，可見得他的輩份必然比狄保更高。

卡加奴是黑手黨黨徒，自會明白馬非亞家族辦事的方式。

那黑衣大漢又盯住卡加奴問：「你是

否要見到狄保才肯講眞話?」

「不!」卡加奴担心觸怒對方，因爲對方的輩份既然比狄保更高，自然可以先對付他，然後才先斬後奏。

馬菲亞家族的成員，經常爲了一件事的保密，而做得乾淨俐落。

因此，卡加奴越想越驚。他終於說：「我到唐人街去，只爲了找尋一名中國少女。」

「狄保叫你去找她?」黑衣大漢問。

「不!是我自己。」

「找她幹嗎?」

「我們在一個狂歡派對中認識，我知道她有門路可以購到大蔴。」

「你吸食大蔴?」

「不!我只想找點小生意做。」

「狄保可知道?」

「還未知道。我打算搭通了門路之後，才告訴狄保大哥。」

「他媽的!」那黑衣大漢突然之間有如轟天雷似的，大叫一聲，「拍」的一聲重重地摑了卡加奴一掌。又悻悻然說：「原來就只是爲了你這點私事而攪到這麼大陣仗!」

卡加奴被摑至眼前火星亂冒，差些兒就昏了過去。

黑衣大漢吩咐車上的打手們：「先將他綑起來，讓我見到狄保才決定如何處置他。」

卡加奴全無反抗餘地；車上的打手們，個個虎臂熊腰，反抗只有令他吃上更多的苦頭。

卡加奴也知道他將會受到馬菲亞家族的家庭處置，即使狄保也沒有把握保護他。甚至見到了狄保之後，還會被他痛斥一番。

不管以後的發展怎麼樣，總之眼前他就感到不好過。

他的傷口又隱隱作痛。可能是剛才走動觸及包紮的地方，流出了大量的血水。

卡加奴俯視之下，登時又嚇得昏了過去。

車上的人忙亂了一陣，但很快就有人爲他料理；這班人似乎早已有了準備，因爲他們面對着的，是一個剛剛身受重傷的人。

卡加奴只是因爲流血過多，刺激過度而昏倒。

× × ×

卡加奴被人巧排妙計刼走的消息，迅速傳開。

一個原是平凡得很的黑社會份子，刹那間被傳播界大事渲染。

首先是醫院裏值勤的護士，於例行巡視病房之際，發覺被監視的傷者卡加奴突然失踪。

守在病房門口的一名探員不准護士入內，宣稱此乃醫生吩咐的。

護士追問下，知道探員口中的「醫生」可能大有問題，立即知會有關方面。追查下去才知道一切都是假的。

於是陸續發現了下列事實：——

卡加奴沒有在原有的病房中。再追查十字車到過的地方，在那裏反而發現了其他人，包括眞正的救護人員，他們都已被綑綁起來。但仍無卡加奴的踪跡。

醫院中一輛十字車失了踪。

十字車的司機宣稱當晚他只負責開車，奉召到一處樓宇，事後又開車返回醫院來。但他從未注意那些穿制服的救護人員原來是冒充的。

事後，十字車被人由市區一處路邊尋回。

駐守醫院，負責監視卡加奴的警探，被形容爲低能。

傳播界把黑手黨渲染得神乎其技，竟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把一名疑犯奪去。

大批警方人員，聯邦密探等等，開到醫院來調查。

記者羣聞風而至，電視甚至「即場實地播映現場情況」。

記者還挖苦地，找來警方的負責人訪問。

市民最感興趣的就是：卡加奴如何能戲劇化地逃出醫院?

警方發言人只表示：一切眞相仍在「調查階段」，無話可說。

× × ×

許多人的心理是難以理解的，他們一方面恐懼黑社會的殘酷手段，但另一方面又在潛意識上同情他們，視他們爲「英雄人物」。

這種情形在美國最爲普遍，這也許就是「爲什麼警匪片都大受歡迎」原因吧?

正在人們在議論紛紛之際，眞正的黑社會風雲人物——黑手黨三藩市大教父狄保，却大感迷惑。

他是馬菲亞家族在這個大都市裏的最權威人物。

凡在三藩市或隣近地區，所有有關黑手黨的事務，都受到狄保的控制。

對狄保來說，卡加奴只不過是一名微不足道的小嘍囉。

當初卡加奴被送入醫院，受到警方問訊，此事狄保也接到手下的報告。

但狄保和他的主要助手再三研討過之後，認爲只要他們一切佯作不知，根本可以不理。想不到現在消息傳來，却如此「轟動」。

狄保一時不察，萬二分震怒。

他的主要助手迅速傳令下去，追查這次「醫院刼人」的事件眞相，所得的回答却是：根本沒有人知道有此事發生。

「這不是我們的人所爲，大哥。」一名助手向狄保報告。

狄保因此大感迷惑。

他一向相信他的助手，但這一次却有些懷疑起來。

助手强調已分多方面追查，結果都獲得同一答案。

狄保不禁怔怔地問他的助手：「到底這又是什麼鬼把戲?」

身爲狄保左右手，也可以稱得上是智囊人物的范南度，分析這件事的可能性時說：「第一，可能是警方爲了格里治一案所施的詭計。第二，可能是唐人街黑帮存心靠害我們。」

「二十四小時之內，我要全部事實眞相。」狄保對他身邊的所有助手發出了命令。

從來沒有人敢違抗狄保的命令!因爲凡是加入黑手黨的人都明白，這組織對付叛徒的手段是極端殘忍的。

違抗命令，就等於背叛。

在機場被人暗殺的吉東奴，就是被宣判爲「叛徒」而遭處決的。

黑手黨最高當局似乎要故意製造一種事實，讓所有的人都知道：即使在聯邦密探的保護底下，他們仍然可以當衆處理「叛徒」的命運。

也等於警告全體黑手黨黨徒：看看誰還有胆作反?

剛才范南度口中所說的格里治也就是落在三藩市警方手中黑手黨一名大頭目。

格里治被控殺人、販毒以及控制有組織的妓寨等等罪名。

重要證人吉東奴在逃時，被聯邦密探在華府找到。

吉東奴不知怎的，被聯邦密探說服，願意充作控方證人。這點對格里治造成最大的威脅。

因此，當黑手黨知道了此事之後，決定將吉東奴暗殺。

黑手黨人對於這種事情一向有經驗，也做得十分乾淨!所以自從機場暗殺事件發生之後，三藩市警方和聯邦密探均感束手無策。

以上事實最低限度就是狄保所知的。

狄保的消息一向很靈通，主要還是他的手下門路多多，又花得起錢。

在美國這種社會，花得起錢，自然有人爲你做許多事情。

何況黑手黨除了「利誘」之外，還有就是暴力的「威迫」，雙管齊下，必然事半功倍。

不久之前狄保親眼看見了當地的電視轉播，也不禁大吃一驚。

他一邊通知紐約總部，一邊下令澈查這件事的眞相。

他並不重視小嘍囉卡加奴的生命，只担心這是警方的藉口和詭計。

因爲格里治那件事還未了結，如今又發生了這件事，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狄保另一方面又急急召來他的律師。他担心警方人員隨時會找上門來盤問和搜查。

雖然在美國這個社會，一切講究證據。沒有足够證據，即使明知他就是殺人犯，警方也會無可奈何。但狄保仍然把律師找來，共商對策。

× × ×

囚禁住卡加奴的地方，也有電視機。

卡加奴只是被軟禁。

他獲准看電視節目消遣。所以他可以看到醫院外面的現場轉播情形。

刹那之間他竟然變成了衆所觸目的「重要人物」，這點是他難以想像得到的。

卡加奴已經被人救醒，他躺在床上看電視節目，有人陪伴。

陪伴他的人是個意大利青年。

那青年很健談，告訴了很多關於黑手黨的歷史給卡加奴知道。

卡加奴更加深信對方是「自己人」。

他也聽過吉東奴在機場被人暗殺的事實，所以他不敢想到逃走那回事。

他變得十分合作，以免被人視爲「叛徒」。

他在床上極力回憶，看看自己究竟還知道了一些什麼，還說漏了一些什麼。

只要他知道的，他都說了出來。希望藉此獲得寬恕。

他被人救醒之後，曾遭到再三反覆盤問，主要話題還是：他何故要找陳吉蒂?

事實上他是有點自恃——恃住他是黑手黨人，自然還要有人給他做胆，那人就是另一名較高級的黑手黨打手古薩。

以前他不敢提及古薩的名字，現在他也不得不提了。

因爲卡加奴以爲這班人是紐約「九人委員會」派來的。

他曾經告訴過這班人，古薩與他經常出雙入對。那次參加瘋狂派對，就是與古薩同行。

在派對之中，他認識了中國少女陳吉蒂。

陳吉蒂不但吸食大蔴，也吃迷幻藥。

他記得當晚與吉蒂同往參加派對的，有一名叫沙占士的中國青年。所以，當他決定要找陳吉蒂時，就先找到沙占士。

當晚他在酒吧中喝酒，不但見到了沙占士，還無意中聽到了沙占士與江義交談，所以知道沙占士的行踪。

可惜當時他不知道沙占士即將去找陳吉蒂，否則他只要跟踪就行了。根本無須出面用刀子去威迫他。

卡加奴將這件事的詳細經過，一一告訴了盤問他的人。

他特别强調，這一次的行動，古薩也知道；古薩曾經和他商量過另闢財路找外快的事。

古薩又曾經向卡加奴暗示過：只要找到陳吉蒂，可能還會找出買賣海洛英的門路。

卡加奴發誓說：他現在所講的，完全是事實，絕無虛構。

經過了那一次盤問之後，這班人似乎對卡加奴稍爲客氣了一些。

他身邊這個意大利青年大約二十五歲，他告訴卡加奴，他叫亞爾拔。

亞爾拔和他談的很投契。還常常爲他倒水斟茶，眞是服侍周到。

雖然卡加奴明知亞爾拔實際上負責監視他，但他仍樂意有這個人來陪伴自己。

亞爾拔偶然離房外出，房門關上了。

卡加奴要把電視機關掉，睡一會。豈料一個不小心，那具無綫電遙控的手掣掉到地上去了。

卡加奴翻身落地。

就在這刹那間，他渾身好像觸了電一樣，呆了一陣。

原來就在他拾回那手掣之後，一抬頭之間，無意中發覺了一些東西附貼在床下——那是一枚竊聽儀器。

這是什麼意思?

卡加奴感到不妙。

他悄悄躡足走向門後，門沒有鎖。

他不敢發出任何聲響，因爲這房間之內，任何音響也會被床下的竊聽儀器所吸收。

他悄悄將門拉開了一條裂縫，往外窺伺。

門外是一條長長的走廊。

走廊上沒有人。

他第一次看見門外的環境。

在此之前，他一直躺在房內。

偶然他也會起來，進洗手間去。但洗手間在房間的另一角，他根本無須離房。

同時陪伴他的亞爾拔也警告過他，切不可到處亂闖。

現在他總算明白了，亞爾拔只是不想他知得太多關於這兒的一切。

究竟這是什麼地方？

是黑手黨一處秘密機關？

卡加奴決定要看個明白。因爲擺在眼前的一切，都太過神秘，太對他不利。

他不能歎在這裏等死。

這應該是最好的機會，他不能放過。於是他拉開門，竄了出去。

走廊上沒有人走過，卡加奴四處找尋出路之際，偶然經過一間房。

那間房的房門虛掩着，有人在裏面談話。

他悄悄自門縫中往內瞥了一眼，立即渾身感到痲木。

他身不由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裏面的人個個有槍之外，牆壁之上還掛了一個徽號。

卡加奴不知道那是什麼徽號。

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這班人不可能是黑手黨的人。

那麼，亞爾拔分明說謊。

卡加奴被騙了。

他又氣又驚。

他正回頭想走，突然有人出其不意，將房門拉開。

「何必鬼鬼祟祟，請進來吧！」

裏面的人原來早已知道他在門外，所以門開了之後，隨即有人拔槍相向。

他沒有走，因爲他傷勢未好，走得不會快，也必然逃不掉。

在手槍的指嚇之下，他只好乖乖的入去。

進了那一間房之後，他更覺意外。

原來這兒的另一壁，有着一系列的閉路電視傳眞機。

從其中一些畫面中可以見到，他那間「病房」早已在監視之列。

此外，走廊也在監視範圍之內。

換句話說，他由始至終，一直被人步步釘到實；包括在房門外偸窺，也被電視傳眞機拍攝下來。他根本有如小丑。

「請坐！」一個三十餘歲的美國人，擺手示意，叫卡加奴在一把椅子上坐了下來。

那人笑了笑，又說：「非常感謝你的合作；現在戲總算已經演完了。」

「你們是誰？」卡加奴忐忑不安地問道。

「爲什麼你不猜猜看？」說話的人就站在他背後。

卡加奴回頭一看，正是那意大利人亞爾拔。

除了那個美國人和亞爾拔之外，還有其他人，包括中國人在內。

「警探。」卡加奴瞥了亞爾拔一眼道，「你當然不會是眞正的馬菲亞家族的成員。」

「抱歉我曾對你說謊。」亞爾拔道，「但你總算合作。」

與卡加奴面面相對的人說：「不！我們不是警探。」

卡加奴瞪住辦公桌後面，壁上的一個徽號，道：「難道是聯邦密探？」

那人含笑搖搖頭。

「那麼，一定是CIA——中央情報局的特務人員。」卡加奴道。

「你又似乎看得我們太高。」那個美國人終於說道：「我們是國際特警。」

「什麼是……是國際特警？」卡加奴問。

「專門對付犯罪的國際保安機構。美國也是我們的成員國之一。目前我們正在執行任務！」說話的人正是費力基。

很明顯地這是一個「局」。

負責佈下這個「局」的人是阿生。

阿生存心要令卡加奴上當，與費力基商量出這方法來。

「你雖然上當，但我們也是爲你好。」費力基道，「你大概也聽過吉東奴的名字吧？」

「是的。」卡加奴道，「他在機場被人暗殺。」

「你可能成爲另一個被黑手黨暗殺的人。」費力基道，「你的人不會輕易放過你。」

卡加奴埋怨道：「是你們害苦我的，事實上我也沒有對你們說過什麼關於黑手黨的事；我和古薩只想找外快！」

「你以爲狄保會怎麼想？」費力基道，「他會相信你什麼都沒有說過麼？」

「事實上我是沒有。」卡加奴道，「因爲我什麼都不知道。」

「好吧！」費力基向亞爾拔示意道：「既然你也這麼說，我就讓你出去！」

亞爾拔走了過來，但卡加奴却沒有站起身。

費力基笑道：「你不是想離開這兒麼？爲什麼還不走？」

「算了，我服了你。」卡加奴說，「如果我不走，你們打算怎樣？」

「我也不知道。」費力基道，「本來我們以爲你對我們非常有用，但現在，看來你所知不多，所以我們也想放你走！」

卡加奴怔怔地說：「別這樣，我求求你們。事實上我的處境的確危險，他們可能殺我。」

「老實說吧，如果你對我們的確有幫助的話，我們一定保護你。但是——」費力基故作沉思，然後又說道：「不如我們將你交給警方，也許他們有辦法可以保護你。」

「別開玩笑了。」卡加奴說，「交給警方，目標更大。而且，黑手黨的勢力，深入各階層，警方內部，也可能有我們的人。」

「你可知道是誰？」費力基乘機問。

卡加奴道：「我怎麼知道，這是我們的高層秘密。我只是一個小嘍囉。」

「算了！」費力基嘆了一口氣，說道：「我們不能永遠保護你。其實，我們把你救了出來，已經幫了你一個大忙！你現在可以到任何地方去，不一定要回到原來的地方。」

卡加奴想了想，也覺得費力基言之成理，最後也只有悄悄離開了那裏。

人球炸彈　一觸即發

一切綫索似乎都斷了。

國際特警人員從卡加奴的身上，好像什麼都得不到。

他們可能找錯了對象。卡加奴的身份微不足道，他不是黑手黨內的重要人物。

對於機場暗殺吉東奴的事，他根本亦一無所知。

也許有個人會有用，那就是卡加奴口中的古薩。但從卡加奴與亞爾拔的談話中，古薩似乎也不見得如何重要。

目前國際特警急於要找出殺死吉東奴的神秘槍手。

但呂偉艮却急於要找到陳吉蒂。

也許卡加奴唯一的貢獻就是：他供出了陳吉蒂的嗜好。

陳吉蒂的男朋友沙占士一直沒有提及她原來吸食大蔴，還吃迷幻藥。

現在呂林二人既然知道了這點，他們對陳吉蒂之離開家庭也就感到不足爲奇。

同時三俠也深信除了他們之外，一定還有人急於要找陳吉蒂；只有陳吉蒂才會明白自己的處境。

他們一直分頭偵查吉蒂的下落，可惜全無結果；警方也沒有她的消息。

派駐三藩市的國際特警人員也一度傾巢而出，因爲他們曾經懷疑吉蒂可能知道許多關於黑手黨的秘密，所以才會避開卡加奴的追踪。

但是，假如卡加奴沒有說謊的話，陳吉蒂一定另有苦衷，並非只爲了避開別人的追踪而已。

除了國際特警和東方三俠之外，三藩市警方以及聯邦調査局人員，也感到無限焦慮。

由於一名重要證人——吉東奴之被殺，令到黑手黨一名重要人物格里治，可能因「缺乏生口對證」，而獲得法庭宣判無罪釋放。

就是因爲吉東奴之被暗殺，聯邦密探已備受壓力。

他們除了懇求國際特警加以援手之外，也希望出現其他奇蹟。

然而事情的發展却令他們大感失望。

× × ×

連日來唐人街出現了一些陌生人的面孔。他們並非遊客，大多數是意大利人。

他們到處打聽一些人的下落，包括沙占士和陳吉蒂在內。

他們都是黑手黨派出的爪牙。

唐人街也有黑社會，但他們沒有人敢惹黑手黨的人。

最少黑手黨的人自己就明白，只要他們不惹痲煩，沒有人敢動他們一根汗毛。最低限度他們就有此信心。

但是，事實是否如此？未必！

事實上每一個進入唐人街的黑手黨徒，都受到監視。

監視他們的人又是誰？

正是唐人街裏面的黑社會——包括幾個不同帮會的人。

以前他們是一盆散沙，每個帮會都爲自己的利益而忙個不了。

但是經過呂偉艮的解釋，加上江老仁的說服力，幾個帮會竟然大結合。

他們也知道弱肉强食的道理，更加明白黑手黨非同小可。

他們任何一個帮會，也絕不可能與黑手黨進行對抗。

但是，現在黑手黨的勢力顯然要伸展進唐人街來了。如果他們不聯手對抗，就只有被黑手黨統治。

他們不但不想被黑手黨統治，更加不希望唐人街的華人被意大利人欺侮。

因此，他們也感到呂偉艮言之有理，紛紛同意結合起來。

一個帮會的力量有限，但幾個帮會，再加上唐人街僑胞的助力，立即滙成一股難以想像的巨大力量。

幾乎每個進入唐人街的黑手黨徒，都被兩個以上的華籍男子暗中監視。

這些華人都是孔武有力的大漢，若非黑社會打手，就是唐人街一些店舖店員。

他們都配備有無綫電通話機，互相照應。他們只要確定某一名黑手黨徒已進入他們佈下的圈套，一聲號令，就會將對方生擒。黑手黨人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每一個被生擒的黑手黨徒，都被秘密送到唐人街一個地方——那兒原是一個龐大的地下賭場。但現在已「停業」了。

一個下午，就先後有十五名黑手黨徒被生擒，集中到這兒來。

呂偉艮親自主持了一項審訊。其他各帮會首腦也紛紛集中於此，他們從旁協助呂偉艮，分別審問個別的黑手黨徒。

他們的問題集中在：爲什麼要追査吉蒂的下落？

誰主使他們到唐人街來明査暗訪？

他們都分別把每個黑手黨徒的口供記錄下來，然後集中在一起。

十五份口供放在一齊，誰的說話比較可靠，很易辨別出來。

有些黑手黨徒分明是在說謊，於是在那些華人帮會首腦的示意下紛紛被痛毆。

呂偉艮並不贊成用暴力，但形勢所迫，他也沒有制止。

季子仲——筷子帮帮主，甚至把一名說謊的黑手黨徒，綁在一塊練靶板之上，讓他的右先鋒胡雄，一連開了三槍。

胡雄有「神槍手」之稱，槍法之準，達到「百步穿楊」的境界。

那三槍不但接連地發射，而且每一槍都朝住那名黑手黨徒的頭部射去。

兩顆子彈分別在他的左右耳畔擦過，另一顆則穿過他的頭髮。

那黑手黨徒嚇得差些兒就昏倒過去。

他隱隱可以嗅到頭髮被燒焦了的氣味；其實只是子彈的鉛頭太熱之故。

他的耳鼓在嗡嗡作响；他眞懷疑自己究竟有沒有死去。

季子仲叫人把他解下來，再帶過來問話。

他對那黑手黨徒道：「你似乎很喜歡說謊，爲什麼你的口供與其他十四個人不同。」

那年靑人道：「事實上我只是奉命行事，你何必難爲我！」

「奉誰之命？」

「范南度。」

「不是狄保?」
「不！是狄保的智囊范南度。」
「爲什麼他一定要你們找吉蒂?」
「我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季子仲向身邊的助手示意，立即有人用膠布把那名黑手黨徒雙眼封住，帶到了一間密室之內去，囚禁起來。
那兒已有數名黑手黨徒，他們都是已經被問過話的。
每個人雙手都被反綁之外，眼睛都被膠布封住。但雙足可以走動，嘴巴也可以說話。
因此，他們在黑暗中招呼過之後，就互相交談起來。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天曉得！」
「他們是什麼人?」
「可能是CIA，只有CIA才用到這種手法對待我們。」
「不！我覺得他們不是CIA，CIA那有這許多中國人?」
「究竟范南度還要我們追查一些什麼人的下落?」忽然又有人問。
其中有人答：「我只負責去追查陳吉蒂的下落。」
另外一個答：「我奉命追查沙占士之所在。」
更有人說：「我要找尋沙占士之外，還要找尋卡加奴。」
各人你一言我一語，其實他們都見不到對方的眞面目。
他們也無法知道這是什麼地万，更不知以後的命運如何。

這班都是黑手黨中的小嘍囉，平日在三藩市其他地區橫行慣了，想不到一到了唐人街就竟然遭人如此對待。
難怪有人悻悻地說：「除非他們殺了我們，否則狄保一定會下令將唐人街剷爲平地！」
豈料此語一出，立即就有反應。
說話的人突然慘叫了一聲！其他人忙問發生了什麼事。
然而各人均被幪住了雙眼，根本見不到四周圍的環境。
只聽到有人說：「你現在已經少了一隻耳朵，你還能聽到我說話麼?」
叫得有如殺豬一般的黑手黨徒，仍在呻吟；他的左耳被人割了下來。
那人只警告道：「你再不回答我，我會把你的嘴巴也割掉。」
「不！不！痛死我了，請你手下留情。」被割去左耳的黑手黨黨徒說。
「你叫什麼名字?」那人又問。
「查仙奴。」
「意大利人麼?」
「是的。」
「剛才你說什麼?」
「嗯……我……」
「我要你立刻再說一次。說吧！」
「我說，我說！但是，你會不會割去我另外一隻耳朵?」
「不會，你放心說。」
「我說你們剃了黑手黨眼眉，狄保一定不會放過你們。」
「不！你剛才不是這樣說。」
「是的，我說，狄保會……會……」

「會將唐人街剷爲平地，是不?」
「是的，我知道我說錯了。」
「好吧！你是唯一有種的豬玀，我就放你回去見狄保！」
「謝謝你！」查仙奴道。
「但是，你要依我吩咐去做。」
「你儘管吩咐吧！」
「我要你告訴狄保：第一，以後切勿再騷擾唐人街。第二，要我們交出其他人，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無論陳吉蒂落入誰人手中，她必須安全無恙地送回唐人街。第三，我們要跟黑手黨面對面談判，叫狄保立即安排時間。」
查仙奴道：「好吧！我會照你的話去對狄保他們說。」
然後有人過來爲查仙奴耳朵的傷口止血，敷藥，然後把他帶走。
其他黑手黨黨徒只能聞其聲而不見其人，但也爲之心寒不已。
就他們所知，從來沒有人敢如此對待黑手黨的人，甚至包括警方在內。
警方抓人要講證據，尤其是對待黑手黨徒們，更加不敢過份。因爲他們都十分明白，黑手黨的報復手段十分殘暴；而報復的對象，更加包括警方人員家屬在內。
現在這班中國人是什麼來頭，竟敢在虎頭之上捋虱?——除了查仙奴之外，其他黑手黨黨徒同樣感到迷惑。
經過這一次之後，黑手黨徒不敢交談了。因爲他們不知道身旁是否仍有着一些中國人。萬一又受到懲罰，那才不值。

× × ×

范南度正感到萬二分焦急，因爲他派到唐人街去的人，突然之間失了踪。
剎那之間似乎發生了太多對黑手黨不利的事情，例如卡加奴被人由醫院「刦走」，竟然也列入黑手黨所爲。但直到現在，卡加奴仍未回到黑手黨控制的地方。
究竟誰救了卡加奴?目的何在?令到黑手黨人爲之莫名其妙。
想不到現在又發生了集體失踪的事，到底誰在存心與黑手黨爲難?
范南度又急又氣，查仙奴就在這個時候回到這兒來。
范南度看見查仙奴那副神氣，已心感不妙；一經查仙奴說出原委，范南度更加氣得半死。
在三藩市的黑手黨組織內部，范南度只是狄保一個智囊人物。狄保才是三藩市最高權力的黑手黨徒。但是，在這陣日子裏，狄保要處理的事務實在太多，尤其是格里治被捕，吉東奴被殺之後，許多事情他根本不想出面。于是許多事情就順理成章地，由范南度去處理。
但是，連范南度亦難以置信，竟然會發生這種事。對方一定是吃了豹子膽。
范南度不愧是典型的黑手黨徒，他十分生氣地問：「你可知那是什麼地方?」
「我只知道一定是唐人街的範圍，但却無法知得清楚正確地點。因爲他們用膠布貼住我雙眼。」查仙奴道。
「豈有此理！這種事情如果傳了出去，我們還有什麼體面?」范南度氣得呱呱大叫。
然後他又傳令召集黑手黨一班槍手——這就是黑手黨的一貫作風。

無論過去或現在，無論對內或對外，他們都習慣使用恐怖的殘殺手段。
也許就因爲人們太過怕死，所以黑手黨就憑此手段聲威大振。
但是，查仙奴却提醒范南度：「我們還有十四個弟兄在他們手上。」
「我當然知道，十五減一等於十四，連小學生也知道。」范南度瞪了他一眼，「你去叫醫生給你吃些止痛藥，回頭就憑記憶帶我們的人到唐人街去一次。」
查仙奴還想說些什麼，亦無非投鼠忌器，但范南度的威嚴却令他不敢再開聲。
一批黑手黨徒奉命緊急召集。
他們都是黑手黨裏面的第一流的槍手。范南度親自調兵點將，準備開入唐人街去。
豈料就在這時候，有個電話接到這裏來。
對方自稱是中國人，要找黑手黨的負責人談話。
范南度接過電話：「你有什麼事?我是范南度。」
「范南度?」中國男子在電話中冷冷地一笑，「好極了，原來是狄保的智囊人物。告訴你，我已經知道你們想怎麼樣了，如果你敢帶人開入唐人街，你可知道有什麼後果?」
「我的人呢?」范南度問非所答地，反問對方。
「你的人都是在我們手上，暫時個個平安，而且完整，但是，如果你不聽勸告，你將令他們吃苦。」
「你是什麼人?」

「我是向你提出警告的人。如果你以爲黑手黨可以做一切事情，你將會後悔不及！」
「嘿！你眞有種！」范南度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你們中國人太過不知死活；你已經種下了大禍！」
說完，范南度也沒有等對万的反應，便悻悻然掛了綫。
這是正宗的黑手黨作風——他們永不怕死！也永不服輸。
他們要處處採取主動，也要處處顯示出他們的强硬作風。
黑手黨的槍手們都已經準備好了，現在只等待一聲號令，立即就會出發。
范南度親自指揮各人上車。
道旁早已停放好幾輛大型房車，其中一輛是屬於范南度的。
范南度本來應該先向狄保請示，但現在他已經等不及了。
他知道狄保這一陣子凡事都想置身於事外。尤其是這種事，他應該不會怪目己的，因爲黑手黨徒不容別人侮辱！
車隊直向唐人街進發。
范南度汽車裏的電話忽然响了起來。
又是那個中國人。
「你幹什麼?」范南度生氣地問。
「我正想問你，你想幹什麼?」那個中國人在電話裏道，「你想進軍唐人街，是不?」
「也好，既然你知道了，你就快些放人吧！放出我們另外十四個人。」
「你們找到了陳吉蒂麼?」
「沒有，我們爲什麼要找她?」

「我知道你正派人到處找她，到底爲了什麼?說吧！」
「我不會告訴你。」
「但我却猜到了，因爲她可能知道你們黑手黨的一些秘密是不?」
「不，沒有這回事。」
「既然你否認，也就算了。」對方又在電話中說，「現在我勸你停車，然後找個地方避一避！」
「你說什麼?」
「我本來可以不留情，立即將你炸到粉身碎骨，但是，我們中國人做事向來留有餘地，除非你太頑固，否則，我們一定給你機會。」
「你的意思是——」
「我們已在你的汽車中安裝了炸藥。現在只須我們一按掣，你就完蛋！」
「豈有此理！」
「別嚕嗦了，停車吧！」
范南度無可奈何，立即令司機把車子停向道旁；前前後後幾輛大房車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也匆匆停了下來。
范南度放下電話聽筒之前，又聽到對方說道：「時間無多，這是最後警告，如果你還不覺悟，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范南度又焦急，又驚惶，又生氣。
他偕同二名保鑣和司機匆匆下車。
其他車上落來的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忙走過來問。
范南度抱住寧可信其有的心理，急急偕同各人先行離開了他的車子。
果然，各人走了二十碼左右，便聽到「轟隆」一聲！一股濃烟，直冲雲霄！轉

眼之間，范南度那一輛汽車已變成一堆廢鐵。
還好這是一條比較僻靜的街道，街上人少車稀，除了震爛一些窗戶玻璃之外，並未造成人命的傷亡。
范南度回頭望住那輛名貴房車，仍在冒着烟，心裏還在痛。
他不知道其他車輛之上是否有同樣的爆炸裝置，所以命令其他人不要返回車上去。
同時剛才的爆炸聲引起了巡邏車的注意，有警員聞聲趕來調查。
范南度只吩咐司機過去向警員交代，他則偕同其他人等，匆匆離開了現場。
在黑手黨的習慣上，剛才那種事，他們永不會主動去報案。
有時甚至警方查到來，他們也不會說出實情。這就是黑手黨作風。
他們要自己解決，不管是報復，或者談判。總之他們絕不會驚動警方。
范南度驚魂甫定，脚步也逐漸放慢下來。
他一邊走一邊想：中個人爲什麼會這般清楚他們的行動?
突然間，他把查仙奴叫到跟前來。
查仙奴也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登時嚇一跳；其他黑手黨徒更加難以明白了。
范南度親自動手去搜查查仙奴的口袋各處，但無所獲。
范南度心有不甘，將查仙奴的外衣也脫了下來，幾乎逐寸地方去搜。
他終於找到了一些東西，那是一枚極之袖珍的竊聽儀器。

那東西只比一枚別針稍爲大一些，插在大衣的衣襟之內。若非將大衣脫下來，小心而徹底地搜索，根本無法找到。

查仙奴抱歉地說：「我根本不知道有這東西放在我身上。」

范南度沒有回答他，只是放眼四望。

他是個智囊人物，自然對一切事情都表現得十分的敏感。

他知道這種袖珍型的竊聽儀器，只可以在短距離範圍之內發生作用，太遠了就根本收聽不到。因此，他難免會想到附近一帶有人在悄悄跟踪和監視他們。

果然，那邊有一輛神秘車子停放在路邊。

那車子外面漆了一間電視片製作公司的名字，車頂有明顯的天綫。

范南度先將那枚袖珍竊聽儀器投入路邊的水渠裏去。

然後又對他的手下們吩咐下去：「注意那車子，我們要報復！」

各人也明白范南度的意思，令到他的座駕車爆炸，分明是一種遙控爆炸裝置，否則不可能如此配合，剛剛在范南度等人走到安全距離時，汽車便發生爆炸。這自然不會是「計時爆炸裝置」。

於是各槍手立即散開，對那種神秘汽車展開了包圍之勢。

但是，范南度忽然又叫住他們。

原來，那汽車車門開處，有人走了出來。

范南度定神看清楚，那並非別人，而是一名被俘的黑手黨黨徒。

他叫巴克，與查仙奴原是一齊「宣告神秘失踪」的，後來查仙奴獲釋回來，才知道各人均落入一班中國人之手。

巴克神情呆木，朝住范南度等人直走過來。

范南度只令各人小心戒備，並未採取行動，因爲他看得出對方已發現了他們之所在。就憑剛才的爆炸，已肯定對方是有備而來。

以一個像范南度這麼有頭腦的人，他自然不敢再大意。

巴克很快就走到范南度面前。

大約彼此距離不足三碼遠時，范南度立即叫住他：「巴克，你就站在那裏。不要再走過來！」

但是巴克道：「范南度先生，爲我們一班弟兄的安全設想，請你千萬不可輕舉妄動！」

「這是誰教你說的？」范南度有些生氣。

但巴克沒有回答他，只把一些東西由口袋取了出來。

「不准動！」范南度那二名配槍的保鏢立刻喝住。

正是「見過鬼就怕黑」，在場的黑手黨難免都有點兒提心吊胆；萬一巴克現在手中所持有的，是一個炸彈，那怎辦？

毫無疑問，對面不遠處路邊的車子裏面，必然有人一直監視住這裏的一擧一動；甚至可能還有人用槍暗中瞄準。

但是巴克道：「你們不必緊張，這不是炸彈，只是一具無綫電對講機而已。」

范南度很快就明白過來，原來對方要跟他連絡。

於是他從巴克手中將無綫電通話機接了過來，撥開機掣，立即就聽到對方說：「范南度先生，謝謝你，我們終於不致中斷了連絡。相信閣下也心裏明白，你們一干人等，都在我們這輛車子的射程範圍之內！」

「你說什麼？」范南度不高興，是他從來聽不慣這種充滿了威脅的口吻。

對方又透過通話機道：「你別生氣，即使生氣也沒有用。我們這輛是裝甲車，配備長程來福槍，也有滅聲器。當然，我們無意威脅你，只不過每個人都有自衞的權利。如果你還想知道更多，請先搜搜巴克的身上，你自會明白。」

范南度示意一名手下，將巴克搜查了一遍。

巴克似乎穿上了一件特製的背心。

巴克也開始覺悟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喃喃地埋怨：「我眞笨！爲什麼我……我想不到？」

范南度很敏感，他說：「中國人要你穿上這背心時，一定騙你說，這是一件避彈衣，是不？」

巴克迷惘地點點頭。

「傻瓜，眞是大傻瓜一名，也難怪他們看中你了！」范南度又說：「快些脫下它，那是遙控爆炸裝置……」

豈料話猶未完，無綫電通話機又傳來了對方的聲音。

那中國人警告道：「只要你解開一條繩子，一粒鈕，我們就會按下無綫電遙控掣，讓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比較站得接近巴克的人都可以清楚見得到，他現在身上穿的草綠色背心，表面上看來只是一件避彈衣而已。

但是，裏面即使放了一些儀器和炸彈，也是絕對可能的事。

因此，由無綫電通話機傳出的警告，登時又令到各人呆了一陣。

范南度無可奈何地問：「到底你們想怎樣？」

「查仙奴有沒有對你說明白？」對方問。

「有。」范南度道，「但我們根本沒有陳吉蒂的消息，如何與你交換人質？」

「但是，我們知道你們也正在找尋陳吉蒂，我沒有說錯吧？」對方又說：「我們可以等下去，直到你找到吉蒂爲止。」

「好了！算我服了你們。你們不是建議我們雙方談判麼？」

「是的，你以爲我們有這種資格？」

「當然有。」

「哈哈……好吧！那麼，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

「就在這裏？」

「是的，就在這裏。」

「但是，我豈能代表狄保先生？他知道了會不高興。」

「那麼，你可以立刻去找狄保。」對方又道：「是的，我差些兒忘記了，你們的車子都乘在那一邊，我們豈可叫你們走路？這樣吧，讓我們供給你們代步的工具吧。」

「不必了！」范南度担其心中可能又有什麼詭計，「我可以另外召來一批車子。但是，你們究竟想談一些什麼？」

「十四名人質，不，現在只有十三名了。此外還要你們交代一下，爲什麼派這麼多人到唐人街來？」

「這些問題，我也許知道一些，大概可以代表狄保先生答覆你。」

「范南度先生，其實我們早已知道一切出自閣下的主意。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不會再轉彎抹角，爽快一些，這樣對大家都會有好處。」

范南度道：「已然你這麼說，我也不妨說得坦白一些，我們首先希望找到的，並非陳吉蒂小姐，而是卡加奴。」

「他沒有回到你們那兒去麼？」

「沒有。你們又何必裝蒜，其實把卡加奴由醫院救出來的並非我們黑手黨，而是你們。究竟你們須要卡加奴爲你們幹一些什麼？」

「卡加奴襲擊我們的人，要脅他去找陳吉蒂，究竟又是爲什麼？請你先回答這問題。」

「他個人的私生活，我怎麼會理？」范南度又說，「但我以爲無論如何，你們不該嫁禍於我們黑手黨的身上。」

「過去的事無論誰是誰非，我們最好也不要再提了，重要的還是以後——」

「以後我可以保證，黑手黨與唐人街之間，河水不犯井水。」

范南度率領手下剛藏好身子，汽車便被炸毀。

「那好極了！那麼，陳吉蒂的事，我們先有個約，只要你們找到她完完整整的交回來，我們立即放出其餘十三個人。」

「但是，你叫我們到那兒去找陳吉蒂呢？」

「黑手黨要辦的事，沒有理由辦不到的，最少我們也有這份信心！」

范南度有點啼笑皆非，他從來沒有被人這麼樣威脅過。

但是一枚「活的炸彈」——巴克和他那件最具爆炸性的背心，就近在咫尺，如果他不答應，悲劇隨時都有可能發生。

「好吧！」范南度爲了他自己和其他黑手黨徒的安全，只好軟化下來：「我答應你們的要求。」

「謝謝你，你的確爽快！」

「我現在可以叫巴克除下那件背心了吧？」

「不！先請閣下聽聽我們的錄音聲帶，何必焦急？」

「聲帶？」范南度又是一怔。

他的確想不到這班中國人竟然這麼多花式。無綫電通話機中傳出了范南度的談話聲音——這顯然就是剛才他們交談時，一邊錄下來的。

「爲什麼你們要錄音？」范南度不禁也要這樣問。

對方笑道：「中國人一向講義氣，講信用，但我們担心閣下說過的不算數，所以先有個準備。萬一閣下不認賬，也有個證據。」

范南度又好氣又好笑。

對方終於又把巴克召回車上，替他解下那件背心。

然後有人對巴克道：「我們剛才答應過你，只要你爲我們辦妥此事，即可恢復自由，現在你可以走了！」

巴克聲聲稱謝。然後匆匆離去。

他回到范南度身邊。范南度巳叫人去召來另一批代步工具。

范南度雖然帶着不少黑手黨第一流槍手，但他不敢追擊那輛汽車。因爲對方不但是有備而來，亦經巴克證實，車上有來福槍手，甚至手提機槍等等設備。

范南度有如鬥敗了的公鷄。

× × ×

他回到他的總部，思前想後，也暗自佩服對方的胆色和頭腦。

他還未決定如何向狄保交代，就先召來查仙奴和巴克二人問個明白。

十五個「失踪」的黑手黨黨徒之中，查仙奴和巴克二人是首先恢復自由的人。

范南度要知道對方爲什麼會有此胆色，自然要查問得一淸二楚。

根據查仙奴和巴克二人所說，他們口中的「跛子」，可能就是最重要主謀人。

因爲二人口中的「跛子」，在他們的印象中，極得其他中國人的尊重。

「一個跛了足的人，竟然有這樣的本領，的確令人難以置信。」范南度氣惱之餘，不禁怔怔地說。

有人搭訕道：「不知我有沒有猜錯，但我記得以前聽人說過『東方三俠』爲首一人，亦即綽號鐵拐俠盜的跛子。他們曾先後到過美國各地，做過不少驚天動地的

事。」

「嗯！給你提醒我了。」范南度說道：「可能就是他們——東方三俠在幕後策劃。」

「你一點也沒有猜錯。」突如其來的聲音，令到所有在場的人，都爲之大吃一驚。

尤其是范南度，就好像被人用硬物擊了他的後腦一下似的；他差些兒就昏倒過去。

在場的人，不但吃驚，也萬二分的意外。

因爲現在站在他們面前的人，就是狄保。

狄保是三藩市之內，最高級的黑手黨首領，難怪各人都感到愕然。

狄保帶了四個保鏢同來，這四名黑手黨徒都是神槍手。

他含怒地瞪住范南度：「你們的確有種，這種事怎麼會發生？」

「我們正準備向你報告。」范南度渾身都在發抖。

他發夢也想不到狄保會忽然之間來到這裏。

狄保一言不發，就舉起了巨靈之掌，「拍」一聲重重摑在范南度的面孔之上。

所有在場的黑手黨徒，都噤若寒蟬！

范南度儘管有他自己的一班手下，但即使有人敢胆「犯上」，相信也沒有人保證他們拔槍時快得過狄保的四名保鏢。

何況在黑手黨之內，「犯上」是罪無可恕的，除非他會隱形，否則，紐約的「九人委員會」一聲號令，就算他逃到天涯海角，黑手黨的殺手，也會千里追踪，殺了他爲止。

因此，范南度被摑得面紅耳赤，也不敢有半點兒反抗。

狄保道：「你可知發生過什麼事？」

「嗯！……」范南度說，「我只是見你太忙，暫時未將此事向你報告。」

「但是警探却已找到我那兒去！他們要見你，因爲你的汽車發生爆炸。」

范南度明知道有此一着，惟有和盤托出。

狄保生氣地說：「管他什麼跛子，什麼東方三俠，總之這是令到我們丟盡面子的事。撇開其他不提，我萬一被紐約追問，如何交代？」

范南度道：「要向九人委員會交代，並不困難。」他又望望其他在場的人。

雖然其他在場的人，都同是黑手黨的黨徒，但有許多是不能守秘的。

狄保看見他吞吞吐吐，也明白他的意思，將范南度獨自帶進了一間房去。

狄保儘管生氣，但他不會否認范南度是他的左右手。

范南度有時很有頭腦，他爲狄保處理過許多複雜的問題。

現在范南度就是教狄保怎樣向九人委員會交代。

雖然自從總敎父加賓奴死了之後，黑手黨至今仍未選出一個代替他的人。許多高層黨徒，正進行明爭暗鬥。

但是，至今爲止，黑手黨在美國的總部，仍設於紐約。

而「九人委員會」，仍然還是馬菲亞全美二十四個家族的最高決策機構。

美國各地的黑手黨首領，像狄保之流，直接要向「九人委員會」負責。假如有什麼重大的事發生，還要飛返總部，親自報告及作證。

三藩市的黑手黨最近已發生過一宗驚動總部的事——就是「格里治案」。

格里治是黑手黨派駐三藩市的第二號人物，地位僅次於狄保。

格里治被警方拘捕落案，控他殺人、販毒和控制妓女等等罪名。此案仍由三藩市法院審訊中，想不到最重要的一名證人——另一名黑手黨徒吉東奴，却在聯邦密探押返三藩市時，在機場被殺。

毫無疑問，這次的暗中行動，分明就是黑手黨的行爲。

這一類案子，在許多國家裏面，相信十之八九可以「閃電破案」。

奇就奇在號稱先進大國的美國，往往就爲了「證據不足」而令到警方爲之束手無策。

當然，其中亦有不少黑手黨徒落入法網，他們幾乎永無休止地，跟護法人員鬥智。

在美國，維護法律的人員，就包括有聯邦密探和地方警察。

地方警察的權力只限於某一些地區，而聯邦密探則可以穿州過省，權力遍及全美國。

黑手黨徒之中也有不少人曾經栽在正義一方的手裏，例如紐約高級黑手黨徒格南狄，就曾經被送入牢獄十四年之久。

格南狄在黑手黨之內的職位很高，是保南奴家族的總管。

保南奴是紐約馬菲亞五大家族之一。馬菲亞家族散佈全美國，共有二十四個家族，五個集中於紐約，故又稱「五大家族」。

保南奴一如其他敎父一樣，憑經驗，資歷和年齡等等，然後才可以獲得族人的尊重。最後才可以爬上敎父的地方。

但保南奴也僅僅是其中一個家族的敎父而已；在他的頭頂之上，還有一個總敎父。

總敎父也就是「九人委員會」的當然主席，全美國最高的黑手黨首領。擁有無上的權威。許多黑手黨徒都希望有朝一日能爬到這地位。

自從年前總敎父加賓奴因心臟病逝世後，總敎父這空缺一直未有人塡補，主要就是因爲「九人委員會」中的其他八個會員，個個互不相讓，都希望登上「主席」寶座。

保南奴一度企圖奪權，立即遭另一家族綁架。後來雖然獲釋，但已被迫退休，一切族中事務改由總管格南狄主理。

格南狄也是剛剛才於去年——一九七六年才刑滿出獄的。

格南狄曾因販毒罪名成立，而被判刑十四年之久。

現在格南狄已塡補了保南奴的空缺，每天在紐約的「小意大利區」主理族中事務。

其實所謂「族中事務」也就包括了黑手黨一切非法活動在內。

假如在其他一些國家之內，像格南狄這樣坐了十四年監的黑社會頭子，出獄後仍然隨時會被捕，因而被迫退休。

但格南狄不但可以仍然在「小意大利」那一區之內指揮黑手黨活動，也野心勃勃，企圖爬上總敎父的寶座去。

「小意大利」就是紐約意裔聚居的地方，就像中國人聚居的唐人街一樣。

「小意大利」是紐約黑手黨根據地，許多餐室洗衣店等等，都是黑手黨開的。

黑手黨的業務範圍則包括：收保護費，放高利貸，販毒、包賭、包娼、綁架、勒索等等非法活動。

越高級的黑手黨徒，被捕的可能性越小，因爲他們很少直接插手在此等非法活動之中，令警方無所施其技。

以上只不過是一些實例。時至今日，黑手黨仍然盤據着全美國，是最大規模的一個黑社會組織。

狄保既然是全美二十四個家族之一，自然亦直接受到「九人委員會」的管轄；凡遇上了重大事件，必須向委員會報告。

假如他的報告不能令九人委員會滿意的話，後果堪虞；因爲他在三藩市的敎父地位可能被換上另一個家族成員。

因此，狄保爲了這一點，就不得不就敎於令他生氣的范南度。

范南度敎狄保將一切推在東方三俠的身上。狄保也明知這一次必然被紐約追究，所以不得不先想好一些藉口。

爲了迫眞起見，范南度還將兩個重要「證人」——查仙奴和巴克召來，面授機宜。

狄保終於又一次接受了范南度的獻計，在必要時，將查先奴和巴克帶往紐約作證。

× × ×

鐵拐俠盜呂偉艮終於成功地，將唐人街的黑社會組織「聯盟」。

他明知要在美國現行法律上消滅黑社會是絕不可能的事，所以，惟有「廢物利用」。

唐人街一班黑人物被呂偉艮的民族意識所征服，紛紛加入對抗黑手黨的行列。

他們團結一致，衆志成城，第一次出師即大獲全勝。目前他們站穩「勝利」一方。

他們手上有十三張皇牌——就是那十三個黑手黨人。

呂偉艮又花費了不少唇舌，說服了阿生和費力基——三藩市國際特警負責人。他們不但出動不少人從中協助，還借出大批現代化的電子器材，例如那些炸藥，遙控裝置和無綫電間諜通訊儀器等等就是。

呂偉艮並無被勝利冲昏了頭腦，他回到唐人街之後，立刻又召集了一次會議。

他告訴各帮派的黑社會首腦，黑手黨的人隨時會來。

爲了澈底對付黑手黨，爲了鞏固勝利基礎，呂偉艮鼓勵各帮派團結一致之外，還提議發動全唐人街的僑胞。

僑胞們對黑社會絕無好感，所以要得到他們的協助，自然要經過一番努力。但是，呂偉艮認爲，只要各帮會之間，停止騷擾唐人街的店戶，採深入親善政策，相信大家一定支持他們與黑手黨的對抗。

結果，各帮會首腦鑒於目前勢成騎虎，只好答應下來。

他們紛紛下達命令，令帮衆們不得再騷擾唐人街的店戶。而且還要採取深入親善的態度，對僑胞說明對抗黑手黨的意義，求他們共進退，從中協助一切。

過去唐人街的店戶飽受黑社會欺凌，搾取血汗錢作爲保護費，如今一旦可以鬆了一口氣，自然另有一番感受。

各帮會之間雖然少了一筆「保護費」的收入，但他們仍保持各種非法經營，例如地下賭場即其中之一。

各帮會首腦同時亦明白到，只要黑手黨不入侵唐人街，他們不被併吞，即使作出一點兒犧牲，也是值得的。

林愛莉笑稱他丈夫這一招爲「怪招」，但呂偉艮自己，就覺得這是迫不得已的事。因爲以目前形勢分析，單憑三藩市警方的力量，要澈底對付黑手黨，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不錯，三藩市警方還可以求助於聯邦密探、CIA等單位。

但是，此等單位伸出援手之前，仍難免處處受制於法例規定。

何況目前現實的情勢就是：第一，中央情報局（CIA）正受到各方面的指責，主要針對他們特務人員辦事不依法紀。

第二，卡達總統太過强調人權。

基於上述兩種特殊現象，令到本來就寬容的法例，變得更加寬容了。

因此，若然處處「依法而行」，黑手黨必然佔盡了上風。

要三藩市警方和聯邦密探人員不依法紀麼？有「CIA」爲例，誰還敢重蹈覆轍？所以，呂偉艮迫不得已，惟有出此「怪招」；還好有阿生從旁協助，最少他們也得到國際特警人員的暗中支持。但特警人手有限，所以呂偉艮不得不利用帮會。

現在唐人街一切都變得正常起來，許多商戶最少就不受到黑帮的困擾。

但在另方面，又似乎變得過份沉寂。

不明白內情的人會爲此而沾沾自喜，因爲許多人至今仍未知道唐人街之內，一直囚禁住十三個黑手黨徒。更沒有人知道黑手黨隨時會來報復的威脅。

唐人街的黑社會打手們，紛紛奉到密令，處處小心戒備。

國際特警人員則在唐人街以外的範圍，小心監視黑手黨的活動。

職業殺手　苦纏三俠

紐約，世界知名的大都市。

曼哈頓區，高厦林立，充滿了繁榮景象。然而這一切只不過是表面上的。

也許眞的是「越是繁榮的地方，罪惡越多」，所以紐約的骯髒面，也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不管是貧民區，或者繁榮的商業區，都彷彿被一隻魔爪威脅住——那是來自著名黑手黨的。

黑手黨的活動已非自今天開始，但爲什麼過去寂寂無聞？

表面上的道理就是：自從「總敎父」加賓奴死後，馬菲亞家族的成員們自相殘殺，到處發生命案，因而引起某人對黑手黨的注意。

其實眞正的理由則是：過去黑手黨比較統一，他們的業務，都在「顧全大局」

的情況發展，不像今天新的一代「不擇手段」。

既然不擇手段，自然受到治安當局的大事干預，所以「黑手黨」的「大名」，亦開始令人觸目起來。

× × ×

在紐約曼哈頓區一幢高達數十層的商業大廈的頂樓。天台之上正有一架直升機緩緩地降落。

由機上走下來的人，就是保南奴家族的新教父格南狄。

格南狄的保鏢首先落機戒備，直至認為安全時，才示意格南狄本人落機。

他們由天台乘專用電梯到下一層——九人委員會的會議室，就在那裏。

格南狄是九人委員會的成員，但如果他要坐上主席位，看來仍須經一番努力。

他是來開會的。

在美國，這一類「業務會議」往往被視爲「正常」，從來沒有人敢加以干預。

除了格南狄之外，還有其他黑手黨人，他們包括了委員會的其他成員，來自三藩市的狄保等。

狄保還帶了其他人同來，但未得委員會成員召喚之前，他們這一輩低層的黨徒，根本就沒有資格踏入會議室半步。

假如有人無故闖入，隨時都有被殺的可能。因爲在會議室中的黑手黨首腦，必須嚴格保護，不輕易被人接近。

當格南狄踏到會議室之時，其他人都已經到齊了。

主席位仍然是空的，沒有人敢硬坐上去。

坐上去的人，必須是其他會員正式承認的眞正主席。

但至今爲止，他們仍選不出一個主席。故此那位置仍然懸空。

格南狄很希望坐上主席位，無奈其他委員還有所待。

他進來後，立即跟各人打招呼；他極力爭取在座的人的好感。

招呼過後，他坐到原屬於自己的位置去。然後有人正式宣佈開會。

會議的主題是：處理三藩市「家族事件」。

首先由三藩市教父狄保報告「格里治案」的最新發展。然後就是：由「九人委員會」其中一名職員，提出質詢。

那委員追查三藩市最近發生「黑手黨徒集體失踪」的事。

這種事情，在他們來說，認爲絕對侮辱——侮辱了黑手黨的聲譽。

狄保幸好早有了準備，把擬好的報告，向委員會提出。

就像狄保在未來紐約之前跟范南度商量的情形一樣，把這次「失踪」的前因後果，完全歸咎於「東方三俠」。

會議席上的黑手黨人聽了狄保的報告之後，又傳令下去，將查仙奴和巴克二名三藩市黑手黨徒召入作證。

查仙奴耳朵的傷口還未痊癒，依舊貼了膠布，他和巴克事前都「演習」過了，所以向委員會作證時表演得非常之出色。

委員會各委員聽了，無不勃然大怒。

當然，經范南度擬好了的報告，不會說出當時的全部實情，更不會形容唐人街的黑幫是被迫的，也不會提及他們黑手黨人無故派人入唐人街追查一些人的下落。

總而言之，一切責任就歸咎於東方三俠，認爲他們存心與黑手黨作對。

於是，委員會迅速決定：出高價聘來職業殺手，追殺三俠。

黑手黨之內，人才輩出，爲什麼委員會不選用自己人？

道理其實簡單，他們要置身於事外，所以「借刀殺人」。

如此一來，即使萬一失手，有關方面追查起來，亦與黑手黨扯不上關係。

委員會中的職員盡是黨中的精英，自然對這一切想得周到。

狄保看見計已得逞，自然高興。但由於格里治案尚未審結，所以他在委員們面前所受的壓力仍大。

委員會的決定亦即黑手黨的最高決策。於是密令頒下，三名皇牌殺手奉命飛往三藩市。

職業殺手也是美國的「特產」之一，他們的職業就是殺人。

只要他依照僱主的吩咐，殺了要殺的人，便可以得到大筆酬金。

目前在美國幹這一門行業的人數不少，但眞正吃香的却不多。

雖然目前在美國人人可以「自衞」作爲藉口，擁有槍械，但殺人仍然是犯法的事。因此這一門「殺人行業」須要高度保密。

要聘請一名職業殺手，必須有門路；沒有熟悉門路的人引荐，根本無法與他們接觸。

因爲幾乎每一個殺手，他們過去都一定有過殺人的案底。

他們爲了避免落入警方的圈套，自然要處處小心。

但黑手黨經常是這些人的大主顧，所以要找他們固然容易，加上他們肯出高價，故此要請最好的皇牌殺手亦易。

總之，熟悉美國社會現況的人，對這種情形就見怪不怪。

× × ×

「來自紐約CIA的情報，三名殺手正秉程趕到三藩市來。」

以上一番話出自國際特警三藩市辦事處負責人費力基之口。

面對住費力基的是呂偉艮，阿生和林愛莉等東方三俠。

呂偉艮很愼重地，輕輕一笑：「這應該是我們意料中的事。」

阿生道：「最頭痛就是陳吉蒂還沒有下落。」

林愛莉道：「我眞不明白，這女孩子究竟在逃避什麼？」

費力基道：「逃避黑手黨的追尋。」

林愛莉道：「但是那一晚，她怎麼知道有事發生？竟然事先離開了寓所，看來她正在逃避她的男朋友。」

費力基道：「她寓所的窗口對正街口，所以她可能當時看到街上發生了事，非走不可。」

呂偉艮忽然說：「我想跟她的男朋友談談。」

於是費力基叫人去把沙占士帶來。

陳吉蒂的男朋友沙占士，爲安全計，

已被三俠安置在這兒。

這兒是三藩市特警辦事處，就像全世界的特警辦事處一樣，它是秘密存在的。

三俠知道黑手黨人爲了追查陳吉蒂的下落，一定會一併找尋沙占士之所在。爲了他的安全，於是把他安置在這兒。

沙占士來了。

他面色稍爲好起來，不像前幾天一樣蒼白。

他並非單單爲了黑手黨人要找他，亦非爲了黑手黨人追尋他女友的下落。

他被三俠發覺是個吸毒者。

三俠把他交給醫生治理，沙占士無法不接納這一份好意。

因爲目前這情況，如果沙占士不接納，就可能觸怒三俠。

只要觸怒三俠，試問還有誰可以安置他？

呂偉艮忽然想要見沙占士，是問及一些關於他女友的事。

「吉蒂也跟你吸毒？」呂偉艮問。

沙占士反問道：「你是指海洛英還是大蔴香烟之類？」

「包括迷幻藥在內的各種不良嗜好。」呂偉艮又說：「你交代得越詳細，可能對我們的幫助越大。你明白麼？」

「她最初只限於吸食大蔴香烟，但不怕坦白告訴你，後來可能受到我的影响，也上了海洛英癮。」沙占士自疚地垂下頭來說。

三俠交換了一下眼色。

阿生道：「她通常光顧那些拆家？」

「拆家」就是零售海洛英的毒販。

沙占士道：「多數由我帶回去。」

「她常常與你在一起，照計她一定也知道其中一些門路。」

「是的。她可能知道。」

「那些拆家是什麼人？」

「黑人和華人都有。在唐人街的時候，我會光顧華人。」

「那麼，麻煩你帶我們去找找那些拆家。」呂偉艮說。

沙占士吃驚起來：「那怎麼可以？」

呂偉艮道：「除非你不想救你女朋友，否則這是必要的。」

「他們會殺我。」占士道。

費力基插嘴道：「我們會想出一個保護你的辦法，就是只要你『點相』，其他事情讓我們自己去處理好了。」

沙占士無可奈何。

一名特警把沙占士帶走。

他被帶到一間房去，那是專門替人改頭換面的化裝間。

特警專門人員把沙占士化裝成另外一副面孔，然後送到一輛車子之內。

這時候，呂偉艮他們亦已換上了另一副面容，看上去簡直是另外一個人。

甚至費力基也稍爲將自己原來的樣子改變，目的自然是掩人耳目。

車子先開入唐人街。

但是看來時間似乎太早，唐人街的「拆家」還未出現。

於是費力基又吩咐司機改變目的地。

這一區，是沙占士常常來喝酒的地方，那些黑人毒品拆家就在這些酒吧穿插。

特警專家的化裝術十分神奇，三俠這時都高鼻碧眼，沒有人知他們是中國人。

除了林愛莉和司機之外，費力基、呂偉艮、阿生和沙占士，一齊落了車。

他們四個人分爲兩批，先後進入了一間叫做「皇帝酒吧」的地方。

他們爲了避免別人注意，兩個一次，分兩次進入酒吧！

在酒保眼中，他們是「陌生人」，所以，有些人明顯地表現得小心翼翼。

但是，與阿生在一起的沙占士，很快就向阿生「點相」。

那是一名黑人。

黑人坐在一角自斟自飲。

他的眼睛不斷朝四下裏掃射，一邊用手指輕輕敲擊桌面。

手指把桌面敲得「格格」作响，很有節奏。

這情形，在常人看來，十分普通，絕無可疑之處，許多人也有這些小動作的習慣。

就像有些人坐着喜歡搖腿擺頭一樣，敲手指更加普通。

但是，在身爲特警的阿生和費力基，却看得出這是一個密碼。

他們都是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對這些事情份外敏感。何況那黑人現在打出的，只是十分普通的商業密碼而已。

爲什麼那黑人要打密碼？

他向誰傳訊息？

阿生試譯其中內容：——

「……小心！可能是反毒人員，切勿上當！……」

密碼的內容大致如此，而且一次又是一次的，重覆發出。

阿生於是向費力基打了一個眼色。

阿生知道，並非每一個人都可以隨便翻譯一組密碼。

即使是一般的商業密碼，亦非每一個人可以迅速領悟！

但受過訓練的人就不同了。

像阿生、費力基，他們就是受過十分嚴格訓練的。

別說是這些普通的密碼，再繁複一些的間諜用密碼，他們也可以領悟和分析。

當然，所謂「密碼」，並非文字那麼明顯，尤其是間諜用的密碼，往往只有「自己人」才明白。但無論它如何秘密，一落入密碼專家之手，便會原形畢露。

至於商用密碼，任何人都可以拿起一本電報密碼就可以譯出它的意思來。

很明顯地，這黑人有同黨在附近，否則他向誰發密碼？

阿生和費力基都受過同樣的訓練，所以他們儘管只是第一次合作，也表現得十分的有默契。

他們交換過眼色之後，發覺櫃圍內的一個酒保正注視他們。

費力基不動聲色，要了一杯酒之後，便與呂偉艮走開了。

表面上，他們二人是一對朋友，偶然經過這兒，進來喝一杯。

費力基和呂偉艮坐在一張接近路口的桌子去。

這還是日間，中午過後不久的下午。酒吧裏的人不多。

阿生和沙占士則坐在櫃圍。

這一類酒吧的座位大致是三種，一是櫃圍前面的高脚圓櫈。

二是卡位，多數供情侶談心之用。

三是大堂上的圓桌，可以坐上較多的客人。

那黑人就坐在卡位之上，但他只是一個人。

呂偉艮和費力基坐在路口附近一張圓桌兩旁。

表面上，他們兩組人互不認識。

沙占士向酒保討了一杯酒之後，付了雙倍的鈔票。

酒保笑了笑：「先生，你未喝先醉，付多了錢啊，請你收回。」

「不！」沙占士低聲道：「這是給你的小賬。我沒有醉。」

酒保若有所悟，就是不敢搭訕。

沙占士又說道：「那邊那個，可是保羅？」

「你說那個黑人？」酒保反問，「你想找他？」

「尊尼介紹的。」沙占士道：「我想要貨。」

酒保打量了沙占士一番，又看看化了裝的阿生。若有所待。

特警隊裏的化裝專家，絕非想像中的化裝師那麼簡單。

電影或電視中的化裝師，只是憑「粉、墨」補助的，但特警隊訓練出來的專家，却是外人難以想像的改容專家。

他們利用了日本發明的「人造皮膚」，而非影視界化裝師用的「膠布」。

因爲這是現實生活，而不是只供「上鏡」用的假面孔。

影視界藝員化了裝「出鏡」，大可以憑攝影技術和燈光補助，但現實生活則須要面對面，絕對不能有半點兒破綻露出，否則，這當事人便會有生命危險。

所以現在的阿生他們，任由對方如何眼光光的盯實，亦不必驚懼。

他們只要做他們預定須要做的事，其他一概不用担心。

酒保聽了占士的話，沒有反應。

阿生看見這情形，也以爲落空了。

豈料酒保走開了之後不久，即傳來一陣電話似的鈴聲！

酒保立即過去執起聽筒，然後又將聽筒擱起，對那黑人說道：「保羅，你的電話。」

於是那黑人走進了電話間去。

電話間就在櫃圍盡頭的角落一旁，所以酒保不必走出櫃圍，只須伸手即可將聽筒取了過來接聽，十分方便。

阿生如果不是一名受過各方面訓練的國際特警，他也會被這掩眼法輕輕騙過。

原來剛才那個電話並非眞的由外面搭入來的電話，只是酒保的詭計。

酒保剛才離開阿生他們的面前時，表面上佯作不理會沙占士，最少阿生和其他酒客也都以爲如此。

其實，他只是走近櫃圍盡頭處，悄悄伸手到櫃圍下面，那兒隱藏了一個暗掣。

經酒保按下了暗掣之後，電話就會自動响了起來！

當然，這是須要特別設計的，就像內綫電話和「試通」電話一樣。

香港有些地區亦可以只撥兩個特約號碼，試試自己的電話是否失靈。

例如拿起自己的電話，只撥：「18」二字，再放下聽筒，電話即「鈴鈴」的响起來，這就表示「通」了。

否則，就表示你的電話可能失靈。

現在，保羅進了電話間之後，也煞有介事地，佯作接聽由外面搭入來的電話。

其實，阿生巳留意到站在櫃圍內的酒保，正背着他們這班酒客而立，面對一列酒櫃，佯作正在抹杯。

原來他正在隱藏着的通話儀器中，與電話間內的黑人保羅，竊竊私議。

透過那些特殊儀器的交談，外人根本不知他們說什麼。甚至沒有人會留意到那酒保正在「喃喃自語」。

不久，黑人保羅由電話間出來，回到他原來的座位去。櫃枱內的酒保，也佯作若無其事地，返回櫃圍之前。

他低語沙占士：「先生，你可以過去了，保羅會招呼你。」

沙占士向阿生交代了一個眼色，阿生立刻問酒保：「我們可以一齊麼？」

「不！只許一人。」酒保說：「另一個在這兒等吧！」

阿生於是示意占士：「讓我去，你在這兒喝多一杯！」

沙占士會意。

阿生捧住一杯酒，走到卡位那邊去。

他毫不客氣地在保羅面前坐了下來。

「你認識尊尼？」保羅把弄着枱面上的酒杯，低聲問。

阿生呷了一口酒：「是的，大衞尊尼介紹我來此找老兄。」

「你要什麼？」

「三號海洛英。」

「多少？」

「你有多少？」

「不會太多，我只是拆家。」

「那麼，尊尼可能會錯意。」

「你要做大生意？」

「是的。」

「你要多少？」

「一磅或者兩磅也不多，我要帶往外地。」阿生道。

保羅打量了阿生一遍，道：「也許我可以爲你介紹，但我不敢保證成功。目前貨源缺乏得很。這不是個小數目。」

「你什麼時候可以答覆我？」

「三兩分鐘。」保羅指指電話間，「我先去打個電話。」

「好，隨便！」

阿生又去喝他的酒。

保羅進了電話間。

阿生用手指敲擊酒杯，那是另一種更高深的密碼。

阿生用此種特警人員專用的密碼，將情形告知了坐在不遠的同事費力基！

當然，這種只有特警隊人員才可以明白的密碼，即使保羅也難以了解。

不過，阿生爲了避免他生疑，仍等他進了電話間之後，才向費力基發出。

費力基接收了這一組密碼後，低聲對呂偉良說：「他可能成功，我們先走！」

這兒喝酒是先付錢的，所以人客隨時隨地也不必知會酒保即可離去。

呂偉艮和費力基離去後不久，保羅也由電話間出來。

他回到座位上，對阿生說：「我先帶你去見一個人，看貨辦、談價錢！但你只可以一個人去！」

「我明白了。」於是阿生回到占士身邊，低聲對他說：「你先走，我有事去一陣！」

占士會意，自行離開酒吧。

阿生和那黑人保羅一齊走。

豈料剛走到街口彎角處，立即有兩個人飛撲而出。

保羅的反應十分敏捷，回身就想走；要不是阿生在他身後，一定會讓他逃脫！

阿生不但比他的動作更快，也比他更加會運用氣力。

保羅儘管比阿生高大，但懂得武功、會借力用勁的人，總是佔先了一籌！

阿生迅速把保羅制服。

那邊飛撲而出的兩個人，就是不久之前離開了酒吧的呂偉艮和費力基。

二人過來協助阿生把保羅推上一輛預早停放在道旁的汽車之內。

保羅仍在掙扎：「你們是什麼人？」

費力基把證件出示：「國際特警隊。你販毒，現在被捕了！」

「我販毒？」保羅十分冷靜地笑了笑：「你有什麼證據。」

「當然有。」費力基像玩魔術一樣，由保羅口袋中摸出了一小包東西，「你瞧！這是什麼？」

保羅呆了一呆！

他記得自己的口袋中根本沒有毒品，於是伸手接過那一小包東西拆閱。

裏面赫然是海洛英。

費力基把一小包毒品奪回，笑道：「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嘿！」保羅生氣地說：「卑鄙！這是你放入我的口袋的。」

「但是，現在上面可以找到閣下的指紋。」費力基又跟阿生唱雙簧，「如果把他交給三藩市的反毒組，你猜怎樣？」

「他們一定多謝我們的。」

「而且，還可以捉到大魚。」

「但是，我們不是警方的人，何必替他們辦事？」阿生道。

保羅會錯意：「我明白，你們不過想找些外快而已！」

豈料費力基搖搖頭，笑道：「保羅，如果你帮我一件事，這包三號貨固然可以送給你，還另有賞錢！」

「你要消息？」保羅眼也睜大了。

「是的。」費力基道。

「但是，他們會殺我。」保羅道，「而且，我所知不多。」

「你以爲我們要什麼消息？」阿生反問。

保羅說道：「當然是毒品批發商的消息。」

阿生笑道：「不，只是一個女子。」

「誰？」

「她叫吉蒂。」

「中國少女？」

「不錯，正是她！」

阿生遞上二張二十元面額的美金，費力基遞上一小包毒品。

保羅眨着貪婪的眼睛，終於說道：「她的確是我熟客。」

「目前仍是？」

「是的，每晚天黑後，我差不多一定見到她一次。」保羅道。

「什麼地方？」

「就是這兒後面的一條橫巷巷口。」

「你可以保密嗎？」

「絕對可以。」保羅道：「只要你們不爲難我，我可以爲你做事。」

「你可知道她的住址？」

「不知。」

「那麼，我們只能等她來找你了。」

「是的，我肯定她會來。」

「黃昏之前，我在何處會你？」

「仍然是這間酒吧好嗎？」

「好吧。」阿生拍拍他肩膊，「這四十元只是訂金，找到她，你將獲巨獎！」

「嗯！」保羅想想又問：「我可以多問你一句麼？」

「什麼事？」

「她是什麼人？」

「不能告訴你。但少了她，你的收入也一定不會減少，我們一定給你好處。」

「你們不會把我交給警方？」

「不！」

阿生笑了笑，打開車門讓他走。

保羅終於走了。

費力基道：「現在我們怎辦？」

阿生道：「等到黃昏再說。她日間不敢出來，分明是知道有人正在四處找她。日間太過容易被人認出眞相。」

呂偉艮一直在沉思。

這時候他才說：「我覺得奇怪，她吸毒，那裏有這許多錢？」

「也許她由家中逃出來時，帶了不少錢。」阿生說，「也許，那是沙占士給她的。」

「沙占士不會有太多的錢，等會兒我們可以問問他。」呂偉艮又說：「至於陳家一家人，對她沒有好印象，更不會有人接濟她。這件事看來有些奇怪。是嗎？」

阿生和費力基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似乎巳經明白呂偉艮的意思。

於是，阿生將車子開回酒吧前門不遠處的馬路一旁。

林愛莉、沙占士和一名司機，正在另一輛汽車之內。

呂偉艮問沙占士關於吉蒂的經濟情況，沙占士表現得又慚愧，又難過。

他說：「吉蒂於離家出走時，的確有些錢，但我們很快就化光了。靠我從帮會中所得有限，所以……」

沙占士沒有說下去。

他望望林愛莉，滿面羞慚！

他分明沒有勇氣說下去。爲什麼沒有勇氣說下去，不問而知。

於是，阿生和費力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雙雙開着那輛房車離去。

呂偉艮沒有問他們去何處，因爲他巳猜得到。

甚至林愛莉看見這情景，也不難忖測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像陳吉蒂這種吸毒少女，除了做妓女之外，試問還可以憑什麼去賺錢？

× × ×

保羅離開了阿生他們之後，滿以爲可以平安無事了。

豈料他徒步走返家中的時候，却一直被人暗裏跟踪。

那是黑手黨人。

保羅一入門口，就有數名大漢閃電似的，一湧而入！

那班人有刀，也有槍！

刀子架在頸上，槍管塞進了嘴吧去。

爲首一個意大利人道：「我們是馬菲亞家族的成員，有事求老兄帮個忙！」

保羅彷彿見了鬼，他不明白今天行着一個什麼運。

槍管由保羅的嘴吧拔了出來，又有人道：「剛才你遇上了警探麼？」

「不！他們不是警探。」保羅道：「據說是國際特警。」

「嗯！我記得，有一個走起路來，似乎跛了足，是不？」

「是的。」

「他是中國人吧？」

「不大似。」

「那麼，他可能化了裝。」

「但我看不出。」

「他們要什麼？」

「要一個人的消息。」

「是不是一個中國少女？」

「嗯……」

「你不怕直說，在美國，馬菲亞家族要保護一個人的人身安全比警方更加安全萬倍。你直說無妨，我們有賞錢給你！」

「是……是的，一個叫……」

「叫吉蒂的少女，對吧？」

「是的。原來你們已知道了。」

「告訴你，我們也正在找她。」

「爲什麼？」

「你可知道她下落？」

保羅搖搖頭：「但黃昏時，她會來找我，每日一次。」

「買毒品？」

「是的。」

「她幹什麼行業？」

「不大清楚！」

豈料話猶未完，保羅已被那個意大利人一拳，打得他眼火直冒！

意大利人冷冷地說：「別賣弄了，馬菲亞家族也幹着你這一行業，那有對客戶不熟悉的？如果不熟悉，你根本不會把毒品賣給她。」

保羅的確有苦自己知，他解釋道：「你指的只是賒賬的人，從不賒賬的人，我們不必查根問底；但我的確知她可能是個私娼，就是不知在何處賣淫。」

「好吧！總算你講了實話。」意大利人又說：「今天的事，如果發覺你對人說出來，你可知道你會怎樣？」

保羅吃驚地說：「我可以不說，但是今晚黃昏，他們約了我！」

「你放心，他們怎麼有可能活到今晚？」那意人笑了。

然後，他親自利用保羅家中的電話，搭到一間酒店去。

「你的目的物可能改頭換面。如果來得及，你立即到你附近的皇帝酒吧，他那輛七五年型的白色福特房車可能仍舊停在酒吧門前不遠處。」

電話說完就掛斷。

毫無疑問，對方一定是奉命前來三藩市追殺呂偉艮的殺手。

保羅不敢作聲。

甚至他仍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 × ×

阿生和費力基摸到一間下等酒吧來。

根據熟識內情的費力基道：「這是流鶯最多的一間。」

果然，他們還未坐下，已見到不少擠眉弄眼的娘兒。

一個半老徐娘在費力基身邊坐了下來：「要不要找個姑娘？」

費力基充內行地問：「有新貨麼？」

「有，但很貴，舊的也不差！不過，你可以先講講你的要求。」

「中國女人，不要超過二十歲的。」

「你眞懂得享受。」

那半老徐娘噴了一口烟，含笑離去。

費力基看見她去打電話。

阿生也在那邊被另一個女子糾纏住。

不久，那徐娘回到費力基身畔，道：「她很固執，日間老是不肯出來。如果你出得起價錢，我可以說服她，但她仍不可以出來喝酒，你要上去遷就她。如何？」

費力基故意摸出一叠花花綠綠的美金：「你要多少？」

徐娘本來伸出三隻手指，最後也彈多了一隻——表示要四百元。

費力基道：「我要立刻解決，事不宜遲。」

徐娘笑道：「天下男人都是一樣急不及待！走吧！」

徐娘收了錢，帶住費力基離開酒吧。

阿生看見費力基有了收穫，也付了一點錢給陪酒的女郎，想走。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有幾個人闖了入來。

阿生突然覺得有些人很面善。

他很快就想起了，其中有些是他見過了的黑手黨徒。

阿生心裏一凜。

隨即又聽到人問：「是不是有個大約十八九歲，不，只有十六七歲左右的中國女郎？」

「嗯，漢姆媽媽可能有一個，但她剛走了。」有人在回答。

「可知她去了何處？」

「似乎帶個人客上去。」

「她的架步裏？」

「大概是的。」

阿生聽到這裏已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問身邊的女郎：「電話間在何處？」

「那邊。」女郎一指：「靠近去洗手間的走廊一面。」

阿生立刻去打電話。

他担心有些事情立即就會發生。所以那個電話打完之後，立即回到原來座位。

阿生放眼一望，那班人剛剛離去，阿生不敢怠慢，也急急忙忙地追了出去。

出到外面，阿生發覺那幾個意大利人已到街口。

× × ×

漢姆媽媽是酒吧中人對那半老徐娘稱呼。這時她正帶住費力基登上一幢舊樓。

那是一幢公寓式的舊樓，有許多個房間。

那婦人伸手敲响其中一個房門，裏面立即傳出一個女子的嚦嚦鶯聲：「誰？」

「漢姆媽媽，寶貝，開門吧，你有好朋友前來探你。」

門開處，果然是個染了髮中國女子。

費力基見過她的照片，雖然她染了髮，他仍舊可以認出她是誰。

她正是陳嬌，又名陳吉蒂。

漢姆媽媽開門讓費力基入內之後，順手又把門關上了。

費力基看見吉蒂很熟練地剝衣服，立即制止她。

她莫名其妙。

他正想向她解釋，突然却有如觸電一樣，呆在門後。

她怔怔地瞪着他。

他却凝神傾聽着由門外傳入來的一些談話聲：儘管並非高談闊論，但像費力基這種人，自然反應十分敏捷。

他彷彿聽到有人在梯間截住漢姆媽媽查問他的行踪。

談話中又似乎涉及「中國少女」……

費力基不敢聽下去，他知道大禍已經臨頭了。

他拖住吉蒂往窗口走過去。

吉蒂開始有些明白，但她沒有反抗。

外面有人敲門。

費力基示意吉蒂由太平梯爬落去，不要理會門外的人。

門外的人由敲門而至撞門。

費力基剛爬出窗口，就見到門已被人撞開了，他立即以第一時間開了三槍。

他沒有時間分析對方的實力，也不知他們是否已中槍。

費力基是個有經驗的特警，他只憑經驗去做事。

他明白到在這種情況下，已無抉擇餘地，同時第一時間十分重要。

剛才一連三槍，最少也有二人受傷。

但是，來者並不止兩個人，他們也有槍。

意大利人並不因爲有人受傷倒下去而退縮，反而衝到了窗口。

有人拔槍在手，探頭俯視，就要朝住太平梯下面開槍射擊。

說時遲那時快，「砰」然一聲槍响！準備朝住太平梯開槍的人，頭上反而開了花，仰倒在血泊中。

費力基對這種事有許多經驗，他可以一隻手攀住太平梯，匆匆往下走，另一隻手舉槍跟隨他的視綫往上望。

他的反應快速，所以吃虧的仍然是對方。

那兒只是二樓，他很快已逃到下面。

窗口又有人俯視，而且那人也很快就朝下面開槍。

費力基因爲被吉蒂分了心，還擊時失準。對方於是有機會開第二槍。

費力基感到手臂被火灼了一下似的，痛入心肺。

他中了一槍。

不幸的是，那隻是右手手臂，握槍也是靠這隻手。

他痛得無從發力。

眼看窗口的人正瞄準了他的頭部，就要繼續開槍。

豈料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際，「轟」然一聲，不知從那兒飛來一顆子彈，直竄向二樓那個窗口，那意人頭上噴血，倒了回去。

這「救星」正是阿生。

阿生來得及時，他出了酒吧之後，見到一班意人到了街口只好開着車子過來。

現在他一邊推開車門，讓吉蒂和費力基二人上車，一邊仍舉槍向住剛才那個窗口戒備，只要見到人影，阿生就開槍轟上去。

直至費力基和吉蒂先後上車後將車門關好，他才開車離去。

× × ×

呂林夫婦二人，正與沙占士，以及一名司機留在一輛房車之內。

他們正在等待阿生和費力基他們。

突然之間，呂偉艮發覺望後鏡出現了一輛車子——車中有個人。

那車子所以引起呂偉艮的疑心，是它曾在不久之前，在他們的身邊掠過，而當那車子在此一掠而過時，速度很慢。

呂偉艮記得車上有個美國佬，正注視住車內的林愛莉。

表面上看來，此事極之普通——一個喜歡看靚女人的駕車者，發覺有美女出現，難免多看一陣。

但是，呂偉艮是個老江湖，他分得出「色眼」與「兇眼」。

這兩者之間，完全不同！前者帶有貪婪，後者目露兇光。

當時呂偉艮與那傢伙的視綫接觸時，也吃了一驚。

但是，事情總算過去了。

車子一掠而過之後，根本未見有事發生。呂偉艮這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但是想不到現在那車子又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後面。

明明是往前開走了的，怎麼忽然又在後面？奇怪了。

呂偉艮再定神一看，望後鏡反映出汽車車窗彷彿有些東西閃動——那好像是來福槍槍管……

他大吃一驚。

急忙叫將起來：「伏下來！」呂偉艮一手把身邊的妻子順勢一扯。

說時遲那時快。

「砰」然一聲，車子後面的擋風玻粉碎了，車廂之內竟然有人慘叫一聲。

以後又是一連响了幾槍。

呂林二人所在的車子，有人開門跳車，也有人倒了下去。

他們夫婦二人則靜伏不動。

車外不斷傳來槍聲，原來是司機（他也是一名特警隊隊員）向對方還火。

那槍手也感覺得到有了收穫。

他是一個有經驗的職業殺手，開了槍之後，知道有沒有人中槍。

憑剛才一刹那間的感覺，槍手已知道車廂內已有人中槍倒下去，無論那倒下去的人是呂偉艮或林愛莉也好，他總算有了收穫。因爲兩者都是他的目標——他們三個人，負責殺死三俠然後回紐約領獎金。

不久之前，他故意裝成大色狼似的，把車子開得十分靠近呂偉艮他們的汽車。

雖然當時車門坐了三個白種人，一個黃種人，但這槍手仍可以憑紅外綫眼鏡的帮助，看得出其中一男一女根本是黃種人化了裝。

因此，槍手肯定這四個人之中，有兩個是他的目標。

他要感謝那個意大利人的「電話告密，一句「可能改頭換面」提醒他立即戴上紅外光眼鏡，這才看得清楚。

現在他既然肯定自己殺了一人——不管是呂偉艮或者他妻子也好，對方既然有人還擊，他也不敢留戀，匆匆開車就走。

但是，那司機是什麼人？他不但是個受過訓練的特警，原來還是個拚命三郞。

他看見對方開車，他也衝回車內，急急開車追過去。

槍手看見有人開車追來，拔出腰間手槍，以防萬一。

突然前面傳來一陣警車聲，登時又令到他手忙脚亂起來。

特警司機一邊開足馬力追上去，一邊開槍，目的未必一定要殺死對方，也不外乎是一種心理戰術而已。

他要對方心慌意亂，也要引起路人的注意。

果然，那槍手就此與一輛迎面而來的警車相撞。

「轟隆」一聲，槍手連人帶車，倒側翻在路邊。

警車上的警員紛紛跳下，將槍手制服，但槍手已受了傷。

特警司機停車，向一名警長交代事件經過以及他自己的身份。

警車是接到居民的投訴——居民致電警方，由警方總部的無綫電台通知就近的巡邏隊警車，趕來查看。

總算他們來得及時。

另一方面，阿生在酒吧中亦已致電特警辦事處，因此辦事處中的特警人員亦傾巢而出，一邊知會當地警方，一邊通知聯邦密探，各方面的人紛紛趕到現場來。

阿生開着的車子就只到了那兒街口，便與一輛匆匆開到的巡邏警車相會合。

阿生一邊交代自己的身份，一邊叫警員爲他辦兩件事：

第一件，送他的同事到醫院急救。

第二件，小心保護和監視陳吉蒂。

然後，阿生又匆匆折返現場去。

這時候，意大利槍手們，正扶住一些傷者，企圖離去，被阿生的槍聲，嚇得退回梯間。

大批警員包圍現場。

警方出動直升機，凌空監視。

附近居民不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還以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了。

特警隊人員開到現場，發覺他們的隊長費力基正與警方人員爭辯。

原來警方人員聽了阿生的吩咐後，一定要送費力基入院。

但費力基覺得所傷不重，担心警隊中有黑手黨奸細會對吉蒂不利，信心不過，放心不下，一定要留下來。

特警隊人員既然到了，更高級的警官也來了，於是一切都容易解決了。

費力基知道陳吉蒂是個非常重要的證人，咐吩手下小心保護他。

聯邦密探也到了，他們知道吉蒂落網，立即帶她進一輛裝甲上，就地問口供。

陳吉蒂起初還支支吾吾，否認自己知道黑手黨的秘密。

但費力基提醒她，假如她不合作，將有關黑手黨人繩之於法，到頭來她可能也會死在黑手黨人的毒手之中。

吉蒂還是不肯說。

費力基道：「你還記得你的父母和兄弟們麼？」

「他們怎麼樣了？」吉蒂十分關心地問。

費力基發覺這少女的目光中，果然還有一點兒親情。

他故意說：「他們每個人都十分關心你。」

「他們還要我？」

「天下間有那一個父母不愛他們兒女的？你只要肯改過，一切都會成爲過去！但是，你必須協助我們，把這件事辦妥然後你才可以安枕無憂。你不妨想清楚。」

「是的。」吉蒂流着淚，哽咽道：「也許你說得對，我這些日子以來，一直活在噩夢之中。」

「你是否知道他們一些秘密？所以你怕黑手黨追殺你。」

「是的。那一晚我還以爲自己吃了迷幻藥而產生錯覺，想不到事後才知道是眞的……眞的發生了命案。」

在場的聯邦密探問：「那一晚，你見

到一些什麼？」

「我和朋友參加了一次瘋狂派對，吸大痲，吃LSD。後來……我被人帶到隣近一幢樓宇去……造愛……」

吉蒂又羞又愧，但她仍然斷斷續續地供出了當晚的情形。

呂偉艮等三俠以及國際特警們，果然沒有猜錯，陳吉蒂果眞知道了一些秘密——那是關乎黑手黨頭目格里治殺人秘密。

就在吉蒂與人偷歡的一幢廢置的樓中。格里治正帶同一名助手吉東奴，在那兒處決一名毒販。

吉蒂當時不敢作聲，男友躲在一角，直至格里治和吉東奴走了，他們才敢出來，然後匆匆離開現場。

吉蒂當時神志不清，所以不敢肯定所見是否事實。翌日她閱報才知道果有其事，立刻去找那位男友，想問個明白。

豈料當她去到男友住所隣近時，才發覺她那位男友正與一班黑手黨人竊竊私議，原來她那位男友正是卡加奴。

卡加奴正與一班黑手黨人談及昨夜的事，但有人警告他切勿胡言亂語，否則只有招來殺身之禍。

陳吉蒂聞言，立即縮回一角，然後悄悄離去。她後來不敢出現，一直與中國男友沙占士躲起來，也就是爲了担心被卡加奴找到。但她不敢把這件事告知沙占士，怕他嫌她太濫交。

直至那一晚，卡加奴終於找上門來——情形一如各人的忖測，當時吉蒂在住所窗前，見到卡加奴和沙占士互毆，便心知不妙，因此立即由後門逃去。

陳吉蒂含淚向聯邦人員作供完畢時，呂林二人亦回到現場。

呂林二人告知吉蒂，她的男友占士，已經被落網的槍手殺死。

槍手的目標本來瞄準呂偉艮，但呂偉艮及時伏下，沙占士雖然也聽到呂偉艮發出的警告，無奈來不及閃避，後腦中槍，倒斃在車中。

吉蒂痲木地，呆在一旁。

她彷彿什麼都聽不到，又好像忽然之間，腦子裏想起了太多，包括她的以往一切浪漫行爲。

阿生和一批武裝警員，終於把一班意大利槍手抓住。這些人全是黑手黨黨徒。

他們有些死，有些傷，也有生還的人。警方抓住他們之後，聲言將控他們意圖謀殺等罪名。

由紐約派來的槍手，証明是三名職業殺手之一。

他將被控謀殺沙占士。

最可惜的是，其他二名職業槍手早已聞風先遁。

因爲現場一帶接連發生的幾件事都太過轟動。

凡是這一類事件，電台和電視台又怎麼肯放過？於是即場轉播，等於給那二名槍手及時傳達音訊。

他們既已知道事敗，還不走，等什麼呢？

不過，即使三個職業殺手之中有一個落網，警方和聯邦人員也有足够的證據把黑手黨的主謀人拉上法庭。

問題却是，這一類高價請回來的職業殺手是否肯招供？

就憑歷來的經驗，警万知道職業殺手們也有他們的「職業道德」，尤其是第一流殺手，寧願自己被判死刑，亦未必肯說出主謀人的姓名。

事實上，這唯一落網的殺手，就眞的在警方面前，承担了一切罪名，竟然不肯承認受僱於黑手黨。

因此，聯邦人員無法起訴紐約黑手黨的高層黨徒。

不過，由於吉蒂的生口對證，却令到格里治的謀殺罪名終告成立，被判死刑！

至於落入唐人街一班黑帮手中的十三名黑手黨徒，也在「交換條件」之下，獲得省釋。

這項交換條件就是證：死三藩市幾名黑手黨人。

結果，三藩市警方和聯邦人員，就是得到這「十三名叛徒——黑手黨的叛徒」的帮助，把狄保和范南度等人，送上了法庭。

他們的罪名包括了：僱用職業槍手，在機場暗殺警方主要證人吉東奴。販毒，包賭，包娼，械鬥，綁架……等等一連串的罪名。

這些罪名只要任何一條成立，也够他們四上十年八載。

但是，黑手黨却不會就此消滅。

聯邦密探還要繼續和國際特警併肩作戰。

尤其是在美國，要送一名罪犯上法庭，必須「人證，物證」十足，否則，就隨時可能會功虧一簣。

另一方面，唐人街的黑帮之間，雖然因呂偉艮的「聯盟對抗黑手黨」的怪招成功，但是他們却因此團結一致。

至於他們團結後會不會對唐人街的僑胞造成威脅，那是另一回事。

總之，三藩市治安當局爲此而頭痛却是事實。

這雖然是呂偉艮事前難以想像得到的事，但也無可奈何。

要怪也只能怪美國的法律對歹徒太過寬大。他們處處強調人權，却不知道給予歹徒太過的保障，等於給好人，安份守己的好人們，更多更多的痲煩。

三俠無限唏噓！雖然他們帮助美國政府剷除了一批壞蛋，也帮助陳大邨這一家人團聚，他們總不開心。

爲什麼？

爲的是這世界罪惡太多，矛盾也太多，有好處的地方，原來也有太多不好的東西，美國就是一例。

不過，他們總算替吉蒂脫離了苦海。每當想到這裏，三俠也總覺得有點心安理得。

一絲絲的安慰，湧現心間。

一絲絲的愁哀，彷彿仍留在人間。

冒險生涯究竟是苦是樂？他們也分不出。

（完）

武林軼事

海雲·文
盧令·圖

童千斤大鬧光孝寺

更番敲聖地 一招伏莽牛

說到少林的拳術，它確是正宗門派當中最有份量的，有不少的人材在少林門下走出來，李錦綸，童千斤，方世玉以及胡惠乾等各人，都是投身在少林門的，至於童千斤，體型氣力都比較其他的人更加充沛，他直接拜至善禪師爲師，經過的情形相當古怪，不妨把它寫下來，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童千斤當然是姓童的，他是粵省的客籍人，從小就父母雙亡，好像街上的頑童，不知如何過活，可是，他的食量極宏，骨格粗壯，故此有一股神力，可以說是與生俱來。

到了他僅有二十歲，就能夠隻手舉起五百斤的石獅，一手劈下小樹，就會劈斷，如果給他以倒拔垂楊的姿勢抓住小樹拔起來，輕而易舉，故此，他本來的名字究竟如何稱呼，沒有人知道，所有人都叫他做童千斤。

如果他是個有智慧的人，憑着一股氣力，就算不是拳師也是惡霸，不過，他屬於大食懶這一類人，沒有工作的時候，到處欺負良民，求得兩餐，有錢就拿去賭場雙手奉送。

故此，他雖然氣力極强，仍是無賴，並非匪首。

當時廣州市有一座廟宇叫做光孝寺，乃是羊城當中有名的寺觀，戒律頗嚴，寺內的僧人雖然不多，可是，那一座寺院建築宏偉，佛像十分精巧，經常有些遊人到那裏觀光，香火鼎盛，因此，寺內各僧都活得很愉快，並非窮和尚那一類，至於該寺的方丈「知圓」，他是一個很有道行的高僧，佛典精通，有時達官貴人駕臨寺內，跟他研究佛理，故此，粵中的名士都尊重他，從來沒有人敢欺負他的。

有一日，童千斤窮極無聊，偶然到光孝寺散步，到處遊覽，看倦了一雙眼，他走近門口，抬頭一望，忽見光孝寺前面的兩扇大門，高一丈過外，厚四寸，木質十分堅實，而且用黑漆塗過，好像鏡似的光滑，那時天氣炎熱，童千斤看了又看，忽發奇想，突然運力於雙臂，抱住寺門使勁搖動，而且把它拔起來，放在門外，倒頭便睡。

寺門如此闊大，最少有四百斤過外，幾個人想把它擧起來亦不容易，童千斤僅憑個人之力，而且雙手張開然後能夠抱住它，這種姿勢是很難發力的，他却如此輕鬆，可見他的氣力確是驚人了，當時童千斤很快就酣睡如雷，鼾聲大作，有些寺僧極端不滿，禀告知客僧，知客僧認爲此人太過荒謬，走近雙手搖他，打算搖醒他之後叫他滾開。

殊不料童千斤只是懶洋洋的向他望了一眼，照樣睡覺，絕不理會。

知客僧認爲此人太過蠻不講理，便即走回寺內召集一些略爲學過功夫的寺僧，走近童千斤身旁，打算把他整個抬起來，拋出去，甚至有人認爲拋了他還要痛毆一頓。

可是，寺僧想得太過樂觀了，各人紛紛使勁去抬那一塊木門，竟然沒法抬得起來，這才知道童千斤不止是彪形大漢，武功也很厲害，能够躺着發力，就使那扇門特別沉重，各人無法抬起。

明白這一層道理，寺僧就更加憤激，大喝一聲，拳脚交加，童千斤突然伸了一個懶腰，一躍而起，捉住他的寺僧紛紛拋離丈外跌倒，他捱打了十多拳，絕無痛楚，這傢伙站了起來，然後哈哈大笑，說：「你們這些光頭和尚有甚麼力量把我驅逐呢？如果我不是手下留情，所有光頭都要撞在石堦上面，片片碎開。」

說完他就自管自的走開，那些寺僧雖然受傷，但不敢把此事告知老和尚。

知客僧替各人包裹傷勢之後，便即合力把寺門放回原處，仍是不敢將此事禀告知圓大師。

那些和尚以爲此事已經了結，殊不料翌日中午過後，遊人很是旺盛，童千斤忽又到來，絕不理會各人，自管自的把寺門搬到門外，躺下來睡覺，旁若無人，進香客睹狀紛紛走避。

知客僧看見他如此蠻橫，不敢干涉，自認無法驅逐這個漢子，便即禀告老方丈知圓大師。

知圓大師聽了，親到門口看看，發覺一個十分壯健的男子躺在門上，因爲夏季天氣炎熱，此人僅穿薄衣，但却肌肉結實，一望而知，知圓大師也不敢跟他較量，只好合十慢步走近，說了一聲：「壯士，睡够了未？我是知圓方丈，自問沒有地方觸犯你的，何以你三番四次到光孝寺跟我們作對呢？」

童千斤看見他是個老方丈，並非昨日的知客僧，認爲此人是他談話的對象，遂翻身躍起，冷聲說道：「你們昨天十多人圍毆我，拳下如雨，如果我不是有些武功基礎的話，早就喪生了，還說我蓄意跟你們作對嗎？」

知圓大師無可奈何，只好改容向他說：「我並不知此情，不過，我可以調查此事的。」

說完他就叫知客僧來，問個明白，知客僧迫於把此事告知，知圓大師當着童千斤的臉前斥責知客僧之後，說：「壯士的氣可以消滅了，我已經責罵各僧，請壯士原諒。」

童千斤笑着說：「你口口聲聲叫我做壯士，仍是沒用的，只有一個辦法我可以走開。」

知圓大師知道他的意思，叫人入內取出一百個大光錢，親手交給他，怎料童千斤一手拋開，說：「我怎會值那麼少的錢呢？如果你眞的想我走，最低限度給我五百個大光錢。」

知圓大師沒法驅逐他，只好依他的話去做，再拿一些大光錢，湊足五百個大光錢交到童千斤的手上，仍是不敢露出憤恨的容色，說：「壯士，請你在走開之前把大門依照原處放好。」

知圓大師這樣說是有作用的，想看看那扇門是否眞的是童千斤一雙手抱下來，照他想，就算一個彪形大漢，亦難以鳳凰展翼的姿勢平伸兩臂可以抱起四五百斤的，故有此問。

童千斤絕不理會他這樣說是否測驗自己的氣力？應聲說：「我當然替你把門放回原處的，如果大門損壞了，過幾天我來睡覺，就等於爛了一張床。」

說完他就大喝一聲，雙手抱起木門，緩步走到石堦最高那一級，而且看準了原來的位置，把大門放好，的確沒有絲毫歪斜，然後很高興的笑着告別。

知圓大師以爲花過五百個大光錢送走童千斤，不算甚麼，事後沒有把此事擺在心上。

怎料三天之後，知客僧飛報給他，走出門外看看，童千斤又重施故技，把大門拉出來，放在石堦之旁酣睡。

知圓大師看了怒容滿臉，初時想責罵童千斤，又想集合衆僧之力，亂棒把他驅逐，後來轉念一想，事情鬧大了，驚動官府，就會損害光孝寺的聲譽，再者，五百個大光錢並非很多，索性忍痛叫醒他，如數給他，童千斤又像上次那麼高興的點頭道謝，笑容滿面，把大門放回原處，然後走開。

這樣子一次又一次，每隔三五天，童千斤就到光孝寺拆門睡覺，寺內各僧非常憤激，羣情洶湧，有人認爲要把他打個半死，亦有人說，必須報知官府，由官府定奪，可是，知圓大師却另有高見，他認爲這種無賴最好就是不必惹他，否則，打蛇不死三世寃，就算抓住他坐牢，刑期滿了之後，這傢伙出獄，可能放一把火，把光孝寺燒個清光，爲了息事寧人起見，他只好照常把五百個大光錢，送給童千斤就算了事。

至於寺僧方面，知圓大師却多方勸解，務求息事寧人。

這樣子過下去，當然有些不妥，可是，知圓大師想了又想，始終沒有對策，想到沉悶之處，不覺長嘆一聲。

又是一天，光孝寺來了一個掛單和尚，他就是至善禪師，至善禪師跟知圓大師以前是同門，友情很深，遠道而來，知圓大師當然是非常熱誠的歡迎他，在禪房坐定，喝盞清茶，吃些齋菜。

至善禪師很高興跟他敍舊，談了又談，不過，他發覺知圓大師有時忽然之間愁眉不展，偶然長嘆一聲，知道他一定有些心事，隨着彼此談得高興，索性向他問個明白。

知圓大師雖然愁悶，有人問及此事，便順口把童千斤到來騷擾山門的經過情形說出來。

最後補加一句：「這種無賴使我非常憤恨，如果召集幾十個和尚把他驅逐，能够達到目的，也不要緊，問題是此人竟有天生神力，雙手抱起重達四百多斤的木門，放在地上看做床板睡覺，就算集合幾十個人用棍棒打他，未必獲勝，更防他跟我們交手之後，懷恨在心，夜間縱火，故此不敢輕擧妄動。」

至善禪師聽了，哈哈大笑，說道：「並非我誇口，像童千斤這種無賴，不堪一擊，他住在甚麼地方呢？讓我找他教訓一頓。」

知圓大師聽了，欣然點頭，說：「既然至善師兄有此宏願，替光孝寺衆僧解除災難，非常感激，不過，童千斤這種人居無定所，很難尋找，還是等候他輸光了，再到山門騷擾，然後由師兄動手教訓他一頓比較好些。」

知圓大師也曾學過多少武功，知道至善禪師的武功超卓，故此他深信不疑，認爲至善禪師確有本領把童千斤驅逐，但仍不想此事擴大，因此他向至善禪師這樣說：「師兄，童千斤此人粗魯，性暴如虎，大食懶飛，無賴一名，惹上這種人，必有禍根，爲了本寺的安全，不宜跟他鬥爭，我認爲，還是另想一個辦法，使他心悅誠服，以後不再來騷擾便算了，師兄意下如何呢？」

至善禪師想了想，說：「你放心好了，我自有辦法收拾他。」

三天後，童千斤果然重施故技，知客僧飛報，至善禪師一言不發，很悠閒的走出來。

當時童千斤發覺至善禪師走近，不以爲意。

殊不料至善禪師並非知圓方丈那麼軟弱，站定脚步，說：「你是童千斤，我早已聽到你的大名，像你這般身手，應該苦練武功，變成俠士，爲民除害，怎料你却不知自愛，敲詐良民，而且在佛門聖地搗亂，你應該問心有愧，如果你接納我的良言，請即起來。」

童千斤勃然大怒，一躍而起，說：「你替這個老方丈撐腰，料想你一定是武功精湛的了，有許多和尚住在寺觀之內，閒來無事，苦練武功，或者你就是這一類的人，如果你打贏我童千斤，我立即走開，否則，我把你拆骨，死而無怨。」

至善禪師聽了，哈哈大笑，說：「童千斤，你恃着身型高大，氣力如牛，以爲憑着這種天賦的本錢就可以稱霸，太過自負了，沒有學習過武藝的人，出手太慢，拳上沒有勁，如果你想替我拆骨，難似登天。」

童千斤聽了更加怒火升騰，大聲說道：「禿奴，休走！看看我童大爺發招！」

說完這句話，童千斤就飛步上前，揮拳便打。

童千斤的體型有如一座山，拳大如斗，他直衝過來，便即發拳，十分威武，在旁看熱鬧的人都替至善禪師着急，恐怕他捱兩拳就會吐血。他們都想錯了，童千斤衝過去用弓箭拳的姿勢打出，連發幾拳，但却辦不到，他只有機會打出第二拳就倒下來，因爲至善禪師已經閃過左邊，用掃堂腿把他掃跌。

童千斤究竟是彪形大漢，至善禪師只用三分力，他雖然被掃跌，亦無損傷，立刻跳起。

因爲兩人相距不遠，童千斤喜出望外，一個右劈拳，向他的臉孔劈下來，至善禪師不再客氣了，側身用右手接招，一個虎爪抓住童千斤的右臂使勁一捏，童千斤立刻像殺豬般痛得淚水湧出來，不由自主的跪下。

至善禪師說：「童千斤，你現時看得出來了，我打贏你易如反掌，如果我想殺你，更加容易，你已經跪下，全無鬥志，我順手一個掛捶疘落，你就頭破血流，甚至眼珠也給我打爆。」

至善禪師忽然鬆手，退後兩步，說：「童千斤，你還想再打不想呢？」

童千斤羞愧莫名，立刻轉身逃去，至善禪師叫僧人合力把光孝寺的門依照原來位置送上，再又把它套好，不必細表。

那時至善禪師從少林寺逃出，一直逃到廣州，行踪飄忽，仍然畏懼官方的精騎追捕。

故此，他一直都盡量設法隱藏自己的眞面目，絕不跟別人交手，那時因爲他要挽救光孝寺的危機，露了一手，心裏仍然覺得很後悔的，晚上睡覺，打醒精神，而且將戒刀放在蓆下。

打贏了童千斤的那晚，宵深人靜，午夜過後，忽然一陣風聲，至善禪師抽刀轉身往上一迎，童千斤已經動手了，左右手各握一個銅錘，打算把睡在床上的至善禪師打成肉醬。

可是，戒刀向上迎格之際，他的持刀之手發生震動，險些銅錘也無法揸得穩，這才懂得至善禪師確有眞本領，不敢戀戰，立刻轉身飛奔出去。

在禪房裏面打鬥，地方淺窄，實在沒有很大把握。

至善禪師看見童千斤夜間偷襲失手，轉身飛奔，喜出望外，趕快加緊脚步追出去，那柄戒刀仍然緊握在手。

追到寺內花園，至善禪師就舞動戒刀，上下分飛，恍如一片雪花罩住了童千斤，童千斤嚇得魂不附體，突然間給他一刀劈在銅錘上面，無法握緊了，跌下一個銅錘，僅有一個銅錘在手，他鬥不過至善禪師。

當第二個銅錘也脫手飛出之後，他就向圍牆那邊飛奔。

他疾走了十多步，定眼看時，至善禪師剛剛站在前面，擋住去路，手上仍握戒刀。

童千斤吃了一驚，趕快轉身向另外一邊圍牆飛奔過去，殊不料到達圍牆前面，忽又看見至善禪師，如是者他不管向那一個方向走，快要走到圍牆之際，仍是給至善禪師擋住的，那時他才知道自己決非對方的敵手，況且走得脚軟，故此不由自主的跪下來。

至善禪師很鄭重的對他說：「童千斤，我要收你做徒弟，如果你不肯學習武功，發揚本門的武藝，我就把你立刻殺死，一刀兩斷。」

當時至善禪師會得這樣說，就因爲他已經露了幾手，拳法和刀法都是上乘的，況且一個和尚不應把戒刀放在身邊睡覺，如果童千斤把此事偶然向別人洩漏秘密，便會影响他的性命，故此他索性收童千斤爲徒，而且隱約說出他是少林門逃出來的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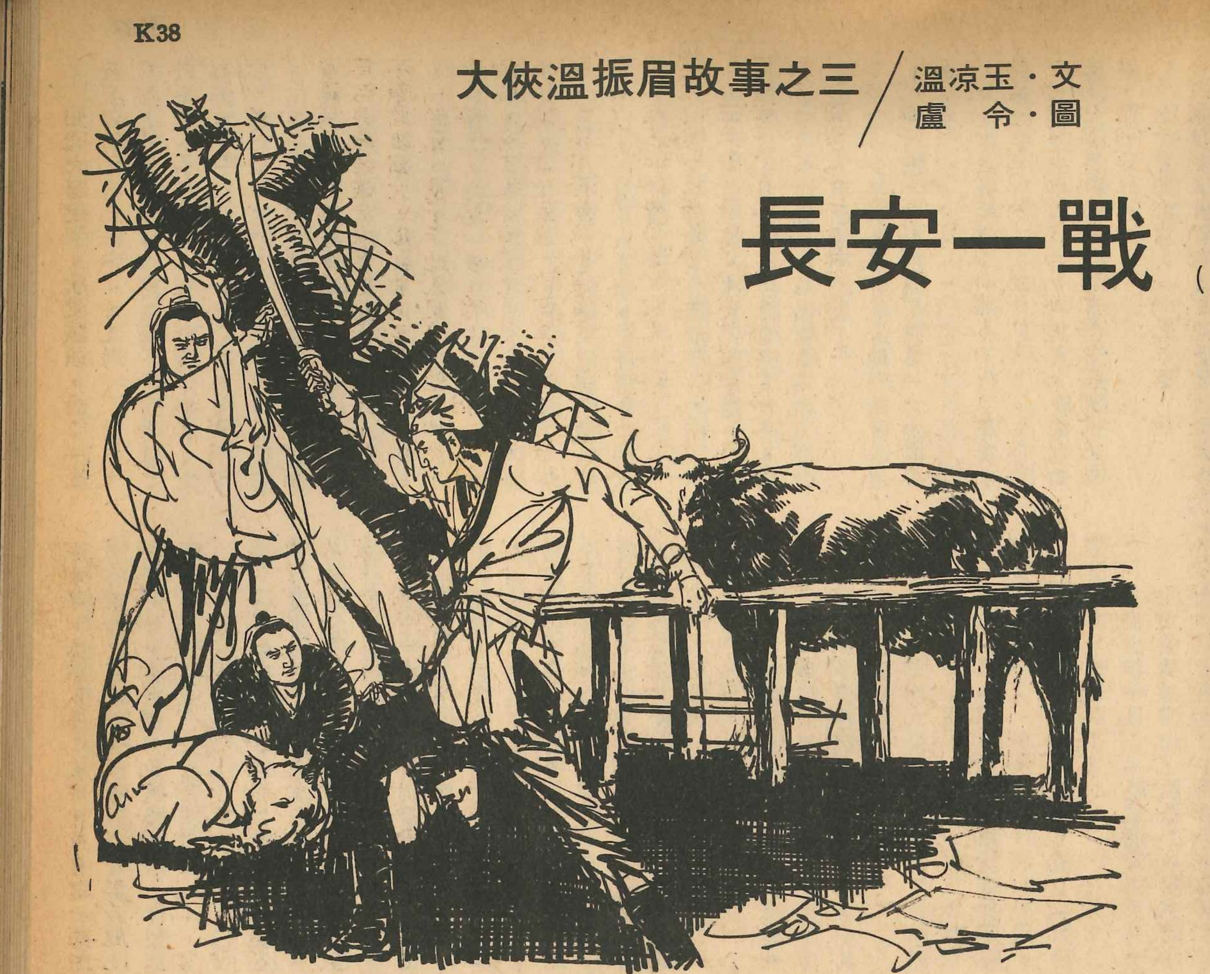
童千斤喜出望外，立刻跪地三拜九叩，正式拜至善禪師做師傅，後來童千斤學習到全身武藝，拳棒刀槍都是少林寺的上乘功夫，全是至善禪師的指點，因爲他本人天生體型高大，氣力如牛，學過武功，更加如虎添翼，幾乎百戰百勝，後來他多次剷除惡霸，替少林寺增光，不負至善禪師所托。

（完）

大俠溫振眉故事之三

溫涼玉・文　盧令・圖

長安一戰（上）



毒使英雄倒　財令奸徒狂

在江南無數的名俠中，年紀輕而名氣最大者，要算是白衣溫振眉，但年紀最大而名氣不算怎麼響亮的，那就一定是「七湖飛鈎」沈太公了。

提起江南白衣溫振眉，猶如春風吹過人間，人人欣悅但又肅然起敬，但只要一有人提起沈太公，聞者不是皺起眉心，就是抱腹忍唆不已。

因爲這位沈太公，年歲已七十有餘，但猶童子脾氣，好大喜功，又十分愛美，自稱年輕時是「天下第一美少年」，現在是「天下第一美男子」，他又喜惹事生非，不過所作所爲，總算都是行俠仗義的事，他的武功又出奇的高，手中一根魚竿，就把「長江十八盜」全從船上打下水去，手中魚竿上的釣魚絲，曾經把江湖上聞名喪胆的「太行三惡」，像魚一般地釣起來，扔到山谷裏去。這位沈太公雖然年事已高，但目力奇佳，別的雄姿英發的少年俠士最多只能百步穿楊，他却是一百步之內，一揚手把魚釣鈎下一隻空中的小雀，如果他要鈎的是小雀的頸部，就絕不會鈎到尾部去的。

他的武功又高，又愛與人抬槓，黑道中的人見了他，眞嚇得走避不迭，正派的俠士見了他，也要皺起眉頭。

沈太公就是一個這樣的人，貌若幼童，滿臉銀鬚白髮，手中神釣，從不離身，一天都是笑嘻嘻的，得意洋洋，同時也是無時無刻不是想向人找麻煩的樣子。

× × ×

可是事情發生得太突然了。

這日沈太公走在鎮上，正要買魚沽酒時，忽然迎面走來一位白衣長袍，羽扇綸巾的青年人，向他深深一揖，畢恭畢敬地向沈太公道：「敢問老丈人可是大名鼎鼎，名震江湖的沈太公沈老前輩？」

沈太公倒是一楞，他惹麻煩多，別的人躲他都唯恐躲不及，今日哪來一個小子，居然找上門來了？當下傲然道：「你這小子有眼不識泰山，放眼天下，有老夫雍華氣度的，又有幾人？我不是沈太公，誰是沈太公？」

那白衣少年打揖笑道：「是的是的，晚輩有眼不識泰山，請前輩大人莫記小人過，恕罪恕罪。」

沈太公聽了這些話，心中已樂了一半，心裏暗暗忖道：孺子可教也，又看到這少年溫文有禮，笑容滿臉，心裏也喜歡了七分，當下微笑道：「小子，你找我有什麼事情？」

那少年長歎道：「前輩救命。」說着幾乎要落下淚來了。

沈太公跺足道：「快莫這樣，堂堂男子漢，流血不流淚，這樣娘娘腔，像什麼話兒，萬事有我沈前輩在，那個敢欺你，我教他魚反肚，船反倒！」

那少年居然破涕爲笑，喜道：「有前輩相助，還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前輩是江南第一大俠，晚輩就是知道，天下除沈前

輩之外，還有什麼人能比前輩更急公好義的！」

沈太公被讚得心花怒放，呵呵笑道：「你這小子有一張油嘴，究竟什麼事，先告訴我！」

白衫少年笑道：「不忙不忙，前輩若肯出手相助，晚輩無以爲報，煩請前輩隨晚輩至前面酒舖裏喝杯水酒再談未遲。」

沈太公最喜喝酒，現下既有人請飲，哈哈一笑道：「好極。」兩人行入店內，這小店內約有七，八張桌子都有人喝着酒或吃着菜，只有一張桌子是空着罷了。沈太公與白衫少年就在這桌子坐下來，店裏只有一老一少兩個人，忙得不可開交。老的約七，八十歲，走起路來巍巍顫顫，氣喘不已，一見兩人進來，忙呼那年少的伙計，捧了一壺酒上來。

白衫少年爲沈太公恭恭敬敬的倒了酒，再叫了兩道小菜，沈太公翹着腿，把酒一口乾盡，白衫少年再爲他倒了一杯，沈太公等得不耐煩了，吆喝道：「你怎麼婆婆媽媽的，有話還不快說！」

白衫少年眼珠子骨碌碌地一轉，說道：「沈前輩，你可認識江南第一大俠溫振眉嗎？」

沈太公長笑道：「那小子化了灰我也認識他！」

白衫少年也笑道：「其實，晚輩也知道沈大俠認識溫振眉，而且還是知交，可是……」

沈太公沉聲道：「可是什麼？」

白衫少年揚眉笑道：「晚輩乃爲大俠所不值，故此斗胆直言，前輩勿怪。晚輩覺得溫振眉公子雖技冠天下，但卻未必是沈前輩之敵，溫公子自稱第一智者，乃以晚輩所見，沈前輩方是雄圖大略，前輩風範……」

「嗯。」

「更令晚輩不解的是：沈前輩與溫公子乃莫逆之交，前輩樣樣皆在溫公子之上，無奈名聲遠不及溫公子響亮——請恕晚輩直言，前輩的光芒，似都被溫公子所掩蓋了……」白衫少年說到這裏，故意一頓，瞄了沈太公一眼，只見沈太公一口把杯中酒乾盡，便又傾壺爲沈太公倒酒，笑道：「晚輩知道前輩與溫公子是生死之交，乃因溫公子曾在峽西道上力挫『上天入地，十龍神君』救前輩，可是，溫公子却把救人此事，宣揚天下，武林中人，莫不知溫公子乃前輩之救命恩人，晚輩覺得，覺得……」

「嗯。」

「……前輩莫怪晚輩多事，但晚輩一心一意，只爲前輩着想，以前輩智力武功，冠絕天下，但在溫公子一人之下，受其指使，晚輩確爲前輩不值……」

「嗯。」沈太公蹙着銀眉，把杯中酒又一口乾盡。

白衫少年諛笑道：「不知前輩有何感想？」

沈太公垂首直看着酒杯，道：「你說完了沒有？」

白衫少年一呆：「晚輩已說完了。」

沈太公長身而起，說道：「說完就好了。」

白衫少年一驚，問道：「前輩要往那裏去？」

沈太公冷冷地道：「你說話，我喝酒，你說完，我就走。」

白衫少年强笑道：「前輩萬勿誤會，晚輩乃一番好意……」

沈太公猛抬目，目光如電，射在白衫少年身上，白衫少年嚇得倒退一步，沈太公厲聲道：「你說別人的壞話我可以不理，但你說的是溫公子！我沈太公雖傲視天下，但能在溫公子手下走得過十招，我沈太公此生無憾！溫公子確是再生孔明，但向未自認乃第一智者，你捏造是非，是何用意？我與溫公子在一起，自然應當屈居其次，絕無怨言，你向我提起，誹謗中傷，是何用意？當日溫公子在『十龍神君』魔掌下救我，渾身浴血，但向未對別人提過，這是『十龍神君』事後向人告訴的，你說是溫公子說的，有何用意，他與我在一道，從來沒有指令我作任何一事，你有意離間我們，又有何用意？」

白衫少年臉色陣青陣白，勉强笑道：「前輩莫怒，晚輩乃一番好意……」

沈太公道：「好意？我心領了。你小子使的毒計，休想騙得我沈太公！出去！我要好好的教訓你這鼠輩！」

白衫少年呆了一呆，忽然笑道：「老丈，我看還是算了吧，如果你還有氣力從這裏走出店外，孟侯玉從今改姓沈，作你的龜孫子，行了吧！」

沈太公一呆，怒笑道：「好！你就是我的龜孫……」站欲起步，忽覺天旋地轉，胸口血氣翻騰，雙目金星直冒，一手扶着桌面，只見白衫少年面對着他，陰惻惻地笑着，沈太公大怒道：「你，你在酒中……」

白衫少年陰笑道：「一口醉三天，一壺醉斷腸，沈老前輩，你一連灌了三杯『君且去』，只怕就是三頭大象，也要倒了吧！」

沈太公嘶聲道：「你——你這鼠輩！竟在酒中下毒？」忽然記起，怪叫道：「小子，你叫什麼來着？」

白衫少年笑道：「在下姓孟，字侯玉，人稱『笑斷腸』，前輩識得在下吧！」

武林中的少年英俠當然不少，但少年惡徒更多，在所有的少年惡徒中，有一個被視爲其中首腦的，出道不過三年，但所作之惡，四十個惡徒也不及他之一半，此人笑裏藏刀，善刀法，「斷腸一十八刀」，江湖人稱「笑斷腸」，更擅用謀，陰狠毒辣，正是這個孟侯玉。

沈太公大喝道：「原來是你，今日我就要降魔——」反手取身邊的魚竿，赫然發現魚竿已不見。

孟侯玉冷笑道：「你要降魔？莫要給魔降了你才好！」說話的同時，孟侯玉身後閃出了兩人，一老一少，正是這酒舖裏的老闆與伙計。孟侯玉指着那名小伙子，笑道：「這是『妙手』官百里，剛才倒酒時，前輩的魚竿，已到了他手中。」沈太公定睛一看，只見這小伙子手中拿的，正是自己的魚竿，「這一位是『天下第三毒』司徒無后，剛才前輩飲用的，正是司徒先生親自配製之『君且去』，前輩不動則已，一動則加速毒性發作，非大醉三日，絕不醒來！」只見這名老人，那裏還是老

態龍鍾樣子，雙手如鈎，正在嗤嗤冷笑。

沈太公怒道：「你拿我怎樣？」當下欲推桌而起。

孟侯玉笑道：「前輩萬勿激動，你若一動，藥性就發，只怕前輩就不能够怎樣了。」

沈太公才略一移動，叱道：「你要我的命，怎不敢來取？」

孟侯玉大笑道：「告訴你也無妨，我們要的是溫振眉，而不是你！」

沈太公奇異道：「溫振眉與你何仇何怨？」

孟侯玉冷冷地道：「無仇亦無怨。但我們要得到『上清圖』已久，而今『上清圖』是落在『落霞山莊』柳中原手裏，以柳中原的武功，我們要奪得『上清圖』，在所不難，但溫振眉現下就住在『落霞山莊』，如果我們在三天之內，再不下手，『上清圖』就要由柳中原直接送往朝廷，『上清圖』乃黃金珠寶千萬埋藏之所在，我等是不會讓這寶圖送回朝廷的。」

沈太公怒道：「這『上清圖』的寶藏原是冀北一帶民衆捐募平山賊倭寇的軍餉，後因中途被匪黨所刦，護餉軍隊及刦賊相併盡亡，只剩下一名軍士周上清生還，埋寶繪圖，旋又被山賊所持，威脅其交出『上清圖』，幸柳中原大俠及時趕至，殺却匪徒，但周上清已被折磨得半死，留下『上清圖』，便撒手塵寰了。而今柳中原要把『上清圖』獻回朝廷，天經地義，有溫振眉在『落霞山莊』你們休想取得。」

孟侯玉陰陰笑道：「要取『上清圖』，確是不易，但若溫振眉不插手此事，就十分容易了。」

沈太公冷笑道：「要溫振眉不管江湖正義，簡直夢想！」

孟侯玉也冷笑道：「你現下性命在我等手中，只有兩條路走。」

沈太公冷哼道：「你說。」

孟侯玉道：「我深知你們江湖俠義，是一言九鼎，一諾千金的，只要你肯答應勸溫振眉不管此事，一句話，我立即放你，而且事成後，各贈黃金一萬兩，聊表心意。」

沈太公道：「哈哈。」

孟侯玉奇道：「哈哈是什麼意思？」

沈太公道：「哈哈是我看到一個想法天眞可愛的人的意思。」

孟侯玉冷笑道：「好。這條路你不走，還有一條路，這條路是我們替你走，你自己不用走，我們把你關起來，溫振眉若敢理此事，我們就宰了你，溫振眉素來重義，斷不會忍心眼見……」

沈太公怒道：「胡說！你以爲溫振眉會爲我而棄『上清圖』，讓它落入你們狗徒手中，讓盜賊恣意橫行民間嗎？」

孟侯玉嘿嘿笑道：「單止爲了你，我們還不確定溫振眉會不會答應，但我們若把他的生死至交，大俠『我是誰』，也一併抓來的話，溫振眉會不答應，才是怪事哩。」

沈太公怪叫道：「好！讓我先斃了你！」忽然飛身而起，雙掌遙劈。

沈太公沖霄而起，聲勢驚人，但人至半空，只覺目轉星移，全身發軟，雙掌擊出之力，已減去了泰半！

孟侯玉白衣一閃，也飛身而起，叫道：「生擒！」

沈太公忽然背後金刄破空，猛轉身，三柄金刀，劈頭而下！

沈太公怒喝，出掌，震退三人，人影疾閃，只聽桌翻櫈倒之聲不絕於耳，店中食客，居然紛紛拔出兵器。

只聽孟侯玉之聲帶笑道：「『他們是『常山三鞭』，『齊門三刀』，『言家四怪』及『天地雙網』，有他們在，你還想逃？『上清圖』還能逃出我們之手？」

沈太公怒吼，一連七八個翻身，避開了九鞭六刀，迎面一張大網，劈臉撒下，沈太公大吼一聲，平步青雲，魚躍龍門，脫網而出，忽然天旋地轉，四名陰惻惻的大漢拳影如山，攔住去路，正是「言家殭屍拳」！

沈太公怒喝：「阻我者死！」一連擊出七指十八掌，雙腿連環踢出二十六腿，逼退三人，眼前一花，背後捱了一拳，血氣翻湧，却借着這一擊之力，衝出店外！

沈太公一衝出店外，「騰」地吐了一口鮮血，全身發麻，但怪笑道：「孟侯玉，老子出了店門了，你就是……就是我的……龜……哈哈哈哈……龜孫子了……哈哈……」

笑了沒幾聲，便支持不下去了，醉昏地上。

「常山三鞭」，「齊門三刀」，「言家四怪」，「天地雙網」俱衝出店門，圍起昏倒的沈太公，孟侯玉奪門而出，鐵青着臉，恨聲道：「老不死的，要不是留着你有用，今日便是你的忌辰！」

× × ×

江南名俠中，當然以溫振眉最爲儒雅溫文，以沈太公最令人頭痛，但最難惹的，要算是大俠我是誰了。

這大俠我是誰，性剛而烈，他的武功最令人無法封架，別人同樣練的一記「黑虎偸心」，他也是一記「黑虎偸心」，不過比別人快十倍！準十倍！有力十倍！

這三樣加起來，那就等於，敵手快死十倍！

這大俠我是誰，一生身經數百戰，還未佩服過什麼人，但因「長笑帮」與「試劍山莊」之一戰，我是誰因而認識溫振眉，佩服得五體投地，結爲知交。

現在這個我是誰，身着黑色長衫，在長安街頭，悠閒地走過。

長安城是一個紛繁，美麗，而安靜的城，那些花，那些春天的風、小孩的笑聲，以及人羣匆匆的行色，都使這長安城更美麗。還有長安城的少女們，正從綉簾裏偸偸張望，這熱鬧的長街，對於這些，我是誰是很注意的。

畢竟這位飲譽武林的名俠，還是青年啊。

這麼美麗的長安城，他心中想。

可是却偏偏發生一點都不美麗的事。

人羣忽然圍了起來，一個老人被打倒在地，一個小女孩在哭着喊「爺爺」，旁邊站着三個人，正趾高氣揚，正中的一個身着錦衣，用他陰陽怪氣的聲叫道：「看到沒有？我金毛太歲李宗仁的錢，誰敢欠？我不管你有生意還是沒生意，過了期，不交錢，老子打！」

正如往常一般，我是誰閒靜的血液忽然都激動了起來，正欲跨步而出，忽聽一青年喝道：「李宗仁，你對老人家下毒手，未免太——」

李宗仁怪目一翻，亦不打話，一個「鬼王撥扇」，直劈那少年的右太陽穴！

那青年一個推窗望月，撥開來勢，反攻一招，居然也是會家子。

李宗仁一個「脫袍讓位」，避過來勢，居然收拳，拱手笑道：「原來兄台是高人，多有得罪，不知兄台高姓大名？」

那青年沒料到李宗仁居然如此的客氣，不禁一呆，也抱拳道：「在下方……」

忽然李宗仁身邊兩人，同時閃出，一手扣住了他的左右手，金毛太歲快撲而出，一拳兜在那青年的小腹上，青年慘叫一聲，痛入心脾，金毛太歲再一拳，打得青年蹲下身去，金毛太歲得意之極，怪笑道：「看到沒有，誰敢對金毛太歲無禮呀！長安城本來就是我李大爺的……」

忽然一聲冷冷地道：「誰在放屁！」

金毛太歲臉色煞地轉青，怒道：「你是誰？」

只見一個黑衣青年走入場中，冷冷地道：「我是誰。」

金毛太歲還是聽不明白，問道：「你說你是誰？」

我是誰仍是冷冷地道：「我說我是我是誰。」這一句一共七個字，在說到第三個字的時候，那拊着被打得蹲下地去的青年的兩個人，手臂一齊折斷，金毛太歲的臉，也被一拳打得血流披臉。

我是誰拍拍手，還是冷冷地道：「這一拳是告訴你，長安城不是你金毛太歲的。」說到這裏，又是一拳，打在金毛太歲的下頦上，一面說：「這一拳，是叫你以後改姓方，以向這位兄台賠罪，現在你還剩下兩隻大牙齒，如果你敢不改姓賠罪，我第三拳，就連吃飯的機會都不給你。」一面說，一面又握拳。

金毛太歲捂着臉，哀叫道：「別別別……別別打，我改姓，我改……」

我是誰就是我是誰。

× × ×

忽然自人羣中有一陣稀稀疏疏的掌聲傳來，一滿臉笑容的白衣少年踱步而出，向我是誰長揖道：「大俠我是誰，名不虛傳。」

我是誰轉身就走。

白衣少年急步上前，叫道：「大俠請留步。」

我是誰照樣行走，冷冷地道：「你若想與我結交，或要我做事可就休想了。」

白衣少年笑道：「但如果是溫大俠叫我來與你說幾句話呢？」

我是誰猛停步，霍然回首，道：「你說溫振眉？」

白衣少年說道：「正是。」

我是誰繃起的面孔立即舒緩下來，就像春風把嚴霜吹成快活的小溪：「好。」

白衣少年說道：「煩請大俠到『雲來棧』一行，溫大俠交代我先請大俠吃一頓好的，他就來到，而且有要緊的事煩大俠親勞一趟。」

我是誰道：「是溫大俠要你先叫我去吃一頓的？」

白衣少年笑道：「不錯。溫大俠說要勞駕你，非常不好意思，自然應該作個東道。」

我是誰點頭道：「好。『雲來棧』在那兒？」

白衣少年道：「就在前面。」

× × ×

走入了「雲來棧」，只見十多名賓客，在裏面逕自談笑着，我是誰走了進去，和白衣少年選了一張靠裏的位子，一齊坐下來，老掌櫃的便叫那小伙計捧了一壺酒來。

白衣少年爲我是誰盛滿了一杯酒，笑道：「大俠先吃酒，菜就上來。」

我是誰冷冷地道：「人呢？」

白衣少年笑道：「溫大俠就來了。」

我是誰舉杯一乾而盡，道：「你自己不喝？」

白衣少年臉色不變，起身又爲我是誰倒酒，笑道：「在下酒量不好。」

我是誰又是一乾而盡，忽然冷笑道：「只怕不是沒酒量，而是酒有毒！」

白衣少年臉色微變，道：「大俠何作此言？」

我是誰冷笑道：「酒中的『君且去』，是下三濫的迷藥，你道我不知？」

白衣少年居然還笑道：「我乃溫大俠請我來與大俠接頭的，沒料到大俠竟是一個如此不講理的人。」

我是誰一笑道：「你錯了。」

白衣少年奇道：「哦？」

我是誰一字一句地道：「溫振眉若要我做事，當會親自跟我說明，先請客一頓才道明事情的，溫振眉一生絕不做如此之事。」

白衣少年差點笑不出來了，但仍能夠擠出一個笑容，道：「可惜你還是喝了兩杯酒。」

我是誰猛張口，一口酒泉，激噴而出，直射孟侯玉，邊道：「這酒我還會喝下去嗎？」

孟侯玉再也笑不出來了，白衣一長，冲天而起，避過酒泉。我是誰一見孟侯玉居然輕身閃過，訝然道：「『長天一鶴』身法，你是『長天一鶴，無惡不作』袁笑星的什麼人？」

孟侯玉立身於店中的橫樑上，竟然又笑道：「正是家師。我是『笑斷腸』孟侯玉。」

我是誰怒道：「原來是你這敗類！」

孟侯玉笑道：「可惜這回大俠却栽倒在敗類手裏。」

我是誰勃然大怒，推桌而起，忽然覺得天旋地轉，手足痲木，喝道：「你在那裏下的毒？」

孟侯玉大笑道：「對付大俠我是誰，不是沈太公那麼輕易的，我們早防了被你看出，除了在酒裏下毒外，還在你座椅上撒了『三步鷄鳴散』……」

我是誰虎吼，一掌劈碎木櫈，木片翻飛，孟侯玉得意地笑道：「我想大俠必定知道，『三步鷄鳴散』是無孔不入的，縱沾一絲在皮膚上，也會因體熱而侵入體內，任何人走出三步，都得倒下，非次日鷄鳴三遍後，絕起不來，『天下第三毒』司徒無后施毒手法如何？難怪連『天下第二毒』都曾被司徒先生毒過一次，幾乎半死不活……哈哈……」

那「雲來棧」的「掌櫃」也嗤嗤地笑了起來，道：「大俠我是誰，如果你走出三步，就要變成大狗熊了，哈哈……」

我是誰怒吼：「放屁！」如箭一般地標出，黑影一閃，直襲「天下第三毒」司徒無后！

我是誰這一下猝起發難，聲勢驚人，司徒無后心頭一寒，揚手打出一把「迷魂砂」向後疾退。

我是誰人在半空，忽覺全身發軟，速度已慢下一半。

可是縱然我是誰的身法慢下了一半，速度還是驚人的，只聽我是誰在半空一聲大吼：「你這狗徒，我先斃了你！」

居然對那「迷魂砂」，不避不閃，直衝了過去，司徒無后才立定身形，只見我是誰目眦盡裂，已在眼前，嚇得怪叫一聲，飛退丈外！

他的身形甫展動，我是誰已然發動！

我是誰一拳擊向司徒無后！

司徒無后要想招架，但我是誰的拳比他想像還快十倍，已逼近眉睫，司徒無后想往旁避，發現我是誰這一拳，竟然已封死了他每一分退路！

司徒無后嚇得魄飛魂散，只見我是誰的拳頭接近、增大、膨脹，「碰」，他的人已飛了出去，人未到地，便已氣絕！

而在同時間，「言家四怪」的八隻手，已拊住了我是誰周身關節，只聽我是誰一聲大吼，屋破瓦落，我是誰猛一翻身，竟把「言家四怪」都摔了出去！

我是誰這等神威，把衝近的「常山三鞭」嚇得怔住了，「齊門三刀」立即拔出金刀，孟侯玉倏地喝道：「要生擒的！」轉身冷冷地對我是誰道：「你居然能三步不倒！」

我是誰一見孟侯玉，怒火中燒，大吼一聲，一拳揮去，但腳下一踉蹌，出拳無力，幾乎滑倒，「三步鷄鳴散」再加上「迷魂砂」，我是誰居然至此不倒，已經是令人咋舌的了。

孟侯玉冷笑一聲，身形一動，避過一拳，在我是誰滑倒之際，已閃身封了我是誰三大要穴！

好個我是誰，吐氣開聲，立即衝破被封之穴道，虎吼一聲，翻跌而出，一連避過三刀三掌，一掌劈破店門，正待衝出，忽然一灰衣人迎臉衝近，身形之快，連看都不看清楚，只聞一陣鶴翅展空之聲！

我是誰大喝，一拳揮出，那人一反手，便封住，「砰」一聲，一掌拍在我是誰胸膛上！

我是誰吐了一口血箭，人被震退七八步，跌向店內，凴空罩落兩面大網，把我是誰網住，「笑斷腸」孟侯玉及「妙手」官百里齊齊飛出，一連封住了我是誰身上十二道要穴。

「天地雙網」齊齊自屋樑上落下，綑住我是誰，我是誰終於被擒了。

孟侯玉畢恭畢敬地向那灰衣人一揖道：「拜見師父。」平日滿面笑容盡皆斂去，換來莊重之色。

那灰衣人冷哼一聲，道：「這麼多人設計暗算，尚且拿他不住，還敢打『上清圖』主意？」

孟侯玉滿臉羞愧之色，道：「弟子該死，弟子大意。」

灰衣人冷笑道：「算了。現在你們先去拿溫振眉試試，反正人質在我們手中，他不敢怎樣的，還有，我已經請來了『塞外雙盲』，有他倆在，那姓沈的和這個我是誰，插翅也難飛，你們去吧。」

孟侯玉恭身道：「弟子遵命。」

× × ×

我是誰醒過來的時候，還以爲自己尚未醒過來，因爲眼前一片烏天黑地，只有一絲微弱的光芒，自一口小窗透進來。這小窗只不過碟子大小，與其說是窗子，不如說是通風孔。嗅到的盡是一陣陣腐臭的味道，從窗子望出去，天也似特別近，而且寒意逼人。我是誰幾以爲自己身在地府之中。

不過就算是幽冥府內，我是誰也要揪閻王爺出來，好好的揍一頓，因爲他現在實是滿腹寃氣，他生氣的時候，要做的事，就連天王老子也擋不住。

他一立起，直欲向前衝出，忽覺手腕足踝，又癢又痲，而且寒意侵入心肺之中，竟然移動不了一步。

我是誰這才發現，他的手腕與足踝，正扣着兩枚形狀十分奇怪的鐵環，直嵌入石牆之內，任何鐵鎖，只要我是誰一運力，不折也彎，可是這四隻鐵環，不知是用什麼打製的，我是誰只要一運力，鐵鎖便寒氣侵入，當然功力全消，再也運不起力來。

我是誰又忿又怒，還是不服氣，强一運力，全力向前衝去！

但不運力猶好，一旦運力，只覺寒氣攻心，眞氣走岔，一個觔斗掉了下來，差點沒閉過氣去。

只聽身邊黑暗裏一個懶洋洋的聲音道：「兔崽子，我看你還是算了吧，要是你能掙得開這鐵鎖，我沈太公還會呆在這裏嗎！」

我是誰又驚又喜，道：「老不死，你也在這兒嗎？」

沈太公沒好氣地道：「是呀，在這兒陪你聊天呀。」

我是誰道：「你也是被鎖着嗎？」

沈太公長歎道：「當然沒有優待。」

接着又道：「不過，有你兔崽子陪我老人家送終，還算不壞。」

我是誰沒有了聲音，黑暗裏靜了半晌，我是誰又道：「你是被誰弄來的？」

沈太公歎道：「我的龜孫子。」

我是誰奇道：「龜孫子。」

沈太公嘆道：「孟侯玉。他在酒中下『君且去』，並說要是我能衝出店門，他便是我的龜孫子，我是衝出去了，現在要是見到了他，我還是叫他龜孫子，他有本事就來宰他爺爺。」

我是誰笑道：「算了罷，你的命，我看人家還不想要呢。」

沈太公正色道：「我担心的正是這個，他們要的是『上清圖』，以及溫振眉的命！」

我是誰「虎」地跳了起來，剛一出力，又被寒鐵所震倒，一口氣剛喘過來，便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沈太公便把孟侯玉擒他時所說的話，一五一十的告訴我是誰，並道：「他們要的是『上清圖』，而『上清圖』在『落霞山莊』之中，三天之內，便送官府，只要溫振眉在柳中原身側，他們要奪『上清圖』，豈是易事？可是要溫振眉不插手此事，更無希望。所以我們現在，就成了孟侯玉的人質，可以威脅溫振眉向他們交出『上清圖』了。」

我是誰急道：「我們昏迷了多少時候了？」

沈太公道：「大概一晝一夜。」

我是誰跺足道：「只怕他們已向溫振眉下手了。」

沈太公道：「我想憑孟侯玉、『常州三鞭』、『言家四怪』、『齊門三刀』、『天地雙網』諸人，還難不倒溫振眉，怕只怕溫振眉無法應付他們拿我們作爲人質這椿事。」

我是誰歎道：「你有所不知，他們俱不可怕，可怕的是孟侯玉的師父，他已經出動了，要不是他趁機出手，憑他們，還擒不了我。」

沈太公動容，問道：「誰是孟侯玉之師父？」

我是誰道：「袁笑星。」

沈太公霍然立起，又被寒鐵震倒，道：「『長天一鶴，無惡不作』袁笑星。」

我是誰道：「正是。」

沈太公跌足長嘆道：「若是袁笑星，只怕要糟了：溫振眉的輕功冠絕天下，但袁笑星的『長天一鶴展翅大法』，三十年前便無人快得過他，溫振眉一身武功，千變萬化，至今無人能識他爲何人所傳，但袁笑星的『小天星神掌』，出道以來，挫敵無數，却是向未敗過！溫振眉遇着他，不知鹿死誰手矣，這一戰必是武林中百年難逢之一戰，不看遺憾終身！」

我是誰綳着臉：「可是我們却被鎖在這裏。」

沈太公嘆道：「溫振眉此刻不知怎麼了？」

我是誰忽然臉上有了笑容道：「不過，據我所知，這天下能給他背後一刀的人，恐怕還沒生出來。」

× × ×

「生出來了！」在長安城內的一個小村落的一個小角落裏，幾個又憨又老實的佃農，圍在一團一團稻草堆裏，一齊發出這樣的歡呼。這幾個農民，一個是老公公了，持着長長的烟桿，烟桿上紅火一冒一冒，閃爍不已。一個是篤實厚直的青年人，還有一位青布衣裳的小婦人，大概就是老公公的媳婦罷，還有一位十二、三歲，梳髻小童，大概是那青年人的弟弟，那老人的第二個兒子罷！他們圍在這小欄裏，緊張的望着，「生，生出來了。」一頭母牛正在稻草堆上掙扎着，流了一些喜悅的血，一頭小雛牛，正努力作出世的企想。母牛生小牛，這對農人的家，應該是多大的喜悅啊；小牛長大後，能够帮忙多少次豐收啊。黃昏在藍天末淡淡地成形，幾道烟靄在遠處。任何生命的誕生，都應該是喜悅的。

他們在茅屋外的茅棚，帶着焦慮，憐惜而喜悅地看那頭母牛，正痛苦而樂意地誕生下一代。一個修長，一塵不染的，酒脫的白衣人，在鄉野間踱着步，終於停下來，停在搖曳的竹樹旁，嘴角掛着一個不在意的，但親切的笑容，看着茅棚裏的誕生和茅棚外善良的人們。他的眼睛充滿笑意、愛、以及明俐，劍眉就像那遠處的炊烟，直冲入雲間，而不威脅到任何事情，只成爲一抹風景。

他站在竹旁，彷彿他就是竹。

竹搖曳，風輕送，白衣翻飛。

如果拿孟侯玉與之比擬，就像是一個形式的酒脫，一個是本身就是酒脫，酒脫就像是他的名字。

不過他的名字當然不是叫做酒脫，他叫做溫振眉。

× × ×

溫振眉看着這幾個辛勞了一天的人們，爲那小小生命的誕生而如此欣悅，他心裏也充滿着幸福恬美。

多麼淳樸的鄉間！多麼篤實的民風！天地間都像是爲這小生命的誕生而喜悅起來！

美麗的長安。

可惜美麗的事物，往往是不長久的；當長安最美麗的時候，往往有許多最不美麗的時候，騷擾了它。

像現在：三個人在路上走過，彷彿被這小熱鬧所吸引，也伸過頭來看看究竟。這三個大漢，背掛大刀，活像是山賊。其中一人看了一看，直着嗓子嚷道：「我道是什麼熱鬧瞧兒，原來是那麼一頭死母牛，也學人生孩子，哈哈哈哈……」

另一個嗓子更大：「幾個鄉巴佬，看什麼，我看不如宰了這頭母牛，給爺們路上吃吧。」

那鄉下青年憤怒地看着那三人，道：「你們怎麼這樣說話——」話未說完，第一個說話的大漢一揮拳，青年還看不清對方用的是左拳還是右拳，便撲倒在地上！少婦驚叫一聲，哭叫扶持着他。

那少年衝過去，老頭巍巍顫顫的拉住，顫聲道：「大爺……小兒少不更事……得罪您們幾位……您們幾位請高抬貴手……海涵……。」

那打人的大漢獰笑道：「他回嘴，就該打。」

還有一個一直未作聲的大漢忽然道：「瞧牠生得那麼辛苦，讓我砍了牠的半個兒吧！」拔刀、揮刀、飛斫！

那少年一見此情此景，拚命自老爹手中掙脫出來，撲在母牛之前，哭嚷道：「母牛，母牛，不要殺我的老牛！」

那大漢刀半空止住，怒叱道：「滾開！我是宰牠的兒子供大爺路上烤來吃。」

那少年哀聲道：「不行，大爺，小牛死了，母牛會傷心的。」

那大漢獰笑道：「好吧，那麼你就一齊死！」刀砍下，直劈少年額頂！

眼看這少年就要血染當場時，老爹，青年和少婦，都發出一聲淒叫；而就在這兒，這把刀忽然在半空停住了，因爲它已砍在某樣事物之上。

它砍在兩隻手指之間。

溫振眉的食、中二指之間。

那大漢大怒，吼道：「酸窮找死！」一抽刀，刀絲毫未動，那大漢簡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眼睛，全力再抽刀，刀依然紋風不動。

其餘兩名大漢，見勢不妙，同時拔刀，刀風破空，虎虎有聲，直奪溫振眉！

溫振眉沒動。忽然這三名大漢同時飛起，「蓬蓬蓬」，摔跌出丈遠，一時爬不起來。

那老爹，青年，少婦及少年都嚇得目瞪口呆，一時說不出話來；溫振眉深深一揖，微笑道：「老爹受驚了。」

那老爹如同大夢初醒，連連打揖，幾乎跪下，道：「謝謝官人救命之恩……」

溫振眉慌忙扶住。

那三名大漢，跌在地上，便知遇上勁敵，爲首的那名大漢勉强揚聲道：「這位兄台高姓大名，我三兄弟，從未擋過兄台財路，兄台因何爲難我三兄弟？」

溫振眉揚眉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不是給你們來殘殺的；你們誅雛牛、欺幼童，難道你們就未曾有過童年，少年嘛？你們若做別的事，我可能不傷你們，但做這種事，太傷天害理了，以後若再給我看見，可不這麼容易放你們去了……」

三名大漢其中一名，摔得較輕，已能站起來了，跳着吼道：「放屁！你們以爲那兩下子貓爪，就能放倒咱們兄弟？咱放不放你走要沒有告訴你娘，你敢說放我們走……。」

忽然背後一聲斷喝，道：「孽障，閉口！」

溫振眉望過去，只見一白衣少年，也是一表人材，看來十分機智從容，大步行來，臉露殺氣，盯着那三名大漢；在這少年身後，緊跟着四名臉無表情，動作木然的大漢，打扮是家僕一般。

白衣少年臉露殺氣，對那三名背刀兇漢叱道：「無用的東西，叫你們去辦事，你們却在這兒無法無天，看我不宰了你們！」那三人被叱得垂下頭去，白衣少年向溫振眉笑道：「多謝兄台替在下教訓這羣狗徒，敢問兄台高姓大名？」

溫振眉回禮笑道：「何必多禮，區區姓溫，適才多蒙三位大哥承讓……」

白衣少年猛地一震，道：「姓溫？兄台可是鼎鼎大名，大俠溫振眉？」

溫振眉笑道：「溫振眉就是溫振眉，何來大俠？」

白衣少年大喜趨前，喜不自勝，竟拉着溫振眉的手，笑道：「沒料到竟是振眉才子，無怪乎身手如此高明，聞名已久，今日幸得一見——」

一個男人被另一個男人拉着手，自然有點尷尬，溫振眉也有點哭笑不得。

而在這時，白衣少年已搭了溫振眉的手腕，然後，手反切，轉成掌，向溫振眉胸膛拍去！

這一下急變，令人意料不及；縱然明知白衣少年出掌，也絕躲不過他這閃電般的一擊！

在同一瞬間，白衣少年身後四人，已經同時發動，四個人八隻手，已緊緊拑住溫振眉的左右手關節與左右脚要穴，更可怕的是，那三名垂頭喪氣中的大漢，同時衝了過來，向溫振眉背門，各刺出一刀。

一時之間，溫振眉手脚全皆受制，前面有白衣少年的一掌，後面有三柄無堅不摧的金刀！

大變驟然來！

老爹、青年、少婦、少年，除了齊齊發出一聲驚呼外，還能作什麼？

× × ×

沈太公也笑道：「是的，這世界能給他背後一刀的人眞的只怕還未生出來。」

我是誰望一望漆黑的四週，又霉又臭，嚥了一口唾液，道：「你知道我最想什麼？」

沈太公道：「當然是出去啊；外面可能正是風和日麗好天氣，正好去太湖垂釣，眞是人生大樂也，而我們却在這裏……你最想什麼？」

我是誰道：「吃飯。要不是我以爲可先吃他一頓，才不會給那兎崽子做了。」

沈太公呆了一陣，雙眼發直，沒有聲響，我是誰倒給他唬了一下，急道：「你幹什麼呀？」

沈太公苦着臉道：「吃飯，吃飯！你卜提罷了，你這一提……你知道『雲心齋』的『玉河絲帶』有多好吃嗎？還有『太春樓』的『鳳凰展翅』，『近水樓』的『小雛魚翅』、『歡天喜地』……」

我是誰「咕嚕」一聲，吞下口水，道：「還有西湖的『西子鯉』，『黃鶴樓』的烤鷄？好吃的東西多着哩，你吃過沒有，白蘇山的菓子鯉，長安『滿霞谷』的『雪玉心肝』……。」

沈太公道：「還有養心齋、八寶飯，錦上添花，豬腿麵……。」

我是誰忽然怒吼一聲，說道：「不成了，我蹩不住了，我們要想個法子出去才是！」

忽然自幽默的角落左面，有一個陰惻惻的聲音道：「出去？嗚嗚。」後面兩聲，不知是哭是笑。

另一個半陰半陽的聲音在右邊，似在幽冥地府般傳來：「送死！嘿嘿。」後面兩聲，不知是笑是哭。

以沈太公、我是誰兩人之機敏，居然一直沒有發現這兩人就在身旁不遠，不禁令沈太公、我是誰大吃一驚。只見自小孔外的微光照射，有兩條又乾又瘦的人影，緩緩站起，「篤，篤，篤」地自黑暗角落處，一步一步行出來。黑暗中，微光下，猶如兩具蒼白的行屍，沈太公，我是誰不禁毛骨悚然起來。

× × ×

溫振眉手脚被扣，掌已及胸，刀已近背！

忽然間，白衣一長，溫振眉已撲在半空，如白鶴展翅，雙手連閃！

原來就在那四名大漢的手指搭在溫振眉手脚關節的一刻，溫振眉雙手一反，手刀反切，足踝一轉，刀足反切，四人只覺手腕一麻，溫振眉已長空冲起！

這一下變化，比白衣少年出擊驟起還要迅速。更令人意想不到！

溫振眉這一冲起，變成那三名惡漢的刀，直刺白衣少年！

好個白衣少年，臨危而不亂，易掌爲手刀，一揮而過，三名大漢的金刀，竟被這少年的手一揮而折。白衣少年揮手斷刀，即刻身退，冲天而起，如怒鷹一般，直撲溫振眉！可惜他遇到的是溫振眉。

遇到溫振眉，怒鷹只好變成了白鴿。

白衣少年撲到了半空，也不知怎的，溫振眉已到了地上。

白衣少年怒喝一聲，撲下；溫振眉微笑，只見他手上拿着三把刀鞘以及一塊白巾。

那三名使刀大漢，一見之下，不禁反手一摸，這才發現，他們背後的刀鞘，已然不見。

白衣少年也是一呆，一摸自己的髮髻，才發覺頂上頭巾，已落在溫振眉手中。

更吃驚的是那四名赤手空拳的大漢，因為他們各自發現，手腕被切之處，離脈門不到半分，若那一切是用力的一切，只怕他們現在早已沒命了。

白衣少年不禁臉上一紅，因為他知道，自己的頭巾，以及那三柄刀鞘，是溫振眉冲霄而起，雙手連接時携去的，而且自己竟尚未查覺，可見自己，絕非溫振眉之敵。

不過取頭巾畢竟仍較容易，因為頭巾乃繫於頂上，下手較易，而那三名大漢，背上刀鞘給人奪去，尚不自覺，武功自是更低一籌了。

白衣少年怔了一怔，居然又恢復了笑容，道：「溫公子果然名不虛傳，令小的大開眼界，適才一試，因恐溫公子過謙，深藏不露，未先禀告，敬請原諒。」

溫振眉也笑道：「不敢不敢，若在下的功夫不好，適才孟公子一試，只怕在下已沒有命對公子笑了。」

孟候玉一愕，道：「你，你怎麼知我姓孟？」

溫振眉微微一笑，道：「以手作刀，招招奪命，不是名震武林的『斷腸刀』是什麼？冲霄而起，變化多端，不是『長空一鶴』身法是什麼？以公子年少，武林之中，只怕沒有第二位『笑斷腸』孟候玉孟公子吧？」

孟候玉差點笑不出來，道：「溫公子果然好眼力。」

溫振眉微笑道：「以後孟公子及『齊門三刀』、『言家四怪』幾位，若是找在下，可以直言，萬勿找無辜善民出氣，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孟候玉乾笑一聲道：「溫公子果然明察秋毫，佩服佩服，我們是想來與溫公子交個朋友……。」

溫振眉笑道：「交朋友當然可以，不過『上清圖』是軍餉，不是在下的，恕無法借用。」

這回孟候玉眞的笑不出了，好一會，才嘶聲叱道：「溫振眉，你少賣狂，我跟你拚了！」冲天而起，居高臨下，掌劈溫振眉！

溫振眉一聲長歎。風吹來，溫振眉隨風而起。

孟候玉一掌甫出，刀風虎虎，又急又快，一刀接着一刀，追劈溫振眉！

溫振眉的身形像狂風中的落葉一般！擺盪不已，沒有還手，也沒有招架，却把孟候玉的「斷腸刀法」，一一避過！

孟候玉又急又怒，刀出連環，刹那間已砍了十八刀，招式一頓，「斷腸十八刀」已使完，正想重施之際，溫振眉忽然身形一頓，閃電般欺來，孟候玉欲退無及，溫振眉已一手把住孟候玉之脈門。

正在這時，忽然長空一聲鶴唳！鶴唳初起之際，只怕離此尚有里餘，但在瞬目間，鶴唳聲已在近處，還夾雜着風雷之聲，直逼溫振眉！

這分明是一個輕功奇高的人，已逼近溫振眉！

溫振眉覺背後一道狂飈，直捲背門！

溫振眉不及回首，向前飛出，避過一擊。

而這一股狂飈，竟能半空轉折，直砍溫振眉手腕。

溫振眉長嘆一聲，鬆手避過一擊！

孟候玉乘機急退。

溫振眉人已落地，尚未回首，已感覺出來人之殺氣，溫振眉居然仍能微笑道：「好『小天星掌力』！袁笑星？」

如果那人是殺氣嚴霜，那麼溫振眉就是春風池塘。

× × ×

「篤，篤，篤，篤」！兩條乾瘦而蒼白的人影，自黑暗處行出，我是誰和沈太公饒是胆生毛，也嚇得汗流浹背，這兩個似自地府裏走出的人，灰髮遮面，仔細看去，兩人的眼睛，竟都沒有眼珠，只剩下灰白色的眼膜，一翻一掀的，一口黑牙，帶着一股陰風，令人不寒而慄，我是誰再一看，只見兩人手持青竹杖，在地上一點一點，向前行來；我是誰心想：幽冥地府中的鬼怪，還要用竹杖，莫非是瞎子不成？一念及此，登時坦然，大笑道：「臭瞎子，裝聾扮啞，陰陽怪氣的，想逗你爺爺不成？」

那兩個瞎子倒沒料到我是誰會如此胆大，倒是一怔，只聽左邊的一個有上氣沒下氣的道：「嗤，嗤，這人好大胆。」這兩聲「嗤」，又像從他鼻孔裏噴出，又像從嘴裏出聲，再仔細看，原來這人連鼻子和口，都連在一起，像三個黑洞一般。

另一個瞎子張了張口，似是笑一笑，居然是鼻子在出聲：「咭，咭，胆子大好吃。」

我是誰不禁全身發毛。

沈太公突然笑嘻嘻地道：「對，好吃，我胆子更大，應該先吃我，來來來，先把我手脚的鐵環弄掉，再來吃我，無任歡迎，保證好吃。」

那兩個瞎子又是一呆，左邊那個，忽然說話了，居然說得十分流暢：「我要吃你，休想解環，你要解環麼，哪，機關在那邊，你自己開，咯咯。」

沈太公隨他手指所示望去，只見通風孔旁有三柄鐵桿，分紅藍白三色，沈太公哪裏能去開動，不過却奇道：「難道我們倆的鐵環，也要拉三道把桿不成，你們的機關眞是費事麻煩。」

右邊的那個瞎子冷笑道：「放屁。這三道把桿，一道是開環的，一道是封死出路的，還有一道，嘿嘿，如果有人衝上來，我們只要在退出時隨手一拉，這兒就是火海，你們就一塊兒變成燒豬吧，哈哈。」

敢情這兩人講話，到最後非發出一二聲怪笑不可。

沈太公暗嘆道：「看來溫振眉還是不要來救我們的好！」我是誰皺了皺眉，眼睛因久在黑暗中，已漸漸適應了黑暗，只

見石室之中，全無出路，只有一道窄梯，又暗又險，自不知何處通上來；另一道窄梯，向上延伸，不知通向何處去，我是誰靈機一動，問道：「我們是在石塔中。」

左邊的那名瞎子大笑道：「不錯，果然聰明，這是七層石塔，別無通路，溫振眉若要救你們，也不知道你們在那一層，除非他從第一層打進來，一直打到這第六層！」

右邊的瞎子也笑道：「這石塔高百丈，溫振眉縱輕功蓋世，也飛不上來，這石塔的孔，他也無法鑽得進來，這石塔是『地母雲石』砌的，他劈也劈不倒。」

兩人說到這裏，「赫，赫」、「咕、咕」地笑了起來，我是誰，沈太公二人目瞪口呆。

左邊的瞎子仍得意的道：「你們放心，溫振眉也根本衝不上來，有袁大哥在，溫振眉只要交出『上清圖』，就活着上不來了。哼。」

右邊的瞎子接着道：「只要『上清圖』交出，袁大哥在下面呼嘯一聲，我們便即時殺了你們；溫振眉再快，也快不過聲音吧！這六層塔，除了最高一層，層層守衛，他能打得上來！喀喀。」

左邊的瞎子緊接道：「縱然他上得了來，在我們兄弟手下，也活不了，能救得了你們？喔喔。」

右邊的瞎子怪笑道：「所以你們在我們『塞外雙盲』的手上，休想活命，給他們瞧瞧！嘶嘶。」

這兩個瞎子忽然竹杖一抬，姿勢怪異，飄忽不住，一時之間，石室之中，「嗤嗤」之聲不絕於耳，閃電一般，沈太公及我是誰只見竹尖疾刺，竹影疾閃，也不知在這一瞬間，對方刺出了多少杖。

杖風一指，沈太公及我是誰衣襟四周，約有百來個杖孔，雖然皆貼近肌肉，但却未傷及肌膚分毫。這兩個瞎子，聽風辨位的功力竟如此之高，沈太公，我是誰也不禁為之動容。

「塞外雙盲」得意至極，怪笑起來，震得石室「嗡嗡」作響。

我是誰就在這時，以「蟻語傳音」向沈太公道：「看來他們是引溫振眉來救我們了。」

沈太公臉色沉重地道：「我看他還是不要來的好；單單一個袁天星已够不好惹了，何況還有龜孫子，及這兩個瞎子！你看這兩個瞎子武功怎樣？」

我是誰緩緩地道：「這兩個瞎子，武功配合得十分周密，若單打獨鬥，則未必在孟候玉之上，若我戰其中一人，二十招內有勝機。」

沈太公嘆道：「若溫振眉能衝上此層，撬開鐵環，這兩個瞎子，以及孟候玉那干人，我們或許可以應付，他可以獨鬥袁笑星。」

我是誰沉重地道：「只怕袁笑星不會那麼簡單的。」

沈太公忽聞自己腹中「咕嚕」一聲，又想起剛才的話題，問道：「你猜溫振眉現在正做着什麼？」

我是誰懶洋洋的答道：「吃飯。」

那「塞外雙盲」正在得意狂笑中，但沈太公，我是誰的最後兩句話，並沒有用「蟻語傳音」，他們聽得倒是一怔，沒有料到這個生死關頭，我是誰，沈太公想的居然仍是：吃飯。「塞外雙盲」一時也笑不出來。

× × ×

袁笑星就站在溫振眉的身後，沒有答話。

溫振眉也沒有再說話，更沒有轉身。

因為他已感覺出對方之殺氣，正是最熾烈時，對方一開口，可能導致眞氣略為渙散；自己若一轉身，就在一動念之際，防守力量必疏減，對方若在此時全力一擊，只怕就接不下來。對付袁笑星這樣的高手，更是分毫錯不得。

溫振眉沒有轉身，但覺殺氣襲背。

袁笑星一直都沒有動過，溫振眉也不動。

溫振眉忽然聽到袁笑星吁了一口氣，道：「振眉才子，果爾不凡。」

就在袁笑星吁一口氣之際，溫振眉便已知道，袁笑星已無意對自己發動攻擊了，於是他轉過身子，只見一身頎長，臉色冷漠的銀眉灰衣人，傲然立在孟候玉身前，溫振眉含笑道：「袁老前輩的輕功掌法，天下無雙，適才一擊，承蒙相讓。」

袁笑星銀眉一展，冷峻地道：「我並未讓你，你勿用過謙，我平生挫敵無數，能如此從容躲開我一記『小天星掌刀』的人，你是第三個；但我要告訴你，前兩個都死了，他們躲得了我一掌，躲不了我十掌，躲得了我十掌，躲不了我一百掌！你信是不信！」

溫振眉含笑道：「晚輩相信。」

袁笑星斬釘截鐵地道：「那很好，拿來。」

溫振眉笑道：「拿什麼？」

袁笑星冷冷地道：「少裝蒜，『上清圖』。」

溫振眉淡淡笑道：「可惜『上清圖』不是在下的，是官府的，是朝廷的，也是千萬災民的。」

袁笑星冷冷地道：「你還是交出來的好。」

溫振眉長嘆一聲，道：「在下要是不交呢？」

袁笑星忽然變了，變得像一頭要出柙的老虎，要冲霄的巨鷹，一時殺氣嚴霜，盯着溫振眉，全身骨頭「格格」作響。這一擊，將是勢不可當的一擊。但袁笑星並沒有出擊，他慢慢把身體每一部份放鬆，深沉地盯着溫振眉，然後緩緩地道：「我遲早會與你一戰……不過不是現在，『上清圖』還沒有到手……但我有辦法，使你交出『上清圖』……候玉，東西拿來了沒有？」

在他身旁垂首而立的孟候玉立即道：「帶來了。」隨即拍了兩下手掌，自他背後走出了三名腰纏長鞭的人，每人手上捧着一口箱子，溫振眉笑道：「『常山三鞭』也來了麼？」

孟候玉拍了拍手，「常山三鞭」各自把箱子打開，第一口箱子中，是黃澄澄的金子，第二口箱子是繽紛奪目的珍珠瑪璃，第三口箱子，盡是翠玉寶鑽，單止這三口箱子，就足以令人享盡一輩子的榮華富貴了。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

（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小方因在中原，殺了他認爲萬分該死的呂天寶，他是富貴神仙的獨生子，江湖上有很多人都願爲富貴神仙賣命，所以，小方在殺了呂天寶後，他也就變成了被追殺的對象，他亡命沙漠，突遇風暴，食糧和水都已告罄，在他不支的時候遇見了卜鷹，後者告訴他，已有十三個人來追殺他。晚上天黑無月，他們正在交談，卜鷹突然閉嘴，小方也從感覺中知道來殺他的人已到來，這時卜鷹已悄悄的溜去，小方兩次用計躲過要命一擊後，不敢再動，突地一種聲音傳來，他一聽到這聲音，人就立刻虛脫慢慢倒了下去——

劍炁懾心魄　義正震人魂

——▲生死之間

（一）

小方聽到的是一聲極輕弱的呻吟，和一陣極急促的喘息。

人們只有在痛苦已達到極限，已完全無法控制自己時，才會發出這種聲音來。

他知道這一戰他又勝了，勝得雖然悽涼而艱苦，可是他總算勝了。

他勝過，常勝，所以他還活着。

他總認爲，不管怎麼樣，勝利和生存，至少總比失敗好，總比死好。

可是這一次他幾乎連勝利的滋味都無法分辨，他整個人忽然間就已虛脫，一種因完全鬆弛而產生的虛脫。

四周還是一片黑暗，無邊無際的黑暗，令人絕望的黑暗。

勝利和失敗好像已沒甚麼分別，睜着眼睛和閉上眼睛更沒有分別。

他的眼簾漸漸闔起，已不想再支持下去，因爲生與死好像也沒甚麼分別了。

× × ×

——你不能死。

——只要還有一分生存的機會，你就不能放棄。

——只有懦夫才會放棄生存的機會。

小方驟然驚醒，躍起。

不知道在甚麼時候黑暗中已有了光。

光明也正如黑暗一樣，總是忽然而來，也許不知道它甚麼時候會來，但你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相信它遲早總會來的。

他終於看見了這個人，這個一心想要他命的人。

（二）

這個人也沒有死。

他還在掙扎，還在動，動得艱苦而緩慢，就像是一尾被困在沙礫中垂死的魚。

他手裏剛拿起了一樣東西。

小方忽然撲了過去，用盡全身的力氣撲了過去，因爲他已看到這個人手裏拿着的這樣東西是個用羊皮做成的水袋。

在這裏，水就是命，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小方的手已因興奮而發抖，野獸般撲過去，用野獸般的動作，奪下了水袋。

袋中的水已所剩不多，可是只要還有一滴水，也許就能使生命延續。

每個人都只有一條命，多麼可貴的生命，多麼值得珍惜。

小方用顫抖的手拔開水袋的木塞，乾裂的嘴唇已感覺到水的芬芳，生命的芳芬，他準備將袋裏的這點水一口口，慢慢的喝下去。

他要慢慢的享受，享受水的滋潤，享受生命。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這個人的眼睛。一雙充滿了痛苦，絕望，和哀求的眼睛，一雙垂死的眼睛。

這個人受的傷比他更重，比他更需要這點水，沒有水，這個人必將死得更快。

這個人雖然是來殺他的，可是在這一瞬間，他竟忘記了這一點。

因爲他是人，不是野獸，也不是食屍鷹。

他忽然發現一個人和一隻食屍鷹，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都是有分別的。

人的尊嚴，人的良知和同情，都是他拋不開，也忘不了的。

他將這袋水還給了這個人，這個一心想要他命的人。

雖然他也曾經想要這個人的命，但是在這一瞬間，在人性受到如此無情的考驗時，他只有這麼做。

他絕不能從一個垂死的人手裏掠奪，不管這個人是誰都一樣。

× × ×

這個人居然是個女人，等她揭起蒙面的黑巾喝水時，小方才發現她是個女人，極美的女人，雖然看來顯得蒼白而憔悴，反而更增加了她的嬌弱和美麗。

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怎麼會在如此可怕的大漠之夜裏，獨自來殺人。

她已經喝完了羊皮袋中的水，也正偷偷的打量着小方，眼睛裏彷彿帶着歉意。

「我本來應該留一半給你的。」她拋下空水袋，輕輕嘆息：「可惜這裏面的水實在太少了。」

小方笑笑。

他只有對她笑笑，然後才忍不住問：

「你是瞎子？還是水銀？」

「你應該看得出我不是瞎子。」

經過水的滋潤後，她本來已經很美麗的眼睛看來更明媚。

「你也不是水銀？」小方追問。

「我只聽說過這名字，却一直不知道他是個甚麼樣的人。」

她又在嘆息：「其實，我本來也不知道你是個甚麼的人，只知道你姓方，叫方偉。」

「但是你却要殺我。」

「我一定要來殺你，你死了，我才能活下去。」

「爲甚麼？」

「因爲水，在這種地方，沒有水誰也活不了三天。」

她看着地上的空水袋：「我一定要殺了你，他們才給我水喝，否則這就是我最後一次喝水了。」

她的聲音裏充滿恐懼：「有一次我就幾乎被他們活活渴死，那種滋味我死也不會忘記，這一次我就算能活着回去，只要他們知道你還沒有死，就絕不會再給我一滴水的。」

小方又對她笑笑。

「你是不是要我讓你割下我的頭顱來，讓你帶回去換水喝？」

她居然也笑了笑，笑得溫柔而悽涼。

「我也是個人，不是畜牲，你這麼對我，我寧死也不會再害你。」

小方甚麼話都沒有再說，也沒有問她：「他們是誰？」

他不必問。

他們當然就是富貴神仙派來追殺他的人，現在很可能就在附近。

× × ×

卜鷹已走了。

這個人就像是大漠中的風暴，他要來的時候，誰也擋不住，要走的時候，誰也攔不住，你永遠猜不出他甚麼時候會來，更猜不出他甚麼時候會走。

可是赤犬仍在。

旭日已將升起，小方終於開口。

「你不能留在這裏。」他忽然說：「不管怎麼樣，你都要回到他們那裏去。」

「爲甚麼？」

「因爲只要太陽一升起，附近千里之內，都會變成洪爐，你喝下的那點水，很快就會被烤乾的。」

「我知道，留在這裏，我也是一樣會被渴死，可是……」

小方打斷了她的話：「可是我不想看着你死，也不想讓你看着我死。」

她默默的點了點頭，默默的站起來，剛站起來，又倒下去。

她受的傷不輕。

小方剛才那一劍，正刺在她的胸膛上，距離她心臟最多只有兩寸。

現在她已寸步難行，連站都站不起來，怎麼能回得去。

小方忽然又道：「我有個朋友可以送你回去。」

她沒有看見他的朋友。

「這裏好像只有你一個人。」

「朋友並不一定是人，我知道有很多人都不是朋友。」

他走過去，輕撫赤犬的柔鬃：「我也見過有很多你把他當作朋友的人，都不是人。」

「你的朋友就是這匹馬？」她顯得很驚異：「你把一匹馬當作朋友？」

小方笑了笑：「我爲甚麼不能把一匹馬當作朋友？」

他的笑容微帶苦澀：「我浪跡天涯，無親無故，只有牠始終跟着我，生死與共，至死不棄，這樣的朋友你有幾個？」

她垂下了頭，過了很久，才輕輕的問：「現在你爲甚麼要跟牠分手？要牠送我回去？」

「因爲我也不想要牠陪我死。」

他輕拍赤犬：「牠是匹好馬，他們絕不會讓牠死的，你是個很好看的女人，他們也不會眞的把你渴死，我讓牠送你回去，才是你們唯一的生路。」

她抬起頭，凝視着他，又過了很久，又輕輕的問：「你有沒有替你自己想過，你爲甚麼不想想你自己要怎麼樣才能活得下去？」

小方只對她笑笑！

有些問題是不能回答也不必回答的。

她忍不住長長嘆息，說出了她對他的想法。

「你眞是個怪人，怪得要命。」

「我本來就是。」

（三）

太陽已升起。

大地無情，又變爲洪爐，所有的生命都已被燃燒，燃燒的終極就是滅亡，就是死。

小方已倒了下去。

× × ×

赤犬也走了，背負着那個被迫來殺人的女人走了，也許牠並不想跟小万分手，可是牠也不能違抗他，牠畢竟只不過是一匹馬而已。

附近已看不見別的生命，小方倒在火熱的砂礫上，勉强支持着不讓眼睛閉上。

可是大地蒼穹在他眼中看來，彷彿都已變成了一團火焰。

他知道自己這一次是眞的要死了，因爲他已看見了一種只有垂死者才能看得見的幻象。他忽然看見了一行儀從豐都的轎馬，出現在金黃色的陽光下。

每個人身上都彷彿在閃動着黃金般的光芒，手裏都拿着黃金色的水袋，袋中盛滿了蜜汁般的甜水和美酒。

如果這不是他的幻覺，不是蒼天用來安撫一個垂死者的幻覺，就一定陰冥中派來迎接他的使者。

他的眼睛終於閉了起來，他已死得問心無愧。

× × ×

這一天已經是九月十七。（本章終）

——▲抉擇

（一）

小方醒來時，立刻就確定了兩件事。

他還沒有死。

他是完全赤裸的。

× × ×

他赤裸裸的躺在一張鋪着豹皮的軟榻上，這張軟榻擺在一個巨大而華麗的帳篷角落裏，旁邊的木几上有個金盆，盆中盛滿了比黃金更珍貴的水。

一個身材極苗條，穿着漢人裝束，臉上蒙着紗巾的女人，正在用一塊極柔軟的絲巾，蘸着金盆裏的水，擦洗他的身子。

她的手纖長柔美，他的動作輕柔而仔細，就像是收藏家在擦洗一件剛出土的古玉，從他的眉、眼、臉、唇，一直擦到他的脚趾，甚至把他指甲裏的塵垢都擦洗得乾乾淨淨。

一個人經歷了無數災難，出生入死後，忽然發覺自己置身在這麼樣一種情況下，他的感覺是驚奇？還是歡喜？

小方的第一種感覺，却好像犯了罪。

在沙漠中，居然有人用比黃金更珍貴的水替他洗滌，這已不僅是奢侈，簡直是罪惡。

——這裏的主人是誰？是誰救了他？

他想問。

可是他全身仍然軟弱無力，喉嚨裏仍然乾渴欲裂，嘴裏仍然苦澀，連舌頭都似已將裂開。

這個陌生的蒙面女子雖然用清水擦遍了他全身，却沒有給他一滴水喝。

所以他的第二種感覺也不是驚喜，而是憤怒。

但是他的怒氣並沒有發作，因爲他又忽然發現這帳篷裏並不是只有他們兩個人，另外還有個人正靜靜的站在對面的角落裏，靜靜的看着他。

× × ×

一個有自尊的男人，在別人的注視下，竟全赤裸着，像嬰兒般被一個陌生的女人洗擦。

這是甚麼滋味，有誰能受得了。

現在這女人居然開始在擦洗他身上最敏感的部份，如果他不是太累、太渴、太餓，他的情慾很可能已經被挑引起來。

那種情況更讓人受不了。

小方用力推開這女人的手，掙扎着坐起來，想去喝金盆裏的水。

他一定要先喝點水，喝了水才有體力，就算是有別人在這盆水裏洗過脚，他也要喝下去。

可惜這女人的動作遠比他快得多，忽然就捧起了這盆水，吃吃的笑着，鑽出了帳篷。

小方竟沒有力量追出去，也沒法子追出去。他還是完全赤裸的，對面那個陌生的男人還在看着他。

現在他才看清楚這個人。

以前他從未見過這樣的人，以後恐怕也永遠不會再見到。

（二）

對面那個角落裏，有張很寬大，很舒服的交椅，這個人就站在椅子前面，却一直沒有坐下去。

第一眼看過去，他站在那裏的樣子跟別人也沒甚麼不同。

可是你如果再多看幾眼，就會發現他站立的姿勢跟任何人都不同。

究竟有甚麼不同？誰也說不出。

他明明站在那裏，却讓人很難發現他的存在，因爲他這個人好像已經跟他身後的椅子，頭頂的帳篷，脚下的大地溶爲一體。

不管他站在甚麼地方，好像都可以跟那裏的事物完全配合。

第一眼看過去，他是絕對靜止的，手足四肢，身體毛髮，全身上下每一個地方都沒有動，甚至連心跳都彷彿已停止。

可是你如果再多看幾眼，就會發現他全身上下每一個地方都彷彿在動，一直不停的動，如果你一拳打過去，不管你要打他身上甚麼地方，都可能立刻會受到極可怕的反擊。

他的臉上却絕對沒有任何表情。

他明明是在看着你，眼睛裏也絕對沒有任何表情，就好像甚麼東西都沒有看見一樣。

他掌中有劍，一柄很狹，很長，很輕的烏鞘劍。

他的劍仍在鞘。

可是你只要一眼看過去，就會感覺到一種逼人的劍氣，他手上那柄還沒有拔出鞘的劍，彷彿已經在你的眉睫咽喉間。

× × ×

小方實在不想再去多看這個人，却又

偏偏忍不住要去看。

這個人完全沒有反應。

他在看別人的時候，好像完全沒有感覺，別人去看他的時候，他也好像完全不知道。

天上地下的萬事萬物，他好像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別人對他的看法，他更不在乎。

因爲他關心的只有一件事——

他的劍。

× × ×

小方忽然發覺自己手心濕了。

只有在勢難兩存的生死搏殺之前，他的手心才會發濕。

現在他只不過看了這個人幾眼，這個人既沒有動，對他也沒有敵意，他怎麼會有這種反應？

難道他們天生就是對頭？遲早總要有一個人死在對方手裏。

這種事當然最好不要發生，他們之間並沒有恩怨，更沒有仇恨，爲甚麼一定要成爲仇敵？

奇怪的是，小方心裏却似乎已有了種不祥的預兆，彷彿已看見他們之間有個人倒了下去，倒在對方的劍下，倒在自己的血泊中。

他看不見倒下去的這個人是誰。

（三）

銀鈴般的笑聲又响起。

那個幪面的女人又從帳篷外鑽了進來，手裏還捧着那個金盆。

她的笑聲清悅甜美，不但顯出她自己的歡悅，也可以令別人愉快。

小方却十分不愉快。也想不通她爲甚麼會笑得如此愉快？

他忍不住問。

「你能不能給我喝點水？」

「不能。」她帶着笑搖頭：「這盆水已經髒了，不能喝。」

「髒水也是水，只要是水，就能夠解渴。」

「我還是不能給你喝。」

「爲甚麼？」

「因這盆水本來就不是給你喝的。」

她還在笑：「你應該知道在沙漠裏水有多麼珍貴，這是我的水，我爲甚麼要給你喝？」

「你寧可用這盆水替我洗澡，却不肯給我喝？」

「那完全是兩回事。」

爲甚麼是兩回事？小方完全不懂，她說的話實在讓人難聽得懂。

幸好她已經在解釋。

「替你洗澡，是我的享受。」

「你的享受？甚麼享受？」小方更不懂。

「你是個身材很好的年青男人，從頭到脚都發育得很好，替你洗澡，我覺得很愉快，如果讓你喝下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她笑得更甜：「現在你是不是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

小方也想對她笑笑，却笑不出。

現在他雖然已經聽懂了她的話，却不懂她怎麼能說得出這種話來的。

這簡直不像人話。

她自己却好像覺得很有理：「這是我的水，隨便我高興怎麼用它，都跟你完全沒有關係，如果你要喝水，就得自己去想法子。」

她笑起來的時候，眼睛就彎彎的瞇了起來，像一鈎新月，又像是個魚鈎，只不過無論誰都能看得出她想鈎的不是魚，而是人。

「如果你想不出法子來，我們可以指點你一條明路。」

這是句人話。

小方立刻問：「我用甚麼法子才能找到水，到那裏去找？」

她忽然伸出一隻柔白的手，向小方背後指了指：「你只要回過頭就知道了。」

× × ×

小方回過了頭。

不知道是在甚麼時候，已經有個人從後面走入了帳篷。

平時就算是有隻貓潛了進來，也一定早已被他發覺，可是現在他太累、太渴、太想喝水，只等到他回過頭，才看見這個人。

他看見的是衞天鵬。

（四）

衞天鵬身材高大，態度嚴肅，氣勢沉猛，十分講究衣着，臉上終年難得露出笑容，一雙稜稜有威的眼睛裏，充滿了百折不回的決心。

無論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他都能保持別人對他的尊敬。

他做的事通常也都值得別人尊敬。

今年他五十三歲，二十一歲時，他就已經是關中最大一家鏢局的總鏢頭，這三十年來，始終一帆風順，從未遇到過太大的挫折。

直到昨天他才遇到。

黃金失刦，他也有責任，他的親信弟子，忽然全都慘死。

但是現在他看來仍然同樣威嚴尊貴，那種可怕的打擊竟未能讓他有絲毫改變。

× × ×

小方用軟榻上的豹皮圍住了腰，才抬起頭面對衞天鵬。

「想不到是你救了我。」

「我沒有救你。」衞天鵬道：「誰也救不了你，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

他說話一向簡短直接：「你殺了富貴神仙的獨生兒子，本來一定是要爲他償命的。」

「現在呢？」

「現在你應該已經死在沙漠中，死在她的手裏。」

他所說的「她」，竟是那個幪面的女人。

衞天鵬忽然又問：「你知道她是甚麼人？」

「我知道。」小方居然笑了笑：「她一定認爲我已認不出她了，因爲今天早上我看見她的時候，她還是個快要死了的可憐女人，被人逼着去殺我，反而中了我一劍，水袋裏只剩下兩口水。」

他嘆了口氣：「因爲她已知道未必能殺得死我，所以早就留好退路，水袋裏的水當然不能帶得太多，免得被我搶走，樣子一定要裝得十分可憐，才能打動我。」

她一直在聽，一直在笑，笑得當然比剛才更愉快：「那時你就不該相信我的，只可惜你的心太軟了。」

衞天鵬忽又開口：「可是她的心却絕不軟，『水銀』殺人時，心絕不會軟，手也絕不會軟。」

這女人就是水銀，無孔不入的水銀！

小方居然好像並不覺得意外。

衞天鵬又問：「你知不知道她爲甚麼還沒有殺你?」

小方搖頭。

衞天鵬道：「因爲呂天寶巳經死了，那三十萬兩黃金却仍在。」

呂天寶跟那批黃金有甚麼關係?

「只有一點關係。」衞天鵬道：「那批黃金也是『富貴神仙』呂三爺的。」

水銀道：「無論誰死了之後，都只不過是個死人而巳，在呂三爺眼中看來，一個死人當然比不上三十萬兩黃金。」她吃吃的笑着：「否則他怎麼會發財?」

衞天鵬道：「所以你只能帮我找出那三十萬兩黃金的下落，我保證他絕不會再找你復仇。」

小方道：「聽起來這倒是個很好的交易。」

水銀道：「本來就是的。」

小方道：「你們一直懷疑黃金是被卜鷹刦走的，我正好認得他，正好去替你們調查這件事。」

水銀笑道：「你實在不笨。」

衞天鵬道：「只要你肯答應，不管你需要甚麼，我們都可以供給你。」

小方道：「我怎麼知道卜鷹的人到那裏去了?」

衞天鵬道：「我們可帮你找到他。」

小方沉吟着，緩緩道：「卜鷹並沒有把我當作朋友，替保鏢的人去抓强盜，也不能算丢人。」

衞天鵬道：「不錯。」

小方道：「我若不答應，你們就算不殺我，我也會被活活的渴死。」

水銀嘆了口氣，道：「那種滋味可眞的不好受。」

小方道：「所以我好像巳經非答應你們不可。」

水銀柔聲道：「你確實巳經沒有別的路可走。」

小方也嘆了口氣，道：「看起來好像確實是這樣子的。」

水銀道：「所以你巳經答應了。」

小方道：「還沒有。」

水銀道：「你還在考慮甚麼?」

小方道：「我甚麼都沒有考慮。」

衞天鵬道：「你究竟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小方道：「不答應。」

他的回答直接而簡單，簡單得要命。

× × ×

衞天鵬的臉色沒有變，可是眼角的肌肉巳抽緊，瞳孔巳收縮。

水銀眼睛裏却露出種複雜而奇怪的表情，彷彿覺得很驚訝，又彷彿覺得很欣賞，很有趣。

她問小方：「你能不能告訴我，爲甚麼不答應?」

小方居然笑了：「因爲我不高興。」

這理由非但不够好，根本就不能成爲理由。眞正的理由是甚麼?小方不想說出來，他做事一向有他的原則，別人一向很難瞭解，他也不想別人瞭解。

無論做甚麼事，他覺得只要能讓自己問心無愧就巳足够。

水銀輕輕嘆了口氣道：「衞天鵬是不會殺你的，他從不勉强別人做任何事。」

小方微笑，道：「這是種好習慣，想不到他居然有這種好習慣。」

水銀道：「我也不會殺你，因爲我巳經答應過你，絕不再害你。」

她也對小方笑笑：「守信也是種好習慣，你定也想不到我會有這種好習慣?」

小方承認：「女人能有這種好習慣的確實不多。」

水銀道：「我們只不過想把你送回去，讓你一個人安安靜靜躺在那裏等死。」

等死比死更痛苦，更難忍受。

可是小方不在乎。

「我本來就在等死，再去等等也沒有甚麼關係。」

「所以你還是不答應?」

「是的。」

他的回答還是如此直接簡單，簡單得要命。

（本章終）

——▲無名劍客

（一）

帳篷外又刮起風，吹起滿天黃砂，白晝很快就將過去，黑暗很快就將帶着死亡來臨。

在這片無情的大地上，生命的價値本就巳變得十分卑賤渺小，能活下去固然要活下去，不能活下去死又何妨?

小方又躺了下去，好像巳經準備讓他們送回風砂中去等死。

就在他剛想閉上眼睛時，他忽然聽見一個人用奇特而生冷的聲音在問他：

「你眞的不怕死?」

他用不着張開眼睛看，就巳知道這個人是誰了。

× × ×

這個人一直靜靜的站在那裏，靜靜的看着他，目光從未移動過片刻，眼睛却絕對沒有任何表情。

這個人在看着小方時，就好像一隻貓在看着一隻巳經落入了蛛網的昆虫。

牠們本就不是同類的。

生命本就如此卑賤，生死間的掙扎當然也變得十分愚蠢可笑。

他當然不會動心。

但是現在他却忽然問小方：「你眞的不怕死?」這是不是因爲他從未見過眞不怕死的人。

小方拒絕回答這問題。

因爲這問題的答案，他自己也不能確定。

但是他巳經這麼樣做了，巳經現出一種人類在面臨生死抉擇時的尊嚴與勇氣。

有些問題根本就用不着言語來回答，也不是言語所能回答的。

這個人居然能瞭解。

所以他沒有再問，却慢慢的走了過來，他走路姿態也跟他站立之時同樣奇特。

別人根本沒有看見他移動，可是他忽

然就巳到了小方躺着的那張軟榻前。

小方的劍就擺在軟榻旁那木几上，他忽然又問：「這是你的劍?」

這問題不難回答，也不必拒絕回答。

「是，是我的劍。」

「你使劍?」

「是。」

忽然間，劍光一閃，如驚虹閃電。

誰也沒有看見這個人伸手去拿劍，拔劍，可是，木几上的劍忽然就巳到了他手裏。

劍巳出鞘。

一柄出了鞘的劍到了他手裏，他這個人立刻變了，變得似乎巳跟他手裏的劍一樣，也發出了驚虹閃電般的奪目光芒。

可是這種光芒轉瞬就巳消失，因爲他掌中的劍忽然又巳入鞘。

他的人立刻又變得絕對靜止，過了很久，才一個字一個字說：「世人鑄劍千萬，能稱爲利器却只不過其中二三而巳。」

「寶劍名駒，本來就可遇不可求，萬中能得其一，巳經不能算少了。」

「你的劍是利器。」

小方微笑：「你的眼也很利。」

這人又問：「你用它殺過人?」

「偶一爲之，只殺該殺的。」

「善用利器者，才能殺人而未被殺，你的劍法想必不差。」

「還算過得去。」

這人又沉默良久，忽然道：「那麼你另外還有條路可走。」

小方也忍不住問道：「那條路?怎麼走?」

「用你的劍殺了我。」他聲音裏全無情感：「你能殺我，你就可以不死。」

「否則，我是不是就要死在你的劍下了?」

「是的。」

他慢慢的接着道：「有資格死在我劍下的人並不多，你能死在我劍下，巳可算死而無愧。」

× × ×

這句話實在說得太狂，如果是別人說出的，小方很可能會笑出來。

小方沒有笑。

這句話不能笑，因爲他看得出這個人說的是眞話，簡簡單單的一句眞話，既沒有炫耀，也不是恫嚇，他說這句話時，只不過說出了一件簡單的事實。

不管怎麼樣，能死在這人的劍下，總比躺在那裏等死好。

能與這樣的高手決一生死勝負，豈非也正是學劍者的生平快事。

小方生命中的潛力又被激發——也許這巳是最後一次，巳是他最後一分潛力。

他忽然一躍而起，抓住了他的劍。

「甚麼時候?甚麼地方?」

「你說。」

「就在此地，就是此刻。」

「不行。」

「我的人在此，劍也在此，爲甚麼不行?」

「因爲你的人劍雖在，精氣却巳不在。」這人的聲音還是全無情感：「我若在此時此地殺了你，我就對不起我的劍。」

他淡淡的接着道：「現在你根本不配讓我出手。」

× × ×

小方看着他，心裏忽然對他有了種從心底生出的尊敬。

因爲他尊敬自己。

這種尊敬巳經超越了生死，超越了一切。

小方忽然說出件別人一定會認爲很荒謬的要求，他說：「你給我一袋水，一袋酒，一袋肉，一袋餅，一套布衣，一張毛氈，三天後我再來。」

這人居然立刻答應：「可以。」

× × ×

衞天鵬沒有反應，就好像根本沒有聽見這句話。

水銀却好像要跳了起來說：「你說甚麼?」

他轉過身，靜靜的看着她，全身上下都沒有任何動作和表情，只是很平靜的問：「我說的話你沒有聽清楚?」

「我聽清楚了。」水銀不但也立刻安靜下來，而且垂下了頭道：「我聽得很清楚。」

「你沒有意見?」

「我沒有。」

（二）

水、酒、肉、餅、衣服、毛氈，對一個被困在沙漠上的人來說，巳不僅是一筆財富，它的意義巳絕非任何言語文字所能形容。

小方巳帶着這些東西離開他們的帳篷很久，情緒仍未平靜，太長久的饑渴巳經使他變得遠比以前軟弱，軟弱的人情緒總是容易被激動。

他沒有向水銀要回他的赤犬，因爲他並不想走得太遠，免得迷失方向，找不到這帳篷。

他也不想讓別人認爲他要走遠，因爲他決心要回來。

但是他絕不能留在那裏等到體力復原，只要他看見那個人，他就會受到一種無法抗拒的威脅，永遠都無法放鬆自己。

他一定要在這三天內使自己的精氣體力全都恢復巔峯狀態，才有希望跟那個人決一勝負，如果他無法放鬆自己就必敗。

在一個無情劍客的無情劍下，敗就是死。

× × ×

冷風，黃砂，寒夜。

他總算在一片風化了的岩石間找到個避風處，喝了幾口水，幾口酒，吃了一塊麥餅，一片肉脯，用毛氈捲住了自己。

他立刻睡着了。

等他醒來時，第一眼看見的，就是卜鷹。

× × ×

寒夜又巳過去，卜鷹的白衣在曉色中看來就像是幽靈的長袍，巳經過魔咒的法煉，永遠都能保持雪白，乾淨，筆挺。

小方並不驚奇，只對他笑笑：「想不到你又來了。」

其實他並不是眞的想不到，這個人無論在任何時候出現，他都不會覺得意外。

卜鷹忽然問了句很奇怪的話。

「我看起來跟你第一次看見我時有什麼不同?」他問。

「沒有。」

「可是你却變得不同了。」

「有什麼不同？」

卜鷹的聲音中帶着譏削：「你看起來就像是個暴發戶。」

小方笑了，他身旁的羊皮袋，卜鷹的銳眼當然不會錯過。

在這塊無情的大地上，如果有人肯給你這些東西，當然會要你先付出代價，現在他唯一能付出就是他的良知和良心。

卜鷹是不是已經在懷疑他？

小方沒有解釋。

在卜鷹這種人面前，任何事都不必解釋。

卜鷹忽然對他笑了笑：「可是你這個暴發戶好像並沒做什麼見不得人之事。」

有時不解釋就是種最好的解釋。

「我只不過遇見了一個人而已。」小方說：「他暫時還不想讓我被渴死。」

「這個人是誰？」

「是個準備在三天後再親手殺死我的人。」

「他準備用什麼殺你？」

「用他的劍。」

卜鷹的目光掃過小方的劍。「你也有劍，被殺的很可能不是你，是他。」

「有可能，却不太可能。」

「你有把好劍，你的劍法很不差，出手也不慢，能勝過你的人並不多。」

「你怎麼知道我劍法如何？」小方問：「你幾時見過我出手？」

「我沒有見過，我聽過。」

「你聽過？」

小方不懂，劍法的強弱怎能聽得出。

「昨天晚上，我聽見你那一劍出手時的風聲，就知道來刺殺你的那個人必將傷在你的劍下，」卜鷹淡淡的說：「能避開你那一劍的人也不多。」

「所以你就走了。」

「你既然暫時還不會死，我只有走。」小鷹的聲音冷如刀削。「自己等死和等別人死都同樣不是令人愉快的事。」

他的心是不是也和他聲音同樣冷酷，他走了，是不是因為他知道小方已脫離險境？

× × ×

小方先喝了口酒，含在嘴裏，再喝一口水把酒送下去。

他很想讓小鷹也這麼樣喝一口，這麼樣喝法不但風味極佳，而且對精神體力都很有益。

他沒有讓小鷹喝，就正如他不會向一個清廉的官吏施賄賂。

一個人的慷慨施予，對另一個人來說，有時反而是侮辱。

小鷹無疑也看出了這一點，兀鷹般的銳眼中居然露出溫暖之意。

他忽然問：「你沒有見過那個人？」

小方搖頭。

「沒有。」他沉思着道：「當今天下的劍法名家，我差不多全都知道，却始終想不出有他這麼樣一個人。」

「你當然想不出。」卜鷹眼中露出深思的表情，一種已接近「禪」的深思。

過了很久，他才慢慢的接着說：「因為眞正的劍客都是無名的。」

× × ×

這句話也同樣已接近「禪」的意境，小方還年青，還不能完全領悟。

所以他忍不住要問：「為甚麼？」

卜鷹也要思索很久才能解釋：「因為眞正的劍客，所求的只是劍法中的精義，所想到達的只見劍境中至高至深，從來沒有人能到達的境界，他的心已痴於劍，他的人已與他的劍聯為一體，他所找的對手，一定是能帮助他到達這種境界的人。」

他自覺他的解釋還不能令人滿意，所以又補充：「這種人既不會到江湖中去求名，甚至會將自己的名字都渾然忘記。」

小方替他補充：「最主要的是，他們根本不希望別人知道他們的名字，因為一個人如果太有名，就不能專心做他自己喜歡做的事了。」

卜鷹忽然長長嘆息：「你實在是個聰明人，絕頂聰明，只可惜……」

小方替他說了下去：「只可惜聰明人通常都短命。」

卜鷹的聲音又變得冷如刀削：「所以三天後我一定會去替你收屍。」

× × ×

這一天已經是九月十八。

（本章終，全文未完）

奇門武器

·賴嚴霜·

我國近代最有名氣的一個拳師就是萬籟聲，不止是因為他本人寫過一本包羅萬有的奇書——「武術滙宗」，而且萬籟聲本人的確到過許多地方，踪跡所及之處，他稍為聽到附近有甚麼武林高手，必到那邊登門拜訪。

下面的話就是萬籟聲在閒談中跟孫玉峯說的，儘管他的武功再好一點，仍是後輩，他不會說謊，而且不必說謊。

萬籟聲首先指出這一點，一個人的體力不能夠違反自然，就算登峯造極，能夠出手傷人，只是把渾身氣力集中在一拳一掌，甚至集中在一隻手指，給他打中，便即重傷，原因是穴道受傷，僅此而已，絕對不能夠離開身體傷人，不過，有一種情況是很特別的，苦練「太陰指」的人，却辦得到，萬籟聲就親眼看到過兩個拳師交手，彼此講好了，絕不用手或脚接觸對方的身體，相隔有六七尺，兩人之間畫地為界，不准超過那一條界綫。

雖然有了這種規定，可是，交手的時侯，居然可以做得到，完全沒有接觸對方的軀體，也使那個人倒地重傷，昏迷了大半天，然後覺醒過來，照他看，這種指法等於催眠術，使對方集中注意在某一點，好像覺得該處受到巨大的壓力，自然呼吸緊促，似乎那一條血管受壓，如果這個地方正是氣管，或者大動脈，甚至是靜脈，都會使他倒地昏迷的，原因是呼吸方面窒息，或者血液無法上腦，又或血液抵達腦

袋無法照常的流下來，總之，血液循環受阻，便即身受重傷。

萬籟聲對於暗器方面很有研究，他認為北方人最喜歡使用的暗器，就是金錢鏢，把大光錢磨薄，放在懷中，隨時把它拋擲。銅錢的邊緣磨薄，鋒利如刀，就算沒有磨薄過的銅錢，它的邊也細，相當尖銳，給它凌空而下的撲擊，有如大鷹抓眼封喉，非常犀利，只要在重要的穴道上面給大光錢打中，隨時會發生致命的傷害。

由於大光錢本身很薄，使用一根繩子就可以把它重重疊疊的串在一起，隨時使用，故此十分便利，再又因為大光錢本身是錢幣的一種，把它帶在身上，不算違法的，由於這兩種便利，練習大光錢的人，就愈來愈多。

萬籟聲看見過一個姓楊的奇人，把一串大光錢放在左手之內，右手抓住它拋擲出去，非常快速，一分鐘就把五十個大光錢全都拋出，分別飛擲到一株大樹上面，那是有菓實的樹，即是一株桃樹，他能夠把五十個大光錢拋到樹上去，切斷若干紅桃的蒂，使其中三十六個桃跌下來。距離在三十尺那麼遠的地方拋擲大光錢，能夠擊中目標，而且五十個錢當中有三十多個擊中。這種技巧是相當精湛的，假如這位楊先生晚上做夜行人，確有資格化身為古代的俠盜，幸而他只是一個中醫，故此，不必担心這些。萬籟聲認為有許多非常精湛的技擊是發生在中醫身上的，原因是他上一代或者祖宗的幾代有人是個非常出色的拳師，兼且精通醫術，活到晚年，當然不再掛牌教授拳脚了，謀生之術，除了行醫之外，別無他法。

久而久之，此人就變成了名醫，實際上功夫仍是第一流的，故此，一代代的傳下來，到了兒孫輩，或者其中有一人苦練，把祖傳的絕招照樣發揮便是武技高手，雖然別的行業也有些人功夫精湛，始終比不上中醫那麼普遍。

萬籟聲曾經看見過一個懂得功夫的人，把一百個大光錢放在一條長長的鐵枝上面。那條鐵枝最尖的一處當然是很尖銳的，長達三尺，那一百個大光錢隨時可以從鐵枝瀉下來，到手就飛，如果碰着他，恐怕六七十人也無法把他包圍，就算大光錢完全拋掉，他仍有三尺長的一條鐵枝，別忘記這一點，它有一頭是尖的，立刻可以變成武俠小說裏面寫的「判官筆」。

懂得使用判官筆的人一定是劍術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才有本領使用它，如果把一百個大光錢串在判官筆上面，這種人就更加犀利，黑白兩道也忌他三分。

如果一個武功精湛的人，用兩枝判官筆跟一條長劍交手，佔盡上風，因為判官筆的體積太細，對方用劍削它，不容易削中。兩枝判官筆放在一起，便可以把那一把劍叉住，乘機向對方的前鋒手削下去，雖然用短劍去架住一條長棍或花槍，向敵人的前鋒手削去，這一招叫做白蛇上樹，非常厲害，看來短劍只是屬於短兵器，殊不料判官筆分別向背後刺來，整個人的身體轉動不已，那是很厲害的，這種戰術非常古怪，有些人在背上揷住六枝判官筆，有黑有白，手上還要握住兩枝判官筆，跟對方交手之際，隨時脫手飛出，看做飛擲，飛了一枝判官筆出去，很快他就從背後抽出另外一枝來，故此，他隨時可以把手中的武器拋擲。

萬籟聲闖蕩江湖，他眼中所見的武林高手，當然是很有份量的了，他曾經用雙劍跟一個高手較量高下，打輸了，原因是對方用兩柄短戟作戰，他不知道如何去破它。

那種短戟的形狀正是三國誌裏面寫的名將呂布所握的「方天畫戟」，戟的尖端仍是尖銳的，但却有一個細小的方格，任何武器被纏住，插入方格之內，它就無法拔出來，非輸不可。

呂布所握的方天畫戟只是長柄的一種，並非短柄，事實上短柄的畫戟更加打得兇。因為一枝畫戟有一個方格，兩枝短柄的畫戟就是兩個方格，萬籟聲刺出去的長柄長劍，任何一柄長劍都有可能刺入方格之內，給它套住，但有這種情形發生，他就輸定了，故此鬥了五六個回合時，他就敗陣而逃。後來他才知道那種方天畫戟必要時能夠脫手飛射出來，變成暗器，可見它確是很犀利的。

一個人有幾種武器，包括了暗器在內，這樣子作戰當然佔上風了，無論如何，比較刀劍厲害得多。

萬籟聲最怕跟短兵器交手，例如：短柄三叉，一尺長的短劍，闊邊的菜刀，短柄斧以及「珊瑚刺」。

江湖上有這麼一句：「一寸短，一寸險」，這句話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上兩人用武器較量高下，未必某一方面佔盡上風，碰着半斤八兩，可能打成平手，要是有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打門，用長兵器這方面的人比較吃力，當然是比不上用短兵器的人那麼輕鬆，時間愈拖得長，他就愈加吃虧。何況在貼身作戰之際，短兵器隨時能夠施展「白蛇上樹」這一招，沿着對方長兵器尖端倒削過去呢？前鋒手碰着由下邊削來的鋒利武器，不敢握它，勢必鬆手，鬆了鬆手，所握的武器，必須拋掉，必輸無疑。

此外，短兵器往往在打門當中能夠用脚去踢，這種優點，也是長兵器所缺少的，雙手握住花槍，如何能用飛脚去踢呢？反之，手握雙叉或者兩柄短劍，隨時可以起脚。

最後，還該說說「珊瑚刺」，照萬籟聲所述，那是最古怪的一種短兵器，眞的是形如珊瑚。

它的底層有一個鋼托，等於長劍的護手，奇就奇在它作為衝刺的東西是一簇彎曲而又鋒利的短刄，從護手那邊伸出來，每一個珊瑚刺都有十六柄短刄，要是給它當胸直揷過來，插中了就等於一下子吃了七八刀，當然是活不成了。

反之，想用兵器擋格，斧劈刀砍，全是沒用的，原因是它可以吃住對方打來的武器。

兩個珊瑚刺同樣的鋒利，只用其中的一個珊瑚刺吃住對方的兵刃，另外一個珊瑚刺乘虛而入，對方避無可避，唯一能夠的只是把兵刃拋掉，轉身飛奔。

使用珊瑚刺的人，照例是身型較矮的，到時這傢伙連人帶刺滾過來，確是不容易招架。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神槍無情（二）

馮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奉令偵查神槍手羅其失踪，他假冒保險公司調查員身份，向一少婦莉娜偵查，莉娜似懷疑司馬洛身份，諉稱想與丈夫離婚，請司馬洛帮忙，那晚，司馬洛帶同莉娜回家，二人在非常羅曼諦克的環境中共舞，司馬洛無法抗拒莉娜過份熱情的攻勢——

一條好線索　三宗兇殺案

莉娜並不緊湊，這顯然是因爲她已經歷過不少男人了，不過她却很懂得伸縮她的內部肌肉，和迎合他的動作，因此她能給予司馬洛那種飄飄欲仙之感，也不是普通少女的身上可以得到的了。

他們的動作維持了很久，他們並不是在比賽，而是在享受，因此每當捘近頂點時，他們便會慢下來，讓神經有機會稍爲鬆弛，以便延長歡樂的時光，如此繼續了大約一小時，疲勞使司馬洛決定不忍耐了，於是他便忽然加快動作，對她作最強暴的衝擊，使她的呻吟和呼吸也變得時斷時續了，在强烈的摩擦之下，她也無法控制自己的神經了，在一陣劇烈的痙攣之中，他們一同到達了頂點，水乳交融，而最後，他們終於癱軟在那裏，一動也不動了。

後來，休息了一會，莉娜坐起來，柔聲地說：「我可以用你的浴室嗎？」

司馬洛閉着眼睛笑起來：「當然可以，我的東西全部你都可以用的！」

莉娜進了浴室，開了熱水，漫漫地洗澡，把身上的污穢洗走了，臉上露着一個得意的微笑。她覺得司馬洛給她的享受，實在是她多年以來未曾有過的。

當她洗過了澡之後，她便再走出來，光着身子走到床邊，假如司馬洛現在仍然張着眼睛的話，他一定連眼皮也捨不得一霎了。她現在的美是美得鮮潔的。浴後的美人，總是另有一種美態。

但是司馬洛現在已經閉上了眼睛，睡得很熟，而錯過了這個欣賞的機會。

莉娜拾起了她的衣服，慢慢穿好了，當司馬洛仍然在那裏發出着鼾聲時，她便輕着脚步走出廳中，她的目的物就是那隻雞皮紙袋，她把雞皮紙袋上的細綫解開了，取出其中的資料。

就着街外射進來的燈光，她細細地看着其中的資料，便不禁臉也青了，因爲裏面的就是關於她的資料，而且是那麼詳細的資料。她的手開始發抖了。她和朱利兩個人的資料。他們的底細完全揭露了。

莉娜終於放下那叠資料，走進房中。

司馬洛仍然躺在床上熟睡着，衣服就放在床邊的椅子上，而他的槍也連同槍袋掛在椅背上。莉娜看着他，臉上露着一個猙獰的微笑，輕輕把槍袋中的槍拔了出來，對着司馬洛，把撞針扳後。

那「格」的一聲響使司馬洛醒過來了。他坐起身，莉娜喝道：「不要動，司馬洛！」

槍拿得那麼近，司馬洛似乎是沒有可能反抗的，他連身子也坐不直了，假如坐直了，就可能撞到莉娜的槍嘴，而引致那把槍走火！

「你……你在幹什麼？」司馬洛問。

莉娜則是以問題回答問題。她說：「你究竟是什麼人？你查出了關於我們的一切！」

「我不知你在說什麼！」司馬洛說。

「你想找尋羅其，是嗎？」莉娜問。

司馬洛的眼珠一轉：「你知道羅其在那裏嗎？」

「羅其已經死了，」莉娜說。

「彼此都是同行，」司馬洛說，「我們還是別說外行話吧！」

「告訴你也沒有用的，」莉娜說，「因爲你要去的地方並不需要這種知識。」

她顯然是一個老手，她知道決定了要殺一個人之後，就不能再拖延時間，因爲一拖之下，對自己沒有益處，對對方却有利了。所以她忽然手指一動便扳動機槍。

槍並沒有響，祇是「格」的一聲。撞針撞着的彈膛是空的。

她以連續的動作再扳了二次槍機，但是仍然是一樣的，於是她就知道槍中是根本沒有子彈的了。司馬洛一定是乘她出浴的時候把子彈從槍中褪了出來。於是她把槍一擧，就要向司馬洛敲下來。但是司馬洛及時一手接住了她的手腕，一扭一摔，就把她摔在床上，那把槍不能不脫手而飛了，她在床上彈了兩彈，當司馬洛再撲向她時，她便伸脚向他的胯下一撑。她的脚上穿着鞋子，鞋跟是硬的，司馬洛雖然閃

過了她鞋跟的一下，却被踢中了脅下。

現在司馬洛的身上仍然是一絲不掛的，沒有衣服保護着，所以比較吃虧一點。

莉娜的鞋在他的肋骨上一踢，痛得他尖叫一聲，不由自主地跌開。莉娜又一躍而起，抓回她自己的手袋，從手袋裏也取出一把小手槍，轉向司馬洛。剛才她希望用司馬洛的槍行事，佈置成就像司馬洛是自殺似的，然而現在司馬洛的槍不能用，她就祇好用自己的槍了。

司馬洛顯然來不及爬起身來制止她，而莉娜扳動槍機了。但是，仍然是沒有什麼分別。這把槍還是沒有子彈射出來，顯然當她在洗澡的時候，司馬洛並不是眞的睡覺，而是相當忙碌。司馬洛也在她的槍上做了手脚，這使莉娜怒得臉也黑了。她叫一聲，把槍丟下，便又向司馬洛撲過去。這一次是居高臨下，由床上撲下去的。

司馬洛吃吃笑着，張開兩腿等着她，當她撲到時候便迅速迎上腿子，把她夾住了。

莉娜擧起拳頭用力搥他的胸膛，她的力氣並不小，因爲她並不是一個普通女人，搥了兩拳，司馬洛就差點受不了，於是拳頭一揮，擊在她的下頷上，同是放開了雙脚，莉娜又是整個人飛開了。

司馬洛這一拳把她打得陷入了半昏迷狀態，掙扎了好一會都爬不起身，而眼前天旋地轉。當她的神智恢復清醒時，她發覺司馬洛已經穿上了褲子，而且正在把子彈一顆一顆地納進槍膛中。

「不要來了！」司馬洛說，「你敵不過我的！」

莉娜考慮了一下，還是不敢造次。她負氣地說：「你怎麼樣？」

「那袋資料裏究竟說些什麼？」司馬洛問，「你那位所謂丈夫，眞是我以前認識的人嗎？」

莉娜頹喪地點點頭：「好吧，司馬洛，這一次你贏了！」

司馬洛把最後一顆子彈納回槍中，拍好了彈膛站起來：「現在我要去找他談談了，委屈一下你，在這裏休息休息吧！」

莉娜的眼珠一轉，似乎覺得這時她是大爲有利的。「但當然，」司馬洛說，「你是不能自由活動的！」他拉開衣櫃，取出了一大卷膠布：「請脫下衣服吧！」

「你——想幹什麼？」莉娜問。

「你害怕什麼？」司馬洛說，「最不讓男人幹的事情，我也已經在你身上幹過了！」

莉娜一咬牙，便站起來，動手把身上的衣服再脫下來，於是那具晶瑩豐滿的肉體便又呈現在眼前了。這一次，司馬洛則是用另一種眼光去欣賞她了。他命令道：「在床上躺下來！」

莉娜在床上躺下來，張開腿子，等候司馬洛的再度駕御，但是司馬洛却替她把腿子合上，然後就用那綑膠布把她紥起來，也用膠布封住了嘴巴。

「我要帶走你的全部衣服，」司馬洛說，「所以即使你能掙脫，你也不能離開的，現在我要去把你親愛的丈夫帶來跟你相合了！」

莉娜在床上扭了幾下，似乎要說什麼，但是由於嘴巴已經給封住了，所以祇能發出一片咿唔之聲。

司馬洛微笑，對她揮揮手，表示再見，然後他便出門而去了。他知道莉娜是逃不掉的，那些膠布比繩子更難掙脫，因爲每一吋都有膠黏性，黏着皮膚，而且，掙脫了之後，她又穿什麼衣服離開呢？

司馬洛一定已經在她被擊暈了之後看過了那份資料了。

× × ×

司馬洛相信朱利一定是正在「家」裏等着，既然他們是扮演一雙婚姻幸福的夫婦。因此他直接到他們的屋子去找朱利。

朱利果然在那裏等着他們。事實上，朱利是不會到什麼地方去的了，因爲朱利已經死了。他的喉嚨已經給一把利刀割斷，割得幾乎頭部與肩部分離了。

床上全是血，多到就像全張床單都染紅了。朱利的咀巴大大地張着。房中是一片恐怖的情景。

司馬洛雖然是一個老於經驗的人，對於慘象，早已司空見慣，還是感到一陣强烈的噁心。

那陣噁心的感覺過去了之後，他才能安靜地看清楚情形。房中的傢俬倒翻了幾件，朱利的衣服已經皺得很了，顯然朱利是經過一番扎掙的！

司馬洛知道朱利在打架方面的本領也是不弱的，一個人能拿着刀子把他殺掉，那麼這個兇手一定也不會是一個弱者了。爲什麼？爲什麼忽然有人殺了朱利？是爲了滅口嗎？

司馬洛沒有浪費時間去搜那間屋子，因爲他相信，假如有值得搜的東西的話，一定已經被那個兇手搜去了的。而且，他忽然感到一陣悚然。這是爲了莉娜而生的感覺。兇手既然要殺朱利，看來也不會放過莉娜，那麼，莉娜的生命豈不是很值得担心？

司馬洛馬上離開了那個地方。他是從後門離開的，雖然進來時是由前門，他從後門離開了，再繞回前門去，看看周圍並無任何可疑的跡象，然後他才回到自己的車子，立即以最高速度駛回。

他相信最少會有一個交通警察因爲他超速駕駛而抄了他的牌，但是顧不得那許多了，反正抄牌的事他在事後是有辦法解決的，但假如現在回去得遲了，莉娜的生命問題可能就無法解決了。

他回到他的家，乘升降機上樓。

平常他覺得這升降機還好，但現在却覺得它太慢，實在太慢了。

好不容易，升降機終於爬到了他那一層樓。升降機門打開了，他踏出去，怔怔地看着那個站在他的門口的女人。

「司馬洛先生，」她說：「我還以爲你在家裏睡着了，我按鈴按了很久！」

「貝絲？」司馬洛吶吶着，看着這個醜陋的女郎，「你——在這裏幹什麼？」

「你答應過帶我去夜總會的，」貝絲說，「難道你已經忘記了嗎？」

「我——我沒有忘記，」司馬洛說，「我祇是剛剛有點要緊事，沒有空。事實上，我是準備明天晚上就請你的！」

「現在時間也不很晚呀。」貝絲看看錶說道。

「但我還有些事情要做的，」司馬洛說，「我還得出去！」他按着貝絲的肩，

，「你先回家好嗎？」

「我不能進你家坐坐，喝一杯酒嗎？」貝絲問，「我還沒有參觀過你的家，我聽說王老五住的地方總是亂七八糟的，我可以替你收拾一下！」她簡直熱心得語無倫次起來了。

司馬洛不能讓她浪費他這許多時間，因爲莉娜現在的情形究竟如何，他還是不知道的。於是他祇好硬着頭皮掏出門匙來，把門開了。「進來喝杯酒吧！」他說。

他們踏入了廳中。起碼，廳中的情形跟他離開的時候是沒有什麼分別的。司馬洛說：「你要喝什麼，你自己去開酒櫃斟吧！」

「我要你替我斟！」貝絲撒嬌地說。

「我沒有空，」司馬洛說：「我得進房裏去換一件衣服！」

他匆匆走到睡房門口，閃進那半掩着的門裏，把門關上，才鬆了一口氣。

莉娜還是像一隻白綿羊似的躺在那裏，聽見他來便扭過頭來看他，她總算是安然無恙的。司馬洛把伸進上裝下面準備拔槍的手抽回來，再鬆了一口氣，在莉娜的身邊坐下。

莉娜疑問地看着他，由於司馬洛臨走時是答應過把朱利也帶來的。

他說：「莉娜，你可猜得到誰會在今天晚上把你丈夫的頸子割得差不多斷掉了嗎？」

莉娜的眼睛睜大了許多。

但這時房門又給人敲響了，是那個貝絲在外面感到不耐煩而在敲門了。司馬洛氣結地嘆息一聲：「好了，莉娜，我遲一點再跟你談吧。」他走過去打開房門，閃身出去，隨即再關上門。貝絲還側着頭要向門裏窺望，司馬洛說：「我的房間裏並沒有什麼值得看的東西！」

「司馬洛先生，我那杯酒呢？」貝絲問。

司馬洛祇好走過去打開酒櫃，隨便給她斟了一杯也不知道是什麼酒，交給她。

「謝謝你，」貝絲呷着酒說：「司馬洛先生，你是一位風流人物，我看見你的房間地上有一條女人的內褲！」

司馬洛的臉一紅，知道貝絲窺見的一定也就是莉娜棄下的。「那……那是昨夜遺下來的！」他吶吶地說。

「我奇怪是哪一位小姐的運氣這麼好！」貝絲說着又呷了一口酒。

「貝絲，」司馬洛不耐煩地說：「我們明天再談好嗎？」

「也許是剛才你那個同居遺下的？」貝絲說道。

「什麼剛才那個同居？」司馬洛愕然地問。

「剛剛出去的那個男人！」貝絲說。

司馬洛大踏步上前了一步：「剛剛出去的什麼男人？」

「一個很高大的男人，」貝絲說：「很醜的，我來到的時候他剛剛用鎖匙把門鎖上。」

「但是我的門是用不着鎖匙關上的！」司馬洛幾乎大聲叫起來。

「我不知道，」貝絲說，「總之他是正在鎖門。」

司馬洛好像一隻猴子似的跳到門口，拉開門來看看門鎖。那門鎖上眞的有了幾條給金屬刮花了的痕跡，他立即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當貝絲來到的時候，有人正要把門弄開而進入屋中，但這人並不是一個開鎖的高手，所以把門鎖弄花了。

是那個殺死朱利的人，假如不是貝絲來到也許他已經——

「你在門外等了多久！」司馬洛問。

「十多分鐘了！」貝絲回答。

司馬洛忽然感到身子發軟，額上也不由自主冒出冷汗來。貝絲假如不來，那麼差不多可以肯定他的家裏又會留下一具割破喉嚨的屍體了，而這具屍體還是毫無抵抗的，因爲已經被膠布緊緊地紮住了。

「究竟發生了什麼？」貝絲問。

「你在門口看見的這個人，」司馬洛說：「是什麼樣子的？」

「現在你來問我了。」貝絲賣關子地擺出一副高傲的神態。

司馬洛坐近一點，挽着她的腰，給她一點親熱感。他說：「我猜那是一個賊，也許是一個我認識的賊，我想捉到他。」

「我看我還是走吧，」貝絲說：「已然我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

「不！不！」司馬洛焦急起來了，「既然你來了，就多坐一會吧。」

「但你叫我明天再來的。」貝絲說。

「好吧，貝絲，好吧，」司馬洛說，「我承認我是錯了，請你留在這裏，告訴我那個人是什麼樣子的吧？」

「爲什麼我要告訴你呢？」貝絲問，「你對我又不好。」

司馬洛把她摟得緊一點：「我並不是對你不好，貝絲，假如你不是善忘的話，你應該記得，我今天下午對你還是很好的，今晚我祇是沒有空吧了！」

貝絲慢慢地轉向他，道：「你現在有空了！」

司馬洛咽下了那陣噁心的感覺：「現在我有空了！」

她的咀唇已經湊到他的唇邊，眼睛半閉着，等着他吻下去，這個女人全身沒有一個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但幸而她還捨得花錢去買香水，所以她發出來的那陣香氣是相當醉人的。

司馬洛輕輕地吻下去。

她的人雖然是乾而瘦的，但是那瘦瘦的皮膚裏面却包含着很豐富的熱情。因爲她忽然主動地把他抱着，抱得很緊很緊，她的口腔發出强大的吸力，把他的舌頭吸進去。

這個女人可能是富於調情經驗的，因此，她做得那麼好，一定因爲她看過很多參考書，或者是常常與有經驗者談這件事了。不過到底她的吸引力有限，而且司馬洛剛才已經做過這件事情，所以他仍然沒有很大興趣，祇是存心敷衍而已。

他的手習慣性地沿腰而上，到達了她的胸部。觸手的感覺是異乎尋常的，也許這是因爲他從沒觸到過假裝的胸部，貝絲的胸圍尺碼本來就已經平平無奇，原來那隆起的小小一團也還是假的。

她的喉嚨發出一聲陶醉的呻吟，把咀唇拔脫了，低聲說：「燈光太亮了，你可以關掉一點嗎？」

司馬洛走過把燈熄掉了。他有一個計

劃。他回到貝絲的身邊，貝絲已經在沙發上躺了下來了。

司馬洛在她的身邊坐下來時，她便夢囈般地說：「司馬洛，抱我進房吧，」

司馬洛在心裏呻吟一聲。怎能抱她進房呢？房裏的床上還有一個莉娜在着沒有解決，他吃吃笑：「在沙發上不是更好嗎？這才是羅曼蒂克的情調，假如到房間裏，那就變成像是老夫老妻了。」

貝絲當然不會繼續堅持，一個這麼英俊强壯的男人肯和她親熱，這並不是天天可以碰到的機會，她不敢過份矯揉，而把這個大好機會也丟失了，因此她不再抗議，就在那沙發上緊擁着司馬洛。

司馬洛的心是非常冷靜的，由於這個女人實在不能使他提起興趣，因而他的調情動作也是相當機械化的。

相反地，貝絲却非常享受。而且漸漸，她還自動把衣服解除了。

她的身體和男人的身體的分別並不大，男人隆起的地方她固然是平坦的，但就算女人應該隆起的地方，她也是一樣平平無奇。盆骨嶙峋。如怪石般突出，怪石上是一撮乾枯的亂草。

司馬洛輕輕碰觸她，她的感覺雖然强烈到全身都在發顫，但是分泌却是完全沒有。她開始發出銷魂的呻吟。這個古怪的女人，她一定要得到了滿足之後才肯開口了。

「現在？」司馬洛後來問道。

貝絲又不斷地點着頭。

「但是，假如有了孩子的話，那怎辦好？」司馬洛惡毒地放出一支冷箭。

這就像一盤冷水迎頭潑下去似的。忽然，她全身都起了膚栗。她連忙坐起身來：「你說什麼？」

「難道你不知道嗎？」司馬洛說，「這是傳宗接代的事情，因此有孩子是最可能的結果了！」

「但——但——」貝絲吶吶着，「我還以爲你有辦法的！」

「我有什麼辦法？」司馬洛聳聳肩，「你沒有經驗，所以你也許不知道，這些事情，通常都是由女人自己想辦法的，因爲假如出了事的話，吃虧的總是女人！」

「但——我沒有辦法，」貝絲可憐地說，「我不懂這些事情。」

「那麼，你願意冒險一下嗎？」司馬洛柔聲地問。

「不，不！」貝絲連忙把腿一閤，由于她腿上皮肉很薄，差點把司馬洛手指也夾扁了，「不行，假如我有了孩子，我還有面目見人嗎？」

司馬洛聳聳肩：「在這種情形之下，你還是穿上衣服吧。」

貝絲呆了一會，忽然哭起來了。她哽咽着說：「我等了一輩子，就是等這一次的經驗，現在等到了，却不能得到！」

司馬洛輕輕地擁着她，安慰她，等她哭完了，然後輕輕吻她的耳朵。

這一次，司馬洛反而有了心理上的反應，不過不是衝動，而是憐憫。上天造人，有時也實在太不公平了。有些女人長得那麼美麗，可以要多少男人有多少男人，可以胡天胡帝，而仍然有數不清的男人在追求她。但有些女人却是長得那麼醜，連一次經驗也不容易得到！

「另外有一個辦法的，」司馬洛在她的耳邊安慰着，手便在她身上動起來。

動着那最敏感最銷魂的一點。

她那陣極樂的抖顫又開始了。而，一面這樣做着時，司馬洛的心裏則一面暗暗覺得好笑。他已不知道多少年沒有做過這種事情了。用手爲女人服務。

只有少年的時候他才幹過這種事情。那時，兩個人都害怕會發生問題，所以就祇能用這個方法去求得滿足了。本來，今日的司馬洛是做不來這件事的，因爲祇做到一半，他就可能無法忍了。不過，現在的情形則是有點不同的，貝絲對他一點吸引力也沒有，因此，他也可以對她保持着止水一般的心情了。

貝絲快樂得簡直忘記了一切，不斷地在他的手下翻騰輾轉，而那乾枯的泉源也居然活轉過來了。司馬洛細心地繼續爲她服務。終於，一陣狂亂的抽搐，她便癱軟在那裏，不動了。

司馬洛停了手，苦笑。他這個人就是有這種弱點，有着很强烈的同情弱小的心理。往往，就是因爲這種心理作祟，很簡單的事情也給弄得複雜起來了。

終於，貝絲把眼睛再張開來，嘆一口氣。

「你可以把衣服穿回了。」司馬洛低聲說道。

貝絲頗感羞恥地坐起來，把衣服穿回了。她低下頭來，挨在司馬洛的肩上，良心發現地低聲說：「你對我眞好，司馬洛，我實在不該威脅你的！」

「不要緊！」司馬洛聳聳肩。

「你眞的想知道那人的樣子嗎？」貝絲問道。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給我紙和筆吧，」貝絲說，「我畫出來你看好了。」

司馬洛詫異地看她：「你會繪畫？」

「畫得不很好，」貝絲說，「不過人的樣子總是畫得清楚的。」

司馬洛連忙去找來了一本拍紙簿和一支走珠原子筆來交給她，貝絲接過了，以很熟練而快捷的筆觸畫出了一個男人的全身速寫。

司馬洛拿過來看看，發覺她畫得極好，紙上那個人是活靈活現的。看紙上這畫像，就可以知道眞人是什麼樣子的。好的速寫就是這樣，能够把一個人的神態也畫出來，並不單是五官的特徵而已。司馬洛不禁讚嘆地搖着頭，道：「你畫得眞好，貝絲！」

他把那張畫像拿得遠一點，再細看一遍，又禁不住讚賞說：「你眞是天才！」

這一句却不是討好之辭，而是發自眞心的。繪畫這件事很奇怪，許多時候是人不可以貌相的，一些像連筆也不會拿的人，有時却原來是最佳的畫家。

貝絲的臉紅起來：「我祇是多練習吧了，你知道的，我平時很寂寞，沒有什麼好做，就學繪畫！」

「祇有一點疑問，」司馬洛說，「這個人的身體的比例，是完全準確的嗎？」

「你一定是指他的腿子看上去太長了，是嗎？」貝絲是內行人，所以一聽就明白他所指的是什麼。「他本人就是這樣的，事實上就是這一點使我特別注意他，所以我記得他的容貌了。」

司馬洛端詳着那張畫像。那個腿子特長的大漢穿着一件格子的上裝，一條深色的長褲，襯衣的領內縛着一條絲巾。

「格子上裝是棗紅色的，」貝絲指出，「褲子炭灰色襯衣米黃，絲巾則是淺咖啡！」

「還算會打扮！」司馬洛點點頭，然後按着貝絲的肩，說：「你還是回去吧，貝絲，我不是不歡迎你，而是關心你的安全。假如繼續在這裏逗留下去，你會很危險的！」

貝絲凝視着他：「司馬洛，你——你究竟是幹什麼的？」

「你還是不要知道好，」司馬洛苦笑，「因爲這對你是一點益處也沒有的！」

「好吧，」貝絲站起身來，「那麼我先回家去了！」

司馬洛把她送到門口，貝絲轉過來，在他的臉頰上輕輕一吻，柔聲說：「我很感激你，司馬洛，我眞的很感激你！」

司馬洛笑起來，伸手輕拍一下她的臉，然後貝絲便出去了。

司馬洛關上了門，下了鎖，舒了一口氣，回到房內。莉娜還是在拚命掙扎着，當他出現了，她就停止掙扎，而恐怕地圓睜着雙眼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動手替她把身上的膠布解除。她的[illegible]仍然是那麼動人，觸手處仍然是滑如[illegible]，不過司馬洛暫時却是不會動心的。現在的情形不大妙，他沒有空去想那些事情。

「好了，」莉娜說，「現在你也找到我的丈夫了。」

「我找到了他，」司馬洛說，「可惜他不肯對我講什麼，而我也不能逼他。」

「你却很懂得逼我！」莉娜諷刺地說道。

「你是不同的，」司馬洛說，「因爲你是仍然活着。」

「你在說什麼？」莉娜道。

「你這位丈夫，」司馬洛說，「他已經死了！」

「你殺了他？」莉娜說。

「這不是我的方法，」司馬洛說，「人家不肯告訴我什麼，我不會就這樣把人家殺掉的！我不是那種人。我去到的時候他已經死了。另外有人殺了他！」司馬洛喉嚨間做了一個割切的手勢。

「我不相信！」莉娜說。

「爲什麼我要騙你？」司馬洛把衣服丟還她，「你要的話，可以回家去看看，但我不能保證警察不會把你捉住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莉娜吶吶地問道。

當她一面把衣服穿上的時候，司馬洛便一面把經過情形告訴她，最後又補充：「那兇手顯是打算把你也一起送走的。」

莉娜難以自制地大大發抖一陣。「他——來了。你剛剛去了之後，我就聽見有人撬門，後來有人按門鈴。」

「假如這個按門鈴的人不來，」司馬洛說，「我已經沒有機會在這裏跟你說話了！現在想一想看吧，爲什麼有人要殺死你們？」

莉娜想了一會，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司馬洛這時才把那張畫像遞給她：「認識這人嗎？我猜他就是兇手！」

莉娜在看那畫像時，司馬洛則小心地觀察她的神情，注意到她的表情起了很大的變化。

「你認識這人嗎？」司馬洛問。

莉娜搖頭：「我不認識他，但我知道他是誰！他就是卡當尼亞的皇家殺手費里，他是殺人專家，他要殺一個人，這個人就死定了！」她這樣說着，又難以自制地發抖起來了。

「卡當尼亞？就是那個南美洲國家嗎？」司馬洛說，「我沒有聽過這個人，但是這種人我見過不少了，每一個殺手都說自己是不會失手的，那是因爲他這樣說的時候，他的人還是活着。失手了的人當然已經死掉了！」

「但這個費里是不同的，」莉娜說，「他——他——」

「他並不太可怕，」司馬洛說，「他要殺你，就沒有成功了！」

莉娜又抖一抖：「假如不是剛好有人按門鈴的話——」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問，「是不是跟羅其失踪的事有關？」

莉娜遲疑着，還是不願意開口。

司馬洛嘆口氣：「莉娜，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總之妳現在是要和我合作的了，因爲有人要殺死你，假如你跟我合作，那麼你活下去的可能性會比較高一點！」

莉娜又是一陣發抖，點着頭：「是的，我猜這件事情完全是因羅其而起的。」

司馬洛說：「羅其究竟給你們弄到什麼地方去了？我不相信他是已經死了。」

「他——是在沙治亞，」莉娜承認，「是我們把他捉去的。」

「沙治亞？」司馬洛皺起眉頭，「就是與卡當尼亞毗隣的另一個小國家？」

「是的，」莉娜又點着頭，「沙治亞和卡當尼亞是敵對的，最近常常發生糾紛，大概你也聽過的吧？」

司馬洛點頭：「我聽過的，假如所猜沒有錯，他們是正在爭奪羅其，對嗎？」

「是的，」莉娜點頭道，「沙治亞出錢叫我們把羅其捉去，我們已經完成了任務！」

「假如不是這傢伙來這樣攪一攪，你們是已經在享受着你們的酬勞了。」司馬洛說。

「是的，」莉娜說，「但現在——」

「羅其現在呢？」司馬洛問。

「他已經到了沙治亞，」莉娜說，「我們把他放上了一架飛機，他當晚就飛走了。」

「到了沙治亞的什麼部份？」司馬洛問。

「這一點我可不知道了，」莉娜說，「我們祇是負責這裏的事情吧了，正如剛才我所講把羅其交出，我們的任務便完成了！」

「媽的，」司馬洛說，「你們把他交了給誰？」

「沙治亞駐本地領事館人員，」莉娜說，「他們是用領事飛機把他載走的！」

司馬洛撫着下頷。「既然卡當尼亞要的祇是羅其，那爲什麼派個殺手來殺你們呢？殺死你們似乎並沒有什麼用處的。」

「我不知道，」莉娜說，「但一定有關的。既然這是卡當尼亞的專任殺手，而卡當尼亞又是想得到羅其——」

「卡當尼亞又是派誰來爭取羅其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莉娜說。

司馬洛嘆一口氣：「你什麼都不知道，莉娜，你眞是一個胡塗的人，假如你死了，恐怕也死得不明不白了！」

莉娜祇是呆呆地看着他。

「究竟他們把羅其捉去作什麼用途？」司馬洛問，「這點希望你會知道吧？」

莉娜遲疑了一下。「我祇知道是有關軍火的。羅其是一位軍火專家，而且是一位著名的神槍手。他們得到了一批新式的槍械，他們需要一位專家教他們處理和應用。我聽說沙治亞要訓練一隊神槍手。卡當尼亞也有同樣的企圖。你知道的，他們彼此都想消滅對方！」

「但，」司馬洛搔着頭皮，「卡當尼亞的殺手却來殺妳，這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假如那是沙治亞派來的殺手，倒還有一點理由——他們要殺你們滅口。但卡當尼亞的殺手？卡當尼亞得不到羅其，也許會很生氣，但他們生氣也不會殺你們來洩憤，他們應該做的事情應該是利用你們而設法把羅其奪回來吧了。這種事情，應該祇是講究利益問題，而不應該是意氣用事的呀。」

莉娜祇是聳聳肩。對這個問題，她又是不知道答案。

「你們是怎樣弄的？」司馬洛問，「似乎在那個舞會上一見面之後，羅其對你便言聽計從了。我相信是你吩咐他送那個貝絲回家的！」

莉娜點頭：「不錯，我們知道他一些私人秘密，他是非聽我們的話不可的！」

「一些什麼秘密？」司馬洛問。

「我們以前認識他的，」莉娜說，「我們知道些足以使他身敗名裂的秘密！」

「告訴我吧，」司馬洛說，「這倒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們對羅其知道得不少，却不知道他有這件虧心事。」

莉娜低下頭：「假如你們知道，也不算秘密了，是不是？這是許多年以前的事。那時羅其和一個女人戀愛，後來，他發現這個女人原來另有新歡，他就把這個女人槍殺了！我們用攝影機把經過情形拍了下來。」

「你們怎會拍到這個的？」司馬洛詫異地問道。

「你忘記了我們是幹什麼的嗎？」莉娜說，「我們一向都是靠勒索爲生的，那個女人本來就是我們安插的餌。我們祇是打算拍下他們做愛的情形，然後安排一位丈夫出現，便可以拿着底片勒索他。但是當這位丈夫出現的時候，羅其竟然拔槍殺人。他的妒忌的反應使我們十分意外，但這也是好的，因爲有了這底片，我們更可以吸他的血了。我們吸了他一筆之後才放過他。到了今日，這底片又有用了。他一看見我們出現，便不敢不言聽計從！」

「就是這樣了？」司馬洛問。

「是的，」莉娜說，「我已把我所知全部告訴了你，我不能再帮你什麼了！」

「很好，莉娜，」司馬洛說，「我很多謝你的帮忙，現在談到關於你自己的問題了，你以後打算怎辦呢？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的，第一條路就是帮助我，跟我一起去把羅其找回來，第二條，你罪有應得，交由法律裁判！」

莉娜難以自制地抖一抖，因爲兩條路都不是好的路，她固然不願意坐牢，然而跟司馬洛在一起的話，又可能碰上那個可怕的殺手。她用兩臂抱着身體：「我——不知道該怎麼辦好！」

她現在的神態，與當日威脅羅其時的鎮定比較，是判若兩人了。

「跟我一起，」司馬洛說，「危險性也許不如你想像中的那麼大，因爲假如你死了的話，我也會死了。但我是不容易死的，不然我就不會活到現在了。」

莉娜抬起頭來看着司馬洛，顯得楚楚可憐的，終於，她說：「看來我祇好靠你了！」

「很好，」司馬洛說，「你認爲我們第一步要做的應該是什麼事情呢？」

「我——不知道！」莉娜茫然地搖搖頭。

「我們應該先想辦法跟這個殺手會一次面，」司馬洛說，「我們查出了這個殺手在什麼地方，就跟他當面談談，叫他告訴我們，他要的究竟是什麼！」

莉娜又抖一抖：「他不會跟什麼人談的，他祇是殺人！費里不喜歡談話。」

司馬洛冷酷地微笑：「那麼我就要把他殺掉，然後我們再去找羅其。」

「我們——到哪裏去找這個殺手呢？」莉娜問，「我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我相信他會來找我們的，」司馬洛胸有成竹地說，「他不是來過一次了？」

莉娜的頭低了下去。司馬洛用手指逗起她的下頷，看着她。莉娜現在倒變得十分溫柔可愛了，就像一隻貓給脫去了爪尖，完全沒有用武之地。也許這是由於她知道她已參加了一項對她來說是太大的遊戲了。

「莉娜，」司馬洛說，「你可以睡在這裏，我不會趕你走的，而且現在，我們也實在應該睡一覺了，有什麼事情，我們也等明天再做吧！」

莉娜點頭。

於是她到浴室去再洗一個澡，而司馬洛則坐在沙發上吸着烟。當她出來時，司馬洛若有所憶地說：「我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的，莉娜，那個代替羅其死去的人，他是誰呢？」

莉娜聳聳肩：「那祇是一具屍體，我們買回來的。一具剛病死的窮人的屍體，那屍體我們花了很大精神才找到；我們是不大喜歡殺人的。」

「這樣好一點，」司馬洛說，「我也沒有這種嗜好！」

莉娜在他的身邊坐下來。「我睡不着，沒有人能在這樣的時間睡着的！」

「假如睡不着便不要睡好了，」司馬洛安慰地拍拍她的肩：「反正我們又不是

要趕早上班的人！我們可以晏一點才起床的！」

莉娜小心地審視着司馬洛。「你是一個奇怪的人，司馬洛，你究竟是什麼人呢？你當然不是眞的什麼保險公司的調查員吧！」

「我不是的，」司馬洛說。他告訴她自己是什麼人，然後補充：「我還要給你一個忠告，你剛才想殺我，但以後你最好別再作同樣的企圖了，我的上頭有了你的詳細記錄，你大概也知道的，即使你殺了我，你也逃不到什麼地方去，聘用我的人也不喜歡殺生，但是假如替他們工作的人給殺掉了，他們一定不肯干休。這是威信的問題！」

莉娜嘆一口氣：「剛才我祇是逼不得已，我並不想做殺人犯，殺過人之後，你是永遠不能安心的，就像羅其，到現在，他還是擺脫不了我們的威脅。」

×　×　×

同一時間，貝絲已經回到了家裏。她是獨自一個人住的，她有不錯的經濟能力，雖然在吸引男人的方面她完全失敗，但在事業方面她却是頗爲成功的。她是一個相當有事業才能的人，平時，她並不習慣這樣遲睡覺，但今天晚上却不同了。今天晚上是她的大日子，她從未經歷過如此美好的晚上，她不忍睡覺，要回味一下。

她洗一個澡，便轉入睡房旁邊的畫室中，對着畫架作速寫。她畫了很多張，畫的主要都是司馬洛，所以也畫了好幾張那個殺手的畫像。她的作畫造詣果然是不凡的，畫得十分神似，即使被畫的人，對她的作品也應該表示佩服。

最後，她鬆了一口氣，退後幾步，端詳着自己的作品。背後忽然有了一點細碎的聲音，是有一個人把房門關上的聲音。

貝絲吃了一驚，轉過身來，便張大嘴巴，尖叫一聲。因爲身後已經站着那個她所繪畫的殺手了。就是那個面貌醜陋，而兩腿特長的人，和她在畫上所繪的是很神似的。

「叫吧，」那人獰笑道，「我知道這間屋子地處偏僻，你就是叫得更大聲，也不會有人聽到的，所以我歡迎你叫喊！」

他把手遞前，手中那把明幌幌的鋒利刀子的刀尖便抵住貝絲的喉嚨了。

貝絲驚得張大嘴巴，眼睛差點從眼眶中跳出來。

她祇是呆坐在那裏。現在叫她再次叫喊，她也叫不出來的了。那殺手搖着頭：「你不該胡亂畫我的像的，小姐，你畫來幹什麼？送給那個司馬洛嗎？你不該這樣做的。我最不高興我自己的樣子到處給人宣傳的！」

「我——我不給人家看好了！」貝絲說。

「你在那個司馬洛的家裏逗留了很久，」那個醜陋的殺手說，「你究竟在裏面幹些什麼呢？」

「我們——祇是談，」貝絲吶吶着，「我祇是跟司馬洛談話吧了！」

「談些什麼？」那人問着，刀尖在貝絲的喉核上輕輕施一點壓力，「告訴我！我要知道全部眞相。」

貝絲不知道這人是一個殺手，她不知道朱利被殺的事，也不知道莉娜給縛在房內的事。她更不知道羅其被捉去了的內幕，不然她就不會對這人講眞話了。她以爲這人一如司馬洛所說，是一個小偷或者強盜之類吧了，所以她就把經過和盤托出。

那個殺手沉默了一會，又問：「這個司馬洛究竟是什麼人，你可知道嗎？」

貝絲點頭：「他是一個保險公司的調查員！」

「我不相信！」那殺手費里說。

「假如他不是，我就不知道他是什麼人了，」貝絲說，「他告訴我他是保險公司的調查員！」

那人再看貝絲一會，嘆息地搖搖頭，然後再轉向畫像，欣賞着那些速寫。

「畫得眞好！」他讚嘆地說，「你不該畫得這樣好的，貝絲！你不該把我的樣子記得那麼清楚！」跟着他的刀子一揮貝絲的喉嚨便給刀鋒劃過，而刀子是動得那麼快，那麼鋒利，貝絲的喉嚨給割斷了一半，而她自己還不知道。跟着血便如泉水一般從傷口噴出，而費里巳經向旁邊跳開，避過了那血泉。

貝絲還沒有倒到地上就巳經死了，血仍然繼續流出。

那人看了貝絲的屍體一會，很難分別得出他究竟是感到高興抑或是感到惋惜。跟着他就把畫架上那些速寫像都撕了下來，攪成一團，塞進自己的衣袋裏。

而那邊，莉娜雖然說睡不着，結果還是睡着了，那是倦極而睡，再加上司馬洛在場給她的安全感，所以她能够睡着。

司馬洛則沒有睡，祇是吸着香烟，現在是工作的時間，他就必須打醒精神，睡眠對他來說可變成是近乎奢侈的事情了。

後來，門鈴就響了起來。司馬洛小心地走過去，向門洞之外張一張，然後才把門打開。來的就是那個早些時巳經來過的小厮，替那白頭髮的人遞送情報的。這人把一隻信封交給司馬洛，便離開了。

信封內裝着的就是貝絲的那張傑作，上面畫着那個卡當尼亞的殺手的樣子。司馬洛剛才就是把這畫像送到白頭髮人那邊去，而那白頭髮的人現在則差人把畫像送回。無疑地，白頭髮人一定巳在那邊把這畫像映印了一份。司馬洛相信他們可能替他找到關於這個殺手的若干資料的。

送信的人走後，司馬洛再點上了一根香烟，仍然在考慮着當前的問題，爲什麼卡當尼亞要派一個殺手來殺死朱利及莉娜兩個人呢？假如莉娜說的是眞話，這就似乎是一個不大合邏輯的發展了！

莉娜究竟是不是對他說謊，他吸完了那根香烟之後，仍然未能肯定這一點。

事情繼續發展下去，他也許可以發現多一點綫索的，但目前，他却要等下去了。最好的就是把這個可惡的殺手費里捉住，那麼他也許就可以知道得更多了。

最後，他離開了沙發，走過去把大門的防盜鍊拴上了，然後再把一張椅子拉到房門的前面，斜斜地靠在那裏，再在這張椅子的上面架上了另一張椅子。這樣，假如有人開門進來的話，那張椅子便會塌下來，驚醒屋中的人了。他並不期望會令到屋外的人不能開門，他祇是希望假如有人進來的話，就會發出很大的聲音，這樣反而比較有把握一點。

司馬洛在第二天一早便醒過來了。在有事的時候，他是不能多睡的，他寧可少睡一點，而在無事的時候補回這不足的睡眠。

莉娜仍然在床上睡着，睡得很熟。也許她是不能缺少睡眠的，亦可能她是因爲有司馬洛在身邊而覺得安心，所以睡得很好。不過她亦並不是一個一睡如死的人，司馬洛在睡覺的時候雖然極力放輕動作，她還是醒過來了。

「我們去游一個泳如何？」司馬洛問，「早晨游泳，對健康是最有益處的。」

莉娜點頭：「很好，我們去游一個泳吧！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主意！」

報紙從門下推進來了，司馬洛打開門，忽然慶幸自己還未吃過早餐，不然的話，食物眞會全部吐出來的。報紙上就刋載着貝絲的死訊，與及朱利的死訊。兩個人都是在同一天晚上死，而死法完全一樣。

他把報紙在几上攤開來，和莉娜兩個人呆呆地看着。後來，他們面面覷相，還是說不出話來。終於，司馬洛嘆一口氣，靠回沙發的靠背上，頽然地說：「我相信我是害死了一個人了！」

莉娜祇是在那裏發怔。電話鈴聲忽然刺耳地響起來了，司馬洛在響了好一陣，然後才過去接聽。是他那位白頭髮的僱主打來的。

「你那張速寫像不是照片，查起來有點困難，」白頭髮的人說，「但是我們終於查到了。這個人目前雖然叫費里，但他以前是叫丁高的。」

「丁高？丁高這個名字我倒是聽過的。」司馬洛說，「不過想不到他原來是這個樣子！」

丁高是一個相當响的名字，司馬洛知道這是一個曾經橫行東南亞的職業兇手，知道他的名字的人很多，但認得他的樣子的人却很少。幾年之前丁高忽然銷聲匿跡了，有人以爲他巳經賺够了錢，所以洗手不幹而退休了。也有人認爲，他大概知道在東南亞風險太大，實在不容易在那裏立足了，所以到別處去另謀發展了。司馬洛一直都覺得還是後一種說法比較可靠。

現在果然證實了。丁高巳經到了南美洲去，而且成爲了卡當尼亞的專任殺手。

「還有什麼新鮮的綫索嗎？」司馬洛問。

「還沒有，」那人說，「不過我們是正在繼續努力的！」

「我們再聯絡吧！」司馬洛說，「目前，我們要去游一個泳！」他掛了電話，轉對莉娜說：「我們走吧！」

他們出了門口，上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駛向海灘，轉了第一個彎時巳知道有人在跟踪着了。

他沒有做聲，也許莉娜也知道的，但莉娜也是沒有做聲。

司馬洛小心地把持着車子，駛在那條通往海灘的公路上。

還是游泳的季節，因此公路上往來的車子是相當多的。海灘上人也很多。司馬洛經過了好幾處游泳的地點都沒有把車停下來，莉娜懷疑地瞥他一眼，他便解釋：「我比較喜歡人少的地方！」

漸漸，他們離開市區了，海灘開始荒涼起來。莉娜忍不住開口：「司馬洛先生，你可知道有部車子正在跟踪我們嗎？」

「兩部，」司馬洛說，「剛才是一部，現在是兩部了！」

「那麼，」莉娜說，「似乎我們走在熱鬧的地方是安全一點了！」

司馬洛點頭：「不錯，安全但是沒有成績。我們要安全的話，何不留在家裏呢？我們現在要的是攤牌。我要跟那個丁高攤牌！」

「丁高？」莉娜表示不明白，由於她不認識這名字。

司馬洛把丁高的歷史告訴了她，莉娜臉色更不自然了。這個殺手原來還有着如此長遠的殺人歷史，那麼，她自己不難又會再成爲一件犧牲品了。

「我希望那車子裏的人就是丁高，」司馬洛說，「這樣我就可跟他攤牌了！」

莉娜慌張地向照後鏡中張望着，但是祇看到一部車子。不過，司馬洛說有兩部車子在跟踪，就應該是兩部車子在跟踪。

終於，司馬洛的車子離開公路，轉進了一條小泥路。那條小泥路就是通下海灘的。他把車子在沙灘的邊緣停住了，說：「去游一個泳吧，莉娜！」

莉娜有點不願意。「我們……不是一起去嗎？」

「假如我換上了泳衣，就很難把槍藏在身上了，」司馬洛說，「所以你去吧。而且，在水裏應該是比較安全的，那傢伙要碰你的話，他起碼得脫衣下水游出去追你，你會看見他的。你的泳術不會是很糟糕的吧！」

「還好！」莉娜說。

司馬洛的道理顯然使她十分信服，因此她匆匆把身上的衣服脫下來了。泳衣早巳穿在衣服下面，不必更換。司馬洛家裏連女人泳衣都有準備，他是個風流人物。

司馬洛吸着一根香烟，看着她走到水邊，踏進了水中，游出海心，當她在海中心載浮載沉着時，他便把香烟丟掉了，拔出槍來，把槍中的機件檢驗一遍，然後再在身上插好了，便推門下車。

他踏進樹林中，繞到一堆大石後面，爬上了大石堆的頂上，居高臨下，周圍的情形可以看得相當清楚，他可以看見在樹林的東部邊緣，有一部汽車的棗色屁股突出在樹林的外面。一部棗紅色的汽車。司馬洛認得這就是剛才跟踪他的汽車之一。至於另一部跟踪他的車子，則不知是在何處。不過也好先去看看這部棗紅車子吧。

司馬洛從那堆大石上下來，繞過樹林的邊緣，向那部車子逼近。而當他這樣走着的時候，他便暫時看不見那部車了。

走到半路時，他忽然聽見車子的馬達聲在前頭响起來。那部車子要逃走了！司馬洛心裏一陣焦急連忙加快脚步衝前去。

當他衝近了的時候，他却發覺那部車子是仍然在着的，至少，他仍可以看到那棗紅色的車身。顯然離去了的是另外一部車子！他小心地跳到那棗紅車子旁邊的一棵大樹後面，向那車子窺望一下。馬上，他那被那噁心的感覺塡滿了。因爲，車中坐着的那個人巳經死了，而且死得很慘。喉嚨巳經割斷了。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高皐·文
盧令·圖

風雨殘陽 （九）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羅家墩一場激戰，舉世聞名喪胆的神鬼一見愁被重創於黃九峯的啞蟬神功下，約下三月後再鬥，狼狽逃去。黃九峯夫妻父子團圓，隨同公孫介父女前往施玉磬家中，當晚黃九峯闔家聚議，除決定爲黃騰梭與公孫小小的婚事外，更決定翌日一早便往找武林盟主楊長俠，了斷江湖恩怨。夜已深沉，玉簪含愁默默，似有無窮心事，黃騰梭問故，玉簪幽幽吐出心聲，原來她父親便是武林罪魁楊長俠，她雖不願背叛丈夫，但却要請黃騰梭爲她父親留下一綫生機，她這副我見尤憐神韻，縱使鐵石心腸也會心動——

高舉除邪旗　薈萃正義英

黃騰梭長長一吁，說道：「我答允妳，只是……」

玉簪道：「相公是怕爹娘不允？」

黃騰梭道：「是的，妳想，如若十三把刀的血案是妳爹主謀，那麼數十口人命，以及娘的一條手臂，這筆賬必須由妳爹償還，再說十三把刀只是妳爹的罪惡之一，天下武林受害者何止千萬，縱然我爹答允，別人不答允又將奈何？」

玉簪幽幽一嘆道：「我只是盡心罷了，養育之恩，父女之情，我不能不管。」

黃騰梭道：「也只好如此了，咱們各盡心力就是。」

翌晨他們分道揚鏢，海濤去青海，黃九峯等一行則聯騎北上。

由於武林盟設在邙山，他們的箭頭自然直指洛陽。

× × ×

黃山是確山縣以南的一個鎮集，由於地當官道，往來的旅客十分之多。

這天傍晚時分，黃九峯等到達黃山鎮，第一件要做的自然是食宿問題。

白髮閣君久走江湖，對這條貫通豫鄂二省的官道，他當得是識途的老馬，於是他對黃九峯道：「黃大俠，黃山鎮以張家客棧最好，在下先走一步，替大夥打個前站。」

黃九峯道：「那就偏勞辜兄了。」

施玉磬道：「辜前輩，晚輩跟你一道去。」

白髮閣君道：「好，咱們走。」

他們一提馬韁，雙雙向鎮頭奔去。

距鎮口約莫丈許遠近，白髮閣君忽然大喝一聲道：「施少俠，且慢。」同時猛的一勒韁繩，坐騎人立而起，在官道上轉了大半個圓週，才硬生生的停了下來。

施玉磬一直衝到鎮口才勒住坐騎，然後回到白髮閣君的身旁道：「前輩，有什麼不對？」

白髮閣君向鎮上一指，道：「少俠請瞧。」

施玉磬道：「晚輩瞧過了，似乎並無異狀。」

白髮閣君道：「此地是貫通豫鄂的主

要官道，而此時又是旅客投宿的時間，你不認爲街上的行人少了一點？」

施玉磬道：「不錯，按說街上不應該只有兩三個行人的，不過此地接近縣城，也許旅客趕到縣城去了。」

白髮閣君道：「趕往縣城投宿的不是沒有，但就地留宿的仍在多數，老朽經過此地已有十次以上了，此等情形却是前所未見。」

施玉磬道：「依前輩之意，咱們應該如何？」

白髮閣君道：「依老朽之意，咱們不如等待黃大俠到了再作決定。」

施玉磬道：「好的。」

黃九峯與他們相隔不遠，片刻便已到達，白髮閣君將黃山鎮可疑之處說出，道：「黃大俠，咱們要不要進鎮？」

黃九峯道：「如若有人存心計算咱們，躲過了今朝，躲不過明日，何況光天化日下，我相信敵人玩不出什麼花樣的。」

黃騰梭道：「爹！孩兒走前面，咱們進去瞧瞧。」

黃九峯道：「好的。」

在他們這一行之中，論功力，除了黃九峯，就要推黃騰梭了，由他進鎮探道，自然是適當的人選。

他控着馬韁，進入鎮口，並暗凝功力，作隨時應變的準備。

此時街上一片岑寂，原先還有兩三個行人，現在却已瞧不到半絲人影。

兩側的店舖大都關閉，只有少數還開着店門。

無論關着或開着，情形都是一樣，黃山鎮像是遭逢大難，已變作活人絕跡的死域一般。

× × ×

得……得……

清脆的蹄聲發着十分單調的音響，晚風陣陣，帶來一股令人發抖的寒意。

這像是地獄，黃騰梭正在地獄漫步，向死亡進軍！

氣氛是如此凌厲，當得是危機四伏。

他似乎不在意這些，縱使死亡就在面前，他依然視若未睹。

不過他決不是毫無防範，而且是有備而來。

他像一具拉滿了的弓，那隻破天强弩，隨時都可以激發。

× × ×

忽然，一綫黑影，由一條冷巷中倏的竄出。

他的反應十分之快，黑影剛剛出現，他已一掌揮出。

這一掌蓄勢已久，所用的掌力是獨步天下的啞蟬神功。

當今之世，除了他爹黃九峯，沒有人能够承當他這全力一擊，縱然是銅澆鐵鑄，也會被震得支離破碎的。

那黑影自然承受不了，在一聲短促的慘叫之後，就變作一片可怕的血雨。

一掌毁了黑影，黃騰梭倒有點後悔起來，他認爲自己太過緊張，連人狗都未予分辨。

因爲他適才一記啞蟬神功，只不過毁了一條倒霉的黑狗而已。

啞然一笑之後，他的神色忽然變得十分嚴肅，俊朗的面頰之上，也佈滿了駭人的殺機。

敢情這條黑狗的竄出並非無因，而是一個十分毒惡的安排。

任何一項以內力發出的掌力，在一掌擊出之後，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提聚第二掌的功力。

也許這段時間十分暫短。

無論它如何暫短，那怕只是霎霎眼皮。够了，一個戰局的勝負，一個人的生死，只要霎眼之間，就會有驚人的改變。

埋伏在黃山鎮上的敵人用黑狗耗去黃騰梭的掌力，幾乎在同一時間，一陣箭雨已由四面八方向他射來。

這的確是一樁惡毒的狡計，任是何等功力之人，在措手不及之下，必然難以倖免。

黃騰梭果然沒有倖免，他跟他的坐騎一起摔倒下去。

箭雨停止了，鎮口一端却傳來兩聲驚呼。她們是黃騰梭的兩位妻子，楊玉簪及公孫小小。

不管已婚未婚，他們夫婦的名份已確定，夫妻同命，眼睜睜的瞧到丈夫遭受亂箭攢射，她們焉能不急。

他們身如閃電，向黃騰梭倒地之處急撲，公孫小小手中揮舞着長劍，楊玉簪舞着一條光芒四射的銀色軟鞭，撥打兩側雨點一般射來的弩箭。

這一對嬌娃，都有一身極高的武功，因而叮叮噹噹之聲不絕於耳，弩箭被她們震得向四週激射。

不過無論她們的功夫如何高明，她們的兵刃使得如何綿密，牆都有通風的地方，她們舞動的兵刃，決不會沒有一點實際。

弩箭無情，見隙必鑽，只要中上一箭，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正當危機一髮之際，忽然響起一聲巨震，跟着塵土四揚，瓦硝激射，一片房屋的屋頂竟然飛了起來。

這一邊塵土未散，另一方面的房屋也遭到相同的命運，那般潛伏在屋頂上的弩箭手自然隨着瓦硝而隕滅了。

弩箭停止了，楊玉簪及公孫小小在歡呼中向一個人影撲去。

「啊，相公，你沒有事吧？」

「大哥，原來你沒有受傷，差點嚇死咱們姊妹了。」

黃騰梭的確沒有負傷，還以啞蟬神功摧毁了潛伏的弩箭手，他以左右雙手分別握着兩位妻子的柔荑道：「我沒有受傷，只可惜這匹馬……」

敢情他的倖免，是靠這匹代罪的坐騎，他躲進馬腹之下，逃過了一次浩刧。

不過這只是刧難的一個開始，往後可能步步荊棘。這些黃騰梭全都明白，但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既在刀尖上舐血，就不能將生死二字放在心上。

於是，他回頭向急馳而來的黃九峯道：「爹！咱們要不要在這兒歇息？」

黃九峯道：「咱們如在此地歇息，可能會徹夜不得安寧，爲了避免精神上無謂的耗損，還是遷地爲良的好，梭兒，你到民房裏面找點乾糧，找到以後跟他們留一點銀子。」

黃騰梭道：「是的，爹。」

楊玉簪與公孫小小不放心黃騰蛟獨自前往，帶着芹香瑰瑤二婢，跟着他進民房搜尋。

他們只不過剛剛進入民房，一陣濃烟忽然由一幢房屋之中冒出。

接着火舌亂舞，濃烟不斷由四週民房冒出。

顯然，這座黃山鎮已變作敵人的陷阱，毒惡的埋伏，也一波一波的出現。

當濃烟剛剛出現之際，史小敏及施玉磬同時衝進民房。

史小敏找到黃騰蛟，急道：「騰蛟，快出去，賊人在四處放火了。」

黃騰蛟怔道：「好賊子，一計不成來二計，當眞要將咱們置於死地而後已！」

施玉磬道：「危機迫在眉睫了，兄弟，咱們快走。」

黃騰蛟道：「請大哥告訴我爹，將馬匹驅往鎮北，咱們由這兒後門衝出去。」

施玉磬應了一聲，便像旋風一般奔向街上。

黃騰蛟再對史小敏道：「姨娘，這家糕餅店存貨不少，咱們一餐之需大概也不成問題，不過還要請姨娘瞧瞧，以防賊人在糕餅上做了手脚。」

史小敏是使毒的行家，糕餅如若有毒，自然瞞她不過。

史小敏道：「好，待我瞧瞧。」

黃騰蛟道了一聲「多謝」，轉身一躍，逕向後門撲去。

糕餅店是前後二進，前進開店，後進任家，但黃騰蛟一直奔到後院，竟瞧不到半絲人跡。

屋內瞧不到人跡，後院的牆頭可冒出了四個，他們一律身着勁裝，背插兵刃，每人的手中還抱着一綑乾柴。

這是賊人來放火的，黃騰蛟自然饒他們不得。

身形急彈，短劍嘶風，冲起一片血雨，四具屍體一聲未吭的仆倒下去。

原來他們的喉頭全都開了一個大洞，自然吭不出聲來了。

他舉手投足之間，便放倒了四名小賊，然後輕輕拉開院門，探頭向門外查看。

外面是一塊長約四丈空地，再過去就是一條淺淺的溝渠，只要通過這塊空地，就可神不知鬼不覺的離開這個鎮集，然後化明爲暗，反客爲主，給敵人出其不意的當頭一擊。

他思忖之間，黃九峯等已然到達後院，黃騰蛟迎上前去道：「爹！咱們由溝渠潛行離開，到北鎮再對付那些惡魔子。」

黃九峯道：「好。」

此時賊人正在四處放火，決未想到他們會悄然離開，而且十隻馬匹衝向鎮北，鐵蹄敲擊石板，發出雷鳴一般的響聲。

這般響聲吸引着賊羣，他們嚴守鎮北出口，張着網等待魚兒上鈎。

馬匹轉眼即至，亡命的衝出鎮口，賊人一聲號令，弩箭像飛蝗一般的向馬羣射去。這一陣箭雨較適才更加密集，其中還有不少是淬過劇毒的暗器，如此兇猛的伏擊，不是血肉之軀可以拒抗的，十匹健馬自然沒有留下一匹。

當馬匹倒斃之後，伏擊的羣賊驚呼一聲道：「不好，咱們上當了。」

另一個嬌滴滴的聲道：「這我就不懂了，全鎮已成火海，他們全藏在那裏？」

適才驚呼的那人道：「藏在鎮上是不可能的，也許他們出了南面鎮口。」

嬌滴滴的聲音道：「南鎮口有虎倀章大哥把守，並不比咱們這邊怎樣好過，而且咱們並未聽到南邊的弓弦之聲，這事可能有些蹊蹺！」

「妳說的不錯，可惜妳知道得晚了一點。」

「啊，十三把刀的大哥果然不凡，弩箭烈火都要不了你的命！」

來人果然是黃九峯，他們只是損失了馬匹，人員却安然無恙。

黃九峯在對方丈外之處停了下來，目光盯着適才說話的女人道：「原來是秦姑娘，大內高手居然也做殺人放火的勾當，這倒是一樁罕見的事兒。」

這女人是大內三大高手的八手羅刹秦姣，她身旁立着剝皮王福峙，以及在鎮口南端埋伏的虎倀章栖遲，是名噪武林的大內三大高手。

黃九峯說她殺人放火，她毫不在意的微微一笑道：「黃大俠言重了，咱們只是奉盟主的金牌令諭衞道平魔而巳，殺人放火只是平魔的一種手段。」

黃九峯啊了一聲道：「楊長俠居然能指使大內高手，神通果然不小。」

八手羅刹秦姣道：「咱們也是武林中人，也應該爲武林盡一份責任，你說是麼？黃大俠。」

剝皮王福峙道：「不必浪費口舌了，秦姑娘，早點收拾了好向盟主復命。」

剝皮王福峙，心狠手辣，滿手血腥，他原是一個惡跡如山的魔頭，一旦投身大內，也担當起平魔衞道的神聖任務來了。

但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投身大內之後，他所做的壞事似乎比往日更多，黃九峯早有除去此人之意，今日在此相遇，自然再好不過。

於是，黃九峯哼了一聲道：「咱們的確不必浪費唇舌，是單打是羣毆，閣下划下道來就是。」

剝皮王福峙道：「對付喜食人腦的魔頭，咱們不必講什麼江湖規矩，秦姑娘，上。」

語音未落，身形便巳騰空而起，一片刀光猛向黃九峯捲了過來。

黃九峯解下玉帶刀，隨手一划，精芒若矢，嗤的一聲輕响，雙方互接了一招。

這一招是試探虛實雙方都未用盡力。

只是這未用全力的一招，剝皮王福峙被一股帶着奇寒的暗勁迫退兩步。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此時剝皮王福峙應該生出警惕之心。

不過他是一個狂人，也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此等人多半狂傲自大，自以爲是，他對適才一招互接，認爲是黃九峯出了全力。

因此，他嘿嘿一聲冷笑，再度揮刀進撲！

這一回他出了全力，存心要挽回適才被迫後退的恥辱。

剝皮王福峙並非浪得虛名，果然與黃九峯鬥得勝負難分。

當他們纏上之時，皇甫菁菁急忙對黃

騰蛟道：「蛟兒，你到南端鎮口走一趟，最好能毀掉他們的弓弩手。」

這是一件恰當而重要的措施，爲免遭到亂箭威脅，最好先除去後顧之憂。

黃騰蛟奉母命淸除鎮口南端的敵人，楊玉簪主婢及公孫小小也討令追隨，皇甫菁菁自然照准，這樣他們彼此將會有個照應。

當黃騰蛟夫婦奔去之後，皇甫菁菁與八手羅刹秦姣也交上了手，公孫介師徒及史小敏則被二十餘人所圍攻。

這個混戰的戰局，以公孫介師徒及史小敏最爲吃力，他們的功力够高明，但圍攻他們的就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

與皇甫菁菁交手的八手羅刹秦姣，對暗器有獨到的造詣，可惜她時運不濟，偏偏碰上了暗器的尅星。

皇甫菁菁雖是少了一條右臂，却練成了流雲飛袖，而且她曾經習過啞蟬神功，一袖揮出，寒飆狂湧，任是多少暗器也傷她不得。

八手羅刹的功力較皇甫菁菁相差太多，暗器既是無效，她就如同風中危樓，結果如何自然不問可知了。

在苦鬪二十招後，她終於中了一刀，再被流雲飛袖一捲，這名大內高手，就這麼一瞑不視了。

最慘的是剝皮王福峙，他與黃九峯一交上手，立即陷入危局，因爲黃九峯動了殺機，在刀法之中滲進了啞蟬神功，陣陣奇寒，使剝皮王福峙冷透心脾，手脚也逐漸僵硬起來。

在一聲悽厲的慘叫之下，這位兩手血腥的魔頭倒了下去，玉帶刀在他的胸前開了兩個大洞，他自然不能再爲惡人間了。

這兩大高手一死，其餘武林盟屬下心胆皆寒，他們那裏還敢戀戰，在一聲吶喊之後，便紛紛四散逃亡。

黃九峯不願追奔逐北，這是他仁厚的天性，縱然明知對方是一個萬惡之人，他也會爲他們留下一條自新之路的。

另一點他也担心黃騰蛟，不願爲追殺幾個微不足道的敵人而就誤大事。

當敵人四散奔逃之際，黃九峯等也撲向南端，目光所及，懸起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敢情南端鎮口的搏鬥已近尾聲，黃騰蛟夫婦正在掃蕩餘孽。

他這位愛子可沒有他那麼慈悲，否則人們也就不會稱他爲血痕閻羅了。

當然，黃騰蛟並沒有錯，除惡就是行善，所以他要除惡務盡。

因此，在虎倀章栖遲授首之後，他轉而搏殺那些武林盟的高手，短劍左蕩右決，帶起漫天血雨。

公孫小小及楊玉簪的兩名侍俾亦步亦趨，只殺得哀聲四起，橫屍遍地。

只有楊玉簪沒有參加追殺，她好像病了，別人殺得天昏地暗，她却扶着一株樹幹在嘔吐。

黃九峯向全場掠了一眼，立即吩咐皇甫菁菁及史小敏道：「妳們去叫住蛟兒，看看玉簪是怎樣了。」

皇甫菁菁前去喝止黃騰蛟，史小敏則來到楊玉簪的身側。

「怎麼啦？玉簪，不舒服？」

「沒有什麼，多謝姨娘。」

她取出手帕揩抹着面頰，却忍不住又吐出幾口酸水。

史小敏終於明白她的病源了，於是微微一笑道：「走吧，玉簪，他們在等着咱們呢！」

楊玉簪道：「姨娘請。」

她們回到大衆一起，史小敏對黃九峯及皇甫菁菁說道：「恭喜，你們要抱孫子了。」

皇甫菁菁啊了一聲，執着楊玉簪的手道：「是麼？玉簪。」

楊玉簪滿臉含羞的垂着螓首道：「娘，媳婦也不知道，才一個月不來了……」

皇甫菁菁道：「這就是了，今後要多休息，別累壞了身子。」

楊玉簪道：「是，娘。」

這是一個好消息，黃九峯夫婦以及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感到一份安慰，但那熊熊烈火，遍地遺屍，使他們在興奮中又有一點悲戚。

人間就是這樣，花無常好，月無常圓，縱然在花好月圓中也難免有些缺憾的。

黃九峯懂得這些，對得失也比別人看得開一點，他只淡淡一笑，便要大家合力掩埋那些屍體，以免驚世駭俗。

至於黃山鎮他就無法可想了，除了少數幾間民房整個鎮集幾乎全被烈火吞噬。

當晚他們就歇在那幾間倖免於火的民房之中，翌晨天剛破曉便整裝繼續上道。

在確山縣城，他們再添購了馬匹，此後一路北上，直到長葛縣境，並未發生任何意外。

這也難怪，黃九峯父子功力之高，可當得前無古人，連絕世魔頭神鬼一見愁都敗陣而歸，放眼天下，還有誰是他們的對手？

因此，黃山鎮一戰，天下轟傳，武林中不甘被迫害的門派或個人，紛紛聞風景從，來參加他們的行列。

首先到達長葛與黃九峯會合的是朱衣帮，除了帮主韋一公及夫人茅瑩，所屬萬象千葉百勝三堂，近百名高手全部參與。

接着少林，武當，排教，丐帮，以及四川唐門也先後聚齊。

這是百家滙聚，萬流歸海，順天心，應人道的一種自然的發展，自然的滙合。

於是，長葛縣羣英薈萃，形成史無前例的武林大結合。

雖然這個結合並非黃九峯所邀約。

雖然他們的聞風景從，只是爲了解除他們自己的桎梏。

不過黃九峯仍一一申謝，並聯席話舊，以期各派的精神與行動得以統一。

這項聯席話舊是在關帝廟召開的，黃九峯自然是這一聯席中的首腦。

到會的有朱衣帮帮主韋一公夫婦，少林掌門普陀大師，武當掌門水中子，及俗家長老萬里流雲公孫介，排教教主尙典，丐帮帮主鐵翼，唐門門主唐駝。

這些都是當代武林的一派之尊，位高權重，名滿江湖。

這般名噪江湖的一派之尊，此時却以十分沉重的心情，來參與這一聯席夜話。

黃九峯流目四顧，向他們的臉色瞧了一眼，然後立起身來，微微一笑道：「各

位不遠千里而來，同伸義擧，討伐邪惡，兄弟先以至誠申謝感激之意。」

朱衣帮主韋一公道：「黃大俠太過謙虛了，十幾年來，江湖之上道消魔長，武林同道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各派不僅無力伸張正義，而且無力自保，終於落得俯首貼耳，聽憑楊長俠的鞭策，總算天道好逞，能使黃大俠再度出山，咱們只是追隨驥尾，希求解我桎梏，還我自由而已，要感謝的應該是咱們，各位掌門以爲然否？」

這是事實，事實是無法否定的。

這也是天下武林的心聲，在場的自然同聲附和，並對黃氏夫婦父子作了一番歌頌。

最後，少林掌門普陀大師喧聲佛號道：「老衲有一點建議想提供各位參攷。」

武當掌門道：「掌門請說，咱們在洗耳恭聽。」

普陀大師道：「楊長俠以暴力及邪惡的手段爲惡江湖，他那武林盟主並未取得天下武林同道的同意，老衲提議由在場各派署名，傳佈天下，廢除他武林盟主的尊號，各位是否同意？」

丐帮帮主鐵翼道：「老禪師說的是事實，老化子擧雙手贊成。」

這一提議在全體贊成之下通過，並立即起草署名，由丐帮弟子負責傳佈天下。

待此事告一段落之後，普陀大師再度發言道：「武林盟主雖是名尊位顯，但實際上却是一個武林公僕，因而担當盟主之人，必須仁德兼具，武功絕倫，始足以領袖羣倫，排難解紛，當今之世，除了黃大俠堪當此一重任，實在找不出第二個堪與匹敵之人，因此老衲推擧黃大俠爲當代武林盟主，各位是否同意？」

「同意。」

「贊成。」

「非黃大俠莫屬。」

「黃大俠實至名歸，該當仁不讓。」

贊同之聲响成一片，爲聯席夜話掀起了高潮。

但黃九峯却搖搖頭道：「在下無功於武林，無德於江湖，武林盟主之位，在下不敢承當，再說在下此次向楊長俠問罪，只不過爲了十三把刀的私仇，各位的盛意，在下只好心領了。」

經各派一再勸解，黃九峯仍堅辭不允，最後皇甫菁菁道：「强敵當前，咱們不可爲此事而亂了陣脚，依妾身之見，咱們應該先議平魔之計，盟主之事，不妨留待事了之後再作商議。」

各派無可奈何，只得聽從皇甫菁菁的意見，但爲了統一權責，以竟事功，仍要求黃九峯負責指揮，統合全局。

黃九峯無法再推，只得雙拳一抱道：「在下如若再作推辭，就有點不近人情了，不過楊長俠竊據名位，培植私黨，實力之强大，一般魔道決難望其項背，咱們人數雖是不少，仍須羣策羣力，才能克敵致果，在下想將咱們現有的人數分作五個單位，遇到混戰之時，各單元先自行站穩脚跟，再相機互爲策應，各位以爲如何？」

普陀大師道：「老衲同意，黃大俠請說下去。」

少林掌門首先同意，其他各派也無異詞，於是黃九峯續道：「少林，朱衣帮，丐帮，排教，各爲一個單元，武當及唐門人數較少，與在下合爲一個單元，在對敵之時，那一單元出擊，那一單元守備，須針對當時敵情作決定，各位以爲然否？」

丐帮帮主鐵翼道：「黃大俠的分配極合機宜，咱們既將指揮之責交給黃大俠，人力如何運用，你就不必再作客套了。」

此時一聲哈哈長笑，一男一女由廟外奔入，男的是丐帮長老海濤，女的乃是久失音訊的蔡芸兒，他們分別參見了掌門，再與黃九峯夫婦相見。

皇甫菁菁執着蔡芸兒的手臂道：「芸兒，這些年妳都在那裏？」

蔡芸兒不勝唏吁的道：「芸兒爲了偵察殺夫元兇，一直浪跡江湖，夫人，妳如何落得這般景象？」

皇甫菁菁一嘆道：「此事說來話長，以後咱們再慢慢的聊，妳的仇家，可曾查出？」

蔡芸兒道：「查出來了，當年巫山行宮那般人所稱的幻影龍神，就是高陽堡主柳無病，向先夫下毒手的是高陽堡的總管金鼎。」

皇甫菁菁道：「金鼎現爲武林盟的首席護法，此次妳必然可以快意恩仇了，不過柳無病已死，這筆賬只好叫金鼎一人承當了。」，

蔡芸兒道：「不，夫人，當年幻影龍神柳無病，以龍爪功及指中箭稱霸武林，並廣植心腹，設置行宮，原想囊括江湖，稱尊武林的，只因尊師黑星前輩懸崖勒馬，才使他憤恨以終，芸兒殺夫的元兇，應該是高陽堡主柳無病，他雖然已經身死，可是他還有兒子。」

皇甫菁菁道：「芸兒：罪不及妻孥，柳無病既已身死，這筆債應該作罷了。」

蔡芸兒道：「如果柳無病的兒子是好人，芸兒也願意作罷，但他居心狠毒，十三把刀滅門慘案，他是主持者之一。」

黃九峯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芸兒！此話當眞？他是誰？」

蔡芸兒道：「青海瘋大師的傳人，無雙國士南拓，他實際並不姓南，眞名叫做柳南拓，瘋大師曾欠柳無病一次情，才收柳南拓爲弟子，後來知道他以卑鄙的手段毁了十三把刀，一怒之下將他逐出門牆，這些話兒瘋大師臨終告訴我的，當然不會有假。」

海濤道：「老要飯的跋涉千里，未能見到瘋大師，如非巧遇蔡芸兒，還不知道怎樣向黃兒弟交差呢！」

黃九峯浩然一嘆道：「恩怨牽連，寃寃相報，江湖仇殺，也就永無了期了。」

黃九峯語音甫落，一名丐帮弟子道：「稟帮主，武林盟有人投書。」

鐵翼接過一書信道：「投書人呢？」

丐帮弟子道：「走了。」

鐵翼揮手令丐帮弟子退出，轉身將書信交給黃九峯道：「請黃大俠過目。」

原來這封書信的收信人就是黃九峯。

黃九峯拆開信箋，只見上面寫着「明日午時在石固鎭一決生死，楊長俠。」

這是一封戰書，楊長俠約他明午在石固鎭生死一決，他將書信交給在場各派掌門同觀，然後咳了一聲道：「明午之事，各位掌門有何意見？」

普陀大師道：「石固是一個小鎭，在本縣西南五十里，楊長俠何以選擇此地，實在令人難以理解。」

黃九峯道：「他只約在下一人，我想明日在下一人前往。」

朱衣帮主的夫人茅瑩道：「不，信封上雖只寫黃大俠一人，信箋上並未說明只約黃大俠一人前往，咱們如若斷章取義，豈不正中了他的圈套！」

排教教主尙典道：「韋夫人說的不錯，咱們決不能中他的奸謀，再說他明知黃大俠是咱們領袖之人，只寫黃大俠自然也包括在場各派了。」

黃九峯略作沉吟，道：「咱們可以一道前往，如果楊長俠是一人赴約，就由在下應戰，無論生死，各位都不可插手。」

普陀大師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黃大俠之言，老衲等那能不聽。」

× × ×

一彎銀月，放射着嬌柔的光輝。

浮雲多情，爲它掩蔽着那一絲羞態。

天地是迷朦的，就像人生一樣，在大千世界之中，多少人渡過了他迷朦的漫長歲月？

× × ×

楊玉簪秉性良善，溫柔多情，是一個易於滿足現實的女性。

只是她的生活，依然無法擺脫那份迷朦。

不，這不止是迷朦，而是一種極端的痛苦。

× × ×

生身之父是一個爲禍江湖的魔頭，夫家與生父又存着無法兩立的仇恨，她，將何以自處？

由武漢出發那天開始，她的眉頭就沒有舒展過，但她却强顏承歡，不願影响黃騰梭的情緒。

祇不過無論她如何巧妙的掩蓋，那痛苦的神情，有心人仍不難瞧出。

× × ×

二更剛起，一條人影越城而出，她只是略作遲疑，便向西南放步急馳。

她的身法十分快捷，不足兩個時辰，石固鎭便已在望。

此地三面環山，地勢頗爲險惡，楊長俠選擇這兒與黃九峯決戰，說不定別有用心。

不錯，他的確別有用心，否則在這般時辰，石固鎭何須作嚴密戒備！

「站着。」

兩名彪形大漢由樹蔭中相繼躍出，橫刀阻路，攔住那急馳而來的人影。

她脚下一窒，冷冷道：「讓開，我找你們的盟主。」

「妳是誰？」

「楊玉簪。」

「啊，大小姐，屬下多有冒犯，請大小姐恕罪。」

「我不怪你，我爹呢？」

「在山上，由這兒往西北，盟主在一個山神廟裏。」

「多謝。」身形一轉，逕趨西北。

翻越一重山頭，山神廟便已呈現眼前，但弦聲驟起，强弩帶着破空之聲，向她勁射而來。

她摘下銀鞭，刷刷兩聲輕响，兩隻强弩被她一齊擊落。

「好功夫，好胆量，不過老夫却爲姑娘感到惋惜。」

說話的是一名灰衣老者，他是武林盟的護法之一，名叫傅戰。

楊玉簪冷聲道：「有什麼値得惋惜的？前輩？」

傅戰道：「姑娘如此美麗，一身功力也還說得過去，如果死了豈不可惜！」

楊玉簪道：「說得也是，但所以晚輩不想死。」

傅戰道：「我十分同情姑娘，可是由不得你。」

楊玉簪道：「爲什麼？」

傅戰道：「因爲姑娘闖了禁地。」

楊玉簪道：「禁地？什麼禁地？」

傅戰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不過姑娘可以出手抵抗。」

楊玉簪道：「且慢，你先告訴我你是誰。」

傅戰道：「武林盟護法傅戰，由我老人家送你歸西，諒該不會玷辱你吧！」

楊玉簪道：「果然是一位高人，我如果不急於見你們的盟主，倒眞想向前輩領敎一番。」

傅戰哈哈一笑道：「見盟主？你不是在說笑話吧。」

楊玉簪道：「怎麼，女兒見父親也不行？」

傅戰一怔道：「見爹？姑娘是誰？」

楊玉簪道：「楊玉簪，當今武林盟主的女兒。」

傅戰哼了一聲道：「老朽聽說過盟主有這麼個女兒，但你怎能讓老朽相信？」

楊玉簪道：「我沒要你相信？不過要證據很簡單，讓我見到爹不就明白了。」

傅戰道：「好吧！姑娘稍待，老朽這就派人去稟報盟主。」

當傅戰派人前往報告盟主後，楊玉簪瞧着這位武林盟的護法冷冷道：「前輩，你對我爹好像頗爲忠心。」

傅戰道：「盟主神明英武，胸羅玄機，老朽焉能不對他鞠躬盡瘁。」

楊玉簪道：「他如果叫你殺人，你也去殺人麼？」

傅戰道：「盟主要殺的人，那人必定該殺，老朽自然唯命是從了。」

楊玉簪道．「原來如此，那麼你也應該保護我爹的安全了，是麼？」

傅戰道：「那是當然。」

楊玉簪道：「我爹約了黃大俠明午決鬥，你們作了一些什麼準備？」

傅戰雙目如電，向楊玉簪冷冷一瞥，忽然一聲哈哈狂笑道：「姑娘，你當眞是盟主的千金？」

楊玉簪道：「你認爲呢？」

傅戰道：「不管你是不是盟主的千金，你都不該問這些，問了我也不會告訴你的。」

楊玉簪道：「希罕，我只不過好奇和關心我爹罷了，如果我當眞想知道，難道我不會問我爹。」

他們說話之間，楊長俠已帶着四名白袍侍衛快步跑來，楊玉簪遠遠瞧見便興奮呼叫道：「爹……」

楊長俠也揮手向楊玉簪打了一個招呼，及到達她的身前，却神色冷峻的哼了一聲道：「玉兒，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楊玉簪道：「爹，女兒是來看你老人家的。」

楊長俠道：「你從那兒來的？」

楊玉簪道：「女兒從武漢來的，爹！聽說爹跟黃大俠明午有約？」

楊長俠道：「不錯，你聽誰說的。」

楊玉簪一嘆道：「聽誰說的都不要緊，女兒想請爹再作三思。」

楊長俠面色一沉道：「黃九峯要爹死，要爹的命，你還要叫爹三思，你爲什麼不去叫黃九峯父子三思。」

楊玉簪幽幽道：「爹，請恕女兒大胆直言，爹以暴力取得盟主之位，以血腥手段統治武林，除了爹手下這般人之外，巳是怨聲載道，衆叛親離了，放棄盟主之位吧，爹，只要爹肯，女兒也會向黃大俠求情的。」

楊長俠怒叱道：「什麼？你要我放棄盟主，你會向黃九峯求情？哼，我楊長俠叱咤風雲，雄視天下，黃九峯想以螳臂擋車，他不過自尋死路罷了。」

楊玉簪道：「爹，你不能小看黃大俠，連神鬼一見愁都敗在他的手裏，可見其武功之高，當今之世巳經無人能敵，再說他義旗一舉，武林各派就聞風而來，現在他等於集中了全天下的門派，爹怎會是他的對手，回頭吧，爹，女兒求你。」

楊長俠冷冷道：「他集中了天下的門派，你也是其中的一個，是嗎？你說，你爲什麼會跟他們一道？」

楊玉簪道：「這個……」

楊長俠道：「不便說？好，爹還有事，這些話咱們以後再說，你跟爹回去。」

楊玉簪道：「不，爹，你答允女兒放棄盟主，解散了武林盟，女兒才能跟你回去。」

楊長俠道：「什麼？你敢不聽爹的說話。」

楊玉簪雙膝一屈道：「爹，請恕女兒不孝。」

楊長俠道：「很好，你先起來，我要試試你跟萬緣師太學了一些什麼？」

楊玉簪慘然道：「爹，女兒不敢。」

楊長俠大喝一聲，抖手一掌拍向楊玉簪的天靈。

楊長俠之功力何等之深，這挾怒一掌，是鐵人也會肢離破碎，何況他是拍向楊玉簪的天靈。

楊玉簪一見掌力來勢，就知楊長俠存心要她的命。

雖然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但如果她一旦被殺，天地間就再也沒有人能挽救楊長俠的性命了，爲了她爹，她必須留下了自己的生命。

於是，她單掌一點地面，在千鈞一髮之間斜飄而去，楊長俠的掌力落了空，但地面却傳來一聲巨响。

虎毒不食子，楊長俠却要親手殺死他的女兒。

而，一掌落空，跟踪再擊，掌力有如巨浪擊山，一掌接着一掌向楊玉簪招呼。

楊玉簪不敢還手，只得展開身法盡力閃避，好在她師門的身法特別玄奧，一時之間還不至遭到毒手。

此時楊長俠的面色難看巳極，雙目兇光暴射，迸出一股凌厲的殺機，顯然，這個喪心病狂的魔頭，巳斷絕父女之情了。

「賤人，本盟主如不殺你，難消心頭之恨，你就認命吧。」

「爹，我是你的女兒，是你唯一的骨肉啊！」

「順我者生，逆我者死，任何人都不能例外，你是我的女兒，却帮助我的敵人，這種女兒要來何用？」

「可是，爹，你這種違背天理的作爲，一定會失敗的，只有女兒才能爲爹求得一綫生機。爹……」

「住口。」

「啊……」

最後一聲驚呼是楊玉簪所發，因爲她挨了一掌，被擊得飛了起來。

以她師門奇妙的身法來說，她應該不會被擊中，但楊長俠這一掌如同天外飛來，不僅快捷絕倫，而且威力極端驚人。

原來他使的是龍爪功，當年高陽堡主柳無病仗以成名的絕技。

柳無病身死多年，楊長俠何以會柳無病的獨門絕學，看來其中蹺蹊頗多，難道楊長俠會是高陽堡的傳人？

不管怎樣，他會龍爪功決不會錯，因爲楊玉簪巳被他擊得飛了起來。

這還是楊玉簪的身法玄妙，不讓掌力的邊沿掃着，否則非要骨斷筋折，當塲喪命不可。

只是她下墜之處，是一片犬牙交錯的石林，她巳呈現暈迷狀態，這一跌下去那裏還有命在！

但一條人影，來勢如電，雙臂輕輕一抄，便將楊玉簪的嬌軀接着，危險之處當眞間不容髮。

楊長俠舉目一瞥，見接着楊玉簪的是一個英朗洒脫，額頭有一點疤痕的藍衫少年。

楊長俠道：「你是誰？」

藍衫少年道：「你應該知我是誰。」

應該知道，那是說楊長俠必然認識藍衫少年了，但他仔細打量，斷言決未見過這位目露殺機，神色冷傲的英俊少年。

未見過並不代表不知道，至少他覺得似曾相識。

最後他再瞧瞧藍衫少年額頭的疤痕，他終於想起來了。

「你是黃騰梭，黃九峯的兒子？」

「不錯，你總算認出來了，咱們的債也應該算一算了。」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咱們的確該算，不過你先交還我的女兒再算不遲。」

「她會是你的女兒？楊長俠，你沒有弄錯？」

「怎麼？難道我連自己的女兒也會認錯。」

「你沒有認錯，她以前的確是你的女兒，不過適才你那一掌巳打斷父女之情了，今後她不必再認你這位殘酷絕情的父親了。」

「這是老夫的家事，你不嫌管的太多了？」

「你的家事？嘿嘿，你可知道她是我的妻子？」

「什麼？黃騰梭，你再說一遍。」

「信不信由你，我不願多說廢話。」

楊長俠忽然仰天一陣狂笑，神色變得淒厲無比，脚下一挪，向石林緩緩迫來。

黃騰梭道：「楊長俠，你想拚命。」

楊長俠冷酷的一哼道：「老夫後悔適才不該保留幾分眞力，不過這不要緊，現在送你們到地府去也不算遲。」

「遲了，楊金台，報應巳經臨頭了，你還想殺人？」

楊長俠面色一變，竟身不由己的連退兩步，雙目如剪，向發聲之處瞧去。

「黃九峯？原來你是一個毀約背信的人！」

「是你自己先毀約背信，怎能怪黃某不守信約。」

「此話怎講？」

「人算不如天算，楊金台，你的刀山劍林，毒火大陣，未必能害得了黃某，束手受縛吧，黃某看在媳婦的份上，賜給你一個全屍就是。」

武林盟主楊長俠，會是當年東廠總督楊秀深的義子楊金台，這實在大出一般人的意外。

因而跟在黃九峯身後的丐帮長老海濤，蔡芸兒，公孫介父女師徒全都神色一呆，只有兩人不感意外，她們是皇甫菁菁及史小敏，因爲黃九峯夫婦聽楊玉簪形容過楊長俠的長像，早就猜到他是楊金台，只是未經證實罷了。

仇人見面，份外眼明，黃九峯却不急於動手，他要將一切疑點弄個明白。

「楊金台，事到如今，你不必再玩花招了，黃某希望你實話實說。」

楊金台嘿嘿一陣冷笑道：「姓黃的，你知道你是在對誰說話麼？」

黃九峯道：「武林盟主楊長俠，是麼？不要做夢了，閣下還不至蠢到不知死活吧！」

楊金台道：「不要得意太早，你的如意算盤也未必如願，不信你不妨瞧瞧。」

其實不必楊金台叫他瞧，他巳經瞧到了。

那是一連串的旗花訊號，不停的在空中爆發，喊殺之聲不停的由後山傳來，夜深人靜，聽得清晰無比。

楊金台陰森森的一笑道：「本盟主不必使用毒火大陣，你那般朋友也逃不出白袍侍衞的搏殺，不信你不妨前去瞧瞧。」

黃九峯的確担心少林各派的安危，雖然明知罪魁禍首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暫時放他一馬，因而喝了一聲走，便領先向後山馳去。

此時楊玉簪經過緊急施救，內傷巳大爲好轉，現在由黃騰梭摻扶着奔走，倒不見得怎樣吃力。

在奔行之中，皇甫菁菁道：「大哥，楊金台如此大方，讓咱們到後山來馳援，你看是不是一項陰謀？」

黃九峯道：「此人一肚子壞水，自然是陰謀了。」

皇甫菁菁道：「你看是什麼陰謀？」

黃九峯道：「這很簡單，他只帶來四名白袍侍衞，再加上傅戰及十幾名巡山武士，人數雖較咱們爲多，但多半鬥咱們不過，後山是他佈置的陷阱，能够將咱們引入陷阱，自然是上上之策，他何必冒險跟咱們決鬥呢？」

皇甫菁菁道：「他用毒是仗恃史大娘，史大娘既巳投向咱們，他的陷阱還有何用？」

原來當楊玉簪晚間偷偷走出，想勸她爹楊金台懸崖勒馬，回頭向善之際，她的行動被公孫小小暗中發現。公孫小小立即招呼黃騰梭，兩人一先一後悄悄的跟去。

他們走後不久，史大娘就找到黃九峯的住處，史小敏見生母無恙，欣喜之情自然不問而知。

當史大娘得知愛女巳有所歸，老懷也足堪安慰，於是她說出了一段驚人消息。

「當年我聽說小敏與九峯同時失踪，就巳猜到小敏必然棄暗投明，跟着九峯走了，老婆子總算沒有猜錯。」

「娘，你爲什麼不設法逃出來找咱們？否則九峯也不會受這麼多年的罪了。」

「娘何當不想，可是他們對娘雖禮如上賓，但監視之嚴却甚於囚犯，今日如非在山頭佈置毒陣，咱們母女不知何時才能相見呢！」

「娘替他們佈置的是什麼毒陣？」

「九絕斷魂陣。」

「啊，九絕斷魂陣是以九種天下的奇毒調製而成，一種巳可使人立即喪命，九毒齊施，是大羅金仙也難以倖免，娘爲什麼替他們佈置如此厲害的毒陣？」

「再毒一點又有何妨，娘給你解藥就是。」

「啊，娘巳經配好解藥了？」

「當然，無論他們監視如何嚴密，娘總會想出法子暗中配製解藥的。」

她隨即取出一隻瓷瓶交史小敏道：「瓶中裝有三百多粒解藥，別看他們體積頗小，服上一粒一月之內可以百毒不侵。」

史小敏道：「多謝娘。」

此時萬里流雲公孫介及施玉磬匆匆走來，黃九峯一見他們的神色，就知道發生了意外，因而詢問道：「公孫大哥，有什麼不對麼？」

萬里流雲公孫介道：「玉簪出走，騰梭與小小跟了下去。」

黃九峯一呆道：「他們去了那裏？」

施玉磬道：「他們是去了石固鎮。」

皇甫菁菁道：「玉簪必是去找她爹，咱們何不出其不意，對武林盟來一個徹底的殲滅。」

黃九峯道：「好，煩施少俠立即通知各派掌門，請他們到這兒來議事。」

施玉磬道：「晚輩遵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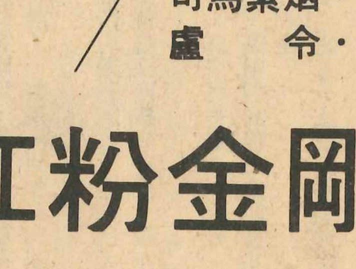
片刻之後，各派掌門陸續到達，黃九峯介紹史大娘道：「這位大娘是小妾生母，家岳史三代各位掌門也許有過耳聞。」

丐帮帮主鉄翼道：「原來是史老夫人，在下鉄翼有禮了。」

史大娘道：「不敢。」

待史大娘見過各派掌門之後，黃九峯面色一肅道：「楊長俠在石固鎮埋伏重兵及毒陣，如非家岳母前來報訊，咱們明日前往，後果將會不堪，此人如此心存鬼蜮，咱們似乎也不必講求仁義了，在下想立刻進軍石固鎮，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武林盟主一舉殲滅，各位掌門，以爲如何？」

（下期續完）



俠艷奇情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紅粉金剛（十三）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宇文雷單身斷後，阻住日、月、山、海四童，容得他手下的一羣蜂羣撤走，出乎意外，撤離的蜂羣，剛逃出莊外，便遭受到三十六紅粉金剛的截殺，而百花分宮總管劉恭正也被紅粉金剛派來臥底的小綠刺殺。慕容婉卒衆進入莊中，對於南宮俊早她來這座分宮，似大感不滿，出言譏刺，南宮俊心知她是受到她姑姑的指示，大有容不得自己的意思，但他不願在此時此情下與慕容婉攤牌，只婉轉說爲了尊重慕容婉意見，從此只作壁上觀好了，慕容婉更進一步的要求南宮俊更爲做足人情——

劍移星斗動　刀揮血雨飄

南宮笑道：「慕容女俠有何指示？」

慕容婉道：「指示不敢當，小妹只希望南宮兄先行離開，把這兒的事情交給我們處理！」

南宮俊不禁一怔！

慕容婉道：「小妹負責從宇文雷手中把四海鏢局的失鏢索回！」

南宮俊沉聲道：「慕容女俠，宇文雷可是個死不放手的人，而且他的功力未可輕視！」

慕容婉沉聲道：「我說負責就負責！假如今天我們無法從宇文雷手中要回失鏢，紅粉姊妹就自己賠出那一筆銀兩來，只是小妹不希望南宮兄再在這裏，讓人知道了，以爲我們是沾了南宮世家的光！」

這是明擺着賭氣了，南宮俊皺皺眉頭，但是臉上仍然露着笑容道：「既是如此，在下就先走一步了。」

他揚揚手，把日月山海四童叫到身邊，然後又轉向馬成說道：「馬先生，我們走吧！」

這些人自然都以南宮俊爲主，他說走，任何人都沒有異議，一行人轉身向外走去。慕容婉道：「老五，老四，妳們送一送南宮兄！」

南宮俊道：「不敢當，貴姊妹目前正須要人手，不必分散了！」

慕容婉冷冷地一哂，說道：「沒關係，紅粉姊妹現在的人數，還比對方多出兩倍，不在乎一兩個人，而南宮兄爲我們的事跋涉幾百里，我們不能不懂一點規矩，四妹，妳們至少要把南宮兄送出十里之外！」這一句相送十里，只是客氣話，實際上卻是要她們硬行看着南宮俊走出十里之外！

那兩個女孩子都萬分不情願，但是看

見慕容婉的神色，不敢再作任何表示，緊跟在南宮俊後出了那爿莊院。

東方英十分歉疚地說道：「南宮兄，你跟大姐在一起到桐柏山時，是否發生了些不愉快的事……」

南宮俊道：「怎麼會呢，我們一路相處極爲愉快，而且也談了很多，在紅粉山莊中，慕容女俠還以上賓相待，甚至在她臨去時，更撥了兩位貴姊妹，翩翩與依依來照料我的生活起居！」

東方英道：「是啊，見面時我曾問過大姐，她對南宮兄還是讚不絕口，說你是武林俊彥，南宮世家在南宮兄手中，更將大放異采，爲江湖道義一大支柱，可是，今天看她對南宮兄的態度，却又不是那麼一回事！」

馬成笑笑道：「東方女俠，令大姐慕容女俠是位女中豪傑，絕非心胸狹窄之輩。她今天的態度有異，不是另有苦衷，就是別有心腸，妳也不必追問了，宇文雷的手下，雖已泰半傷亡，但他本人的功力絕倫，手下也還有三個硬點子，貴姊妹雖然武功卓越，要想困住他，恐怕還很吃力，二位更是貴姊妹中的翹楚，還是趕緊回去支援的好。」

東方英苦笑道：「可是，大姐要我們送出十里。」

南宮俊道：「這個，二位儘可放心，我絕不會令二位爲難，不到十里之外，絕不回頭。」

東方英一怔，說道：「南宮兄還要回來。」

南宮俊輕嘆道：「宇文雷一個人就夠令姐妹頭痛。」

二女都臉有難色。

南宮俊道：「我祇是悄悄地回來，如非必要，我絕不現身！」

東方英想了一下道：「我也曉得我們吃不住宇文雷，但是大姐堅持如此，我也沒辦法，南宮兄對我們如此關顧，小妹十分感激，只是……」

南宮俊笑道：「東方女俠可是在擔心對令大姐無以交代嗎？這很簡單，我可以提出人證的。」

「人證？南宮兄，你那兒的人誰能作證呢？」

「不是我那兒的人，是妳們的人，翩翩跟依依都停留在十里外的鎮上，同時我借你的馬也在那兒，我今親自去，替妳把馬騎來，這總可以證明吧！」

東方英訕然道：「南宮兄，不是小妹矯情，實在是大姐爲人很方正，她規定的事情，不容人違背的！」

南宮俊笑道：「我知道，率領一個團體，做頭兒的人應該要如此才好，如果沒有規矩，那就成爲烏合之衆了！」

東方英一笑道：「南宮兄不生氣就好了，如此小妹等就先回去了，我實在擔心那邊的情形！」

她們兩人終於回頭了，馬成笑道：「這位四姑奶奶是紅粉姊妹中火氣最大，最不好說話的一位，可是她在少主面前，却像是完全變了個人！」

日童在旁道：「慕容姑娘也一樣，她以前對主人的態度何等柔順，今天卻像是臉上可以刮下一層霜來！」

南宮俊輕聲道：「別胡說，背後莫道人短，你們跟着馬先生慢慢地走，我要先走一步了！」

日童道：「公子，你要是不放心她們，現在就悄悄回去好了，我們去見了翩翩她們，告訴她們把馬送去，再告訴她們如何說詞好了，何必定要您跑出十里呢？」

南宮俊道：「不行，人無信不立，我答應了她們，走到十里再回頭，就一定要做到，而且我想短時間內，她們還支持得住，等我到了十里外再回頭也不算晚！」

日童不說話了，馬成道：「少主，我們是否也要回頭呢！宇文雷狡得很，如果一定要擋住他，還是人多一點的好！」

南宮俊想想道：「我想不必了，你們在十里外的路上等着好了，在那兒截住宇文雷的機會還大一點！」

馬成道：「不錯，他假如脫身急逸，必然要經過鎮口，少主其實在那兒去截住他還方便得多！」

南宮俊道：「我如不去，恐怕紅粉姊妹們根本就吃不住他。那時他倒不必急着離開逃走了！」

日童笑道：「我們四個人一個四象陣，就把他困得一籌莫展，紅粉金剛們，難道會如此之差？」

南宮俊冷笑道：「你別以爲自己很了不起，宇文雷的能耐你們知道多少，他的殺手根本沒法施展出來，才跟你們耗那麼久，否則早就要了你們好看了！」

日童不信道：「他那時情況也很危急了……」

馬成道：「宇文雷的確還沒有施展殺手，那倒不是他跟你們客氣，也不是存心拖時間，而是因爲有了少主在側，他不敢施展，因爲他的那些殺手雖然兇厲，卻有個破綻，只要是知道的人，輕輕一擊，就能要他的命，而少主恰好就是知道他破綻的人！」

南宮俊道：「好了！我不能再躭誤了，日童，你們要記住，我不在的時候，你們都要聽馬先生的指示，切忌擅自行動，否則，我的處分一定加倍嚴厲，你們現在是代表着南宮世家在行動，一步都不能疏忽！」

馬成不安地道：「少主，這個在下可就擔負不起了，他們是南宮世家出來的人，在下雖蒙少主賜准歸於門下，今天還是第一次入門，什麼都不懂！」

南宮俊道：「南宮世家沒有多少繁文褥節的規矩，行事只有一個準則，就是無悖於義，先生雖是第一天入門，相信對於這個準則，要比他們更能把握住，一切都借重先生了，我們回頭再見。」

說完他只點點頭，身形已滑前十幾丈，眨眨眼的工夫，人影已消失了，這完全是一個快字，就像是一頭鷩鳥，眼看着由地上飛起，化爲一個黑點，愈行愈遠，變爲無影無蹤，馬成看了咋舌道：「這是輕身術嗎？若非我親眼看見，別人告訴我，殺了我的頭也不會相信。」

月女也無限神往地道：「今天我們算

是開了眼界了，我跟海姐是專練輕身提縱術的，自信也有相當的成就了，但是跟主人一比，簡直不可以道里計！」

馬成道：「你們也不知道少主的功力有多深？」

日童笑道：「馬先生，以前根本沒人知道主人習過武，他在家裏對練功最不感興趣，老夫人也不希望他去習武，所以沒有督促他，每次他出去玩的時候，都還要派個人跟着招呼他，前次在彭城他是初次顯露所學，家裏才知他是另有師承……」

馬成忽又笑道：「日童，南宮家的武學博大精深，但都是走的渾厚雄壯的路子，你們的劍法却跡近詭異，倒好像是跟宇文雷一個路子走的，而且比他更鬼，這是怎麼回事呢？」

日童道：「這很簡單，因爲我們是專爲對付橫江一窩蜂而下的功夫，主人這次是跟橫江一窩蜂對上了，才特地把我們給派出來，所以一切都跟南宮世家的傳統略有差異。」

「可是一個被譽爲泰山北斗的武林世家，風格上總不能作此突然遽變的。」

日童微笑道：「馬先生這想法太迂了，南宮世家不僅是第一世家，而且還在肩負着武林盟主的職務，這個工作很艱鉅，行事的手段不能一成不變，必須要因勢而制宜，才不致爲人所制，爲人所欺，爲人所乘。」

馬成輕聲一嘆道：「南宮主人具有這種認識與胸懷，難怪能成爲當世第一大世家的！世間本無絕對的邪惡武功，只有兇狠與緩和之分而已，兩者各有所長，本是無可厚非的，都是一些食古不化的迂人與一些讀過幾天書的假道學先生，硬把武學分爲正邪兩途，其實武功在於施者之心，用於正則正，用於邪則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

日童道：「馬先生不必牢騷滿腹了，現在你是我們這一行人的頭兒，該如何行動，您也下個指示呀。」

「沒有什麼好指示的，少主行前已有吩咐，要我們守在十里之外，我們就聽他的。」

「可是我們也不能枯守在那兒，至少總得要叫個人留在路上觀察一下動靜。」

「不必，十里的距離，在宇文雷而言，眨眼即至，如果你在半途上看見他，等你發出通知，他已經來到了。」

「那還來得及擋他一下，如果毫無先兆，等發現他時，他已經衝了過去。」

「這倒有理，那你跟山童二人，就留在這個地方觀察動靜，如果發現了宇文雷突圍而出，立即……」

日童笑道：「先生放心，我們有一套通信的方法，既快且遠，總來得及讓你作準備的。」

於是日童，山童也留了下來，馬成只帶了月海二女，繼續向前行去埋伏了。

南宮俊展開了身形，一口氣奔出十里外的鎮集上，吩咐了翩翩一番話，叫她們牽了東方英的馬趕來相候，自己又走了。

這次他更施展了高絕的輕功，就像是一陣風似的飄到劉家的莊宅，只看見很多人在西跨院那邊清理殘局，有人則從地下把銀兩挖掘出來。

他也看見了暗中有紅粉金剛姊妹守伺着，知道這批銀兩不可能被人私吞下去，遂放心地再掩向決鬥的地方，情況已經大變了。

決鬥非常地慘烈，宇文雷身邊原有三個人的，兩名漢子已經流血倒地，只剩下一個萬人迷在跟宇文雷兩個人背對背地應付着紅粉姊妹們的圍攻。

地下又橫了十來具屍體，多半是紅粉姊妹中人。

慕容婉跟東方英等五姊妹，却只抱着刀，守在一邊，沒有上前參加戰鬥。

這使得南宮俊頗爲不解，慕容婉對手下的姊妹們一向都很愛護的，何以今日一反常態，不拿她們當人了。

眼下已有十多人受傷，而她却毫不顧惜地繼續叫人上去拚命送死！

現在圍攻的四個少婦型的女子，兩人撲向宇文雷，兩人撲向萬人迷，都是十分潑悍，刀光霍霍，招式毒辣而伶俐，宇文雷揮劍從容，萬人迷雖然也不錯，但功力顯然比宇文雷差多了，跟這兩個少婦相較，一對一在伯仲間，一對二就吃力萬分，有時還得宇文雷爲她擋兩下子，才不會被砍到！

宇文雷一面抵敵，一面笑道：「慕容婉，妳手下的這些姊妹們太差了，還是要妳自己上才行！」

慕容婉却淡然地道：「紅粉金剛姊妹對敵，向有規矩，從排名低的往高的輪遞，倒下一個補進一個，你只要把她們一個個都殺死了，自會輪到我們的！」

宇文雷道：「殺死她們並不難，我只是不願結仇太深，所以才手下留情……」

慕容婉冷笑一聲，道：「手下留情，你面前已經躺下了十多個了，這叫做手下留情？」

「敝人也有了多名兄弟送了命，我的兄弟不能白死，一命抵一命，到現在爲止，我丟了十七名兄弟，但是三個是死在南宮世家手中，這筆帳以後向他們算，我放倒妳們十四個，大家剛好相抵！」

「你們橫江一窩蜂行事向來是趕盡殺絕，不留活口，今天何以會如此客氣起來了呢！」

「這不同，今後江湖上將不再有橫江一窩蜂這個名目，因爲我也不須要再維持以前的手段……但紅粉金剛却還要在江湖上繼續行道！」

「隨便妳們怎麼都行，今後江湖，由得妳一支獨秀去，橫江一窩蜂由此除名，妳又何苦糾纏不休呢？」

「你除不除名我不管，我們要繼續在江湖行道，就必須要維持紅粉姊妹的名義，就不能栽跟斗，四海鏢局那一注失鏢，我已經答應要追回來，就必須做到，除非你把那批銀子吐出來，否則，我會緊追到底……」

「這是幹什麼呢？我對南宮俊說得很明白，那批鏢銀，橫江兄弟們，只落到四成……」

「那是用來賑災的善款，一兩銀子也

不能給你吞下去，非要你全數吐將出來不可！」

宇文雷道：「就算在下全數吐出，也只得四成而已，還有其餘的部份，妳又將如何？」

「鍥而不捨，力追到底！」

「只怕妳沒有這個能力，妳想想看，連我們橫江兄弟都要讓人分去大份，妳能要得回來嗎？」

「那是我們的事，你把你吞下的部份吐出來就是！」

宇文雷再度格退了兩名少婦道：「慕容婉，只要妳把其餘的部份追回來，在下不用妳動手，自行把那些銀子給妳送來如何？」

慕容婉冷冷地道：「妳把我當成三歲小孩子了！」

宇文雷急道：「沒有這事，我說的是眞話，只要妳有那個本事，我就認輸！」

「不必，我跟你不是爭勝賭狠，只要你吐出那批鏢銀，你倒想得聰明，叫我先去追其他的銀子，等我追回來後，又上那兒找你去！」

「你們耳目遍及天下，連百花宮中都有妳們的人，還怕找不到我嗎？」

「我倒不怕找不到你，但是懶得爲此去化費精神，再說難得有這樣一個落單的機會，若是等你跟那些手下人又會合了，你肯把銀子吐出來嗎？」

「我說過了，到時必會自行送上。」

「你宇文雷的話比糞土還不如，我實在難以相信，找回一點算一點，宇文雷，你還是乖乖地吐出來吧！」

「銀兩不在我的身上，妳殺了我也沒用。」

「那倒不見得，眞殺了你的話，你的那些手下就不敢不把銀子乖乖吐出了！」

宇文雷怒聲道：「慕容婉，我已經把好話說盡了，妳還要如此不識好歹，難道以爲我是怕了妳。」

慕容婉冷笑道：「我沒有叫你怕的意思，也不是跟你開玩笑，我只要你吐出銀子，或者留下命來，兩者中，你任選一條路。」

宇文雷道：「我就算答應吐出銀子，目前也不在身邊，有什麼辦法呢？」

「那倒簡單，你放下兵器，由我們把你綁上，押着你去取銀子，或者是叫這個萬人迷去拿了銀子來贖人！」

宇文雷笑道：「這個，橫江弟兄沒有那麼深的義氣，他們絕不會拿到手的銀子來贖回我這個老大的！」

慕容婉道：「這個我自然會有辦法提醒他們的。」

宇文雷道：「妳錯了，對我手下的那些弟兄我知之甚深，沒有一種方法能叫他們吐出錢來的，大家刀頭舐血去，豁上性命來拚命，爲的就是錢財！」

慕容婉一笑道：「有一個最簡捷的方法，就是用刀子架在他們的脖子上，他們就會講義氣的！」

宇文雷沉聲道：「慕容婉，我這一輩子也沒有做過束手就擒的事，妳這是逼我放手殺人了！」

慕容婉笑道：「你宇文雷不是善男信女，殺的人太多了，居然講這種話，那不是叫人聽了好笑嗎？」

宇文雷忽地揮出一劍，勁力突增，一個少婦擋不住，手中的刀被格得飛上半空，身子也被腰斬成爲兩截！

另一個少婦見狀微微一頓，宇文雷的長劍又出，把她劃了個對穿，慕容婉毫不動色，只是沉聲道：「八妹，九妹，十妹，妳們三個人上！」

那三名也是少婦型的女子，聞言抱刀而進，成品字形將宇文雷圍住，宇文雷道：「妳們別上來送死，老實說，妳們差得很，我只要一招之內，就可以把妳們全部送上鬼門關去！」

看他的出手，這句話倒不是虛假，因此那三名少婦也都略有猶豫，沒有即刻逼進！

慕容婉却沉聲喝道：「上！妳們是怎麼了，難道就這樣被人家幾句大話嚇住了麼？」

東方英意頗不忍地道：「大姐，宇文雷倒不是說大話，雖然他在一招之內殺死三個人是不可能的，但是不出十招，八妹她們一定屍橫就地！」

慕容婉冷冷一哼，道：「那就讓她們死了再說！」

東方英奇怪地道：「大姐！卅六紅粉金剛姊妹已經去了將近一半，我們可不能再受損失了！」

「爲什麼不能，候補的姊妹們多得很，再死上一倍，我們也不怕缺數！」

東方英道：「但是這些姊妹究竟是我們的姊妹！」

「老四！現在是我當大姐，不是妳當大姐！」

東方英頓了頓，才沉聲說道：「大姐！雖然妳的武功高於我而當了大姐，但是，我們中却並不是爲了武功的原故，才認妳爲大姐，我是眞心地欽佩妳的爲人，妳的果斷，一切都够資格做個眞正的大姐，可是妳今天突然變了個人似的，要是這樣，我就……」

「妳就怎麼樣？」

「我就不認妳這個大姐了！」

二姊祁芳與三姊林仙芝都同時道：「四妹，妳怎麼可以說這種話！」

東方英倔强地道：「爲什麼不能說，一個做大姐的人如果不能使我心裏佩服，當然我可以不認她！」

慕容婉却平靜地道：「四妹，妳除非脫出我們這個紅粉金剛的圈子，否則妳就無法不認我這個大姐！」

東方英道：「脫離就脫離。」

祁芳更爲吃驚地道：「老四，妳瘋了，妳知道，紅粉姐妹是絕對不允許離開的，除非是……」

東方英道：「除非是死，我不在乎！我就死好了！妳們誰來殺我都行，可是要我……」

慕容婉冷冷地道：「沒有人要殺妳，妳若是高興，現在就可以離開，只是記住，以後別再提出紅粉姊妹這四個字，也別再跟我們搭上一點關係！」

祁芳倒是爲之愕然道：「大姐，妳不是在開玩笑吧？」

慕容婉道：「我幾時跟妳們開過玩笑了？」

「可是，按照我們的規矩……」

「不錯，按照規矩，有誰想脫離我們的組織，必將受到最嚴厲的制裁，全力加以追殺，可是現在我們强敵當前，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既是現在當面都無法執行制裁，就只有放過她，以後也不能去對付她了，除非她再跟我們故意作對，那自是另作別論，不過我們也絕不是以規矩來制裁她了。」

聽慕容婉的口氣，似乎已經把東方英逐出了門戶，這使得東方英大感驚奇地道：「大姐，妳是說我可以不受制裁而脫離紅粉姊妹。」

「不是不受制裁，而是本會目前無力制裁妳，兩害相權取其輕，我別無選擇，只有破例任妳逍遙！」

不管她的語音是多麼冷淡，但仍然可以看出她是在放人情，使東方英免於罪。

東方英十分感動地道：「大姐，小妹不要離開！」

「剛才是妳自己親口說的。」

「那只是我的一時氣憤口不擇言。」

「老四！有些話不是口不擇言可以作爲藉口的，妳侮辱了我，紅粉姊妹的大姐，尊嚴絕不容污蔑！」

「我……不是有心的：大姐，妳知道我一向都是有口無心，說過的話立刻就忘了！」

「這句話，却忘不了，妳已經公然地冒犯了我這個大姐，按照規矩，這就是死罪！」

「那大姐就殺了我好了！」

「强敵當前，我沒有精神來做這件事，老四！現在妳已不是紅粉姊妹了……」

「大姐！我……」

「別再多說了，我已經決定的事就不再更改！」

東方英急了道：「大姐，妳不能這樣子對我，我們從小就在一起，從來也沒離開過姐妹們……」

「好在妳有一身武功，足可照顧自己，而且說句實話，妳實在不適合留在我們中間，我一直在爲妳的問題而操心，這是一個最好的擺脫妳的機會，老四，別再多說了，要是在平常無事時，妳今天對我的態度言行，我想包庇妳都不行，姊妹一場，好離好散！」

東方英道：「那我以後怎麼辦呢？上那兒去呢？」

「海闊天空，隨妳自己高興！」

祁芳也明白慕容婉的意思道：「大姐，老四對妳的確不太應該了，可是她孑然一身，無依無靠，一點江湖經驗都沒有，妳叫她上那兒去呢？」

慕容婉哈哈地笑道：「她那一身武功，何處不能去，而且她有一個任俠尚義的胸懷，相信不會走入歧途！」

「但她的經驗太欠缺了，什麼都不懂，容易上人家的當，也容易吃人的虧！」

慕容婉淡淡道：「她可以找南宮俊去，有南宮世家少主照顧她，應該沒人敢欺侮她！」

東方英似乎也知道事情已成定局，不便再說什麼了，而且聽見了南宮俊三個字，目光一亮，似乎這個名字對她有着莫大的吸引力，可是她的神色一黯道：「我被門戶所逐，好意思去找人家嗎？」

「妳沒有被逐，是妳自己脫離的，而且妳離開了對大家都好，紅粉姊妹將來的作風，妳會更看不順眼，說不定那天會要妳做一件妳完全不願意的事，那時妳若抗命不做，反而會使大家爲難！」

東方英想了一下道：「大姐，我覺得妳跟南宮俊回山了一趟之後，似乎起了什麼變化？」

「是的，事情有了變化，不過妳已經不是紅粉姊妹了，用不着再問，現在妳也明白自己的立場，妳已經不是我們的人，不必再管我們的事，最好是卽刻離開，否則妳也只能作壁上觀，我們是死也好，活也好，都與妳無關了，二妹三妹五妹！」

祁芳，林仙芝與柳葉青恭身道：「小妹在！」

「妳們三個人如果想離開，現在是個機會！」

「小妹等誓死追隨大姐絕無二心！」

「那可是妳們自願的！」

三個人都點點頭，慕容婉又道：「今後絕不容許再發生像老四那樣對我的態度了！」

祁芳代表其他兩個人發言道：「是的，小妹等對大姐絕對信任，大姐任何措施決定，小妹都絕對遵從！」

慕容婉點點頭道：「好！這句話我可以信，因爲妳們平時也從沒有說過一句抗逆的話，只有老四，不止一次地唱反調，在一個組織裏，實在不允許這種情形的，從現在起，五妹遞升老四的級，五妹的名義由六妹孔文秀遞升！」

旁邊有一個少女立刻過來道：「謝謝大姐！」

「別謝我，這是規矩，文秀，妳對我處置東方英的事情，作何看法！」

孔文秀看看東方英，遲疑未答，慕容婉道：「說！我要聽妳心裏的話，妳可以毫無顧忌地說！」

孔文秀終於道：「小妹沒有任何意見，一切以大姐的意見是從！」

慕容婉這才笑了一下道：「很好，妳終於懂得如何地從事了，文秀，妳明白一件事，不是我這個做大姐的專橫，不讓妳表示意見，而是妳這份職責不允許妳有自己的意見，紅旗老五在門口中一向是執掌傳令通訊，接待外賓，接洽外務，事情最多，也最不容許出錯，任何一個命令，我們在交付下來前，已經經過深思熟慮了，如果妳的意見太多，喜歡擅自作主，布達時很可能就有增刪，而些微之差，却往往能致千里之謬！」

孔文秀沒有表情地道：「是！小妹明白！」

這時奉命圍攻的七妹八妹九妹，又在宇文雷的攻擊下兩死一傷。

重傷的是七姐，爲宇文雷一劍削斷了執刀右臂，其餘兩人都是喉間飲刃而死。

她們比東方英所料的還多支持了十多招，到了第二十六招上才完全無力再搏，這倒不是東方英的估計錯誤，而是宇文雷自己鬆了勁，他不敢把殺手連續地施出，以免爲在旁觀戰的紅粉五魁看出破綻。

因爲他明白，紅粉金剛雖有三十六之數，但是技藝最高的還是頂前面的那五個，這五人幾乎就是另外的三十一人的三倍戰鬥力，換言之，她們頭上的那五個人，每人都可以一抵十。

他更明白慕容婉的用意，不惜犧牲，叫其餘的人先來找自己拚命，一則是爲了損耗自己的氣力，二則是爲了便於觀察自己的劍路。

宇文雷本來不想把殺手展出來的，因爲那些殺手雖然凌厲無匹，但是施爲時極耗眞力，而且更還要配合了劍招的變化，及時施出。

每用過一次，就少一路，這紅粉五魁都是頂尖高手，她們在目睹一招殺手後，就能把其中變化都看了去，可是又沒辦法，後來攻上的這三個女子，比先前那些又狠多了，尋常的招式，根本就擋不住她們凌厲的進攻，自己一開始使用拖延的手法，結果反而吃虧，原本在十招之內可以解決的，結果因爲沒爭到先手，硬碰硬地在二十六招上才把最後一人的手臂削斷，而且還把自己的十八式殺手，用掉了十三式，不但如此，更還化去了多一倍眞力。

原本想喘口氣的，目的未達，却使自己更累了，額際鼻尖上都已沁出了汗水。

他沒有立時突圍奔出，一動之下，很可能爲對方看破虛實，因此宇文雷只是拄劍而笑，裝出一副從容之態，實則暗中在運氣調息。

這一手做作却沒有瞞過慕容婉，她一擺長刀，率先衝了出來，攔在宇文雷面前道：「宇文雷，很好，你殺死了我們這麼多人，現在該付出代價了！」

祁芳與林芝仙配合得很好，她們沒有採取了包圍的形勢，只是一左一右，以十步的距離，不近不遠地跟着宇文雷，東方英見狀正想補上另一個空位，却被柳葉青搶先了一步，說道：「四姐，這是小妹的位置。」

東方英道：「老五！不！現在該叫妳四妹了，我沒有意思要跟妳爭地位，只是這套四象刀陣，妳還不習慣！」

慕容婉道：「英妹！柳四兒原來是擔任補缺的工作，四象刀陣的每一個位置她都很熟悉！」

「可是她沒有參加過眞正的戰鬥，不如小妹純熟！」

「那也不見得，事實上我們練成此陣以來，也沒有正式對外使用過，今天也是第一次有人夠資格讓我們推出此陣，因此妳比小四兒也强不了多少，文秀，妳看好，我們四個人中，不管那一個倒下，妳就立刻補上那個位子，不能有誤！」

孔文秀微感惶恐地道：「小妹未曾參加過演習，對這個刀陣一無所知，恐怕會誤事！」

「那就用心看看，其實這很簡單，一看就會了！」

東方英道：「大姐，那又何苦呢，讓小妹爲姊妹們再盡一次心好嗎？」

「不用，這四象刀陣實際上該叫做五瓣梅花刀，只要五個人就夠了，多一個都不行！」

東方英着急地道：「可是小妹……」

慕容婉不讓她多說下去，用手一擺道：「妳不必再說了，紅粉姊妹的活動，妳一概不能再參加了，如果妳實在閒得無聊，倒是還有件事可以一做！」

「什麼事情？大姐！」

「去把那個叫萬人迷的婆娘給收拾下來，最好是生擒了她，把她押交給南宮俊去！」

東方英一怔道：「大姐，爲什麼要生擒她呢，一刀劈了她不乾脆嗎？再說又爲什麼要生擒了交給南宮俊呢？」

慕容婉不耐煩地道：「要想追回宇文雷吞下失銀，只有從她的口中問出點消息來，妳連這個都想不到，實在也不配做我們的紅粉姊妹！」

「那又爲什麼要送給南宮俊呢？」

「妳問出了地點，憑妳一個人把那些銀子追出來嗎？只有找到南宮世家，才有那個本事！」

東方英道：「那我把她交給大姐，不是更好嗎？」

慕容婉嘆了口氣：「英妹！我們能夠誅却宇文雷，縱然沒追回失鏢，也足可對武林交代了，妳也看見的，今天我們紅粉姊妹的傷亡相當地重，我必須要時間來力作整頓，暫時沒空去做別的事了。我要告訴妳的話已經言盡於此，聽不聽在妳了，姊妹們上……」

說着一揮長刀，祁芳等人已經配合舒齊分從幾個方向劈向了宇文雷！

這一批頂尖的紅粉魁首，出手又自不同，她們不僅個個內力深厚，刀法凌厲，更難得的是相互配合之妙，時間上拿捏得恰到好處！

第一個人的刀勢遞足之後，緊接着就是第二個人的攻擊遞到了，兩個人的攻式不同，攻取的部位也不同，却都是緊要致命之處！

這所謂四象刀陣，並不是整體作戰，每個人仍然是各自成一體作戰的，唯一精妙的就是時間的配合。

宇文雷的內力比她們任何一個人都雄厚，但是還不足以能將她們的兵刃一舉擊出手去，除非他出全力來相搏，但是在時間上又不允許他如此！

如果他用足功力去對付其中一個人時，接下去的第二個人就可以蹈隙而入，應付起來就十分勉强了，僥倖再能擋過，絕對擋不過第三刀。

這是一，第二點，她們所發的刀式都是勇猛急進，式式都是拚命的攻法，敞開空門，置本身的安危於不顧，誰要反擊倒並不難，只是自己必須挨上一刀，也就是說她們所用的刀式是無可閃避的，除了用兵刃擋架外，沒有第二個化解的辦法。

宇文雷一開始不明就裏，在跟慕容婉力拚一招後，幾乎就被祁芳一刀砍斷胳臂

，所幸及時橫劍回保，才只在肩上挨了一刀鋒，也仗着護體眞氣了得，只砍出一道淺淺的血痕。

在第五招上，他又想犯險，在柳葉青刀削當頸時，挺劍急刺前心，以出手快速而論，他的確是可以略先一點的，可是柳葉青根本不加理會，勢子一點都沒變，宇文雷卻嚇壞了。

他估計着自己若一劍穿透了柳葉青的前心，脖子上也得挨一刀不說，而且接着的慕容婉那一刀更難以招架了，萬分不得已之下，他只有臨時撤招自保，縮頸仰身斜封，推開了那一刀，而且吸胸彎腰，堪堪讓慕容婉的一刀擦腰而過，已削掉一片衣襟！

這兩招險之又險，直把個宇文雷嚇出一身冷汗，總算領教到這四象刀陣的厲害了！

她們比先前南宮俊手下的日月山海四童還要難纏多了，宇文雷只有老老實實，抱元守一，以十分的精神，八分的勁道，把攻來的每一刀恰恰擋開，不作反擊的打算，這樣才能勉强應付下來。

然而這種戰情是既落下手，又耗體力，被四個小鬼夾纏了很久，廢掉了一半的勁兒，再遇上了這四個像發了瘋似的，奮不顧身的女孩子，實在是苦不堪言。

他這邊陷入了困境，苦戰不得脫，另一邊的萬人迷却更慘，她先前被兩個女孩子夾攻，還勉强能應付下來，東方英上來後，那兩個女孩子倒是退下了，然而這一把刀比那兩把還要難應付。

刀光霍霍，着着皆狠，勁力既足，勢子又疾，要不是慕容婉說過留活的比死的有用，那位狠心的小姐早不知把她劈成多少片了！

南宮俊在暗中看了一陣後，較爲放心了，他知道慕容婉等人只要採取這種戰法去對一個人，至少已可立於不敗之境，東方英對萬人迷，那是更不用擔心了，倒是不必再留在此地，以增加誤會或困擾，於是他就悄悄地離去，才走了幾十丈遠，忽聽後面一陣喧鬧，夾着女子的尖叫聲，然後又看見一條人影如飛掠過，赫然竟是宇文雷，倒使他吃了一驚。

宇文雷所去的方向，正是馬成帶着四小埋伏攔截的那條路，倒是不必太擔心，不如回去看看是誰受了傷。

他才把身子折回去，却又幾乎跟一個人撞個滿懷，他縮得快，他才堪堪撞了那人的身子一下，立刻躲開了，對方却比他還性急，一片寒風帶着銀光洒到，同時喝道：「混帳東西，你敢擋本姑娘的路！」

聽聲音與這莽撞的性子，除了東方英之外，也不會有第二個人，可能她這一刀還眞兇，南宮俊連忙急退閃開，她的下一刀又劈了過來，急得南宮俊忙叫道：「東方姑娘，是在下南宮俊。」

東方英第一刀被對方閃開，那也是很少有的事，第二刀勁勢更厲，但出手已較從容愼重，也看清了是南宮俊了，中途將刀收住了，顯得很不好意思地道：「對不起，南宮兄，我不知道是你，傷着了你沒有？」

南宮俊只有笑笑道：「沒什麼，還好我閃得快，叫得快，否則這第二刀是很難閃過的了！」

東方英顯得很興奮，也很得意地道：「我這破月三刀是不太好閃躲……」

她忽然又覺得在南宮俊面前誇耀這些不太適合，遂又改變了語氣道：「不過在南宮兄來說，還不算回事，南宮兄，你才趕來呀！」

「在下來了有片刻，看到各位跟宇文雷動手，似乎已可穩操勝券，爲怕慕容姑娘誤會，才想先行離開的！」

「喔！你已經來過了，那想必已經知道……」

南宮俊忙道：「在下已經知道姑娘離開了紅粉姊妹，慕容女俠是位很好的姑娘，她之要姑娘離開門戶，必有深意，姑娘倒不必爲此耿耿！」

「我知道大姐把我趕出去，一定是有原故的，否則她跟我感情最好，平時也最疼我，絕不會對我如此的，可是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這個在下一時還不太清楚！」

「你怎麼會不清楚，叫我問誰去？」

「姑娘，這話是怎麼說呢？」

「我問大姐，她說叫我來問你，還說她雖然沒有告訴你實情，但是你在翩翩跟依依的口中，也可以問出一個三四分，再加上你的聰明猜測，不難全部明白的！」

「哦！慕容女俠是這麼說的了？」

「是的！她受傷後，我去扶她，她催我快走，同時只告訴了我這兩句話！」

南宮俊道：「慕容女俠受了傷？傷得怎麼樣？」

「不重，她是故意受的傷。因爲姑姑來了。姑姑如果出手，宇文雷是一定會遭殃的，她故意讓宇文雷在手臂上刺了一劍，放走了他！」

南宮俊愕然一怔，道：「這是爲了什麼呢？」

東方英道：「我想她是不想叫宇文雷落在姑姑的手裏，把他放出來交給你吧，因爲我告訴她說你在十里外等候，所以她縱走了宇文雷，悄聲對我說，叫我借着追宇文雷的藉口，趕快跟你會合……」

南宮俊點點頭，然後道：「還有一個原因，她是不願意妳離開的事被妳姑姑知道，否則妳很可能就走不掉了，她實在是個很值得敬佩的人，用心良苦，我先前的確是有點誤會她了！」

「南宮兄，你怎麼誤會他？」

「我看見她叫手下的姊妹去圍攻宇文雷時，心中頗不以爲然，因爲她明知那些人絕不是宇文雷的敵手，上去只是白白送死！」

「是啊，我也是爲這件事跟大姐頂起來的，我覺得她突然變了，直到現在我還是未明白。」

南宮俊輕嘆道：「妳的確是不容易明白的，因爲妳對紅粉姊妹的本身都不够了解！」

「我是在止水谷長大的，怎麼會不了解？」

南宮俊道：「不識廬山眞面目，祇像

身在廬山中，妳就是生活其中，所以才不容易明白，我問妳，紅粉姊妹，已婚與未婚的各居其半，妳們是從小入谷，那些已婚婦人則都是婚後才進來的，對嗎？」

「是的，她們是在外受了遺棄，成爲翁姑所不容，來到谷中求棲，因爲她們開始得遲，所以武功進境不快，成就也不高，前面五名，始終輪不到！」

南宮俊道：「可是他們也不是最低的，三十六紅粉姊妹以技藝排名，在二十五以後也沒有已婚婦人！」

「那是因爲她們開始練功時，根骨已凝，有些功夫較易速成，所以才會如此，但是等到更上一層，她們就很艱難了！」

「這也說得過去，因爲我看她們的出手兇狠毒辣，刀出斷魂，不給人留半點餘地，也只有滿懷怨憤的婦人才有這種狠心，像妳們這些未經人世的女孩子，心地善良，怎麼都施不出那些狠招的。」

「對極了，南宮兄！在五姊妹中，本來以我的心腸最硬，出手最狠，可是遇到一些眞正過於兇狠的招式，我老是使不好，因爲我胸中沒有殺機，無法把那些刀招的精華盡情發揮出來……不過這與大姐的行動無關！」

「有關係，在止水谷，我聽說已婚婦人與未婚姊妹們是分開來的？」

「是的，那是姑姑的意思，認爲她們是已經接觸過外面的世界再進來的，恐怕會分了姊妹們的心，所以才分開居住，分開練功，甚至於連平時談話都極少，只有出來行動時，才混在一起，不過已經列名姊妹榜的人都是經過千百次錘煉，生性沉穩，不會多話瞎道是非了。她們想要學有所成爬上來，比我們難得多！」

南宮俊道：「主要的是那些人的眞正底細，妳清不清楚？」

「這……不太清楚，除了姑姑之外，連大姐都不太清楚，南宮兄，妳問這個幹嗎？」

南宮俊道：「我問的目的只是要告訴妳，我知道她們的底細，她們絕不是什麼棄婦，更不是什麼受到翁姑虐待而逃離家門的怨婦，那只是騙妳們的理由，她們實際上是妳姑姑在外面另植的一批徒衆！」

「姑姑在外面另植的徒衆？南宮兄，你別開玩笑了，姑姑多少年來，就沒有出過止水谷！」

南宮俊嘆了一口氣：「那只是妳們認爲如此而已，實際上她大部份時間都在外面，止水谷只是她偶而一至的棲息地，這一切有個人很清楚，就是反出百花宮，跟我在一起的馬成，詳細的情形妳去問他好了！」

東方英的確是難以相信的，但是她也知道南宮俊不會騙她，至少不會在她面前造這種謠，因此她頓了一頓才道：「大姐知不知道呢？」

「以前是不知道，但是上次我跟她回去得很突然，使得妳姑姑來不及掩飾，我們發現了止水谷中許多的秘密，雖然妳姑姑把費姥姥殺死了，隱藏了一部份秘密，但是慕容女俠已經有所知覺了！」

「那又如何呢？」

「妳姑姑是以前魔教教主的寵姬，她的性情半正半邪，一方面培植了妳們來伸張正義，另一方面，她也培植了一批邪惡的勢力。」

「就是那些已婚的婦人？」

「那些都是婦人不錯，却未必已婚，那是魔教中邪惡傳統下造成一批禍水。」

「姑姑爲什麼要把那些人放在我們一起呢？」

「這個我想是爲了帮助妳們吧，她雖然有心使妳們代表正義的一方面，但是妳們的知識，思想，經驗都太單純，不足以在江湖上成立一個門戶，所以須要有一人來帮助妳們，所以她選了一批人，到妳們中間來，這批人也許是邪惡程度較爲淺的一批，但在先天的底子上，她們仍是邪惡的，所以妳們紅粉姊妹行事，多少仍然帶着點邪氣！」

東方英不再說話，她在記憶中搜取事實來印證這些話，最後點點頭道：「不錯，紅粉姊妹中，那些年紀大的是有點邪氣，她們殺性很重，跟人打鬥時，有股不要命的拚勁，而且很桀驁不馴，要不是規矩嚴，束縛住她們，很可能會成爲一批殺星的！」

南宮俊道：「所以慕容女俠才借宇文雷的手，把妳們紅粉姊妹加以整頓一番，除去那些人！」

「可是她爲什麼要把我趕走呢？」

南宮俊也無法回答了，雖然他知道答案的，但是沒法子告訴她，慕容婉對她特別關心，把她交給自己照顧，想了半天才道：「她有意整頓，却不想跟妳姑姑正面衝突，在幾個姊妹中，只有妳性子最烈，如果知道眞相後，很可能會跟妳姑姑鬧起來，所以才把妳遣走！」

東方英接受了這個理由，却又感到有點傷感地道：「以後我跟那些姊妹要永遠分開了！」

「我想那倒不至於，大家還要在江湖上闖，遲早總會見面的，在慕容女俠的率領下，我想紅粉姊妹不至於淪入邪惡，而跟我們成爲敵人的！」

東方英道：「萬一她們跟你衝突起來呢？」

南宮俊莊容道：「祇要她們的行爲不違正道，我會儘量地容忍的，但如果她們做出違背正道的事，站在我們世家的責任上，我也不能袖手旁觀！」

東方英的是非觀念是很明確，所以，對南宮俊的話，倒沒有太多的反對，沉默了片刻後，才說道：「南宮兄，你看見宇文雷了？」

「看見了，他從我身邊滑過去的！」

「你爲什麼不攔住他呢？」

「我聽見後面有女人的叫聲，不知道發生什麼，所以急着前來看看。」

「那是大姐故意叫出來的，她只受了點輕傷，你不該放過宇文雷的，那不是辜負了大姐的一片心意嗎？」

南宮俊笑笑道：「那時我覺得妳們比宇文雷重要，所以才沒去理會他，現在知道沒什麼，再去追他好了！」

「還能追得上嗎？」

（未完）

端午節特稿／龍乘風・文　盧令・圖

龍舟閣風雲

槍挑天變色　劍閃江斷流

五月初一，整日大雨。

直到黃昏，雨點依然像潑水般，從半空的烏雲不停瀉下。

就在這個時候，銅刀鎮之東，突然出現了三個黑衣人。

這三個黑衣人，年紀並不大，最大的一個看來都不超過三十歲。

但，他們的手裏，却每人手持一根木杖。

最令人心悸的，就是這三根木杖，皆血漬斑斑，雖在滂沱大雨之下，依然並未冲洗得掉。

這三個黑衣人，以前從未在這裏露過臉。

銅刀鎮數十年來，都很太平無事，這三個黑衣血杖來客，莫非是這個地方的不祥徵兆？

× × ×

五月初二，雨已停。

崢嶸老人在銅刀鎮的一爿廣場裏，面色沉重地看着十一具屍體。

昨夜大雨中，銅刀鎮竟然有十一個人被暗殺。

這當然是一件大事。

所以，連近十年來已經很少出門的崢嶸老人，都被驚動了，要親自出來檢視屍體。

崢嶸老人，原本姓陸，名龐天，號崢嶸，但現在，知道他原姓名陸龐天的人已越來越少，人人都只稱呼他爲崢嶸老人。

崢嶸老人，今年差不多八十歲了。

但這個年紀老邁的老翁，却是銅刀鎮裏的主宰。

在這裏，崢嶸老人的每一句說話，就是法律。

遠在三十多年以前，銅刀鎮也曾有過一段充滿血腥，充滿罪惡的日子。

在那個時候，殺人，刦掠，强姦的案件，幾乎無日無之。

雖然這裏的地方官也曾有過幾次出兵平亂，但過得三五七日之後，又復如是。

最後，連地方官也索性放手不管了。

但自從崢嶸老人在銅刀鎮出現之後，罪案就直綫顯著地下降。

因爲崢嶸老人手裏的一柄虎頭銅刀，在十日之內殺了八十九個惡霸。

直到第十一日之後，銅刀鎮就再沒有任何罪案再發生過。

還有一點要補充的，就是銅刀鎮以前原本叫大河鎮，直到崢嶸老人出現之後，才易名爲銅刀鎮的。

× × ×

銅刀鎮上，一夜之間十一個人被暗殺這個消息，很快就傳了開去。

這個消息，一直傳到二百里外的楓林集。

楓林集唯一的酒家，就是一楓館。

一楓館，名副其實，四週只有一棵楓樹。

因爲這裏其他的楓樹，都已被這間一楓館的老闆砍掉，就只剩下了最中央的一棵。

曾經有不少酒客，問一楓館老闆爲甚麼要這樣做，所得到的答覆是：「室雅何須大，花香不在多。所以，這裏雖然只有一棵楓樹，却已勝過其他千千萬萬棵。」

這種解釋，有人接受下來。但也有人覺得似是而非，不倫不類。

至於這個老闆砍掉其他楓樹的眞正理由，知道的恐怕就只有秦白玉一個。

秦白玉是個年青人，但一楓館的老闆也不老，只比秦白玉長三歲。

這兩個人有一種特別的本事，就是無論怎樣酗酒的醉客，都能够把他撵出一楓館門外。

曾經有一次，有兩個號稱拳王，拳霸的惡爺，在一楓館裏轟酒鬧事，結果被秦白玉每人賞了一拳，直到現在，那兩個惡爺的鼻子還是歪的。

秦白玉幹完這件事之後，回頭問一楓館老闆：「這兩拳打得好不好？」

一楓館老闆搖搖頭，道：「一點都不好。」

秦白玉一怔，道：「莫非這兩個人不該打？」

一楓館老闆又搖頭，道：「是你的拳頭打錯了位置，你不應該打他們的鼻子，應該打他們的咽喉。」

秦白玉道：「你的意思，是要結果這兩個人的性命？那未免過份一點罷？」

一楓館老闆冷冷一笑，道：「如果你知道他們的來歷，你就知道卽使殺他們一千次，一萬次都不過份。」

秦白玉道：「他們自稱甚麼拳王，拳霸，莫非……就是杭州的鄔氏兄弟？」

一楓館老闆淡淡的道：「不錯，就是這兩個爲了拳譜，便連老子都一刀砍翻的畜牲。」

秦白玉立刻追出去，但鄔氏兄弟已不知逃到那裏去了。

秦白玉回來，對一楓館老闆道：「你既然早已知道兩個惡賊的來歷，爲甚麼不出手將之斃掉？」

一楓館老闆的聲音，似乎有點疲倦：「也許我今天不想殺人。」

秦白玉嘆了口氣，他瞭解他，因爲他的確已經疲倦。

疲倦得連該殺的人都不想去殺。

秦白玉更知道，若在五年前，鄔氏兄弟這種惡賊遇上了他，簡直就和遇見死神沒有半點分別。

一楓館老闆在五年之前，究竟是個怎麼樣的人物？

× × ×

五月初三，正午。

今天的陽光很好，秦白玉捧着兩籠畫眉鳥，哼着小曲，去找他的老朋友。

秦白玉的朋友不算少，但眞眞正正的老朋友，却就只有一個。

這個人自然就是一楓館老闆。

然而，他竟然不在一楓館，却有一個

八九歲的孩子在等他。

這個孩子，是一楓館隔隣雜貨店的侄兒阿鴻。

阿鴻一見秦白玉，立刻就將一張紙條交給他。

秦白玉一看，便已認出了是一楓館老闆的筆跡，上面寫着：「七日之內，我若還未回來，煩將樹砍而焚之。」

短短十七個字，却令秦白玉爲之神色一變。

煩將樹砍而焚之，意思等如說：「我已死，這棵楓樹也沒有再留下的價值，不如將它毀滅也罷……」

一楓館老闆去了那裏？

他究竟出了甚麼事？

× × ×

在這個時候，一楓館的老闆，正在一輛馬車的車廂內，躺着身子，十分舒適寫意。

馬車向東行，這條路，將會直達銅刀鎭。

不過，一楓館老闆對於這條路將會直達到那裏都不在乎，卽使是直達酆都城，他也絕不會中途下車。

因爲車廂裏，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個女人。

一個使他朝思暮想，刻骨難忘的女人——宋芝芝。

宋芝芝實在是一個很漂亮的女人，五年前很漂亮，五年後更加漂亮。

唯一的分別，就是五年前她是個女孩子，但現在却已經是個女人。

不過，一楓館老闆似乎也沒有將這種改變放在心上，只要她在自己身邊，就算她變成老太婆般鷄皮鶴髮，便又何妨？

在車廂裏，他逗她笑。

她那雙又圓又大的眼睛，癡癡地望着他，覺得五年後的他，依然風采如昔，只是似乎很疲倦。

他實在是一個怎樣的人？這五年來他的生活過得怎樣？很逍遙？還是充滿寂寞，充滿痛苦？

她當然沒有忘記，一楓館的那一棵楓樹。

他將其他的楓樹都砍掉，只因爲她曾說過一句這麼樣的說話：「中間這一棵最好看。」

那時候，一楓館原本名號是千楓館。

千楓館的老闆，也不是他，而是一個老鄉人。

後來，他花了一大筆錢，將這個酒家買下，做了一楓館的老闆。

他買下這間酒家，只有一個理由。

因爲他認識她的地方，就在這裏。

他實在太癡，癡得整個人都爲之憔悴，疲倦。

現在，他逗她笑。

可是，她笑不出口，却終於倒在他懷裏痛哭。

他輕輕地撫摸着她那長長的秀髮，道：「別心碎，我在這裏。」

他已決定，無論冒多大的險，多少的困難，都要將宋芝芝重歸自己懷抱。

你若眞心深愛着一個人時，你也會這樣地決定。

除非是個懦夫，又自當別論。

× × ×

一楓館老闆，當然不是懦夫。

他所擁有的勇氣，可能比一千個人的勇氣加起來還大一千倍。

在十年前，他赤手空拳，就敢闖進揚州一間賭場之內，將三個專門强姦稚齡女孩的採花淫賊，連眼睛都挖出了好幾隻。

在八年前，他與秦白玉聯手，在長江下游兩岸，將名噪南北的長江十妖，殺得乾乾淨淨。

在六年前，日本浪人橫池斜夫挾技東來，以一百一十七招血浪刀法殺盡了不知幾許中原豪傑，結果却死在一楓館老闆的拳頭之下。

一楓館老闆，就是名滿天下的「鐵拳九重天」封一傑，也就是佛門禪宗九重天拳法的唯一傳人。

如果說像封一傑這樣的人，居然也會護花無力，相信任何人都會加以懷疑。

但事實上，封一傑的戀情，的確倒霉頂透。

夢中人，變作別人妻，這究竟是一種怎麼樣的滋味？

× × ×

五月初四，清晨。

封一傑會晤銅刀鎭的主宰崢嶸老人。

崢嶸老人，在他的書齋裏，接見封一傑。

通常，崢嶸老人晤客的地方，都在大廳裏。

但今次却是例外。

崢嶸老人露出一個滿意的微笑，道：「封大俠果然沒有令老夫失望。」

封一傑淡然一笑，道：「除了芝芝外，在下已對其他事情毫無興趣。」

崢嶸老人姆指一伸，讚道：「快人快語，很好，我們就來一個交易，怎樣？」

封一傑一皺眉，道：「這裏出了甚麼麻煩？」

崢嶸老人忽然嘆氣，道：「初一大雨之夜，本鎭有十一個大漢被殺。」

封一傑淡淡的道：「殺人者，人亦殺之，何足怪哉？一夜之間，被人殺十個八個無名小卒，其實也算不了一件大事。」

崢嶸老人宛若不聞，又說道：「根據目擊者證實，兇手是來自黑衣城的邪派高手。」

封一傑畧微動容，隨卽又冷笑道：「黑衣城的高手是邪派，但銅刀鎭好手如雲，只怕也沒有幾個是正派。」

崢嶸老人涵養似乎很不錯，臉上居然沒有慍色，只是笑一笑：「封大俠若肯助老夫一臂之力，聯手對付黑衣城，宋芝芝自當完璧歸趙。」

「完璧？」封一傑心裏大笑。

痛苦，酸楚的大笑。

然而，無論在她的身上，曾經發生過怎麼樣的事，她依然永遠是他心目中的女神。

爲了她，他願意做任何事，作任何犧牲。

而她，爲了他又何嘗並不如此？

× × ×

五月初五，端午節。

在銅刀鎭之南，就是一條大河。

每年端午節，近百里方圓的鄉鎭，都會各自遣派龍舟隊參加龍舟競渡。

銅刀鎭也有一支龍舟隊，而且曾多次贏得勝利。

可是，今年銅刀鎭却忽然臨時宣佈退出。

理由很簡單，因爲銅刀鎭的龍舟隊，有十一名隊員被人暗殺。

封一傑對於這件事，並不覺得驚訝。

因爲他早已知道那十一個被殺者的一切。

崢嶸老人曾說過一句話：今年的端午節，銅刀鎭沒有龍舟隊，却有殺人隊。

封一傑已經好幾年沒有殺人。

但現在，他已被編入崢嶸老人的殺人隊中。

忽然間，崢嶸老人對封一傑道：「你聽過廣東十虎的名號沒有？」

封一傑長長伸了個懶腰，道：「你是指爛頭何，黃飛鴻那些人？」

崢嶸老人點點頭，面色漸漸沉重：「這十個人，在嶺南享有盛名，拳脚與兵刄上的功夫都很厲害。」

封一傑盯着他瞧了半晌，道：「莫非廣東十虎之中，有人來到了這裏？」

崢嶸老人今次却搖搖頭，說道：「廣東十虎沒有任何人來到這裏，但却有十個比廣東十虎更爲難纏的人物，有意血洗銅刀鎭。」

封一傑聳然道：「血洗銅刀鎭？豈不斗膽得很。」

崢嶸老人道：「這個世界上斗膽的人本來就並不少。所以，老夫已決定整頓本鎭的實力，誓與侵犯者週旋到底。」

封一傑冷漠地一笑，道：「好一個堂堂的正義之師。」

崢嶸老人坦然受之，看他的模樣，當眞受之無愧。

但銅刀鎭的殺人隊，是否眞的爲正義而作戰？

封一傑心裏有數，因爲他很瞭解，崢嶸老人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崢嶸老人忽然道：「龍舟競渡快開始了，我們何不去看看熱鬧？」

× × ×

銅刀鎭雖然沒有派龍舟隊參加比賽，但今年的龍舟隊伍，並不比去年減少。

因爲忽然又有另一支龍舟隊臨場宣佈加入。

銅刀鎭的龍舟隊賽前宣佈，已經很突然。

而這一支龍舟隊的參加，却更加令人有匆匆而至的感覺。

主持這次龍舟競渡大賽的，是金風山莊的夏侯莊主。

這一支突如其來的龍舟隊，自然是經過夏侯莊主的答允，准許其參加比賽。

只見這一艘龍舟上的大旗，繡着三個黑色的大字。

這三個字赫然竟是「黑衣城」！

崢嶸老人頓時臉色鐵青。

封一傑却無動於衷，好像早已料到有此一着。

看來，黑衣城已完全不把銅刀鎭放在眼內。

封一傑唯一感到迷惑的，就是崢嶸老人口中所說那「十個比廣東十虎更難纏的人物」。

這十個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他們是否就是來自黑衣城中的高手？

在江湖上，人人都知道，銅刀鎭高手如雲，在崢嶸老人四週，都有不少武功超卓的好手，隨時會爲他賣命。

但封一傑却覺得，黑衣城的人，其實更加可怕。

沒有人到過黑衣城，黑衣城到底在哪裏，沒有人知道。

但黑衣城中人這些年來所做過的事，却遠比銅刀鎭中人所做過的事可怕得多。

在最近五年裏，黑衣城中人最少暗殺過三十位武林上成名的英雄人物。

這一股勢力，已逐漸擴展，而且開始足以威脅銅刀鎭。

終於，血案開始。

銅刀鎭在五月初一晚上，十一名龍舟好手被殺。

當銅刀鎭宣佈退出龍舟比賽之後，黑衣城却突然參加，這種做法，無異是嚴重損害了銅刀鎭的面子。

可以說，這是「欺上門」來了。

崢嶸老人立刻發出一道密令，召集全鎭的高手，來到河邊，準備與黑衣城中人一決高下。

至於銅刀鎭殺人隊的隊長，就是封一傑。

× × ×

龍舟競渡已經開始。

參加比賽的龍舟，連黑衣城的一艘在內，一共九艘。

只見旌旗飄蕩，鑼鼓喧天，九艘龍舟，齊向終點進發。

崢嶸老人與他的殺人隊，就在終點岸前恭候。

崢嶸老人下了密令，要將黑衣城的龍舟殺個落花流水，血染河紅。

豈料黑衣城那一艘龍舟還未到終點，背後已來强敵。

那是十個白衣人，臉上却都蒙着黑頭巾。

崢嶸老人怒吼一聲，喝道：「你們終於來了！」

轉過身子，向殺人隊中一個雙手捧着大鐵盒的瘦漢道：「鐵骨，拿刀來。」

這一個瘦漢，看來瘦骨嶙峋，却是銅刀鎭七大高手之一，姓禤名中鵬，外號鐵骨手，一身武功，向來深藏不露，但江湖早已有所傳言，謂此人的本領，在銅刀鎭中僅次於崢嶸老人而已。

禤中鵬雙手捧着的大鐵盒，盒中之物，就是崢嶸老人賴以成名的寶刄，虎頭銅刀。

此時，那十個白衣蒙面人，已開始向殺人隊襲擊。

殺人隊中，雖然不乏武功高强的好手，但與白衣蒙面人一拚之下，竟然相去甚

遠。

只見十個白衣蒙面人，宛若虎入羊羣，斬瓜切菜般，瞬卽解決了十幾個殺人隊員。

這十個白衣蒙面人，有四個使用長棍，有三個使用柳葉刀，另外三個，却是空拳赤手，不用兵器。

殺人隊本來是要去殺人的，但現在却只有被人殺的份兒。

殺人隊隊長封一傑呢？

他沒有走開，但却也沒有動手，居然袖手旁觀，好像在舞台下看別人做戲。

因爲他已知道這十個白衣蒙面人的來歷。

峥嶸老人所說：「十個比廣東十虎更難纏的人物」，就是眼前這十個白衣蒙面人。

現在，封一傑總算猜出他們是誰了。

雖然他們都蒙着臉，但封一傑依然可以肯定，他們是秦家堡的人。

秦家堡主，就是秦白玉的父親。

而秦白玉，在秦家堡中，是第三號人物。

別人蒙着臉，封一傑也許認不出，但秦白玉却絕對例外，卽使封一傑瞎了眼睛，他依然可以憑着鼻子，便可以嗅出秦白玉身上的香氣。

秦白玉喜歡在沐浴之後，塗抹一種很清香的紫葉蜜露，封一傑是他多年的老朋友，自然對這種清香氣味十分熟悉。

封一傑一眼便認出，正在用大擒拿手與銅刀鎭七大高手之一相鬥的那個白衣人，就是秦白玉。

事實上，封一傑沒有看錯，秦白玉果然來了。

而且傾師而來，顯然是要向峥嶸老人一顯顏色。

現在，封一傑的心裏，又再多了一個疑問：「秦家堡與峥嶸老人之間，究竟又有甚麼過節？」

× × ×

虎頭銅刀，重三十三斤。

峥嶸老人一刀在手，眼中精光厲射，果然威嚴十足。

河岸之上，殺聲震天。

而大河之中，也是鼓聲隆隆，九艘龍舟，直向終點衝去。

最先衝過終點的，正是黑衣城的那一艘。

在這一艘龍舟裏，共有四十多個黑衣人。

岸上固然已經天下大亂，這四十多個黑衣人衝到終點之後，竟然亦喊殺連天，上岸加入戰鬥。

峥嶸老人大吃一驚，想不到竟然腹背受敵。看來今日端陽，倒是銅刀鎭生死存亡的重要日子。

銅刀鎭七大高手，名不虛傳，秦家堡有兩個使柳葉刀的，被七大高手重傷。

但封一傑依然袖手旁觀，沒有動手。

不過，除了封一傑之外，還有另一個同樣在袖手旁觀的人物。

這個袖手之人，竟是鐵骨手欄中鵬！

封一傑忍不住走過去，問欄中鵬道：「你爲甚麼還不去助戰？」

欄中鵬淡淡的道：「這句說話，正是我想要問你的。」

封一傑嘆了口氣，苦笑道：「實不相瞞，穿白衣那一羣人，是我的朋友。」

欄中鵬冷笑一聲道：「陸鎭主滿以爲邀你到此助拳，想不到却是引狼入室。」

封一傑道：「你還未回答我的問題，你爲甚麼還不去助戰？」

欄中鵬緩緩道：「我的理由，和你的理由都一樣。」

封一傑一怔，道：「穿白衣那一羣人，也是你的朋友？」

欄中鵬却搖頭，道：「只有這一點剛好相反，你的朋友穿白衣，我的朋友却是穿黑衣的。」

封一傑聳然動容，想不到欄中鵬原來竟是黑衣城派來銅刀鎭的臥底。

封一傑忽然冷笑一聲，道：「黑衣城中人，做下許多傷天害理的事，你說出自己的眞正身份，不怕我會動手殺你嗎？」

欄中鵬獰笑道：「不怕。因爲現在不是你動手殺我，而是我要動手殺你！」

封一傑微笑道：「你有把握殺我？」

欄中鵬叵喝一聲道：「當然絕對有把握！」

× × ×

武林之中，有一句很常聽得見的說話，那就是「南拳北腿」。

然而，世間上的事，往往並非一般常言所能够絕對肯定的，欄中鵬與封一傑都不是南方人，但這兩人的拳法，却都是武林中的佼佼者。

欄中鵬的名氣，說大不大，說小不小，但他一出手，聲勢却比一頭疾馳衝至的猛虎更加驚人。

連封一傑也意料不到，一個如此瘦骨嶙峋的漢子，竟能發出這種威猛無儔的攻擊。

封一傑竄身讓開三尺，倏地雙臂一翻，牢牢勾住欄中鵬的兩條手腕。

這一招，大有名堂，乃是黔東武林大豪摩雲七叔的獨門絕技，叫做「雲裏鎖龍」，乃擒拿手法中最奧妙的一招絕學，一經勾住對方兩條手腕，想再掙開實在談何容易？

然而，欄中鵬果然並非弱者。

只見欄中鵬雙膝一屈，跟着左腿由下而上，以快如閃電的速度，向封一傑小腹之下踢去。

好快的一條左腿。

封一傑已經許久沒有看過這樣快的一條腿。

如果他還不放開欄中鵬，勢非被踢至重傷不可。

但封一傑還不肯放。

「你有快腿，我有快拳，鎖住你兩條手腕，並不一定要用兩隻手。」

結果，他竟然憑一隻手，就鎖住了欄中鵬的個兩條手腕，而另一隻手，立刻就向欄中鵬的左膝重重擊下。

欄中鵬敢肯定，自己的腿一定比封一傑的拳快，所以他不但不退縮，反而更加上一股狠勁，他要一腿便踢死封一傑。

欄中鵬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永遠不會對敵人仁慈，任何敵人他都要置諸死地。

可是，他忽略了一點。

他號稱鐵骨子，他最有威力的攻擊應該是在雙手發揮，而不在雙腿。

現在，他雙手皆受制於人，顯見封一傑的武功，比他高出不少。

所以，雖然他的左腿踢得很陰辣，也很快，但終究還是贏不過封一傑的鐵拳。

封一傑，人稱鐵拳九重天。

欄中鵬早就聽人說過他的拳頭如何厲害。

直到此刻，他終於領教過了。

封一傑拳快如電，力逾千鈞，欄中鵬只差一寸便可踢倒封一傑，但就如此一寸之差，不但踢不倒他，反而被封一傑的鐵拳，將欄中鵬左腿膝蓋擊個粉碎。

欄中鵬沒有死。

但他的淒厲慘叫呼嚎，却比臨死掙扎者的呼聲更加令人心悸。

如果封一傑要殺他的話，他無論如何都躱不開去。

封一傑沒有殺他，只因爲峥嶸老人突然也在同一時間，發出了淒厲的慘叫聲！

× × ×

河岸上大廝殺。

河邊水淺處也在大廝殺。

九艘龍舟，除了黑衣城那一艘之外，其他八艘都已紛紛落荒逃到遠處。

河水已染滿腥紅的血，連龍舟也已血漬斑斑。

銅刀鎭中人，腹背受敵，情況顯然十分不妙。

終於，峥嶸老人在秦家堡十大高手圍攻之下，宣告敗落！

一柄柳葉刀，自峥嶸老人腹部穿過背心，跟着前胸再吃了一記穿心棍。

峥嶸老人慘叫兩聲，最後大叫道：「殺宋芝芝，殺宋芝芝！」

然後，這一個銅刀鎭的主宰人物，就倒了下去。

峥嶸老人一死，銅刀鎭敗局已定。

就在峥嶸老人倒下去之後，兩個銅刀鎭的高手立刻落荒而逃。

這兩位銅刀鎭的高手，一個是大力神袁莽，而另外一個，却是比袁莽矮細兩倍以上的笑面侏儒慕容厚。

這兩個人的身形，一大一小，但封一傑却知道，他們絕對忠心於峥嶸老人。

峥嶸老人一死，這兩個人就沒命奔逃，顯然只有一個理由。

他們遵從峥嶸老人最後遺言的吩咐，去殺宋芝芝。

封一傑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

但比他更吃驚的人，還大有人在。

除了封一傑之外，最少還有七八個人，一起追趕袁莽與慕容厚。

這七八個人，居然包括了秦家堡與黑衣城的高手。

袁莽身形龐大，走得不太快，終於被黑衣城的高手率先趕上纏住。

但笑面侏儒却是行走如飛，瞬卽衝進峥嶸老人所居府第之中。

他顯然是要進內殺宋芝芝。

峥嶸老人爲甚麼在臨嚥氣之餘，還要大聲吩咐手下去殺一個女人。

封一傑已來不及去推敲這一點，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怎樣將笑面侏儒斃於拳下。

無論任何人，要傷害宋芝芝，封一傑都會毫不考慮，將之立斃。

五年前，他已曾嚐試過護花無力的那種痛苦。

此事可一而不可再，否則，他尙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

封一傑是個多情男人。

所以，他的江東父老，自然也同樣多情。

× × ×

笑面侏儒慕容厚雖號稱侏儒，但比起眞正的侏儒來說，還是高大很多的。

同時，他號稱「笑面」，但平時臉上却硬繃繃的，難得見他一笑！

一個不笑的人，何以外號偏偏稱之笑面侏儒？

其實，慕容厚也並非永遠不笑，只不過當他一笑的時候，就會動手殺人。

現在，宋芝芝終於看見這個平時難得一笑的侏儒，向自己發笑了。

一種很古怪，很有趣的笑。

宋芝芝也忍不住被逗得發笑，她也許並不知道，慕容厚對着她笑，實在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

就在慕容厚笑得最古怪，最有趣的時候，驀地傳來一陣叵喝：「你敢動她毫髮，老子就撕開你十八大塊。」

跟着另一個角落裏亦傳來一種冰冷的聲音，道：「慕容厚，她若死在你手下，恐怕慕容世家從今之後鷄犬不寧，再無一天好活。」

這時，封一傑亦早已趕到。

剛才先後警告慕容厚的，前者乃黑衣城高手骷髏王符典，後者却是白衣蒙面的秦家堡中高手。

連封一傑也頓時爲之迷惑，爲甚麼秦家堡與黑衣城的人都如此着急，要拯救宋芝芝的性命。

現在，宋芝芝終於明白，慕容厚是來殺自己的了。

她拔足，想逃。

但慕容厚比她快得多，一伸手就將她揓下。

封一傑眼中殺機大露，兩個箭步衝前，反手就向慕容厚背後擊去。

慕容厚大笑，道：「來得好。」右手緊揓宋芝芝，左掌一揮，竟然將封一傑的攻擊硬生生逼回去。

接着，慕容厚左掌再揮，就向宋芝芝頸際劈下。

慕容厚從未殺過女人。

這是他今生第一次想殺女人，同時，也是最後一次。

× × ×

骷髏鏢，是一種淬有劇毒的飛鏢。

黑衣城高手骷髏王符典，憑着這種飛鏢，在當世武林之中，被稱爲四大毒手之一。

慕容厚也是暗器高手，他擅用的暗器

是鋼菱子。

但無論如何，在暗器方面，他的成就都絕不能與符典相比。

就在慕容厚正待一掌殺却宋芝芝之際，符典發射了一枚骷髏鏢。

這一枚骷髏鏢，決定了慕容厚與宋芝芝的終生命運。

如果慕容厚不死，宋芝芝一定難逃毒手。

慕容厚若非太過急於殺宋芝芝，他應該可以避得過符典這一鏢。

可是，他一掌擊向宋芝芝時，去勢已老，雖聞背後異聲激響射至，却再難抽身閃避。

符典這一鏢，實在也够狠够辣，竟然是向慕容厚的腦袋射去，即使鏢上毒力未發，也足以當場便要了慕容厚的性命。

果然，符典一鏢命中，慕容厚腦袋開花。

連封一傑都不禁爲之一凜，黑衣城中之人，出手果然毒辣無比。

宋芝芝這條性命，總算是被檢了回來了。

忽然間，符典又再連發三枚骷髏鏢，直射向封一傑。

但封一傑却閃避得快，悉數避開，符典見飛鏢無效，索性大步衝前，一刀就向封一傑攔腰劈去。

就在這個時候，秦白玉來了。

× × ×

現在，秦白玉已除下蒙面布，露出本來眞面目。

符典與封一傑交手，打得燦爛無比。

秦白玉朗聲大笑：「想不到符堂主不但暗器功夫高强，三十六路符家刀法，也極是厲害，只可惜到底對手還是太强了一點。」

符典不信這個邪。

他將手裏的骷髏刀越舞越急，誓殺封一傑而甘心。

可是，封一傑的拳頭，却比他的刀更具威力。

砰！砰！砰！

一連三拳，重重擊在符典腹部，符典甚至連對方的拳頭從何而來都看不清楚。

吃了三拳之後的符典，就像一隻被打了三棍的狗，登時倒下，連動都不能再動了。

封一傑擊倒符典之後，轉過身子問秦白玉：「秦家堡的人幾時學會了蒙頭蒙臉，鬼鬼祟祟？」

秦白玉聳肩道：「只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因爲除了我之外，其他九個不是秦家堡的人。」

封一傑愕住了，問道：「其他九個是誰？」

秦白玉又神秘地笑了笑，低聲道：「六個狗肉和尚，再加上三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

這一次，封一傑更加呆住了，六個狗肉和尚、加上三個江洋大盜殺人不眨眼的？

莫非，莫非他們竟是……

秦白玉於是又作進一步的解釋：「你聽過三盜六僧魔公子這七個字沒有。」

封一傑面色一變，連連倒退三步。

秦白玉却在笑，而且笑得很愉快。

封一傑終於明白，道：「你就是魔公子？」

秦白玉哈哈一笑，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我不但是秦家堡第三號人物，也是名滿天下的魔公子，同時，更是鐵拳九重天封一傑的老朋友。」

封一傑現在已經明白，這個陪伴了自己多年的老朋友，他的底細，實在並不簡單。

不過，秦白玉的掩飾功夫，實在做得很好，而且，他本身的確是秦家堡的少堡主。

畢竟三盜六僧魔公子在江湖上是些甚麼人？

答案是：黑衣城中十大舵主也！

× × ×

現在，封一傑已落在黑衣城高手圍困之中。

封一傑冷冷一笑，問秦白玉：「你對我有甚麼目的？」

秦白玉鼻子皺了一下，笑着道：「我陪伴了你那許多年，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盡量認識你，淸淸楚楚的瞭解你。」

封一傑默然，他已知道他爲甚麼要盡量瞭解自己。

因爲想要殺一個强敵，最聰明的做法就是首先要盡量瞭解對方。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秦白玉年紀並不大，城府却已極深。

秦白玉仰望着天空，道：「今日的天氣很好，能够在這種天氣裏啓程進酆都，實在是你的福氣。」

封一傑終於嘆了口氣，道：「五月初五實在並不是一個吉利的日子，難怪屈原也揀在此日投江自盡。」

秦白玉道：「只可惜你死了之後，沒有人會爲你投粽下江餵魚，屈原實在又比你幸福得多了。」

封一傑忽然問宋芝芝：「如果我死了，妳怎辦？」

宋芝芝神色鎭定，道：「你死你的，我死我的，不關你事。」

好一句你死你的，我死我的。

明明是殉情，却說得像是毫不相關，倒也妙哉之至。

誰知道秦白玉却道：「如果他死了，妳不能死。」

宋芝芝瞪眼怒射：「我偏要死。」

秦白玉笑道：「妳不敢死的，因爲如果妳死了，妳的父親也得死在一塊，妳敢麼？」

宋芝芝臉色煞白，怒道：「你無恥，卑鄙，下流！」

秦白玉給她這一罵，居然面上有點發熱。

封一傑却緩緩道：「你們有甚麼好爭吵？現在我還是生龍活虎，遠遠談不上一個死字。」

秦白玉乾笑兩下，道：「你想見十殿閻王，容易極了。」

封一傑當然知道，現在整個銅刀鎭，

都已落在黑衣城的手裏，自己就算武功再高十倍，只怕也難闖得出去。

他之所以難以闖得出去，因爲他還要兼顧宋芝芝。

宋芝芝曾經爲自己犧牲了太多太多，所以現在卽使自己爲她而犧牲千次萬次，亦心甘無怨。

但他還有一綫希望。

因爲他在一楓館啓程到銅刀鎭之前，曾放出了一隻信鴿。

那是一隻會將訊息傳遞到八百里外月圓花好手裏的信鴿。

月圓花好，是封一傑眞眞正正的老朋友，遠在未認識秦白玉的時候，他們便已是青梅竹馬，刎頸之交。

月圓花好，不是一個人，也不是兩個人。

然而，却又不是四個。

說得淸楚一點，那總共是三個人：月圓是一個，花又是一個，還有一個好字，就是最俏皮，也最本事的一個。

× × ×

江湖之上，黑衣城的三僧六盜魔公子，名氣不可謂不大。

但若眞眞正正要和月圓花好這三個人相比，却又似乎差了一點點。

何況三僧六盜魔公子這十個人，在火拚銅刀鎭高手之役裏，又已損折了一僧一盜，現在已只剩下二僧五盜魔公子總共八個人而已。

封一傑在未曾做其一楓館老闆之前，乃是江湖上一個大帮會的首腦。

直到五年之前的一個晚上，這個大帮會的年青首腦，忽然留書不辭而別，將帮會中的事務，都交付給他的三個老朋友。

他這三個老朋友，第一個是柳月圓。

不少人都以爲柳月圓是個女孩子，因爲這個名字的女人氣味實在太重了一點。

但實際上，柳月圓不但是個男人，而且滿臉鬍子，就像故事紅拂女的那個虬髯客。

幸好柳月圓雖然外表看來粗巴巴的，實際却是一個溫文爾雅，談吐彬彬有禮的年青人。

柳月圓在文學方面，也許並無過人之處，但若論書法，他名氣可並不小。

他最擅長寫的，就是一個「永」字。

永字八法，是書法中極深奧的一種學問。

柳月圓却顯然寫得很好。不過，他用的不是毛筆，而是精鋼打造的「月圓鐵筆」，他寫「永」字也並非寫在紙張上，而是寫上人的身體上。

正唯如此，別人用的墨是黑色的，他用的墨却是紅色的。

因爲他的墨，也就是別人的血。

× × ×

花濛濛並不姓花。

但他究竟原來的姓氏是甚麼，恐怕永遠也沒有人會知道。

他是個棄嬰，在二十八年前的一個寒夜裏，險些就在路邊被北風凍死。

但他的運氣並不壞，就在最危險的時候，譚善遠夫婦剛好乘坐着一輛華麗的馬車經過。

結果，譚善遠的夫人把他收養下。

不過，他並不跟隨譚善遠姓譚，因爲譚善遠個性怪僻，不喜歡孩子。

終於他就被一個褓姆叫他做花濛濛。

花濛濛這個名字，不但更有女人味道，而且也比柳月圓三個字更古怪得多。

但花濛濛這個人，却很正常，半點也不古怪，他具有長遠的目光，驚人的智力，同時更有辦大事的才能。

在封一傑爲首的帮會裏，花濛濛是一個絕對威信十足的主要人物。

在武功方面，他喜歡險勝敵人，贏得越驚險，他覺得越堪回味。

花濛濛曾經有一句使封一傑爲之佩服的說話：「我喜歡在鬼門關前徘徊，很够刺激。」

只可惜近年以來，他每逢對敵，都贏得很輕鬆，半點驚險的感覺也沒有。

這究竟是別人的功夫太差，還是他的功夫太厲害？

然而，近年以來敗在他手下的人，却都在武林之中，享有盛名，只不過遇見了花濛濛才變得不濟事而已。

× × ×

花濛濛固然厲害。

但他的另一個老朋友似乎更加厲害。

這個人就是月圓花好裏的第三個人物：好好小爺公孫好。

公孫好之所以被人稱爲好好少爺，也許和他的父親公孫佳富大有關係。

公孫佳富是黑龍 江以南五百里外，公孫山莊的長老，公孫佳富武功極高，但品德更比武功崇高十倍，所以被華北一帶武林人物，尊稱之爲好好先生。

父親既然是好好先生，兒子自然就順理成章，變成好好少爺了。

平情而論，公孫佳富被稱爲好好先生是對的。

但，公孫好却顯然並不如父親那般「好」。

這並非說公孫好心術不正，爲人邪惡，而是他無論如何都並不像公孫佳富般，事事執謹，待人謙恭有禮。

公孫好甚至可以用風流倜儻，玩世不恭這四個字去形容他的爲人。由此可見，這兩父子性格之間，頗有不同之處。

公孫好之所以厲害，並不由於他的武功比花濛濛高，而是因爲他有一種特別的本事。

這種本事，就是他懂得用毒。

武林之中，有四大毒手，骷髏王符典是其中之一。

而公孫好，也是四大毒手之一；只不過大家同列四大毒手，功夫高下却大有分別。

符典用毒的本領，雖然極高，但若和公孫好相比，却變得螢光比皓月，相差太遠太遠了。

× × ×

封一傑原本的眞正身份，是紅綵帮帮主。

紅綵帮在武林，只有六年的歷史。

開創這一個帮會的人，就是封一傑和

他的三個老朋友——月圓花好。

紅綵帮之所以稱爲紅綵帮，因爲紅綵就是中州拳壇之王李紅綵，而封一傑却是李紅綵唯一的衣鉢弟子。

六年前，李紅綵遭奸人所害，被刺於市，封一傑終於廣集好手，將殺師仇人剖肝瀝血，而且就此成立了紅綵帮，以紀念師父。

第一年成立之初，帮衆僅十七人。

但直到六年後的今日，紅綵帮的帮衆，已達千餘，而且其中不少武功極高的好手。

所以，紅綵帮一直都是黑衣城的心腹大患。

銅刀鎭的崢嶸老人已被黑衣城解決，紅綵帮的帮主，自然也得繼續消滅。

黑衣城主，向有統霸武林，唯我獨尊的野心，任何眼中釘，都非要拔掉不可。

然而，黑衣城主，是否就是秦白玉這位魔公子呢？

× × ×

現在，秦白玉似乎已經智珠在握，他肯定封一傑絕對逃不出自己的掌心。

只要他下一道命令，封一傑立刻就會遭受到黑衣城高手的圍攻，封一傑既要兼顧宋芝芝，就一定不會逃走，同時即使他想逃走，現在亦已經太遲了。

可是，他一直都有一個願望。

他想親自領教領教封一傑的鐵拳。

所以，他親自出手，要拿下封一傑。

可是，他却也絕不充英雄，在他出手之前，他對五僧二盜說得很坦白：「假若我不敵，你們就來帮手，總之一定要拿下封一傑，能活抓就活抓，不能活抓就抓他到地獄裏去。」

說完，這位既是秦家堡的少堡主，也是黑衣城中的秘密高手魔公子秦白玉，就立刻向封一傑撲去。

封一傑橫竄兩步，左手輕揮，却突然手中加勁，一拳向前擊出。

秦白玉沉聲冷笑道：「好一招節節有勁。」

封一傑的拳倏地加快，秦白玉的招式也不慢。

直到現在，封一傑終於第一次看見秦白玉的眞本領，果然是好手中的好手。

忽然間，封一傑倒地。

宋芝芝臉都青了，但她却不知道，封一傑並非被擊倒地，而是故意倒在地上。

這是一招誘敵之計。

如果秦白玉在這個時候還不知機閃避的話，封一傑就有五成把握可以憑這一招將他擊倒。

誰知秦白玉並不上當，封一傑雖然倒在地上，他不但不再冒進，反而唯恐避之不及。

不過，封一傑這一招，依然繼續發揮了威力。

這是昔年李紅綵自創的奇招，名堂是葫蘆三滾衝鋒鎖喉刀！

只見封一傑忽然從地躍起，一記掌刀，如箭出弦，直向秦白玉咽喉擊去。

秦白玉悚然一震，想不到封一傑不但拳勁衝天，這一記掌刀，更是凌厲無比，而且速度之快，簡直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秦白玉連忙脚尖用力一蹬，雙手揮出截住封一傑這一招殺着。

總算他見機得快，喉部未被擊中，否則現在他已必定倒地不起。

但他的小腹，却承受了這一掌。

秦白玉連退數尺，面色驟然發白。

五僧二盜見狀，不待秦白玉開口，已分從四方殺出，將封一傑團團圍住。

秦白玉咬牙道：「殺！」

「殺」字的意思，就是他已不再打算活捉封一傑。

因爲連他自己都未曾料到，封一傑竟然如此厲害。

他本以爲自己即使不能勝過封一傑，最少也可以扯個平手；又即使連平手也扯不上，最少也可以支持百招以外。

可是，前後不到六招，封一傑便已將秦白玉擊敗。

雖然那一掌並未擊中咽喉，只能擊中秦白玉的小腹，但他已深深體會到封一傑鐵拳可怕之處。

封一傑的鐵拳越是可怕，越是非殺不可。

因爲紅綵帮帮主，本就是黑衣城最大的一口眼中釘。

× × ×

常言說得不錯。

「雙拳難敵四手」。

「好漢怕人多」。

封一傑的鐵拳雖然厲害，但五僧二盜也絕不是紙糊的老虎。

何況這七個人的手裏，都有極具殺傷力的殺人武器？所以一經接戰，封一傑就變成了一隻待獵的野獸；就算是萬獸之王，只怕結局也會十分悲慘。

宋芝芝的臉，已滿是淚痕。

但，她絕對不會替封一傑向秦白玉求情。

因爲她瞭解封一傑。

他絕不會要求任何人給予自己施捨。

無論是生命，抑或是愛情，他都絕不需要別人憐憫與施捨。

宋芝芝已決定，如果封一傑被殺，她就陪他一起。

至於她的父親，是否因自己已殉情而連累，她已顧不得太多。

反正她的父親，現在已差不多等於一個廢人，也許死了比活受罪更好一點。

宋芝芝的父親是甚麽人？

秦白玉憑甚麽足以威嚇宋芝芝？

× × ×

秦白玉的小腹，雖然被封一傑的掌力劈得很痛楚，但現在他臉上的表情，却顯得十分愉快。

因爲他終於可以一舉滅掉兩個大對頭人。

銅刀鎭在關中雄霸了多年，一直是黑衣城的死敵，而且更是黑衣城主的仇人。

崢嶸老人在江湖之上的名氣，雖然既響且大，但實際上，他也並非甚麽正人君子。

因爲遠在三十年前的崢嶸老人，根本

就是一個專刦鏢銀的大盜。

但那個時候，崢嶸老人却還僅五十歲，而且沒有甚麽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

直到近年以來，鏢局這一門生意越來越不濟事，因爲時代變遷了，許多鏢師都要改行，沒有鏢車行走，也自然無鏢可刦，於是崢嶸老人洗手不幹，索性來到這裏，做其一鎭之主。

至於黑衣城主與崢嶸老人以前有甚麽夙怨，秦白玉却不大清楚。

他甚至以連黑衣城主是甚麽人也不知道。

因爲每次黑衣城主出現的時候，他都是用黑布蒙住臉的。

由此可見，黑衣城主此人的身份，實在是神秘得很。

除了崢嶸老人是黑衣城頭號大敵之外，封一傑這位紅綵帮帮主也是非殺不可。

因爲紅綵帮在十年之間，曾與黑衣城中人血戰過不下百次。

看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鬥，遲早總會爆發。

如果能在這場大決鬥之前，首先除掉封一傑，那自然是奇功一件。

不過，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非殺封一傑不可。

因爲，他和封一傑一樣，都愛上宋芝芝。

所以，封一傑也是秦白玉的情敵。

× × ×

五僧二盜的武功，絕非泛泛之流。

封一傑雖然將功夫作渾身解數的施展，但只能將一個和尚擊倒，這個和尚由於太貪功，所以死得最快。

封一傑外號鐵拳九重天，給他打中一拳，可不是一件有趣的事，這個和尚自恃曾經練過鐵頭功，一頭撞去的力度，足以撞死任何超過二三百斤重的壯漢，那知他的光頭雖硬，却終究硬不過封一傑的鐵拳，一撞之下，天門被封一傑一拳鑿爆，登時血漿飛濺，就此倒斃。

可是，畢竟彼此衆寡懸殊，封一傑雖然收拾了一個鐵頭僧，但餘下來的四僧二盜，却招式狠辣，更難對付。

所以，封一傑大腿吃了一刀。

同時，腰間更被一根雙頭齊眉棍所擊中。

用雙頭齊眉棍的，是一個四十來歲的青臉大漢，此人原乃皖南著名的獨行劇盜，姓程名贊魁，手中這根雙頭齊眉棍，並非木棍，而是熟銅鑄造，一棍擊下，力度着實非同小可。

現在，連封一傑也開始感到有點絕望了。

莫非如今已是英雄末路的時候？

× × ×

秦白玉越看越是洋洋得意。

誰知道就在他最開心之際，背後突然勁風聲疾響。

秦白玉大吃一驚，不知道背後突如其來的究竟是甚麽東西，不敢伸手抄接，只好使出鐵板橋功夫，堪堪避過背後激射而至之物。

回頭一看，竟然是一隻死鴿。

怪事年年有，死了的鴿子居然也會飛了。

秦白玉喝道：「甚麽人鬼鬼祟祟？」

只聽得簷側有人笑了一笑，道：「放飛鴿的，本就不是個人，是鬼。」

秦白玉面色鐵青：「不論是人是鬼，都給我滾出來。」

那簷側之人又自一笑，道：「三弟，一人做事一身當，你用死鴿子冒犯了秦公子，別連累了老子。」

另一把聲音隨即道：「不錯，一人做事一身當，擲鴿之人，乃俏皮鬼公孫好是也。」

接着，門外一人緩步而入，赫然正是好好少爺公孫好！

秦白玉心中一震，面上却不動聲息，「原來是公孫少爺，難怪如此了得。」

公孫好哈哈一笑，道：「令尊大人在江湖之上，乃德高望重的老英雄，想不到秦公子也不錯，竟然步步高陞！做了黑衣城的魔公子舵主。」

秦白玉臉上不由一紅，隨即道：「公孫少爺既已到此，想柳月圓與花濛濛也必已在一起了。」

公孫好喃喃地笑道：「他兩人的性格，並不溫柔，只怕現在已準備打人了。」

秦白玉冷然道：「準備打人，是不是要打我？」

公孫好搖搖頭，笑道：「秦公子橫看是好人，直看也是好人，他們不會打好人的。」

秦白玉道：「不打我，打誰？」

公孫好道：「自然是去打那幾個兇巴巴的和尚和那兩個大賊。」

秦白玉一看，果然已有兩個穿着長衫馬褂的人，加入了戰圈，帮助封一傑反擊四僧二盜。

這兩個人，不問而知自然就是柳月圓與花濛濛。

秦白玉一見功敗垂成，不禁大怒。

公孫好也不放鬆秦白玉，道：「柳月圓，花濛濛不會打好人，但好好少爺却剛好相反，越是好人，越加要打重幾分，所以，秦公子看招了。」

秦白玉嘿嘿冷笑：「你老頭子公孫佳富號稱好好先生，是個如假包換的大好人，又爲甚麽不去打他？」

公孫好大笑道：「說得眞好，正合孤家心意，實不相瞞，咱們兩父子常大打一頓，只可惜我打他不過。」

秦白玉哼一聲，從袖中取出一柄銀光閃閃的摺扇。

公孫好忍不住脫口讚道：「好一柄銀麟扇。」

秦白玉冷冷道：「這柄扇今天就教你乖乖躺下。」說着，手中銀扇一揚，居然從扇中射出幾十枚綠芒短針。

× × ×

「永」字的第一筆，只有一點。

別看輕這一點，名家書法，每一筆每一點都大有學問。

柳月圓在苦練永字八法的時候，這一點曾經花了他無數心思去研究。

他用十八個精鋼鑄造的人像，作爲研

究落筆的對手，每次一筆點下，最少要花半個時辰去檢討這一筆的速度與位置，是否能令自己滿意。

直到第五千七百六十九次之後，柳月圓才勉强滿意這一「點」。

現在，四僧二盜，雖然仍在人數方面佔有優勢，以六敵三，但情況顯然並不理想。

終於又有一個大和尚倒下。

因爲這個大和尚的鼻孔旁，被柳月圓的鐵筆重重點了一下。

於是，他的臉變成了墨硯。

那是血紅色的墨，蘸在柳月圓鐵筆之上。

封一傑大喜，心裏很高興。

他心裏之所以高興，並非因爲自己有援兵到才高興，而是因爲柳月圓這一筆，實在點得很精妙，在五年之前，他絕對可以肯定柳月圓的書法寫得沒現在般精采。

在這幾年裏，柳月圓進步神速。

但封一傑呢？

他的鐵拳是否已經生銹？

× × ×

花濛濛的手掌裏，有一件很奇怪的武器。

武林之中，有不少奇怪的兵器，只怕也及不上花濛濛手裏的黃麖腿。

花濛濛竟用黃麖腿作爲武器，而且這條黃麖腿還是血淋淋的，顯然十分新鮮。

新鮮的黃麖腿。

新鮮的武器。

別以爲一條黃麖腿的威力不大，落在花濛濛的手裏，這條黃麖腿簡直就變成了活老虎的利爪，若是給它擊中，可不是好玩的。

這個時候，花濛濛面對着的，是使用熟銅雙頭齊眉棍的程贊魁，論手中兵器，當然是程贊魁大佔上風，但花濛濛招式精絕，一條黃麖腿橫劈直刺，又快又狠，直看得程贊魁眼花繚亂，居然佔不着半點便宜。

驀地，花濛濛手中這條黃麖腿，竟被程贊魁一棍劈斷，分成兩截。

但程贊魁一點也不感到興奮。

因爲花濛濛是故意讓他劈斷的。

你劈斷我的黃麖腿。

我却趁機蹲下，來一記地堂斷魂腿。

結果，黃麖腿斷了。

但程贊魁的兩條腿亦同時被花濛濛踢斷。

花濛濛心裏有一種安慰感。

因爲他覺得自己總算對得起那頭可憐的黃麖。

現在，程贊魁的慘叫聲，繼而的呻吟聲，就像那頭黃麖被殺的時候一樣。

當飛鴿傳書送到月圓花好三個人手裏的時候，花濛濛正在廚裏切割黃麖肉。

所以，他順手一牽，就拿了一條黃麖腿當做兵器。

× × ×

秦白玉這個人外表看來又年青，又溫柔，又斯文。

但連他父親秦晉南也想不到，他這個寶貝兒子竟然給母親寵壞了，終於，當秦晉南病重之後，秦白玉就完全變了另一個人。

他加入了黑衣城，向黑衣城主「誓死効忠」。

黑衣城主答應他，讓他成爲江南最富有，最具權力的大人物。

秦家堡在江南雖然名氣也頗大，但總比不上另外幾個更龐大的帮會組織。

秦白玉的野心，比父親秦晉南最少大一百倍。

黑衣城的名聲雖然不好，但勢力却比任何帮會都龐大，能够成爲黑衣城的舵主，似乎做秦家堡少堡主更有意思多了。

黑衣城主對於秦白玉這個年青人，也十分欣賞。

他送了一柄銀麟扇給秦白玉。

據說這一柄銀麟扇，曾經暗算過清朝的雍正皇帝。

可是雍正皇福大命大，沒有被殺，却有三個太監中了毒針，活不到半個時辰就三命嗚呼。

現在，秦白玉就用這一柄暗藏毒針的銀麟扇，來對付公孫好。

幾十枚慘綠芒的毒針，在不到五尺的距離，向公孫好猝然暴發激射。

秦白玉在這一刹那間，幾乎敢用一切去打賭，公孫好就算插上一百對翅膀也休想飛得開去。

公孫好沒有翅膀。

所以他也沒有飛開去。

但秦白玉的毒針，却一枚也沒有射中公孫好。

因爲公孫好忽然之間，也揚起了一把摺扇。

那是一柄比銀麟扇還要大一半的古董紙扇。

這柄紙扇，最少值五千塊大洋。

因爲紙扇上的畫，是風流才子唐伯虎抱着秋香在床上繪畫完成的。

可惜，現在紙扇上已滿是毒針，原本價值五千塊大洋的古董紙扇，說不定就會因此價值大大的打個折扣。

不過，公孫好一點也不介意。

因爲紙扇再貴重，也絕對不及自己的性命值錢，能够使自己死裏逃生，即使再浪費五十萬塊，五百萬塊大洋，也是值得的。

公孫佳富雖然家財千萬，却終生勤懇節儉。

但他這個好好少爺公孫好，却絕對相反。

秦白玉眼看功敗垂成，心中實在又驚又怒！

銅刀鎭之役，本來已大功告成，偏偏由於封一傑關係，又惹來紅綵帮高手從中攪亂陣脚，看來別說一舉痛殲紅綵帮無望，就是眼下怎樣可以全身而退，亦是大有問題。

忽然間，秦白玉看見了一個綠袍女人，突然出現，並將宋芝芝抓去。

秦白玉大吃一驚，但當他看清楚那個女人眞面目之後，心中却立刻化憂爲喜。

因爲這個綠袍女人，就是秦白玉的母親。

秦家堡主威震武林，但他的妻子却在江湖上藉藉無名，許多人甚至連秦晉南的妻子姓甚麼都不知道。

但秦白玉却知道，母親其實是個武功深藏不露的頂尖高手，因爲即使是父親秦晉南，也打不過母親。

這是一個秘密。

而且還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秘密。

× × ×

秦白玉的母親，姓厲名翠青。

現在，宋芝芝的咽喉，已被一柄泛着藍芒的短刀抵着。

厲翠青雖然已經差不多五十歲，但看上去依然是個美麗的女人。

她突如其來，出其不意將宋芝芝擄作人質，顯然是要藉此威脅紅綵帮的四位高手。

厲翠青冷冷一笑，道：「你們都給我住手！」

宋芝芝落在她手裏，封一傑早就已經住手。

黑衣城的舵主們被月圓花好逼得頭昏眼花，當然也巴不得能够有機會停下來喘一口氣。

厲翠青又向公孫好道：「你若敢動白玉一根汗毛，這女娃就馬上身首異處。」

公孫好把古董摺扇一收，笑道：「妳手裏的蝎子刀，最少淬有十八隻不同種類毒蝎的毒液，妳要殺她，只要輕輕在她頸上一割便可，又何必弄到血光飛濺，人頭落地那樣恐怖？」

厲翠青眼一瞪，嘿嘿笑道：「好一個毒少爺，果然是大行家，眼力眞不錯。」

公孫好嘻嘻一笑：「人人都稱呼在下好好少爺，怪覽扭的，毒少爺這三個字，可動聽多了。」

封一傑忽然重重嘆了口氣，說道：「秦堡主俠名滿天下，想不到妻兒却變成了黑衣城中的邪惡人物。」

厲翠青冷冷笑道：「令你想不到的事，還有數之不盡，別想爆你的腦袋了。」

封一傑輕輕咳嗽了兩聲，道：「據說黑衣城主，有意相約本帮，來一場生死的大決鬥。」

厲翠青道：「不錯，現在我就是來代表城主，向貴帮訂下一個日子，作一場公平生死決鬥的。」

封一傑緩緩道：「請說。」

厲翠青一字一頓，鄭重的說道：「明年端午日出時份，西湖龍舟閣前，決一死戰。」

封一傑黯然道：「爲甚麼要揀在端午，楚大夫屈原究竟有甚麼地方得罪了黑衣城主，總要在這個節目裏攪得天翻地覆，血流成河？」

厲翠青回答得很古怪：「因爲城主喜歡吃粽，尤其是在天翻地覆的時候吃，更加滋味。」

一直沒有開口說話的柳月圓忽然道：「你回去告訴黑衣城主，我明年吃的鹹粽甜粽，一律不蘸豉油，也不蘸砂糖，只蘸他頸裏流出來的血。」

× × ×

翌年！

端午。

日出時份。

西湖龍舟閣前，決一死戰。

這是武林中的一件大事，比起任何一件大事都更令人驚心動魄。

× × ×

秦白玉在厲翠青援救之下，逃出了生天。

宋芝芝也重回封一傑懷抱。

分別了五年的宋芝芝，還是那樣地溫柔，體貼。

封一傑連半句都不問宋芝芝，這五年來，在崢嶸老人手裏的生活，究竟過得怎樣。

雖然宋芝芝陪了崢嶸老人五年，但封一傑已完全不再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但他永遠都不會忘記，宋芝芝是怎樣落在崢嶸老人手裏的。

五年前的一個晚上，封一傑中了一口毒針。

這口毒針上的毒，除了發針人有解藥之外，就只有崢嶸老人的「雪蓮冰參丸」可以解去其毒。

否則十日之內，封一傑就會死得比凌遲割肉還要痛苦。

發針暗算封一傑之人，當然不會將解藥送給他。

結果，宋芝芝送他到銅刀鎭，求崢嶸老人救他一命。

崢嶸老人提出一個條件。

他甚麼都不要，只要宋芝芝。

封一傑反對，寧死反對。

但後來，他暈倒，不省人事，直到他醒後，宋芝芝已屬於崢嶸老人。

封一傑默然無言，悄悄的獨自離開了銅刀鎭。

在楓林集裏，他一獃就獃了五年。

堂堂一帮之主，居然就在窮鄉僻壤裏渡過了五年，難怪有人說：「愛情是最奢侈的遊戲」了。

在這個遊戲裏，有人甚至花費了畢生精力與心血去追求，而結果一無所獲。

所以，封一傑現在感到很滿足，因爲他已擁有着無數美麗的明天。

只要宋芝芝在自己懷裏，每一個明天都會美麗。

× × ×

戀愛是偉大的。

在這兩個字裏面，往往包含着多少偉大的奉獻，也包含着多少偉大的犧牲。

但崢嶸老人這種人，却根本就不配談一個「愛」字。

在黑衣城高手圍攻之下，這位不世梟雄被殺。

但他臨死前，居然還要下令追殺宋芝芝。

他的目的，可謂自私無比。

「老夫殉戰，妳也得陪路下黃泉。」

這種思想，不但封建迷信，而且比毒蛇的牙還毒辣千萬倍。

人類，就是這麼品種複雜的動物。

既有最神聖，最偉大的一種。

同時也有最卑鄙，最骯髒、毒辣的一種。

峥嶸老人看來道貌岸然，但這個人其實只能算是人類中的垃圾。

這個世界上，此等人類垃圾實在有多少？

× × ×

光陰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自銅刀鎮之役，轉瞬又已半年。

臘月，初八。

封一傑終於與宋芝芝成親。

紅綵帮帮主新婚燕爾，跨鳳乘龍，當然是一件哄動江湖的大事。

只見各路英雄，紛紛遠道來賀，連好幾個縣的知縣也聯袂前來道賀，場面熱鬧之極。

由於到賀者太多，禮物一包一盒的堆積如山。

直到第二天，封一傑和月圓花好幾個人在拆看禮物的時候，突然發覺到禮物叢中，竟然有一股血腥氣味。

封一傑隨即拆開最大的一盒禮物。

裏面赫然有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這顆人頭，滿頭白髮，臉上縱橫交錯最少有五六條刀疤，而且並不是新傷口，在他未遇害之前，他的臉上就已經刀痕纍纍了。

這顆人頭，究竟是誰的首級？又是誰送來的？

直到宋芝芝看見這顆人頭之後，眞相始告大白。

原來這顆人頭，就是宋芝芝父親的首級。

宋芝芝的父親，究竟是個甚麼人？

× × ×

宋獨，就是宋芝芝父親的名字。

宋獨在七年前，被仇家暗算，雙脚盡廢，連右手筋脈，都被挑斷，成爲一個廢人。

不但如此，由於打擊太大，宋獨竟然瘋了，變成一個終日迷迷糊糊的傻漢。

照理來說，一個既殘廢，又瘋了的宋獨，應該沒有人加以理會的。

但黑衣城主却將他擄去，囚禁在黑衣城中。

這件事，除了宋芝芝外，沒有任何人知道。

黑衣城主囚禁一個廢人，居心何在？

莫非宋獨的心裏，有着某種秘密，黑衣城主想從他口中套問出來？

但，無論怎樣，宋獨終於還是慘遭毒手。

宋獨是宋芝芝的父親，也就是封一傑的岳丈。

所以，封一傑在記事册中，添寫了一行文字：「明年端午，誓殺行兇者爲岳丈報仇。」

× × ×

正月，封一傑苦練刺鯊追魂槍。

刺鯊追魂槍，是封一傑遠在未曾練成九重天拳法前，便已熟習的一種槍法。

九重天拳法雖然厲害，但若論殺傷力强大，却不如一槍在手。

何況刺鯊追魂槍，是當今武林最兇悍，也最絕的一種槍法。

封一傑自從練就九重天拳法之後，一直抑制自己再去使用刺鯊追魂槍。

因爲拳勁雖能置人死命，總可收放自如，但刺鯊追魂槍全套槍法一十三招，招招都是閻王的追魂令，一槍刺下，永無活口。

封一傑並不是個性格殘酷的人。

所以，他放棄了練習這種槍法很久很久。

然而，時移勢易，他現在面對着的敵人，却是最心狠手辣，最殘酷的一種。

爲了紅綵帮，爲了自己，爲了宋芝芝，更爲了整個武林安危着想，他終於決定重練刺鯊追魂槍。

對付殘酷的敵人，有時候也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將自己變得比敵人更加殘酷。

× × ×

三月。

紅綵帮與黑衣城若干高手，發生遭遇戰。

結果，紅綵帮衆被黑衣城高手殺得落花流水，十九個人剩下三個逃回生命！

從這次遭遇戰裏，封一傑發覺到黑衣城在這大半年來，不斷招兵買馬，不少惡人物加入了這個原本已十分龐大的組織。

五月初五之戰，將會決定黑衣城與紅綵帮之間，誰存誰亡。

但直到現在，黑衣城主的眞正身份，依然像個謎，沒有人知道。

× × ×

五月初五終於又來臨了。

西湖，龍舟閣前。

日出時份。

× × ×

是日晨曦，霧薄風輕，西湖柳岸，景色美絕。

每年五月，這裏就會築起一座高閣，過了端午之後，又復拆卸，年年如是。

這一座高閣，就是龍舟閣，它的建設，純粹是爲了讓當地鄉紳名流，能够舒舒服服地坐着觀看龍舟競渡的。

現在距離龍舟競渡的時間，還有好幾個鐘頭，觀看龍舟的人現在還在被窩裏睡覺。

誰也想不到，今年的龍舟閣，竟在龍舟還未出動前，便已被弄得天翻地覆。

在霧裏，黑衣城大約出現了三十多個人。

而紅綵帮在封一傑率領之下，人數更少，只有十六個。

黑衣城和紅綵帮都是龐大的組織，如果大家都來一個總動員，只怕人數已足够去組軍攻打城池。

但現在彼此出動的人數都並不多，顯見赴會者都是兩方的精英份子。

黑衣城高手，包括了下面最惹人注目的幾個。

鬼髯先生駱臻。

魔刀無影李百篇。

棍妖胡優悠。

九指獅王彭廣。

殺人如蟻蘇木學。

當然，還有厲翠青，秦白玉兩母子。

至於黑衣城主，照以往慣例，身穿黑

袍，黑布蒙臉，整個人陰陰沉沉的，但從黑布雙孔透射出來的目光，却炯炯有神，一眼望去令人不寒而慄。

× × ×

花濛濛今天手裏的兵器，已並非黃麖腿，而是一根六尺八寸長的狼牙棒。

棍妖胡優悠最討厭的兵器，偏偏就是狼牙棒。

他幾乎一看見有人用狼牙棒，便巴不得走上前，將別人的牙齒滿嘴打碎。

因爲這位號稱黑道武林第一棍的棍妖胡優悠，曾經在十五年前吃過一次敗仗，打敗他的人，所用兵器就是狼牙棒。

幸好那次打敗胡優悠的人，並非用飯碗筷子作兵器，否則恐怕世界上能吃碗安樂飯的人就會更少了。



花濛濛以劍招溶合在短棍上與棍妖胡優悠激鬥。

胡優悠原本打算首先瞧瞧熱鬧，等到必要時才施展他的妖棍建功的，但現在一看見居然有個年青伙子手持狼牙棒，不禁無名火起三千丈，大聲吆喝：「甚麼龜兒子，竟敢拿着根狗牙棒在此揚威耀武？」

連花濛濛都不禁爲之一呆，心想這個五十來歲的老像伙脾氣也眞暴躁，一見面就衝着自己大呼大喝，倒像古時兩軍交戰之前，總要來一場罵戰才够氣魄一樣。

在旁的公孫好却答道：「原來是棍妖，這人又妖又古怪，難怪活了五十多歲還娶不着老婆。」

花濛濛恍然大悟，胡優悠曾敗在狼牙棒之下的事，天下皆知，偏偏自己手裏用的又是狼牙棒。棍妖的心理，大異常人，竟因此而遷怒於天下其他使用狼牙棒的英雄豪傑，未免可笑之極。

花濛濛展顏一笑，客客氣氣地向胡優悠道：「閣下想必是武林第一棍胡優悠大俠了？」

胡優悠却有自知之明，冷冷道：「胡某活了幾十年，從來沒有一天做過俠義之事，胡優悠大俠五個字，煩將全數收同，不必賣弄口乖。」

花濛濛「哦」一聲，答道：「在下一時大意，不知道胡老前輩也會在此，否則在下就算用大皮鼓作膽，也是不敢用狼牙棒爲兵器的。」

胡優悠臉色稍寬，道：「可惜現在已經太遲了。」

花濛濛悠悠笑道：「不，還有一個補救辦法。」

胡優悠瞪着他，不知道悶胡蘆裏賣甚麼藥。

花濛濛突然左手舉起狼牙棒，跟着右掌立刻向狼牙棒削去。

誰也想不到花濛濛會突然有此一着，更想不到他竟然隨隨便便一掌削去，便將狼牙棒從中間一開爲二。

花濛濛將棒頭拋掉，手裏變成只有一根三尺半長的短棍。

胡優悠沉喝道：「這算甚麼意思？」

花濛濛輕搔着鼻子道：「聽說胡老前輩每逢遇見使用狼牙棒的武林人物，卽誓殺而甘心，在下還想多活幾十年，所以現在改行使用短棍，目的是希望你棍下留情，別將五十年前吃的敗仗算在我身上。」

本來，花濛濛前面幾句說話，已令胡優悠聽得十分舒服，幾乎眞有棍下留情之意的了，但那知最後一句說話，却激得他暴跳如雷，恨不得將花濛濛重打九十九萬大棍。

「龜孫子口沒遮攔，吃老子一棍！」

胡優悠號稱棍妖，所用的乃是兩節陰陽棍招式詭異變化無常，威力委實非同小可。

花濛濛手持半截短棍，神態從容，與胡優悠暴跳如雷的情況相比，恰恰完全相反。

高手相爭，越是不容情緒激動，棍妖胡優悠其實功夫絕不在花濛濛之下，但現在他的怒火上升，無疑是給了花濛濛一個很好的機會。

胡優悠馬步如風，兩節陰陽棍，更是勁疾非凡，一幌眼間，便已連續攻出十七

棍。

這人能在武林橫行多年，棍上功夫的確有過人之處，這十七棍無論直刺，斜削，橫砸，都令人有防不勝防之感，明明看它從左方來，忽然却又由右方繞至，一個閃避不及，立時就有骨折重傷之禍。

花濛濛不再笑了。

胡優悠連攻他十七棍，他也回敬了對方十七棍。

直到第十七棍兩棍相碰時，花濛濛手裏的短棍突然斷折，原本已經嫌短的短棍，變得更短了大概只剩下一尺六寸左右。

胡優悠號稱黑道上第一棍，這個招牌果然不是浪得虛名靠騙得來的。

現在，連花濛濛也不能不承認，以棍論棍，自己的棍法是絕對比不上胡優悠。

不過，棍法雖不行，劍法又怎樣？

× × ×

花濛濛的劍法，天下間見過的人只有一個。

這個人就是他自己。

花濛濛從不用劍與敵人交手，但他却偏偏是個劍中高手。

他不用劍，並非因爲他討厭劍。

反之他喜歡劍，欣賞劍，甚至將劍視爲朋友，知己。

所以，他尊重世間上每一柄劍，就像他尊重每一個朋友一樣。

如果你尊重你的朋友，你會不會讓他浸在一些邪惡之徒的血液裏？

花濛濛不會，他永遠都不會冒瀆自己任何的一個朋友，即使是一柄冷冰冰的劍，他都不會冒瀆它。

以劍殺人，原乃天公地道的事。

但花濛濛從不用劍，却懂得怎樣用其他武器代替劍，再配合自己的一流劍法去殺人。

也許你會覺得花濛濛這種做法跡近荒謬，無聊。

但，無論怎樣，他的劍法的確是一流的。

× × ×

現在，在花濛濛手裏的短棍，已變成了一柄劍。

這是棍與劍的互相結合，也是胡優悠十五年來最頭痛的一刹那。

龍舟閣前，高手雲集，一時之間却也沒有人看得出花濛濛的招式，如何由棍法變成了劍法。

這個時候，黑衣城的五指獅王彭廣，正向好好少爺公孫好怒目而視。

封一傑悄聲對公孫好道：「那個左手缺了隻大姆指的，大概就是彭廣了？」

公孫好笑笑道：「不錯，他就是五指獅王。」

封一傑道：「他跟你以前有仇嗎？」

公孫好眼珠子一轉，嘻嘻笑道：「仇怨談不上，親戚關係倒是有一點的。」

封一傑怔了怔。

不過，即使他再猜上十年八年，只怕也猜不出公孫好與彭廣究竟有甚麼親戚關係。

只聽得公孫好淡淡笑道：「我是他老婆的兒子的父親。」

封一傑皺着眉，將這種親戚關係詳細分析。最後所得的結果是：「公孫好給彭廣戴了一頂好大的荷葉帽，連兒子都已養下來」。

難怪彭廣牙癢癢地瞪着公孫好了，這兩人遲早總難免要拚個你死我活，今天也許是個好日子罷？

× × ×

棍妖。

無棍不成妖，無棍不成人。

棍妖經常掛在口邊的兩句說話是：「棍在人在，棍失人亡」。

即使在十五年前，他敗在使用狼牙棒高手的那一戰，他雖然吃了敗仗，手中依然緊緊握着他的第二條生命——兩節陰陽棍。

可是，今天對於棍妖胡優悠來說，顯然絕對不是個好日子。

因爲今天他的左右腕骨，都被花濛濛的斷折短棍擊碎。胡優悠是棍法中的大行家，一棍在手，所向無敵，豈料遇上了花濛濛的棍中劍，竟然敗落下來。

胡優悠曾向花濛濛一口氣連續擊出百多棍，花濛濛一直只是穩守，沒有反攻。

直到最後一刹那，花濛濛突然大喝一聲：「撤棍！」

胡優悠冷笑。

他心裏在想：「要令老子撤棍，簡直笑話。」

但等到他發覺自己左右腕骨突然傳來一陣前所未有劇烈痛楚之後，他終於知道這亚非笑話了。

他做夢也想不到，花濛濛一反擊，便將自己的左右腕骨完全擊碎，在此情況之下，別說是兩節陰陽棍，就算是一條三兩重的樹枝也拿不起了。

胡優悠面色慘然，額上斗大汗珠涔涔而下。

「好快……這是甚麼棍法？……」

花濛濛道：「這是不是棍法的棍法，你不會懂的。」

不是棍法的棍法。

胡優悠的確不懂。

不過，無論他懂也好，不懂也好，他手裏的兩節陰陽棍已被擊落。

無棍不成妖，無棍不成人。

棍在人在，棍失人亡。

胡優悠雙手乏力，但牙齒却還是很有力氣的。

他採取了一種十分痛苦的方法，去了結自己的性命。

他嚼舌自盡。

× × ×

胡優悠剛倒下去，李百簫就立刻衝上來。

李百簫，外號魔刀無影，論名氣猶在胡優悠之上。

江湖上人人都知道，胡優悠性情古怪暴躁，仇敵滿天下，朋友却只有一個。

這個唯一的朋友，就是李百簫。

胡優悠天不怕，地不怕，最怕李百簫開口講說話。

因爲李百簫除非不開口則已，一開口便總是將他罵個狗血淋頭。

但奇怪得很，這兩個人雖然一個脾氣古怪暴躁，另一個更糟，開口便罵人，但他們却成爲一對莫逆之交，硬是要好的好朋友。

這又是人結人緣的另一個例子？

李百簫一拔刀，花濛濛便已認出那是一柄曾經殺人如蔴的魔刀。

因爲只有魔刀，才會在刀身上閃爍着八個血紅的篆體文字。

這八個字是「天下人神皆可曰殺！」

這柄魔刀，無疑是極爲厲害的殺人武器。

不但殺人，連神都敢殺。

好狂妄的刀。

這種刀落在李百簫手裏，就像是拘魂令落在索命無常手裏一樣。

花濛濛終於遇上一個勁敵了。

× × ×

棍妖雖然被殲滅，但封一傑並未感到多少興奮。

因爲他突然發覺，那個黑布蒙面的黑衣城主，無論身裁與行動舉止，似乎都很熟悉，很像一個人……

而偏偏這位黑衣城主，又絕不可能是他。

這個「他」究竟是誰？

爲甚麼令封一傑感到很熟悉？

× × ×

李百簫，果然不愧刀稱無影。

他一衝上來，首先就向胡優悠的心臟刺了一刀。

胡優悠雖然口裏已不能說話，眼裏却露出了充滿感激的神色。

李百簫一刀，使胡優悠能够死得痛快些。

死在快刀之下，當然比嚼舌而死痛快得多。

人生在世，活得痛快固然是種福氣，但右能够在死時死得痛快，也未嘗不是另一種的福氣。

胡優悠在活着時給李百簫天天罵個狗血淋頭。

直到他活在世上的最後一天，還要吃李百簫的刀子。

但直到他嚥氣的最後一刻，他仍覺得有一個李百簫這樣的知己朋友，實在死而無憾。

花濛濛到了現在，終於看清楚這位黑道上鼎鼎大名的李百簫眞面目。

李百簫，五十三歲，湘北人氏，他長得不高不矮，也不肥不瘦，從外表看來，他的相貌就和他穿着的衣服一樣普通，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碰見這一類型的人物，這種人既像生意商家，又像教書先生，但你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這人竟然就是個殺人越貨的江湖大盜。

花濛濛面對棍妖時一無所懼。

現在，他依然一無所懼。

但他忽然有種很奇妙的感覺。

一種以前從來未曾有過的感覺。

他想要一柄好劍，來對付李百簫。

連他自己都不能解釋，他以前絕不肯用劍殺人，爲甚麼現在忽然想改變這種思想？

莫非是他以前的思想，根本就是錯誤的？

劍，如果不能用來血洗奸邪，維護正義，那麼這種神聖的兵器存在世上又有甚麼價值？

花濛濛越想越是心膽俱寒，也越想越是希望手中能有一柄好劍，來帮助自己對付魔刀無影李百簫。

× × ×

紅綵帮中，除了封一傑帮主，與月圓花好三大高手之外，當然還有不少武功高强之輩。

在這些人之中，花濛濛最欣賞的，就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劍客。

這位劍客在紅綵帮裏，地位不高不低，是青劍堂的副堂主；他姓谷名雨調，外號自稱大愚仕。

而青劍堂的堂主，就是花濛濛。

× × ×

谷雨調自號大愚仕，其實，一點也不愚。

那是大智若愚的隱寓，他根本自視甚高。

不過，這人雖然頗有傲氣，心地却甚是善良。

他已看出，花濛濛以一根斷折短棍，面對着手裏有柄魔刀的李百簫，形勢並不樂觀。

就在谷雨調稍微遲疑之際，李百簫魔刀已經出手。

魔刀可怕之處，不單在一個快字。

最可怕的，就是這刀每一出擊，都影踪神出鬼沒，你根本不容易預料得到它將會從甚麼角度向自己劈下。

魔刀無影，果然刀刀無影，也刀刀致命。

花濛濛從來未見過這樣令人心悸的刀法。

如果站在這裏的不是花濛濛，而是另外一個人，恐怕早已給李百簫劈了好幾百刀。

但，即使是花濛濛，也並不討好了多少。

他手上那根只剩下一尺六寸長的短棍，突然再次被魔刀削斷，竟然只剩下了八寸。

李百簫在刀聲霍霍之中，不斷冷笑。

就在這個時候，忽然在刀光之中，閃出一道碧綠的劍影。

谷雨調來了。

他大喝一聲，道：「花堂主退後，讓我來對付這隻魔鬼。」

谷雨調的劍法怎樣，花濛濛知道得很清楚。

谷雨調的確在劍上頗有功夫，但能够對付李百簫嗎？

× × ×

李百簫眼看已操勝劵，忽然半途殺出個程咬金，不禁怒火中燒。

谷雨調一上來，便採取先聲奪人的攻勢，向李百簫刺出九劍。

這九招劍法，有虛之，有實之，或則虛者實之，或則實者虛之，同時在虛虛實實之間，還加上了一兩招拚命的打法。

這九招劍法一使出，全場各人的眼睛皆爲之一亮。

好劍法，眞帥！

但李百簫却連一刀都沒有反擊過。

直到谷雨調正想施展第十招劍法的時候，突然小腹爆裂！

他簡直不能相信那是事實。

——李百簫右手持魔刀，左手却不知道甚麼時候已向自己的小腹使勁揷去。

鷹爪功雖名聞天下，却也沒有這種來去形同鬼魅魔爪，穿腹揪腸的陰毒招數。

谷雨調的腸臟，竟然被李百簫一爪揪出。

谷雨調沒有感到噁心，也沒有感到後悔，他只是感到一陣極度的空虛與惆悵。

沒有任何人能在腸臟被揪出之後，還能再活下去。

谷雨調忽然大笑。

他在笑自己，原來苦練了三十多年的武功，竟是這樣的不濟事，既然如此草包，該死！該死了！

然後，他就在大笑聲中死去，他俯身躺在地上的時候，眼睛仍是張得大大的。

李百簫冷冷瞪着花濛濛：「他是爲了你而死的，你敢無動於衷嗎？」

花濛濛當然不能無動於衷。

不是不敢，而是不能！

他絕不能讓谷副堂主白白死去，所以，他衝前。

但封一傑却在這個時候，一手把他拉住。

花濛濛冷冷喝道：「別阻止我，就算要殺頭一千次，我都要跟這個冷血妖魔拚命。」

封一傑板起了臉，道：「你要替谷雨調報仇，我不反對，但你一定要答應我一個條件，否則從今後起，紅綵帮永遠再也沒有你這一號人物。」

花濛濛面色聳然，恭聲道：「請帮主吩咐。」

封一傑神色稍寬，忽然從左手背後伸出一柄長劍。

「拿着它，這是命令！」

花濛濛眼中大亮，這柄長劍，竟是他平時最珍藏，愛逾性命的寒星寶劍。

這柄劍他一向收藏得很秘密，怎麼這個時候竟會在封帮主的手裏？

封一傑淡淡道：「別以爲你練劍這件事很秘密，要瞞過別人容易，想瞞過柳二哥，却是萬難。」

花濛濛目光一轉，向柳月圓望去。

柳月圓冷冷道：「這柄劍是我偷的，你要找我算賬，最好莫忘了充份利用這柄寒星劍的威力。」

花濛濛恭恭敬敬地，從帮主手裏接過寒星劍。

他喃喃地仰天笑道：「李百簫，今天若不將你斃在劍下，花某誓不爲人。」

然後，他整個人就像一隻巨鷹般從地上撲起。

他已有絕對的信心去殺李百簫。

他相信只須第一劍，便能將李百簫的心臟刺成粉碎。

所以，他撲起後所揮出的一劍，已是他全部所學的精萃所在。

除了虛無飄渺的鬼神之外，天下間已沒有任何一個人能避開這一劍。

× × ×

花濛濛這一劍剛刺出，人羣裏便響起一陣讚嘆之聲。

沒有人能想像得到，花濛濛的劍法，竟已練到了如此爐火純青，精妙絕倫的地步。

連李百簫都不禁爲之臉如土色。

但花濛濛也同時爲之神色大變。

因爲李百簫的魔刀，亦在這個時候猝然出擊。

百份之一百的出擊。

完全不設防守的一刀。

劍絕。

刀更絕。

如果李百簫只想守護或是閃避，他必死。

無論他向任何方向閃避，或盡任何方法守護，他都必死。

可是，李百簫不愧是魔道中之刀王，他已看出了這一點。所以，他拚着一死，也要在不設防守的惡劣情勢下，全力出擊，一刀刺向花濛濛的前額。

他估計花濛濛一定會退後收劍。

只要花濛濛稍退半步，李百簫就可以連消帶打，搶得先機將花濛濛殺敗。

每一個人都幾乎在肯定地猜想：「花濛濛必退。」

因爲如果他不退，就會在前額上立刻開了一個大洞。

但柳月圓却立刻閉上眼睛，不忍再看下去……

× × ×

任何人處於花濛濛這種形勢下，都必會收劍後退。

但花濛濛却並不如此。

因爲他知道，魔刀無影的厲害。

如果他後退，無疑暫可保存性命，但恐怕今生今世，永遠都難再有機會殺李百簫了。

因爲現在他攻出的一劍，已是他畢生在劍法上最大的一注本錢。

如果連這一注本錢都不能將李百簫買下，將來死的只會是自己，而絕不會是李百簫。

何況這是他畢生第一次用劍去誅滅奸邪。

他又怎能讓自己的朋友面目無光，狼狽落敗？

劍，就是花濛濛的朋友。

一個永遠值得自己信任尊重的朋友。

更何況谷雨調剛剛爲了自己而死，他若後退，如何對得這位泉下亡魂？

所以，花濛濛絕不退後。

他寧願在前額上被刺穿一千個大洞，也絕不後退。

李百簫終於佩服花濛濛的勇氣。

他慘笑一聲，說道：「好劍法，好勇敢。」

他說這六個字的時候，他的心臟已完全被寒星劍刺得稀爛，而他手裏的魔刀，也不再在手裏。

魔刀不在李百簫手裏。

魔刀揷在花濛濛前額上，幾乎直至柄沒。

花濛濛沒有怨恨自己，更沒有怨恨柳月圓。

因爲如果不是柳月圓把寒星劍偷出來，他可能一輩子都不會領略到劍刄奸徒的痛快滋味。

終於，李百簫死了。

花濛濛也死了。

決鬥並不因此停止，也許這僅是開始的一幕而已。

× × ×

俗諺說得好。「曹操也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

好人有好朋友，壞人，也有他的好朋友。

胡優悠是李百簫的好朋友。

所以胡優悠死了，李百簫立刻就要替他報仇。

現在，李百簫死了，他也有一個好朋友要替他報仇。

這個人就是蘇木學。

蘇木學是一個少說話，也少做事的中年人。

平時，很難得見他講幾句說話，也難得見他做點甚麼事情，除了吃飯自己動手之外，連洗澡都要找兩三個大姑娘來服侍他。

照理，一個氣派這麼大的人，必然是非富則貴的了。但事實上這個人一點也不有錢，出身更是寒酸無比，據說他父親是個叫化，而他的母親也是個女叫化。

蘇木學雖然少說話，也少做事，但却有一多。

殺人殺得多。

他曾說過：「殺人和揑死一隻螞蟻，都是同一樣的事情，半點分別也沒有。」

所以，他的外號就叫殺人如蟻！

× × ×

李百簫是給花濛濛一劍穿心殺死的。

但花濛濛也已死在李百簫魔刀之下。

蘇木學要替李百簫報仇，當然不會向一個死人打主意。

他冷冷望着柳月圓。

這筆賬，他居然算到柳月圓頭上。

因爲如果不是柳月圓將寒星劍弄出來，李百簫就必不致死。

柳月圓當然明白蘇木學的心意。於是，他站了出來，道：「你就是殺人如蟻蘇木學？」

蘇木學連頭都懶得點一下，右手却緩緩從衣袖裏摸出一根尖尖長長，鋒銳無比的鋼錐。

這種鋼錐，殺傷力之强，猶在刀劍之上。

但柳月圓一點也不吃虧，因爲，他所用的月圓鐵筆，殺傷力又在這一根鋼錐之上。

蘇木學忽然說了兩個字：「動手！」

跟着，只聽「嗤」的一聲，銳風響起，蘇木學伸錐如劍，急點柳月圓左右「肩井穴」。

他說動手就動手，勁力深厚勢疾絕倫，對手若是反應稍慢半點，此刻大概已變成一個廢人。

但柳月圓乃何等人物，豈會一招便讓蘇木學得手？就在鋼錐距離他穴道不及五寸的時候，月圓鐵筆已向鋼錐尖端部位激射而至。

只聽得「噹」一聲響，鐵筆鋼錐交擊，爆出幾顆火花，柳月圓與蘇木學皆倒退兩步。

但頃刻之間，兩人又拚在一起。

使用鐵筆的柳月圓，與使用鋼錐的蘇木學，都是時下最負盛名的黑白道兩大高手，這一戰，自然甚是可觀。

但這個時候，九指獅王彭廣又已經開始與公孫好發生衝突，展開劇鬥。

跟着，終於演變成爲一幕羣鬥之局，黑衣城大戰紅綵帮。

封一傑手執刺鯊追魂槍，勇不可當，連斃八名黑衣城好手。

秦白玉曾是封一傑的手下敗將，此際見封一傑槍法威猛，比九重天拳法更加厲害，當下不敢怠慢，以一柄雁翎刀謹愼應戰。

封一傑一槍在手，威猛無儔，十招之內，已將秦白玉逼得險象環生。

但正當第十一招準備一槍了結秦白玉之際，黑衣城主突然無聲無息掩至，重重在封一傑背上打了一拳。

幸而封一傑在最後一刹那俯衝標前，卸去部份拳力，方始保存得性命，否則這一拳很可能立刻就要他魂歸極樂。

突然，封一傑睜目厲射黑衣城主，失聲道：「原來眞是你。」

黑衣城主獰笑道：「傻子，你知道本座是誰？」

封一傑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測，却又不能不相信，因爲這位魔王之王黑衣城主，竟然就是自己的師父，拳王李紅綵！

× × ×

李紅綵，在十年前已被江湖中人公認，他已死在仇人刀下。

當時，他滿身都是刀傷，連頭顱都被砍得稀爛。

不過，雖然他已被人害得面目全非，但還是給認出身份，因爲在屍身上，發現不少李紅綵的遺物，其中包括一隻巨型的玉斑指，和一雙玉鐲。

李紅綵喜歡玉器飾物，是武林中人皆知之事，同時，那隻玉斑指與一雙玉鐲，也的確是他常戴的飾物。

封一傑甚至廣集好手，爲師報仇，將兇案現場遺下兇刀的主人剖肝瀝膽。

兇刀之主，乃遼東第一巨寇，千刀客孟如梟。

但當時誰也想不到，孟如梟根本就沒有殺過李紅綵。

而李紅綵也根本沒有死。

死的只是另一個人，李紅綵只不過佈局逃避敵人而已。

李紅綵的敵人，究竟是誰？

× × ×

李紅綵終於除下了蒙面布，露出本來眞面目。

封一傑只覺得掌心沁汗，在此之前，

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師父不但沒有死，而且還是黑衣城主。

封一傑突然想起了宋芝芝的父親。

他於是問李紅綵道：「你爲甚麼要殺宋獨？」

李紅綵冷笑道：「你可知道宋獨原本是誰？」

封一傑不禁楞住，不知道李紅綵意思何在。

李紅綵冷冷道：「宋獨就是原來的黑衣城主。」

封一傑更加大感意外。

李紅綵又接着沉聲道：「十年前，爲師被崢嶸老人與宋獨兩頭逼害，逼得無路可逃，於是只好弄點詭計借屍還魂，尚幸皇天不負苦心人，三年之後，宋獨終於落在爲師計算之中……」

所謂「計算」，其實就是暗算的代名詞，李紅綵接着再道：「爲師將宋獨一身武功廢了，禁錮七年仍未殺他，只因爲他的一身武功，尤其是那套飄絮指法，不學上手實在可惜一些。」

封一傑冷冷道：「現在那套飄絮指法，你大概已經練成了。」

李紅綵夜梟般一笑，道：「這個當然了，否則爲師又豈忍心割下他的頭顱，給徒弟作爲結婚賀禮？」

封一傑突然厲聲喝道：「李紅綵老匹夫，從今後你我師徒名義已絕，看槍。」

說着，刺鯊追魂槍立刻出手，直刺李紅綵。

李紅綵嘿嘿一笑，道：「好一招孽徒弒師！」

結果，連師徒兩人，也要在龍舟閣前互相拚命。

人世間，溫情與殘酷雖然並存，但爲甚麼似乎總是令人感到溫情太少，而殘酷却太多呢？

× × ×

其實，李紅綵，宋獨與崢嶸老人陸龐天，都是多年前的江湖巨寇。

爲了利益衝突，這三大巨寇常在勾心鬥角，經過多年積怨下來，漸漸變成了一種不可分解的仇恨。

但偏偏老天又安排了另一個人，來給他作對。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這個人不但是他的徒弟，而且徒弟所組織的帮會竟然是以李紅綵之名爲名，稱爲紅綵帮。

現在，黑衣城與紅綵帮雙方高手，已進入了捨死忘生大搏鬥的階段。

刀光閃處，血流如雨。

劍影揮時，斷臂殘肢。

好激烈的一場大廝殺！

× × ×

大戰結束，正午時份。

龍舟閣前，堆滿了看熱鬧的人羣。

這個時候，這些看熱鬧的人，本來應該是在看龍舟競渡的。

但今年西湖的龍舟競渡，却由大會宣佈臨時取消。

理由是今天清晨，龍舟閣前發生了一椿大血案，死了許多人。

所以，現在堆滿着看熱鬧的人，他們並非看龍舟，而是看死屍。

那都是些血淋淋，恐怖極了的死屍。

× × ×

轉眼又一年，又是五月初五。

在揚州一間幽雅宅院的花園，有三個人在吃櫻。

這三個人就是封一傑夫婦，還有另一個是好好少爺公孫好。

封一傑一面吃櫻，一面看着公孫好的左腿在嘆氣。

公孫好的左腿並不好，跛了。

他笑了笑，對封一傑道：「去年與九指獅王彭廣那一戰，只跛了一隻左腿，實在算是好運氣。」

封一傑笑道：「用一隻左腿就能換了彭廣一條性命，當然是好運氣。」

公孫好皺着眉，道：「眞不明白，你憑甚麼連汗毛都不損一條，就能殺了李紅綵？」

一提李紅綵，封一傑就有一種說不出的痛苦。

李紅綵遺禍武林，雖然該殺，但他畢竟曾是封一傑的師父。

封一傑黯然神傷，道：「因爲他學了一套只有九成的飄絮指法，在最緊要的關節裏露出了一個致命的破綻。」

公孫好訝道：「飄絮指法，他爲甚麼只學了九成？」

封一傑嘆了口氣，道：「因爲傳這套指法給他的宋獨當時已經是個半瘋人。」

公孫好又是一怔。

封一傑吃完最後一口櫻，道：「也許宋獨其實並不瘋，故意將錯誤的招數傳授給李紅綵，讓他作法自斃。」

公孫好聽得有點入神。

但無論如何，李紅綵的確在去年那一役裏，死在封一傑的刺鯊追魂槍下。

當日，除了鬼髯先生駱臻荒落逃走倖存殘命之外，黑衣城可謂全軍盡墨。

× × ×

棍妖胡優悠，敗在花濛濛的手下後自盡。

魔刀無影李百籥，與花濛濛，同歸於盡。九指獅王彭廣，傷了公孫好一腿，但他却被公孫好用古董摺扇點中三處死穴身亡。

殺人如蟻蘇木學，死在柳月圓鐵筆之下。

厲翠青，背後暗算柳月圓，柳死，但臨死前仍寫了永字法最後一筆，這一筆將厲翠青的咽喉完全戳碎。

秦白玉，學藝未精，混戰中慘死。

黑衣城的第二位城主李紅綵，因學了一套不完整的飄絮指法，死在徒弟封一傑的刺鯊追魂槍下。

至此，黑衣城宣告瓦解。

而紅綵帮的命運亦告相同。

去年端午，殺聲震天。

今年端午，却是哭聲震天。

誰在哭？出了甚麼事？

只聽得封一傑微微一笑，對宋芝芝道：「小傑餓了，還不給他餵奶？……」

宋芝芝嫣然一笑抱過孩子，偎倚在丈夫懷裏，嬌柔無限。

（完）

其人其事／希華·文　盧令·圖

譚濟筠惡鬥九花娘

說到廣東十虎，譚濟筠是很有名氣的，名列十虎之一，因爲他一向深藏若谷，很少打鬥，他的武功非常厲害，知道的人，並非很多，至於譚濟筠的一生，跟惡霸苦鬥，再跟龍虎武師見個高下，大小數十次，照他本人稱述，最驚險的一次惡鬥，並非跟同行的拳師交手，而是跟一個外江籍的中年婦人苦鬥，那個婦人綽號九花娘，眞的姓名却不知道，此事甚奇，值得談談。

還沒有談到譚濟筠跟九花娘惡鬥的情形，先要說他如何練習武功，譚濟筠原籍是南海官山墟的譚家村，在清末同治年與道光年之間生長，當時民不聊生，譚濟筠家裏非常清苦，十一歲就跟隨族叔到省城去，在上九甫的錦華染坊做小斷，供人差遣。

譚濟筠因爲衣食欠佳，營養不良，故此，臉黃肌瘦，鼻孔常常吊着兩行清涕，各人看見他這種寒酸相，便向他取笑，叫他做「鼻涕筠」。那時譚濟筠十分醉心武技，凡有江湖人物在附近賣藝，他一定前去觀看，至於坊裏的人談論武功，或者武林的舊事，他就在旁凝神傾聽，總之，他這一副喜愛武功的性格，是天生下來的，無怪他會變成廣東十虎。

當時錦華染坊有一個工人姓彭，單名一個六字，綽號「大隻六」，因爲他生長得特別高大粗壯，三十多歲，年富力强，而且學過幾下功夫，在錦華染坊裏面經常由他負責踏元寶，那種元寶是石頭做的，布帛染好，晾乾，便用一截圓木捲住，放在石元寶底下壓實，石元寶兩邊翹起來，必須有一個人跨在上面，紮下四平大馬，用左右脚搖擺踐踏，然後使它不斷的轟動，愈是踏得起勁，布帛染色愈加深入，而且光滑鮮艷，故此，踏元寶的人是很重要的，一個石元寶重達三百斤過外，實在不易用脚把它左右搖擺，大隻六做這種工作，已經十多年，氣力愈來愈大，離開了石元寶，在地上紮馬，沒有人能够把他推倒，有時大隻六踏完石元寶，還雙手把它舉起，放在一邊，取出壓好的布疋，然後放回原處，他把三百斤重的石元寶搬來搬去，毫不費力，看見他的人都說他大力士，久而久之，大隻六亦覺得自己力大無窮。

有一天，大隻六在坊裏工作，搖踏石元寶，有許多人在門外聚着觀看，大隻六沾沾自喜，突然他發覺人叢中有幾聲冷笑，他愕然，向笑聲發出來的方向看看，發覺在旁發笑的竟然是一個骨瘦如柴的老頭子，年紀五十開外，身材瘦削，看來好像猿猴，而且臉色沉黑，蓄着兩撇八字鬚，似乎是衙門裏面的文書，不像武功精湛的教頭，大隻六看見他的態度輕藐，厲聲喝問：「喂，老頭，是否你發笑呢？」

老頭子聽了，說：「是我發笑，你又怎樣？」

大隻六正在光火，聽了這麼一句，憤然說：「我踏我的石元寶，你走你的路，有甚麼可笑的呢？難道我不够氣力壓布不成？」

那個不知名的老頭子哈哈大笑，說：「老夫就是笑你有如一頭大水牛，雖有蠻力，等於無力。」

大隻六聽到老頭子把他跟水牛作爲比

喻，分明是羞辱他了，哪裏忍得住呢？立刻從石元寶上面跳下來，走前兩步，準備發作，奇怪得很，老頭子仍然笑嘻嘻的站着不動，冷然說：「大隻六，有胆你就打我！」

圍着看熱鬧的人，以爲那個老頭子大概神經錯亂，眞的害怕大隻六一時氣憤，打死了他，因此，幾個人出頭，大聲勸阻，大隻六碍於各人的情面，雖然怒火攻心，不肯走開，但仍沒有動手，不過，老頭子却很冷靜的對各人說知，別替他担心，還說大隻六不堪一擊，因此，更加引起大隻六憤怒，非打不可。

當時大隻六聽了，怒吼一聲，踏前一步，施展蝴蝶戀花蕊這一招，用鳳眼捶向老頭當胸打去，如果老頭給他這一拳打中胸骨，恐怕就此喪命，奇怪得很，老頭並不躲閃，看見大隻六的拳頭標到眼前，然後偏馬沉橋，用右手食指搭在大隻六的手腕，往左邊輕輕一帶，大隻六就整個身體失去重心，向前仆倒，有如一隻元寶。

看熱鬧的人哈哈大笑，大隻六翻身跳起，眼露紅筋說：「老伯，剛才我一時心急，給你暗算，可否讓我再來一次呢？」

老頭知道他不服氣，含笑點頭說：「大隻六，你準可以再打第二次，打死我爲止！」

大隻六聽了這句話，不敢輕舉妄動，先行站穩馬步，然後左掌往上一揚，以彈指的手法封住老頭子一雙眼，然後右手用虎肘出擊，疾向老頭子的臉孔打下去，出手又快又狠，以他的體型如此結實來看，老頭子實在無力招架的，怎料老頭子懂得拳路，突然把上半截的軀體往後一仰，施展「仰觀星斗」這一招，使他的虎肘抓不到自己的臉孔，跟着用右手平伸兩指，向對方左腰一插，打中穴道，大隻六站也站不穩，渾身酸痛，無力支持，又再嘭的一聲倒在地上。

老頭子絕不理會他，轉身走開。

當時譚濟筠剛巧在人叢中看熱鬧，心裏暗想，這個老頭子必然是風塵中的怪俠，不容錯過，不顧一切，疾忙走出人叢，暗暗跟踪，一直跟隨老頭子到了上西關醫靈廟前，看見這個老頭子走入一間門口掛着謝館的招牌的屋裏，然後走開。

當晚譚濟筠輾轉打聽，知道這個老頭子實在不同凡响，叫做謝贊鏢，是廣東少林五子謝阿福的後人，內功外功非常到家，譚濟筠本來想入謝館學習武功，但因他的工資微薄，還要照顧鄉間的父母，無力負担學費，只好惘然的走開。

雖然如此，但因謝館跟錦華染坊相距不遠，晚上雖然謝贊鏢教授徒弟習武，不准外人入內參觀，如果到謝館的高牆上面躲着觀看，便可偸師，譚濟筠找出這一條路，心裏暗喜，決心依照這個方法去做，眞的入夜就到謝館偸師，躲在牆頭看他如何教授徒弟，如是者風雨不改過了一年。

某天，隆冬之日，冷風撲面，謝贊鏢的門徒不來學武，他非常空閒，忽然看見牆頭外邊似乎有人影幌動，立刻追前，他以爲此人必是小偸，怎料是個小厮模樣的青年，當時譚濟筠從牆頭跳下，沒有走開，看來更不像小偸了，謝贊鏢忍不住問他一句：「小弟，爲甚麼你躲在牆頭呢？」

譚濟筠聽了，連忙擺出很有禮貌的姿態，說：「因爲師傅昨晚教的十字穿拳，還有幾招然後教完，我先走，如果你的徒弟來了，我就看不到你如何教授他們，豈不是學少幾招嗎？」

原來他一直都是躲在牆頭偸窺的，謝贊鏢愕然，望了他一眼，說：「聽你說，以前你常躲在牆頭偸窺了，是不是呢？」

「是的，我晚上偸窺，回到染坊就照樣去做，自己這樣練習只是懂得皮毛。」

謝贊鏢聽了，說：「你如此有心練武，走進來把你所偸窺學習得到的拳脚打給我看。」

譚濟筠喜出望外，立刻點頭答應，拉了拉衣裳，跟着他入內，將他偸窺學習到的「大小金剛拳」照樣打出，那一套拳脚一共有一百二十八招，那是學少林拳的基本功夫，法度謹嚴，拳脚有勢，樁馬必須結實，不易練得好，譚濟筠演來不但從頭到尾，絕不遺漏，而且進退，收放，打得頭頭是道，看來腰馬沉雄，出手快捷，好像打了許多年的模樣，謝贊鏢大感興趣，便問他以前是否學習過武功？譚濟筠說：「學是學到多少的，不過我沒有錢拜師，從來只是偸窺。」

謝贊鏢哈哈大笑，說：「你不必再偸窺了，我收你做徒弟，不收你學費，晚上你依時來學武好了，你的意下如何？」

譚濟筠聽了，福至心靈，立刻跪地拜師。

此後譚濟筠就是謝館的弟子了，一來他天性好武，嗜武如命，二來每天都有時間練習，三來他確實有恆心去學習拳脚的，過了三年，他的技藝有成，打得出色，謝贊鏢看了也覺心慰，於是，叫他辭退染坊的工作，索性再求深造，從謝贊鏢手上學習更多的功夫，愈打愈精。

歲月不饒人，過了十多年，謝贊鏢因病逝世，那時譚濟筠就自立門戶，他不想揚名於世，故此沒有設館授徒，仍在染坊工作。

由於他十多年來，克勤克儉，且未娶妻，生活上有了積蓄，他逐漸經營一些較小的染坊事務，後來竟然自己做起生意來，不消說，那種生意自然是走染坊那條路了，那時他在下九舖開設濟源綢緞莊，兼營染坊生意，無形中就變成老闆。

有一天，濟源莊外邊忽然有幾個外江的乞婦經過，那些乞婦腰間纏着桃花鼓，另外拿幾柄刀子在空中拋來拋去，這一手武藝叫做刀花，靠它混飯吃。

本來譚濟筠自管自的過活，不必理會那些乞婦的，可是，事有湊巧，譚濟筠偶然想抽抽香烟，那時一般人習慣的抽「生切」香烟，一定要有些薄紙把烟絲捲住，然後用火燃燒，那時他伸手到袋裏拿烟絲，怎料拿出一塊白紙來，紙張較大，並非用來抽香烟的那種薄紙，他正想把紙張拋去，忽然靈機一觸，想跟乞婦開玩笑，把兩隻指頭搓成一條紙條，又再把它屈曲，扣住頭尾兩端，使勁一彈，不偏不歪的拋中乞婦拋到最高的一柄小刀上面，竟然把小刀打歪。

乞婦拋刀巳成習慣，從來沒有失手，這次她却失手了，因爲刀子拋到最高的一處，給人打歪，那一柄小刀就錚的一聲落

在地上。

觀衆看了哈哈大笑，乞婦又驚又怒，帶着幾分羞愧，臉上一陣紅一陣白，把那雙眼睛不斷的向店內各人打轉，譚濟筠看見她那副狠狽的模樣，不自覺的笑起來。

乞婦看見了，她習慣走碼頭的，立刻明白剛才紙條碰着小刀，一定是他拋的，她走近譚濟筠身邊，深深的鞠躬，說：「大老板，發財！」

譚濟筠以爲她是想討錢，順手拉開櫃桶的抽屜，拿出幾枚的大光錢，放在櫃枱上面，揮手叫她拿去。

那些大光錢一枚就當作十枚的細錢使用，大小跟銀元差不多，伸算起來有半吊的細錢那麼多，譚濟筠以爲她心滿意足，淒過就走。殊不料那個乞婦却用掌心按了按那些大光錢，突然叫道：「大老板，你把大光錢放得那麼古怪，我怎麼把它檢起來呢？」

譚濟筠一聽，翻眼一望，原來那些大光錢巳給乞婦拍入櫃面之內，那塊櫃面是用栗木製成的，厚兩寸多，非常結實，乞婦竟然把大光錢暗中豎起，用掌心按下，按得十分整齊，跟枱面一樣平，沒有絲毫漏邊，可見她的功力深厚，看在眼裏，譚濟筠登時覺得心上一沉。

譚濟筠不甘示弱，立刻施展他苦練出來的「龍爪功」，把鐵指沿着每一枚大光錢的邊緣扒扒抓抓。他的鐵指巳經有很厚的功力，憑着指頭的勁，居然把那些大光錢逐個拉出來，換句話說，他使挾住大光錢旁邊的木料挖爛，便可伸手取出。

他認爲只是演出這種功夫，仍然未能使乞婦折服，索性把大光錢握在掌心裏，好像握拳一樣，把它逐個弄彎，有如用鐵鉗挾扁，然後拋出去。

乞婦看了他一眼，說：「大老板，你不要欺人太甚，我是不會如此容易走開的，那些大光錢你巳經給了我，就是我的了，現時你把它弄壞了，變成廢物，你就要雙倍賠出來，如果你不賠，老娘就永不走開，看你怎樣奈何我，我是不好惹的！」

事情發展到這裏，變成僵局，譚濟筠老羞成怒，大聲喝道：「如果你們再在這裏放肆，我只好動手了，休說我不分男女就打起來！」

乞婦聽了冷然一笑哼道：「你敢？」

她一邊哼着，一邊闖入店裏，譚濟筠睹狀，上前用猛虎推山一招作勢攔阻，殊不料乞婦正想他出手，看見他巳出手，立刻偏身讓過譚濟筠的左手，右掌一揚，施展單龍出海，向他左腋的腋下要害那個穴道插過去，出手又快又狠。

譚濟筠看見她剛剛出手就施展毒招，勃然大怒，立刻移步換形，避過來掌，乞婦一擊不中，跟着一招水浪拋球，一個衝撞由下邊兜上去，打譚濟筠的咽喉，如果喉頭軟骨給她擊中，便會喪命，譚濟筠連忙退左馬，兼用左手撥開那一拳，然後出擊，如果這般打了起來，乞婦拚命搏殺，譚濟筠總是迴環截格，並不出擊。

乞婦出手愈來愈狠，譚濟筠迫於施展蝴蝶翻飛這種掌法消解來勢，蝴蝶掌是由八卦遊身掌分支出來的，雙掌或陰或陽，或反或正，左右上下，穿梭往來，好像一對蝴蝶，故有這個優美的名稱，叫做蝴蝶翻飛。

那個乞婦雖然氣力較弱，但却非常陰險，不肯認輸，打鬥當中，她忽然坐在地上，好像跌下來，這一招「白猿摘果」，似跌非跌，其實是一條腿伸直，另外一條腿屈曲的，虛中有實，兼用左掌支持地面，隨時出擊，譚濟筠以爲她眞的跌倒，縱身上前，不料她就以左掌壓地借力，同時右腿撐起來，使勁一標，整個身子向前飛出，右手一招二龍爭珠直撲譚濟筠的一雙眼。

乞婦這一下絕招來得非常快速，有如閃電，譚濟筠大吃一驚，趕快用獅子搖頭一招卸開，使她的右手落空，說時遲那時快，他覺得下盤一陣冷風，知道乞婦起脚，原來乞婦這一招是連環出擊的，先行坐了半邊身，誘敵進攻，施展白猿摘果，虛虛實實，引誘譚濟筠上當，跟着用裙裏腿飛出來，一飛就是連環三脚，萬無一失，招招致命。

原因是她的綉花鞋鞋尖藏鐵，給它踢中男性的下邊要害，便即喪命。

那是生死關頭，譚濟筠人急智生，突然全身向後使勁一標，整個跌在地上，雖然他覺得臀腿之間跌了一下，有些痛楚，總算閃避得過對方踢出來的連環三脚。

乞婦死心不息，看見譚濟筠仰臥在地，仍是不斷的飛脚踢來，譚濟筠形勢漸穩，認爲她迫人太甚，忽然想起「人不殺虎，虎必傷人」這句話，把心一橫，看準乞婦來勢，雙手搶攻，一招海底撈月，將乞婦的兩條腿捉住，使勁捉緊，於是乞婦無法活動，因爲兩人掙扎，她就不由自主的壓在譚濟筠身上，雙雙倒下來。

譚濟筠兩手巳經捉住她的左右兩條腿了，還使用暗勁，直達指尖，緊捏小腿的照面骨，使她痛楚不堪。

照理她應該知難而退，殊不料，她手脚軟弱無力，仍有一張嘴，突然露出滿口黃牙，要咬譚濟筠的咽喉，有如一頭瘋了的母狗。

那時情勢極端危急，幸而譚濟筠的腰勁極强，練過「鐵板功」，大喝一聲，一個鯉魚打挺，連帶乞婦兩人在地上滾了滾，然後站起來，使她那張鐵嘴無法咬到自己的身體，跟着兩手左右開弓，兩手握着乞婦的小腿，就把她看做霸王擧鼎相似，高高的擧起來。

圍觀熱鬧的人看在眼裏，齊聲喝采，譚濟筠作勢把她兩腿拉開，可能就此撕爲兩邊，嚇得乞婦面如土色，哀叫求饒，同來打花鼓的乞婦也帮着叩頭說情，譚濟筠然後把她往上一拋，高達十多尺，圍觀的人驚叫起來，乞婦剛剛墮下，譚濟筠就搶前一抓，把她接着然後放下。

譚濟筠借此表現他的眼力手力腰勁腕勁，顯然處處佔了上風。

乞婦給他一拋一接，嚇到失魂，不敢搗亂了，趕快跟同來的其他乞婦抱頭鼠竄而去。

譚濟筠戰勝了她，事後調查，才知道她是乞婦裏面很有名氣的一個武林高手，叫做「九花娘」。

經過這一場大戰之後，譚濟筠就不敢輕視任何一個在江湖上行走的人物，比以前更加謙虛。（完）

武俠長篇故事

魚躍鷹飛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向陽君拒捕，爲府中班頭召來營官，携帶抬槍圍捕，向陽君雖技藝超羣，亦不能以血肉之軀抗禦火藥彈丸，是以雖倖脫重圍，雙脚已被鐵彈所傷。崔奇和郭彤獲得消息，貪夜搜索，依崔奇判斷，向陽君雙脚受傷，定會匿居廢王府中療治，當即依址前往，崔奇授予郭彤四面小旗，着他一見向陽君趺坐療傷，立將旗分四面插好，便可將其困住，王府地方闊大，兩人分頭搜索，郭彤進入廳中，驀與爲當朝奸臣陷害的前布政大人覃輝一家相遇，覃輝向郭彤詢問是否會武，郭彤稱是，反問何以問此——

貴冑奇女子　廢邸奇門陣

瘦老人嘿嘿一笑，說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唉！老夫這個地方實在是窮湊和，郭少俠如不嫌簡慢，請入內一敍如何！」

郭彤窘笑了笑道：「這個——在下看是不必了，在下此來是有一件急事……」

「急事？」瘦老人奇道：「在老夫這府邸之內，有什麼急事？」

郭彤微微一怔，遂道：「不瞞老先生說——目下可能有一窮凶極惡之人，潛在了老先生的府邸……」

「什麼？」瘦老人登時大吃了一驚：「你說什麼人藏在我這裏？」

郭彤皺了一下眉道：「這件事很難說，在下還不敢確定，不過，一切跡像顯示，這個人很可能藏在這裏！」

瘦老人道：「這個人是誰？」

「老先生你當然不清楚！」郭彤道：「這人殺人如蔴，一身武功高不可測，如今官府懸賞通緝在案，外面早已繪影圖形，任何人遇見他，俱都有性命之憂！」

「啊唷唷……」一旁那個老婆婆忽然插口道：「天哪，竟然會有這種事……」

瘦老人先是一怔，遂即挺了一下身子，冷冷一笑道：「郭少俠你憑什麼說這個人藏在我這裏？」

郭彤道：「這——在下只是猜想而已，因爲這附近各處在下已經嚴密搜查過！並沒有任何可疑跡像！」

瘦老人冷笑道：「很可能他跑向別處去了！」

郭彤道：「你老說的是——他很可能藏向別處，但是這地方却是更有可能！」

瘦老人想了一下，道：「來，郭少俠，我們進去說話。」

言罷轉身進入——郭彤無奈，只好跟進去。

所有人都轉身進入。

那個叫「精武」的少年，搶着拉了一張椅子過來，請他坐下。郭彤却之不恭，只好坐下來。

瘦老人在他對面坐下來，說道：「獻茶！」

即見那個年輕的姑娘匆匆轉向裏側，敢情裏面還有一個隔間——她走進去不久轉出，雙手端着一碗茶，姍姍走向郭彤。

「郭先生請用茶！」

郭彤慌不迭答應一聲，忙即站起來雙手接住。

姑娘雙手細白，粉面如黛，雖是布衣荊釵落難之中，却絲毫也不顯出一些寒傖小家子氣！

郭彤只與她接觸了一眼，即由不住心裏通通的跳個不止，這種現像是他生平極所罕見，由不住又向她看了一眼，湊巧對方那雙黑白分明的眸子也在看他，四隻眼睛相對之下，那姑娘挺大方的臉亦不禁現出了一些暈紅，遂即低頭掉身而去。

郭彤心裏一陣子激動，慌不迭忙把眼光轉開，一時眞有些意態恍惚，暗忖：我這是怎麼了？衝着人家一個姑娘家看個不休，成什麼體統？

心裏想着不經意舉起手中蓋碗呷了一口，却又險些燙了嘴，「叮噹！」一聲，差一點把手裏的茶碗給摔在了地上，那份別扭勁兒可就不用提了！

「嗯——」瘦老人輕輕的咳了一聲：「郭少俠剛才說到那個人……？」

「啊！是是！」郭彤正襟危坐道：「這人實在可怕之極，如眞的藏身在此，老先生闔府上下的安危都極爲可慮……」

瘦老人又是一怔：「這個……我看還不致於吧！」

郭彤道：「如你老人家能允許在下在這裏查察一週，即可斷定他在也不在！」

「阿彌陀佛！」那個老婆婆嘴裏唸着：「我說老爺——你還是讓他前後搜一搜吧！」

瘦老人想了一下道：「好吧！就讓你前後搜上一搜吧！」

郭彤抱拳道：「謝謝！」

瘦老人道：「且慢！——老夫破格讓你在府邸裏搜上一趟，只是有一樣，你可千萬不能驚動官府，要不然老夫這地方就不得安寧了！」

一面說，瘦老人遂即發出了一聲嘆息，瘦削的臉上顯示着由衷的遺憾！

郭彤心裏一動，這才明白了事情的眞像，猜測着，很可能這一家子也正是官府查找的對象，是以深恐身份形迹敗露——

心裏忖着，偷目一看各人表情，果然俱都顯現着一種緊張，越加的證明他沒有猜錯——

當下他遂即點點頭道：「老先生大可放心，在下一定遵命，絕不會爲府上添麻煩，事不宜遲，在下這就去了！」

瘦老人站起送客，俟到郭彤正要跨出門外的一刹他忽然又道：「小俠且慢！」

郭彤怔了一下，道：「老先生還有什麼吩咐？」

瘦老人道：「老夫想起來了，這座先王府第，佔地頗大，內裏建築格式極爲迂迴曲折，設非深諳內情之人，很難得窺全豹，不知小俠可曾握有一份詳細地圖？否則只怕難窺全境呢！」

「這個——在下倒是沒有想到！」

「不要緊！」瘦老人咳了一聲道：「玉潔——妳來！」

敢情那個令郭彤難以去懷的姑娘，名字叫「玉潔」。

聆聽之下，她嬌應一聲，遂即由內側姍姍步出！

「爹爹，您是在叫我麼？」

聲音清脆婉轉，有如新鶯出谷，郭彤只覺得眼前一亮，已與對方那個標緻的姑娘照了臉兒，心裏可就情不自禁的又自通通跳了起來！

瘦老人遂即向郭彤介紹道：「這是小女玉潔！」

「噢——玉小姐！」

郭彤抱拳行了一禮！

覃玉潔檢袵爲禮，低低的稱了一聲：「郭先生！」

瘦老人遂向她道：「前此時候，我要妳繪製一份王府的昔日建築圖樣，妳可已畫好？」

覃玉潔怔了一下，道：「噢——還沒有……爹要用麼？」

瘦老人道：「這位郭少俠行將搜查全府，是我爲恐他辨認不清，所以想到了妳所繪製的房圖，——」

覃玉潔道：「哦——這怎麼辦呢？」

郭彤一笑道：「姑娘不必費心，在下只要臨事細心，想必有沒房圖，亦可查出一個究竟！」

「不能够！」覃玉潔微微搖了一下頭道：「郭先生也許對於這座舊王府的情形並不清楚，事實上如果你不曾有過詳細的瞭解，你是不能走完全境的！」

郭彤一驚道：「姑娘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覃玉潔道：「先生有所不知，先祖當年建造這座府邸的時候，曾經很花過一些時間佈署，據先祖留下的文件中提及，當年建造時，是由一個深通卦學易理的莫先生所構圖建造，和一般建築却是大不相同呢！」

郭彤點點頭道：「原來如此，這一點，在下才疏學淺，倒是沒有看出來！」

覃玉潔道：「當然，這其間並沒有什麼詭異驚險，只是如果不曾研究過原來房屋建造圖樣的人，要想從容走遍全境，却是不能！」

瘦老人覃輝點頭道：「我女兒說的不錯，說一句不怕郭少俠你見笑的話，這王府廢邸目前雖屬老夫所有，但到如今，老夫却還不曾走遍全境！」說時手指着他女兒道：「這裏面，除了小女以外，沒有一個敢隨意進出這座先王府邸！」

郭彤一驚，遂向覃玉潔拱手抱拳道：「失敬，失敬，倒看不出姑娘原是個中高人！」

「那裏——」覃玉潔微微一笑道：「先生不要誤會，我只是爲家父保存過先王留下的房圖，有一段時間，平日常常閱着，故而熟記——」

覃輝在一旁岔口嘆道：「那張房圖後來不幸遺失，所憑恃者，却只有小女的記憶了！」

說到這裏，他中途頓住，忽似想到了什麼，眼睛注視向覃玉潔道：「這麼吧，玉潔，妳這就陪着郭少俠走一趟！看看這府邸裏是不是藏有什麼歹人！」

覃玉潔應了一聲，看向郭彤道：「郭先生這就要去麼？」

郭彤道：「這可又給姑娘麻煩了！」

「不會！」覃玉潔道：「小妹正也打算這兩天在府裏查看查看，看看是不是與我記憶中相似——」

郭彤喜道：「這麼說在下叨擾了！」

覃玉潔道：「現在就去麼？」

「是——」郭彤道：「可以麼？」

覃玉潔點點頭道：「可以——郭先生請稍待一下，我這就去拿點東西！」

說完轉身步入內側。

郭彤向覃輝道：「老先生義助之情，感戴不盡！」

覃輝一笑道：「那裏，那裏，這是兩相得便的事，郭少俠你有所不知，這年來常有一些宵小份子，對這座廢棄府第心存窺伺，竟有些無聊人胡謅亂語，造些謠言，說是先王遭刦之後，這府內地下藏有什麼大批金銀財寶，所以唉——以後的無窮煩惱，你也就可以想知了！」

郭彤一哂道：「這也是難免之事，一般人想像，貴爲王爺之人，身後自然是非常富有了！」

「嘿嘿！」覃輝面有怒色道：「先王

的家財，早巳爲昏君抄得一乾二淨，即使老夫每年來的爲官家當，也被清抄一空，哼哼！」

搖搖頭，他不勝懊惱的坐下來，頻頻苦笑不巳——

郭彤正要安慰他幾句，却見那位玉姑娘巳由裏面走出來，手上拿着一根淋有油汁的松枝！

覃輝道：「還要帶火把麼？」

玉潔道：「爹爹有所不知，裏面地方大着呢，很多地方還要走地下弄道，沒有火把是走不通的。」

郭彤道：「還是姑娘想的週到！」

他說話時，却意外的注意到，除了這根松枝火把之外，另外在這個姑娘後面還揹着一口欵式別緻的刀！

這一突然的發現，不啻使得郭彤心裏爲之一震，那口刀看起來較諸常刀要短上許多，略呈弧形，作月牙形狀，刀鞘上裏包着一層黛絨，由於式樣特別，武林中還不曾見過，是以也就不能認定是用以對敵的兵刃——

因爲自郭彤第一眼看見這個姑娘起，就直覺的認定她是個文秀的大家閨秀，即使此刻發現了她背上的刀，也未曾改變了這個想法，怎麼也不會想到她是屬於武林道上的朋友。

是時二人巳步出廳外。

瘦老人覃輝與一干人隨同步出。

郭彤回身抱拳道：「覃老止步！」

覃輝微笑點頭，却囑咐女兒道：「要有什麼不對，可不要莽撞行事，回來先商量商量再說！」

覃玉潔答應了一聲，遂即頭前行走，穿過了一座石門，來到了一片院落。

那院子裏荒草枯枝，堆滿了凌亂的石塊，前些日的落雪並未全褪，處處殘蹟混淆泥濘，目光望處，眞有滿目瘡痍之感！

覃玉潔正自回身盼望，容得郭彤走近，她笑了一笑道：「這座先祖府邸，佔地數十畝，過去佈置亭台樓閣，極盡奢華之能事，自從先祖遭刦之後，這府邸一度充公查封，後來還是先祖一位故友慶王爺代爲求情，聖上才破格發還……」

郭彤道：「既然這樣，却又怎會落得現在這種模樣？」

「郭先生有所不知……」玉潔姑娘輕輕嘆息一聲，道：「這就是剛才家父說到外傳的那些謠言了，大家都以爲當年先王遭刦時，藏有大批金銀珠寶，是以管理這府邸的每一位官員，都妄想發一筆橫財，將整個府邸敗壞殆盡，一次又一次的破壞，俟到朝廷降旨發還時，巳經敗壞不堪，再經過一連串的百姓搜索，以致於淪落到今日境界。」

「唉！」郭彤頗爲同情的道：「官貪民暴，天下將不得太平了！」

他原想刺探一下覃氏父女受難的寃情，只是眼前任務在身，却不敢絲毫掉以輕心，話到嘴邊，遂即吞到了肚裏。

覃玉潔看了他一眼，輕輕一嘆道：「郭先生，請從這邊來！」

一邊說，她遂即轉到當前建築物的牆角下，順着牆邊直往前進，郭彤跟着她一直走下去，這麼一來，身上就不再覺得寒冷，前行十數丈，巳轉到了這院子的正面，郭彤只覺得眼界霍然爲之一寬，才知道敢情這王府竟然有這麼大的地勢。

一座座魏峨建築，星羅棋佈在眼前這片廣大的院落裏，儘管是瘡痍滿目，凌亂不堪，然而那種磅礴的莊嚴氣勢，却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掩飾得住，據此，你不難想像到昔日萬紫千紅旖旎風光，那種「侯門似海」的深宅大院氣勢，和想像中的富貴氣息，有如劈面雲烟，一片片吹拂向郭彤面門，使他不得不對眼前目光所及的一切，甚至一瓦一石輒生感觸不巳！

覃玉潔回眸瞧着他，微微一笑道：「郭先生你在想什麼？」

「哦——」郭彤忽然警覺道：「沒有什麼，我只是忽然發覺到這王府好大的地勢呀！」

覃玉潔道：「當然啦……」她遂即發出一聲幽幽的嘆息，又道：「唉……你眼前所見，只是這王府衰廢的一面……却不曾有機會目睹它的極盛之時，唉！那時的綺麗情景，可不是眼前現在這番景像所能望其背項的了。」

在她說這番話時，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一片悵惘神色……

郭彤深深的被她這番情緒所感染了！

「聽姑娘言中之意，莫非姑娘妳曾經在這座王府極盛之時，來過這裏？」

覃玉潔點頭道：「當然，我來過。」

說話時，她輕輕地背倚石壁，杏眼半閤，悠悠神往的道：「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我大概只有六七歲，曾經同爺爺來過這座府第……」

含蓄着幾許淒涼的目光，默默的在這片廣大的院落裏緩緩的掠過去，隨着目光的輕轉，往事如烟，美景突現，憧憬着昔年那極盛時的一睽；却巳是記憶中的化石，那麼根深蒂固的留在腦子裏。

如何還能忘記？當然不會忘記。

隨着她夢幻般的目光緩緩掠過，臉上情不自禁的着起了點點笑靨。

然而這只是極爲短暫的一絲夢痕，緊跟着也就消失了，由是她臉上又着上了那層淡淡的輕愁與遺憾！

「唉！」苦笑一下：「我們走吧！」

郭彤黯然的跟着她點點頭，不知不覺裏，他早巳被她的情緒所感染，一刹間，心裏也跟着顯現出「怪不自在」味兒！

覃玉潔在一座寬敞大廳內進口處站下道：「啊！我還忘了問，你要找的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叫什麼名字？」

郭彤想了想，不加掩飾的道：「這人姓金，叫金貞觀，身形高大魁梧，十分軒昂！」

覃玉潔點點頭，道：「他眞的同你所說的那麼可惡？殺過這麼多人？」

郭彤冷笑道：「有過之而無不及！」

覃玉潔微微一笑：「果眞這樣，江湖武林中這些正派俠士，豈能袖手旁觀？」

郭彤苦笑了一下：「姑娘妳那裏知道這個人的厲害，妳不懂的，我們走吧。」

覃玉潔似笑非笑的挑動了一下眉毛，欲言又止，遂即輕起蓮步，踏入那座極見巍峨莊嚴的大廳。

當眞是氣勢雄偉！

在郭彤忽然目睹着廳內的一切時，他不禁愕住了。

「啊……」他睜大了眼睛道：「這是什麼地方？」

目光所及，但見數十根紅漆大石柱，一根根立地拔起，俱都高有數丈，支撐着的屋頂，魚躍鷹飛，當得上匠心別具，流盼四顧，彩壁上各着丹青，正面壁下繪製着一輪巨大的紅日，冉冉由波面昇起，景像尤其壯觀，最稱奇妙的是整個大廳光度的分配，天光四瀉，顯然來自巨大廳頂的每一個角落，那些設計巧妙的天窗，每每隱藏在神秘的角簷，光綫的折射尤其精巧，總之，就光度而言，却是美不可言！

只可惜現場的其它一切却是太凌亂了，除了那些繪製在四壁的丹青圖畫，尚稱完整之外，其它一切的一切都令人慘不忍睹！

那些聳立在空中的紅漆大柱子，其上油漆看來也都紛紛剝落，最慘的是地面，那些原先鋪得再整齊也不過的四方形大理石方磚，一片片都被整片的掀了起來，其凌亂程度，簡直令人難以下脚！

看到這裏，郭彤由不住有所感觸的搖搖頭。

覃玉潔一笑道：「看見了沒有？其它地方，比這裏更遭，但是，他們實在很笨，包括整個的地下系統，可以說他們一點也沒有發現！」

「姑娘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

一面說着，她巳蹦蹦跳跳的翻過了兩處土堆，來到了一個被掀起來的大石板空處。

郭彤跟着把身子躍進，落在她旁邊。

覃玉潔脚下移動，把足下的泥土掃開了一些，用脚尖往下點了幾下，即聽出有接觸石面的聲音。

郭彤道：「這是什麼？」

覃玉潔道：「這是一個潛入地下的暗門！」

「啊！」郭彤頓時顯得很是興奮：「怎麼會……？」

覃玉潔朝着他眨了一下眼睛，微微一笑，道：「這個隱秘，到現在爲止，大概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哦，不，應該說還有你！」

說時她緩緩蹲下身子來，一面用手去清除石面上的泥土，一面抬起臉來看着郭彤。

「在未進去以前，你必須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有關這個神秘地道的事，今生今世，你不能對任何人提起，可以嗎？」

「這個……」

「你不答應？」

她臉上顯然很不樂意，由地上站了起來。

「不，」郭彤忙解釋道：「姑娘妳誤會了，我只是一時沒有想通姑娘話裏的涵意！」

「這還有什麼不明白的？」覃玉潔說道：「因爲如果外界知道了這座王府藏有地下室，那我們這裏今後勢將更不得安寧了……」

「原來如此，」郭彤含笑道：「我遵命就是！」

「哼！」覃玉潔道：「武林中人說話最是要重信義，郭先生，要是你說話口是心非，哼！我可是饒不了你。」

這幾句話不禁使得郭彤爲之一怔，因爲對方在說這幾句話時，宛若一個俠女，較先時的柔弱簡直判若二人……郭彤心裏一驚，所幸對方臉上遂即又現出一掬笑容，郭彤也就未再介意。

覃玉潔一面用脚移拂着表面的泥土，一面由身後拔出了那口略呈弧形的短刀。

那是一柄雪亮而略略泛有淺藍色光華的短刀，刀尖上翹，看來鋒利巳極。

郭彤心裏一動，正待索來一看，覃玉潔却巳轉身將刀鋒插於足下石板縫中。

忽然她怔了一下，收回了刀。

「呀……」——顯然地神色大變！

郭彤一驚道：「怎麼回事？」

覃玉潔彎下身子四下看了一遍，臉色益驚的道：「有人來過了。」

「什……麼？」

「有人進去了！」覃玉潔肯定的點頭道：「一點都不錯，有人進去了。」

郭彤緊張的道：「姑娘怎麼知道？」

覃玉潔蹲下身子仔細的看着，郭彤也一併的在觀察着，覃玉潔用手裏的刀指劃着足下那塊石板四週。

「你看見這石板的縫隙沒有？」

郭彤點點頭表示看見了。

覃玉潔微微皺了一下眉道：「你看，如果沒有人移動過這塊石板，這四週的縫隙不可能會這麼乾淨的！」

的確有理，只是如果她不事先說出，郭彤是絕不會注意及此的。

「嗯，」郭彤點點頭，却又表示詫異道：「這也不一定就證明有人來過。」

「錯不了，」覃玉潔一面看，緩緩的點點頭道：「這個人八成是進去了。」

說時，她遂即移向一角，用力的在石角上踩了一下，頓時就聽見「克登！」一聲脆响，緊接着二人足下那塊大石板，就像是磨盤般的徐徐轉了開來。

這種感受對於郭彤來說，的確是相當新奇，而覃玉潔却似乎早巳知道！

即見脚下那塊大石板一直移開約有圓桌面大小一個圓洞遂即定住不動。

覃玉潔率先往下一跳，回身叫道：「快！」

郭彤身子方自跟踪躍下，那塊大石板在一陣嘿嘿聲中，又即闔攏起來。

先時借着廳內光度，倒可以略窺門徑，這時那塊石板一經闔攏，頓時伸手不辨五指，不辨東西！

郭彤喚了一聲道：「覃姑娘，妳在那裏？」

覃玉潔一笑道：「用不着担心！」話聲出口，耳聽得「叭打」一聲，一幢火光起自覃玉潔手上，頓時大見光明，郭彤才知道覃玉潔爲什麼要帶着火把的緣故。

那根松枝火把燃着後，發出一陣劈里叭啦聲息，附近立刻大現光明。

郭彤看見立身之處，原來是一所三丈見方地下敞廳。

覃玉潔把手上火把擧高了，光度可以照出很遠，郭彤才又發覺到，由自己站立之處，分四個方向，向外分出四條通道，

俱都伸出甚遠——

奇怪的是，儘管困身地下，却絲毫沒有悶熱的感覺，反倒有微微涼風，自那四條不同的通道入口傳過來，相當的冷！

覃玉潔似乎對於這條地道相當瞭解，就見她高舉着火把，在附近走了一圈，踮起脚尖來，用火把構着什麼，一會兒的工夫，地堂裏大放光明。

敢情在這間地堂四壁上，原來早就置有高高在上的燈盞，覃玉潔用火點燃之後，數燈齊明，氣像較先前頓時大爲不同！

郭彤奇怪的打量着四週，情不自禁的興出了一聲讚嘆，他上前幾步，伸手摸了摸石壁，只覺得入手冰涼，細看之下，才知爲清一色的大理石塊所砌而成！

覃玉潔走過來道：「好了，你都看見了！」

一面她用手指着又道：「這裏共有四條甬道，通向這王府四處閣樓，喂！你到底要怎麼走呀！」

郭彤怔了一下：「這個——」一笑道：「我想那一條對我來說都是一樣，姑娘看走那一條好呢？」

覃玉潔一雙眼睛在各燈的炫耀下，閃閃有光，更爲增加了她的明媚！

「先生！」她語氣調侃的道：「你以爲這四條甬道可以隨便通行無阻麼？」

「怎麼？」郭彤驚道：「難道這當中還有什麼埋伏不成？」

「豈止是埋伏！」覃玉潔身子向前一跳，說道：「我現在就試給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說時她細細的在當前那條甬道口打量了一番，慢慢彎下身子，伸出一條腿來，在道上各處點踏一下，點着點着，就聽見「咪通！」一聲，兩支箭弩交叉着，直由覃玉潔頭頂上射了過來。

由於那弩箭安裝得的角度一般高下，射出的時間亦正好同時，一經射出後，只聽見「叮！」的一聲脆响，空中出了一點火星，兩支箭竟然尖鋒相對，碰在了一塊，遂即落了下來。

覃玉潔吐了一下舌頭，潛身而出，站起來道：「怎麼樣，我沒有騙你吧！」

郭彤道：「看來姑娘對這些佈署很熟，唉！若非有姑娘同行，只怕這一趟很難行走！」

覃玉潔微微一笑道：「你也別期望我太深，事實上我對於整個的佈署來說，也是所知不多，留下的一些記憶，那是因爲我曾經詳細研究過我爺爺留下來的詳細房圖！只可惜那卷註明精細部署的房圖，竟然遺失了，要不然整個的設計便可一目了然！」

郭彤皺了一下眉：「那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不用急！」覃玉潔左右打量了一番：「這裏的一切，我應該還記得，這樣吧，我在前面，你在後面跟着，我們先走上一段路看看！」

郭彤點點頭道：「好吧，那麼有勞姑娘了！」

覃玉潔前後左右打量了一番，忽然秀眉舒展，含笑道：「郭先生你跟我來！」

說時捨開了當前正面的那條道路，轉到了左邊那條甬道當前站定。

郭彤站在她身後，向着這條甬道仔細的打量，發覺到這條甬道內的光度，較諸其它各道似乎都要強上一些，更有絲絲寒風，由甬道內襲出。

覃玉潔皺了一下眉道：「奇怪，莫非眞的有人來過？」

郭彤一驚，問道：「姑娘因爲什麼斷定？」

覃玉潔漠漠的道：「我當初參閱過先王爺留下的那卷房圖，知道這四條甬道，乃是通向王府裏的主要的四座樓，甬道裏都設有明暗風門，用以調節氣溫，平常這些風門都是關閉的，所以，如果你對於這地道的佈署根本不清楚，冒然走進來，就將會遭遇到一步莫可比擬的，最嚴重的打擊！」

「什麼打擊？」

「窒息而亡！」

「啊！」郭彤情不自禁打了個冷戰。

「可是，」覃玉潔緩緩的道：「我們顯然並沒有遭遇到這種危害！」

「爲什麼？」

「因爲已有人在我們之先，先已經把地道內的主要風門氣窗打開了。」

一句話提醒郭彤，頓時大爲緊張——

覃玉潔緩緩的道：「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個人的確是絕頂聰敏。」

「姑娘怎麼知道？」

「很簡單！」覃玉潔道：「因爲他顯然已經把地道之內的各項埋伏與佈署都摸清楚了！」

「而且——」微微頓了一下，她又接下去道：「是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就把地道內的一切情形察看得十分清楚，不得不令人佩服這個人的才智見識，確實是高人一等！」

郭彤點點頭道：「照姑娘所說，這個人一定是進來了。」

「他一定進來過，」覃玉潔緩緩的道：「要不然這地下不會有空氣，但是我却不敢說他現在還留在這裏，起碼他曾經由這裏通過，這一點是毫無可疑！」

一面說，她遂即走向一角，細細端詳着砌於牆壁上的方磚，道：「這些活動風門的開關，原來是設置在這裏的。」

說時手指一托，一塊平整的磚片已經摘了下來。

郭彤遂看見那磚片裏面，藏有一個尺見方的暗格，却有兩根看來用以推拉的鋼柄。

覃玉潔方欲用手去握住其中之一，忽然縮回手道：「呀！你來看！血！」

郭彤立刻把頭湊了過去，頓時心裏一驚！

原來就見那兩根鐵質手柄之一，其上染有清晰的血漬，一旁的壁面上，也有清晰的血痕！

郭彤心裏一愣，伸手沾了一些，仔細的看了看，點點頭道：「不錯，是血！而且還沒有乾——這證明來人不久前還來過這裏。」

覃玉潔道：「這個人好精明，哦——會不會他就是你要找的那個人？」

「我想八成就是他，錯不了！」

郭彤心裏一刹間充滿了驚喜，轉向覃玉潔道：「若非姑娘帶路，我是無論如何

也找不到這個地方，更是不可能發現他的任何幾索踪影，姑娘有什麼高見？」

覃玉潔緩緩走向一邊，在一排石櫈之上坐下來——

她秀眉微凝，似乎心裏在思索着什麼，遂即笑了笑道：「這個人雖然我沒有見過，可是只憑他能深入王府地道，而又能悟出這裏面的設置原理，就憑這些，我就可以斷定他是一個極不尋常的人，武功多半……」

說到這裏微微一停，向着郭彤瞟了一眼：「郭先生，請你不必介意，我猜想暗中這個人的武功機智，可能要高出你很多，可是？」

郭彤臉色微紅的點點頭道：「不錯，的確高出我很多，姑娘何以見得？」

覃玉潔笑笑道：「我當然知道——既然如此，我就要問一句不當問的話了！」

郭彤道：「不必客氣，姑娘有話請直說無妨！」

「既然這個人武功機智都高過於你！」覃玉潔道：「那麼你還找他幹什麼？」

郭彤道：「姑娘的意思是——？」

覃玉潔道：「我的意思是——」她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很可能你找到他時，你這條命也完了！」

郭彤被她這一句話，驚得打了一個冷戰——

定了一下神，他搖搖頭道：「妳的意思不無道理，只是以現在的情形而論，却是我遠較他要佔上風！」

覃玉潔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想你的意思，大概是指這個人目前是在受傷之中？」

「不錯，」郭彤冷笑道：「而且他的傷勢不輕！」

「我相信這是眞的！」覃玉潔點點頭道：「這一點只由那風門開關上的血漬即可以斷定，不過，話雖如此，你却不應絲毫掉以輕心呢！」

郭彤點點頭道：「謝謝姑娘指點！」

忽然心裏一動，他遂即睜大了眼睛，打量着面前這個美秀而又口齒伶俐的姑娘道：「姑娘所見極是——啊！莫非姑娘妳也是一個『練家子』？」

覃玉潔眨了一下眼睛：「什麼是練家子？」

郭彤一笑道：「我的意思是，莫非姑娘妳也精通武功？」

「這——」覃玉潔一笑偏頭道：「郭先生你看呢？」

郭彤心裏不禁一動，站起來道：「這麼說姑娘果然精通武學，我眞是有眼無珠，失敬，失敬！」

覃玉潔一笑站起道：「咱們還是閒話少說，來，我先帮着你，查出這個人藏在那裏吧，這一點是最重要的！」

一面說，她身子微偏，已輕巧的掠身而出，却是貼着牆壁，站立在當前甬道右面邊側，起落之間，翩若驚鴻，而又落地無聲，果然是大家上乘輕功身手。

郭彤不禁驚的有些兒目瞪口呆，這才恍然大悟，敢情對方這個看來嬌滴滴，弱不禁風的姑娘，原來身上藏有這等神妙的武功，自己忝爲武學名門中人，與她相處這久，竟是未能看出來，實在是有些走了眼，一時既驚又喜，却也有幾分靦覥！

却見覃玉潔站好之後，回過身來點手相招：「郭先生，你跟我來！」

郭彤抱拳道：「遵命！」

話聲出口，他脚下微微滑動，遂即落身在覃玉潔身邊站定。

「嗯！」覃玉潔一笑點頭道：「你的輕功不錯，應該比剛才你跟我們家那個小田動手的情形高明多了！」

「姑娘見笑！」郭彤道：「我們怎麼走？」

「跟我來。」

話聲一落，她足下輕擰，已貼着壁面，向前快速踏進，前行了幾步，他忽然定下身子，回過身來——

「記住！」她關照道：「只能踩這當中有色的石塊，白色的不能落脚。」

郭彤既然知道了對方身藏武學，是一個深藏不露的罕見少女，對於她不禁油然起敬，她既然這麼指點自己，料是不會出錯。

當下郭彤遂即循着她的脚步，快捷而安穩的向前踏進——這條甬道眞是相當的長，雖說是通風良好，却是苦於沒有燈光，深入十數丈之後，即有模糊矇朧之感！

忽然前行的覃玉潔站住了脚步道：「停一停。」

郭彤道：「姑娘看見了什麼？」

覃玉潔道：「就是因爲看不見，所以才停下來。」

郭彤睜大了眼睛，四下打量了一陣，黑糊糊的什麼也不見，只是覺得颼颼的冷風，不停的向身上襲着。

一幢火光忽然由覃玉潔手上亮起來，她一隻手拿着火種，另一隻手拿着油松火把點引着，眼前立刻光華大顯！

郭彤四下打量了一眼，只覺得這甬道十分寬敞，陰森的黑不見底；火光照射之處，只見石壁一片青紫，像是就原石開鑿而成。

隨着火把的強光揚處，只聽見一片吱吱聲响，掠起了滿空蝙蝠，數量之多，眞是駭人之極！

覃玉潔一驚道：「啊，不好！」

嘴裏叫着，慌不迭的就手中火把用力摔在地上，三脚兩脚踩熄。

雖然如此，那乍起的蝙蝠羣，仍然亂作一團，滿空啁啾，過了很長的時間，才漸漸平息下來！

覃玉潔一直等到沒有一點聲音，才吁了一口氣道：「我竟然忘了，差一點給自己惹下了禍害！」

「姑娘這話怎麼說？」

「你那裏知道，」覃玉潔道：「這裏積藏的蝙蝠，多到難以數計，如果全數驚起，只怕你我很難活着離開地道，你可知爲什麼？」

郭彤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覃玉潔道：「你難道沒有聽說『湘西食血蝙』這個名字麼？」

郭彤恍然道：「啊，聽說過，莫非世上還眞有這種蝙蝠？這裏又不是湘西！」

「所以你就不知道了，」覃玉潔娓娓道來：「這裏雖不是湘西，但却與湘西的『五指陰山』一脈相連，那傳說中的『吸血蝙蝠』正是產自那座『五指陰山』，這

些蝙蝠正是不折不扣的『吸血蝙蝠』。」

郭彤聽得神色一愕，恍然驚慄的道：

「原來如此！」

覃玉潔道：「還有，剛才你已經聽見了這些蝙蝠的尖銳鳴聲，其實這只不過是一小部而已，要是全部都驚動起來，其勢簡直是難以想像，你我如果身歷其境，就算萬幸不爲這些小動物食血至死，也必將會被如雷噪音，將雙耳震聾，實在是可怕的很，這些你大概是沒有想到吧？」

郭彤吶吶道：「我果然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還有呢，」覃玉潔道：「暗中那個人如果眞的够精明，必然已經知道有人來了，我們的確不能失之大意！」

郭彤道：「不錯，這一點，我也想到了。」

覃玉潔輕嘆一聲道：「我越來越發現暗中這個人不易對付，果然是一個極厲害的人物，只看他過地道而不燃燈火，也沒有驚動蝙蝠，只是此一點，就可以證明他是一個臨危不亂，心細如髮的人。」

郭彤聽她這般讚賞「向陽君」，心裏的確不是滋味，也沒有說什麼。

當下，覃玉潔在前，郭彤在後，二人繼續又向前走了數丈，越覺得四週圍黑黝黝的一片，伸手不辨五指，只是經過方才那一塲虛驚之後自然再也不敢亮着燈火。

漸漸的，前面現出了一些天光。

覃玉潔遠遠站定道：「前面就要有一個出口，却連接着另一個地道的入口，你是不是要繼續找尋下去？」

郭彤點點頭：「當然找下去。」

覃玉潔回過身來，說道：「我還忘了問你，要是你找着了這個人，預備怎麼處置他？」

郭彤想了一下：「當然是馬上下手把他除了最好，這種人若是略存姑息，必爲後患！」

覃玉潔微微一笑道：「好吧，這是你的事情，我當然無權過問。」

郭彤聽知她的弦外之意，遂即反問道：「姑娘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覃玉潔道：「沒什麼意思，我只是不妨把話先說在前頭，等一會要是找到了那個人，可就是你一個人的事了，我只是帮助你找，至於下手殺人的事我可不幹。」

郭彤怔了一下：「這麼說，姑娘莫非對此人還心存好感不成？」

「好感談不上，」覃玉潔冷冷的道：「就憑着他不得到我們允許，而擅自闖入王府，這一點來說，我就不能寬恕他，只是——」

微微沉吟了一下，她才繼續接下去道：「——我却不願乘人以危，尤其不能兩個人欺侮他一個。」

郭彤吶吶道：「姑娘這麼說可就錯了，要知道這個人他是一個極惡之輩，且又身負奇技，如果不能乘這個機會把他殲滅，一俟他傷勢復元，對付他，可就是千難萬難了。」

「你也許說的不錯，也許情形並不是這樣，」覃玉潔緩緩的道：「因爲這只是你一方的說詞而已！」

郭彤一怔：「姑娘莫非不信？」

覃玉潔笑了笑：「我不是不信，與其我聽信別人的話，不如相信我自己的一雙眼睛。」

郭彤一時爲之氣結——

他當然不能爲此發作，想了想，臉上却帶出了一片笑容：「好吧，姑娘，不妨自己觀察吧，無論如何勞駕妳這一趟，我心中萬分感激！」

覃玉潔道：「那倒不必，我所以願意帮這個忙，一來是得之父令，再一方面，對於你所說的這個人，我實在是心存無限好奇，想要見識一下而已！」

郭彤冷冷的道：「我想姑娘大概很快就要見到這個人了。」

話聲剛自出口，只覺得背後一股疾風猛襲過來。

由於身處在黑暗中裏，對於外來的一切一時都不易看清，郭彤猝然發覺到這股風力來得奇怪，立刻直覺的認爲不妙，來不及出聲招呼覃玉潔，遂即把身子向前一折，其勢看來正是恰到好處。

然而用以逃避身後那股風力來說，却仍是慢了一步。

只聽見「察！」的一聲，那股疾風，像是緊緊擦着郭彤的脊樑劃了過去。

休要小看了這一擦之力——

郭彤頓時只覺得背上一陣子火辣奇疼，有如火燒了一般——一條黑影，隨着郭彤彎下的身勢，驀地掠了起來，其狀有如「海燕掠波」。

若非是借着前方出口處的一點火光，簡直連這點影子也難以看清。

這人顯然身材窈窕，手上並無兵刃，只是向郭彤發出一掌而已，一掌擊出之後，遂即快速騰起，由她起身的動作看來，似乎並沒有繼續動手之意，身形乍現，遂即快若箭矢也似的向外撲出。

幾乎和她的動作齊一——像是同時騰身掠起——

覃玉潔嬌叱一聲道：「妳是誰？」

緊接着，空中傳出了強烈的衣袂飄風聲——覃玉潔同另一個人的影子，就像是一雙剪翅糾纏的燕子，雙方猝然一經交接，立即就傳出了清脆的肉掌接觸之聲——

「拍……拍——」

緊接着是激起的一片蝙蝠交鳴，翻飛聲，其勢駭人已極。

就在大羣蝙蝠的尖鳴震翅聲，尙還沒有完全消失之前，空中的兩個人影已經落了下來。

——其中之一，極其快速的已遁出角道，後面的一個緊跟其後亦自遁出。

郭彤簡直看花了眼，他只覺得蝙蝠聲刺耳不堪，方自舉步向外奔出，猛可裏只覺得股側一陣奇痛，手揮處「吱吱！」的拍下一物，才知道是一隻蝙蝠，這才知道覃玉潔說的不錯，敢情這些蝙蝠果然是「食血蝙蝠」，好在驚起不多，如若全數驚起，焉得還有命在？

倉惶間，又是幾隻蝙蝠，直向他臉面頸項間襲來。

郭彤大驚之下，迎着這些蝙蝠來勢，雙手再揮，吱吱聲中，被他劈落不少——

他心中懷念着覃玉潔的安危，自無意與這些惡蝙蝠糾纏惡戰，當下足尖點動，一連三四個起落，迎着空中飛舞的蝙蝠羣，已縱身於甬道口外。

頓時，他只覺得強烈的火光刺照得一雙眸子生痛難開。

大片的蝙蝠羣，即由這個出口處振翅而出。

足足有小半盞茶時間之久，這些爲數可觀的小動物才算飛逝一空，眼前也就回復了原有的安寧。

郭彤停立在出口一角，眼見得蝙蝠羣這番盛勢，簡直是前所未聞，畢生僅見，不禁嚇得目瞪口呆。

忽然，頂上人影一閃，一條纖細人影由空落下，現出了覃玉潔婷婷玉姿。

郭彤方才在暗道之內，已眼見她矯健身手，這時更見她來去一般，眞個有如野鶴閑雲，來去不着絲毫痕跡，即使較諸他以往所見的幾個異人，諸如「向陽君」，「畢無霜」「野鶴」崔奇等人，亦是毫不遜色，一時自愧弗如，更不禁心存敬仰！

「姑娘妳回來了？」他上前一步抱拳，道：「不知道可曾拿着了那個暗算的賊子？」

覃玉潔臉上顯現着說不出的一種「忿忿」表情，聆聽之下，她冷笑了一聲，搖頭不語。

郭彤才注意到，覃玉潔手上敢情還握着那口殘月狀的彎刀，看樣子像是已與對方動了兵刃。

——心裏一動，他打量着她道：「姑娘可看清楚了這個人是誰麼？」

覃玉潔「嗆」一聲收刀入鞘，冷笑道：「這是怎麼回事？到底這個『向陽君』是男的還是女的？」

郭彤奇道：「當然是男的了——姑娘是說？……」

「這個人是個女的？」覃玉潔怔怔道：「好厲害——若非我上來小心，幾乎爲她所傷——」

說到這裏情不自禁的發出了一聲嘆息不能盡言的搖搖頭，又自陷於沉思之中。

「是個女的？」郭彤心裏一動，腦子裏忽然想到了畢無霜：「姑娘可曾看清了她是什麼模樣？」

覃玉潔道：「當然看清了，事實上她留給我的印像很深，我想我永遠也不會忘記她的。」

說到這裏，她抬起頭來，平視着郭彤，追憶着方才情景，緩緩的道：「她很漂亮，我生平還是第一次見過這麼美的女人，噢，她的年歲也不大，我看不會比我大多少？難得的是，她竟然會有這麼一身好功夫。」

郭彤黯然神喪的輕嘆一聲道：「這麼說，一定就是她了，想不到她也來了。」

「你……認識她？」覃玉潔立刻神色一振：「她是誰？」

郭彤想了一下吶吶道：「這個姑娘畢無霜，是來自天山『冷魂谷』的。」

「啊——原來是她。」覃玉潔臉上立時罩起了一層神秘——「你是說，她就是那個來自天山的女劍客！」覃玉潔頻頻點着頭道：「她就是傳說中那個奇人，冷魂先生的徒弟？是不是？」

「不錯，就是她。」

「噢——」覃玉潔點頭道：「我對她眞是心儀已久，想不到竟然會在這裏見着了她。」

她立刻心生疑問的又道：「——她來這裏又爲了什麼？」

郭彤苦笑道：「姑娘有所不知，這個姑娘與我們要找的那個向陽君之間，似乎有很深的糾葛。」

「什麼糾葛？」

「這……」郭彤搖搖頭：「我可就不知道了，這年來江湖上對他們之間的傳說實在太多了，局外人也弄不清到底眞的是爲什麼？」

覃玉潔甚爲關心的道：「這些傳說都說些什麼？」

郭彤苦笑了一下：「太多了，有人說他們兩個人是一對難以割捨的情侶，遭故分離，一個逃，一個追，其中却有外人永遠也想不明白的隱情。」

覃玉潔眨了一下眸子，臉上微現紅暈的笑笑道：「聽起來倒是怪有趣的，另外呢？」

「另外一種傳說，」郭彤頓了一下道：「說是他們兩個人有刻骨銘心的深仇大怨，不能共處於當世，是以畢無霜才不辭千山萬水，苦苦的追尋於他，向陽君大概是很怕這個姑娘，處處在逃，畢無霜却在緊緊追逼……」

覃玉潔微笑道：「你認爲這兩個原因，那一個對？」

郭彤怔了一下道：「這可就很難說了，想一想兩個都有理，再想却又是像兩個都沒有道理。」

覃玉潔思索了一下，搖搖頭道：「這些我們先不要去管，既然人家都這麼說，一定多少有些道理，不管怎麼樣，我想現在這個畢無霜既然現身這裏，那麼向陽君也必然跑不了。」

「姑娘猜的極有道理，」郭彤躍躍欲試的道：「我們繼續往下搜吧？」

覃玉潔點點頭道：「你跟我來。」

說時，她轉向左側，捨棄當前另一條道的入口，上了幾級石階，昇起地面。

一片巍峨的石影，遮擱在正前面，給人的感覺彷佛置身石林——定了一下神，郭彤才看出來，原來這些像是石林的聳起巨石，原來竟是人爲的假山石塊，二人立身之處，敢情是花園中的一處假山遠景之中。

假山是設置在水池裏，二人也就無形中等於站立在池水中央。

往前走了幾步，穿過了兩堵假山，眼前立刻現出了大片池水，水面上映現着王府內各處建築的清楚倒影，景像頓時爲之一新。

郭彤不得不爲王府內地道的巧妙設置而興讚嘆，覃玉潔纖指掠了一下飄散在前額上的幾綹散髮，臉上現出一絲微笑——

「如果不是我帶你來，你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吧？」

一面說着，她纖指向水面上指了一下：「你可看見了？」

郭彤呆了一下：「看見什麼？」

覃玉潔側過眼來瞟了他一眼，像是在說：「傻子，你居然連這個都沒看見！」

「暗樁！」她那雙冰冷的眸子，向着水面上飄了一下：「你莫非沒有看見？插在水面的那一行樁子麼？」

經此一提郭彤才恍然發覺。（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等一行，屢經遇襲，均能化險為夷，那日正行間，突有三殺手當道而立，楚小楓為建立威信，不再隱藏神功，只一招便將聯手夾攻的三名殺手斃於劍下，障碍已除，羣豪繼續前進，行未幾，驀聞鈴聲劃空而過，這是三十年前名震江湖的殺手金鈴追魂叟的示警鈴，楚小楓建議一行人重新安排，各負職司，行至一險要山谷，楚小楓着令大隊停在谷口，他與胡逢春，田伯烈，譚志遠，何浩波，時英等領先入谷查看，入至約莫百丈，遙見數十丈外的一塊大山石後面，一個白髯垂胸的老者，自石後站起——

一場生死鬥　各負劍毒傷

只見那站起身子的白髯垂胸老者，忽然一躍，竟從四十五丈的高處跳了下來。

就算輕功佳妙，但從這樣的地方跳下來，也是非要受傷不可。

但他沒有受傷。

將近實地的時候，忽然間雙掌向下一按，一股潛力擊在地上。

那股力道很巧妙，別人只見雙手向地上微微一按，向下急墜的身子，好像忽然間受到了控制，身子一挺，站了起來。

只這一手，已經是使得在場之人，看到心頭一震。

田伯烈，時英，何浩波，譚志遠，胡逢春，都自覺沒有這份功力。

但楚小楓似是一點也未放在心上，迎了上去，笑一笑，抱拳道：「閣下是金鈴追魂叟！」

那人穿着一件黑色長衫，雪白的長髯，直垂腹間，但臉色却是一片紅潤。

看臉色，他應該只有三四十歲，但那一把大鬍子，至少也該有七八十歲了。

那一身輕功，和這把大鬍子，這人的武功，看來應該已到了爐火純青之境。

黑衫白髯，看上別有一股威武氣勢。

只見他一拂胸前長髯，冷冷說道：「小娃兒，報個名字上來，老夫聽聽你的份量，夠不夠和老夫說話。」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閣下最好先把你的身份說出來，在下也要看看，你老人家，有沒有這個威名？」

白髯老者冷然一笑，道：「好大的口氣！」

楚小楓道：「閣下不覺着，也有些以老賣老麼？」

白髯老者臉色一變，道：「金鈴追魂叟，有沒有以老賣老的這個身份？」

楚小楓道：「果然是你？」

白髯老者冷聲道：「說出你的名字來吧？」

楚小楓道：「楚小楓，後生晚輩，名不見經傳，說出來，閣下也不會知道。」

金鈴追魂叟淡淡一笑，道：「老夫倒是聽過這個名字。」

楚小楓道：「這倒是出了晚輩的意料之外。」

金鈴追魂叟冷聲道：「楚小楓，老夫要人？」

楚小楓道：「區區在此。」

金鈴追魂叟道：「不是你，老夫要的是另外一個人，一個小丫頭。」

楚小楓道：「老前輩，先拏下了區區，再打別人的主意。」

金鈴追魂叟突然仰天大笑三聲，道：「楚小楓，見過老夫的人，非死不可，你不用擔心老夫會放過你。」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見過你的人，都死了……」

金鈴追魂叟道：「不錯。」

楚小楓道：「區區見過了閣下，現在還不是好好的活着麼？」

金鈴追魂叟道：「很快，立刻可以要你如願以償。」

楚小楓道：「在下恭候大駕，閣下有什麼手段，盡管施出來。」

金鈴追魂叟右手一揚，但却又突然停了下來，道：「楚小楓，老夫兇名甚著，見我之人，無不害怕，但你却好像一點也不畏懼老夫。」

楚小楓笑一笑，說道：「你有什麼可怕。」

金鈴追魂叟呆了一呆，道：「你說什麼？」

楚小楓說道：「我說，你這人，並沒有什麼可怕，別人怕你，那是因為他們怕死……」

金鈴追魂叟接道：「你不怕死？」

楚小楓道：「不怕，何況，你也未必能殺得了我。」

金鈴追魂叟冷冷一笑，道：「楚小楓，老夫本來還有幾句話要告訴你，但你這樣無禮，老夫似乎是用不着再和你多費唇舌了。」

忽然間，雙手一合，數道寒芒，疾射而出。

如此接近的距離之下，任何人，都很難躲過。

但楚小楓早已有了準備。

就在對方雙手一動之時，人已飛騰而起。

數道寒芒，擦着靴底而過。

其實，楚小楓並不知道他要發出了暗器傷人，但他心中却一直警惕着，追魂叟必有很巧妙的殺人方法。

所以，手一動，立刻騰身而起。

追魂叟微微一怔之後，突然哈哈大笑道：「好啊！楚小楓果然是名不虛傳。」

人隨着呼喝之聲，飛騰而上，有如一支筆直向上弩箭，直向楚小楓追了過去。

人未到，右手一抬，一道寒虹，疾射過去。

這追魂叟，果非凡響，劍隨身動，軟劍已如閃電般，急射而出。

楚小楓人在騰飛而起時，右手已握住了劍柄。

揮劍下擊，雙刄接實。

金鐵相觸，只響起兩聲吱吱之聲。

但兩條人影，却在空中橫裏翻騰開七尺。

就是那七尺的距離，兩人已交手了七劍。

七劍是劍劍接實。

楚小楓沒有吃虧，但也沒有佔先。

落着實地之後，楚小楓劍平前胸，凝神待敵。

但金鈴追魂叟，手中却已經沒有了兵刄。

楚小楓心中一動，道：「袖中劍，天王針。」

金鈴追魂叟點點頭，道：「好見識，叫破老夫劍、針雙絕的，你還是第一個。」

這本是楚小楓在無名劍譜上，所見的東西，順口一叫，竟是正着。

楚小楓說道：「天王針，殺人於不備之中，袖中劍，却只有三招追魂奪命的閃擊。」

金鈴追魂叟臉色一變道：「你……」

楚小楓接道：「原來，你殺人就是憑此劍針。」

田伯烈插口道：「天王針在暗器中列名第三，又叫無影針，想不到追魂叟也是一個施用暗器的大行家。」

追魂叟點頭道：「好！今日，你們在場之人，一個也別想活着離去。」

楚小楓道：「閣下，你連傷我一人，也未必能夠。」

長劍一震，忽然攻出一連三十二劍。

這三十二劍，連綿而出，攻勢凌厲異常。

金鈴追魂叟竟然被逼得一連向後退了一丈多遠。

追魂叟臉色一片青紫，極力想反擊搶攻。

但楚小楓那三十二劍，綿連成一片劍光，未冒有一點空隙。

一直等到楚小楓這三十二劍用完，追魂叟才突然展開反擊。

仍然未見他亮出兵刄，只是一雙手展開反擊。

但楚小楓心中明白，追魂叟只是在等待着機會。

適當的機會，袖中劍和天王針，立刻就會攻出來。

追魂叟越是不輕易出劍，楚小楓心中

警惕愈高。

所以，楚小楓改採了守勢之後，劍勢十分嚴謹。

追魂叟雙掌變化雖多，但他却一直沒有辦法攻入劍光之中。

一個人，能和金鈴追魂叟打成了平手，不分勝負，在整個江湖而言，也是一件哄動的大事。

場中之人，個個都是江湖中一流高手，任何人，都看得出來，楚小楓劍勢雖然變化莫測，但並未全力施展。

金鈴追魂叟，却是雙掌如輪，極力搶攻。

但他一直無法把掌勢的壓力，攻入那綿密的劍光之中。

雙方搏鬥了數十合，仍然保持個不分勝敗的局面。

胡逢春低聲道：「田老弟，你看楚老弟的劍法如何！」

田伯烈道：「高明的出人意外。」

胡逢春道：「唉！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楚老弟這一身造詣，不能不叫人佩服。」

譚志遠道：「慚愧，慚愧，這位楚兄弟，年紀最輕，但武功却高過我們十倍不止。」

時英笑一笑，道：「十倍倒是未必，不過，他却比咱們强了很多，他的精奇劍法中，也有着很多的破綻。」

田伯烈笑一笑，道：「時兄，你說他那裏有破綻？」

時英道：「楚兄的劍法，雖然高明，但有幾招，明明可以斬傷追魂叟的雙手，但他却劍招不發。」

田伯烈道：「個中必有原因。」

時英道：「劍上餘力用盡，那就很可能影響到劍招變化，收發不能隨心，不過，照在下的看法，他很可能會一劍成功，斬下追魂叟的雙手。」

這時，成方，華圓，周橫，王平，由後趕了上來，逐漸向搏殺的場中接近，越過了譚志遠，何浩波等，大有出手相助之意。

田伯烈大叫道：「站住。」

王平等停了下來。

成方一回頭，道：「田爺……」

田伯烈接道：「我知道，你們關心楚兄的安危，不過，別去打擾他，你們帮不上忙，反而可能害他分心旁顧。」

王平哦了一聲，向後退開八尺。

楚小楓和追魂叟仍然沒有分出勝負。

但從兩人形態上，已看出雙方的搏鬥之局，進入了十分緊張局面。

金鈴追魂叟神情沉重，楚小楓一臉嚴肅神色。

只聽田伯烈低聲道：「時兄，你看到沒有？」

時英道：「看到什麼了？」

田伯烈道：「追魂叟一直沒有出劍的機會。」

時英道：「這倒是有些令人不解了，他打的似是十分吃力，何以，一直不肯出劍？」

田伯烈道：「他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楚小楓的破綻，要一擊追魂，取命。」

時英道：「楚小楓一直沒有破綻。」

田伯烈道：「這就是他一直不肯輕易出劍的原因了。」

時英道：「這也是楚小楓一直不敢冒險求勝的原因。」

田伯烈道：「這實在是一場很典型的搏殺，兩個武林中第一流的頂尖高手，在拚命搏鬥中，又揉合了機智。」

時英道：「其實，咱們在一側觀察的，也有着很大的收穫。」

忽然，響起了一聲長嘯。

金鈴追魂叟飄拂在胸前的長髯，忽然間飄飛起來，根根如刺。

一道白芒，突然間，由追魂叟的袖中飛出。

白芒舒捲，把楚小楓捲入了那一道白芒之中。

沒有人看清楚雙方交手的經過。

因爲，它太快速了。

快速的目不暇接。

看清楚現場情形時，只餘下了結果。

只見楚小楓仗劍而立，面色慘白，前胸處，破裂了兩處傷口，鮮血汩汩而出。

金鈴追魂叟，却破空而去。

他走的很匆急，也很快速，人影閃了兩閃，已自不見。

華圓，成方，快步走了過來，伸手去扶楚小楓。

楚小楓放下了手中長劍，緩緩坐了下去。

成方低聲道：「頭兒，你……」

楚小楓搖搖頭，沒有回答什麼，只是緩緩坐了下去。

盤膝而坐。

田伯烈行了過來，道：「你們別打擾他，讓他好好坐息一下，他需要休息。」

成方，華圓，王平，周橫，都向後退了一些。

但他們却不是退的很遠，只是分守在楚小楓的四週。

表現出無比的關心，無限的忠誠。

胡逢春點點頭，道：「好！好！金鈴追魂叟出道江湖，大概是第一次沒有殺了見過他眞正面目的人，也是第一次，被人打跑了。」

何浩波道：「奇怪，他的金鈴絕技，兇厲萬分，何以，竟未施展。」

田伯烈道：「如若他還有能力施展金鈴絕技，我相信，他不會逃走，他會先殺了楚小楓，然後再殺了我們。」

何浩波道：「田兄的意思是……」

田伯烈道：「他也受了傷。」

何浩波轉頭看去，只見楚小楓神情肅然，前胸兩處破裂的地方，仍然是向外流着鮮血。

輕輕吁一口氣，何浩波低聲說道：「田兄，他傷的很重，那兩處傷口不大，但可能會很深。」

田伯烈道：「他傷的不輕，不過，還不足以制命。」

何浩波道：「楚小楓的傷，看來必須要早些療治。」

田伯烈道：「哦！」

他說了半天，叫人完全聽不出他說的用心何在。

田伯烈皺皺眉頭，道：「何兄，你說了半天，在下還是不大明白你的用心！」

何浩波笑一笑，道：「其實，很容易明白，在下的身上，有一種藥物，那是療治刀劍傷勢的聖品，如是他傷的不重，這藥物用了，未免是太過可惜，所以，在下很想瞭解，楚兄的傷勢情況如何？」

田伯烈道：「原來如此。」

時英道：「何兄，你如是眞的有什麼靈丹妙藥，那就早些拿出來，別這麼婆婆媽媽的成麼？」

田伯烈笑道：「想來，何兄那身懷的靈藥，必是極爲珍貴，所以，才不肯輕易拿出來。」

時英道：「何兄，你不肯輕易拿出來，能不能說給咱們聽聽！」

何浩波道：「可以，兩位知道保命散麼？」

田伯烈臉色一變，道：「保命散，你有保命散？」

何浩波道：「對！我有保命散，而且，只有一包，這一包保命散，帶在我身上，已經有十幾年了，我一直捨不得用。」

時英道：「聽說，那保命散，是象肝，蛟膽，犀牛心爲主藥，配合的療傷聖品，不知是眞是假。」

何浩波道：「象肝和犀牛心，並不是太難找的藥物，但蛟膽，却是絕無僅有之物，而且，除了這三種主藥之外，還有一十二種配藥，如今，那配製此藥的人，早已死去，聽說，一共留下十二包，兄弟身上有一包，目下江湖上，還有十一包，但却無人知道它在何處了。」

這時，楚小楓突然睜開了眼睛，道：「何兄，那藥物如此寶貴，不可輕易使用，何況，兄弟的傷勢，並不太重。」

緩緩站了起來。

何浩波道：「是啊！如是傷勢不太重，用了實在可惜……」

突然住口不言。

不但何浩波發覺了，就是田伯烈和時英，都發覺了情形不對。

原來，楚小楓那兩個傷口之處，流出的血，已經變成了紫色。

楚小楓原本蒼白的臉色上，此刻也浮動着一片黑氣。

那是中毒之徵。

胡逢春道：「糟啦！金鈴追魂叟是一個用毒的高手。」

田伯烈道：「胡老怎會知道。」

胡逢春道：「他已經很多年沒有在江湖上走動了，對這老兒的事，早已經忘懷了很多，事實上，傷在他手下的人，屍體潰爛，常常會化成一灘血水。」

大步行近了楚小楓，伸手抓住了楚小楓的衣衫，道：「老弟，別太逞强，讓我瞧瞧你的傷勢。」

右手一用力，嘶的一聲，撕開了楚小楓的衣服。

只見楚小楓前胸處，兩個傷口，很小的傷口，只不過兩三分大，但它却相當的深，深到有半寸。

沒有人看得出來，這是一種什麼樣兵刃所傷。

兩處傷口上，已經變成了深紫色。

血仍在向外流，只是血色已經紫黑。

胡逢春吁一口氣，道：「老弟，他怎麼樣子傷了你？」

楚小楓苦笑一下，道：「我刺了他一劍，打了他一掌，但却被他在前胸上點中了兩指。」

胡逢春道：「不是指痕，明明是一種利器所傷。」

楚小楓道：「他本來，也不該點中我這兩指，但他的手指，却會突然間長了五寸。」

田伯烈道：「那是一種指箭，平常套在手指上，很難看得出，想不到，堂堂的追魂叟，竟然也用指箭。」

就傷口而言，楚小楓這點，實在算不得什麼？

但如是內有奇毒，那就有些大不相同了。

楚小楓道：「傷勢不算太重，但却很難受。」

田伯烈回顧了何浩波一眼，道：「何兄，看來，要用你的保命散了。」

譚志遠快步行了過來，道：「讓我看看傷口。」

楚小楓道：「指箭上有毒，大概是不會錯了。」

譚志遠仔細瞧了一陣道：「不錯，箭上之毒，就是叫人聞名喪膽的化骨粉。」

胡逢春道：「該死，該死，我早該想到的。」

譚志遠道：「這種毒，不用立刻發作，但却惡毒的很，它隨着血液流行全身，然後，開始發作，先由內部壞起，然後，再發散全身，很快，就會死去，但死前很痛苦。」

田伯烈說道：「你好像對此毒，很瞭解。」

譚志遠道：「嗯！家父就是死在化骨粉下。」

田伯烈怔了一怔，道：「也是死在金鈴追魂叟的手中。」

譚志遠道：「不知道，但看了楚兄的傷勢，十之八九，是有可能了。」

田伯烈回頭望了何浩波一眼，欲言又止。

譚志遠道：「化骨奇毒，救的愈快愈好，不可拖延。」

何洪波淡淡一笑，由懷中取出一包藥粉，緩緩遞了過去，道：「田兄，服過此藥之後，至少要一個時辰運氣逼毒。」

田伯烈接過藥粉，心中一動，暗道：這姓何的不肯把藥物直接交給楚小楓，不知是何用心？

如若這包中是毒藥，由我的手中，交給了楚小楓，一旦他中毒而死，豈不把我也給拖累了進去。

心中雖然有些懷疑，但楚小楓的情況，已不容他拖延，索性打開藥包，道：「楚兄，吃下去。」

楚小楓也感覺到時機不容拖延，張口吞下了一把白色藥粉。

田伯烈手中還有一部份藥粉，敷在楚小楓的傷處。

丟了手中的白粉藥包，拍拍手，望着何浩波笑道：「何兄，希望你這包保命散，還未失效。」

話說的很含蓄，但何浩波仍然是聽出了弦外之音，冷笑一聲，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田伯烈笑一笑，道：「東西放久了，總會有些變質，對麼？」

何浩波道：「對！十幾年了，這保命散，可能變了質，再說，也可能根本就不是保命散。」

田伯烈道：「不是保命散，自然就是毒藥了。」

何浩波道：「田兄高見。」

田伯烈笑道：「好！咱們是一條綫上拴了兩個蚱蜢，跑不了你，也飛不了我，毒死楚小楓，咱們兩個替他償命。」

這時，楚小楓已盤膝坐了下來，運氣調息。

何浩波冷哼一聲，快步向前行去。

田伯烈一皺眉頭，快步跟了上去。

何浩波行到兩三丈外，停了下來，道：「田伯烈，你跟着我幹什麼？」

田伯烈道：「如是何兄眞有了逃走的打算，在下也只好跟着何兄走了。」

何浩波道：「哼！我如毒不死楚小楓，怎麼離開此地，我要看到他死。」

田伯烈道：「對楚小楓這種人，如是看不到他斷氣入土，就不能說他已經死亡了。」

何浩波道：「楚小楓有幾條命？」

田伯烈道：「一條。」

何浩波道：「他只有一條命，爲什麼會殺不死，只能說，殺他，也許會困難一些。」

田伯烈道：「對！看上去他不是短命的人。」

何浩波道：「爲什麼？」

田伯烈道：「中了化骨粉的人，一向無藥可救，但偏偏你却有一包保命散。」

何浩波笑一笑，道：「說的也是，我有兩次機會，要用去這包保命散，但仍然留了下來，就好像等着給他一樣。」

田伯烈道：「這就是他不會死的原因之一。」

何浩波笑一笑，道：「有些事，好像是冥冥中自有一種力量安排，如是我用了那包保命散，楚小楓就非死不可了。」

田伯烈笑一笑，突然飛身而起，落於谷中。

就是這一瞬間，兩條人影，疾快的由兩面懸崖上飛落而下。

像閃電一般，衝向了正在坐息的楚小楓。

田伯烈大喝一聲，一揚手，兩隻飛鏢，一隻袖箭，疾射而出。

人也同時向一個大漢撲了過去。

兩個黑衣人的動作太快了，田伯烈的雙鏢袖箭一齊射空。

那黑衣人已擦着他身軀而過。

田伯烈拍出一掌，竟然未擊中那黑衣人。

譚志遠，時英，仍然留在楚小楓的身側。

兩個人同時亮出了兵刃，分向兩個黑衣人迎了上去。

譚志遠，時英是兩把劍。

兩個黑衣人却是兩柄刀。

但聞鏘鏘兩聲金鐵大震，兩柄刀震開了兩支劍，兩個黑衣人，仍然衝向了楚小楓。

事情已經很明白，這兩個黑衣人，目的是在殺死楚小楓。

但這兩個黑衣人的武功，却是相當的高明，一刀之威，竟把譚志遠和時英的長劍，震的直蕩開去。

雙方接手了一招之後，譚志遠和時英心中都已經有數，這兩個黑衣人的武功，足可以和他們放手一戰。

但兩個黑衣人却志不在此，衝過截擊，一心只在殺死楚小楓。

這兩個黑衣人的輕功，實在很高明，速度快，譚志遠掏出了暗器，兩個黑衣人已經衝到了楚小楓的身前。

譚志遠的暗器扣在手中，不敢投擲出手。

那可能傷到了楚小楓。

兩個黑衣人雙刀並舉，疾劈而下。

刀尖如雪，勢道極爲凌厲。

就在刀光將要沉落之時，楚小楓突然滾落在一側。

兩個黑衣人刀勢落空。

就是這一刹之間，成方，華圓，王平，周橫，已然衝了過來。

成方，華圓，兩支劍，雙龍出水一般，攔住了兩個黑衣人。

雙方結成了一片嚴密的劍網，攔住了兩個黑衣人向前奔衝之勢。

這就逼的兩個黑衣人非要和兩人動手不可。

王平，周橫，抱起了楚小楓，向後退去。

譚志遠疾快的走了過來。

他們接過這兩個黑衣人的刀勢，知道這兩個黑衣人，功力十分雄厚。

在兩人想像之中，華圓，成方絕對不是兩個黑衣人的敵手。

因爲看起來，兩人只不過十幾歲的年紀。

那知兩人劍勢縱橫，不但把兩個黑衣人纏住，而且是攻多守少。

譚志遠原本準備出手相助，現在却停了下來。

回顧了時英一眼，低聲道：「時兄，他們年紀雖小，但劍法上的造詣，却十分精深，只怕比咱們還要高明很多。」

語聲甫落，成方，華圓的劍勢却突然一變。

兩劍童用出了楚小楓傳授他們的精奇劍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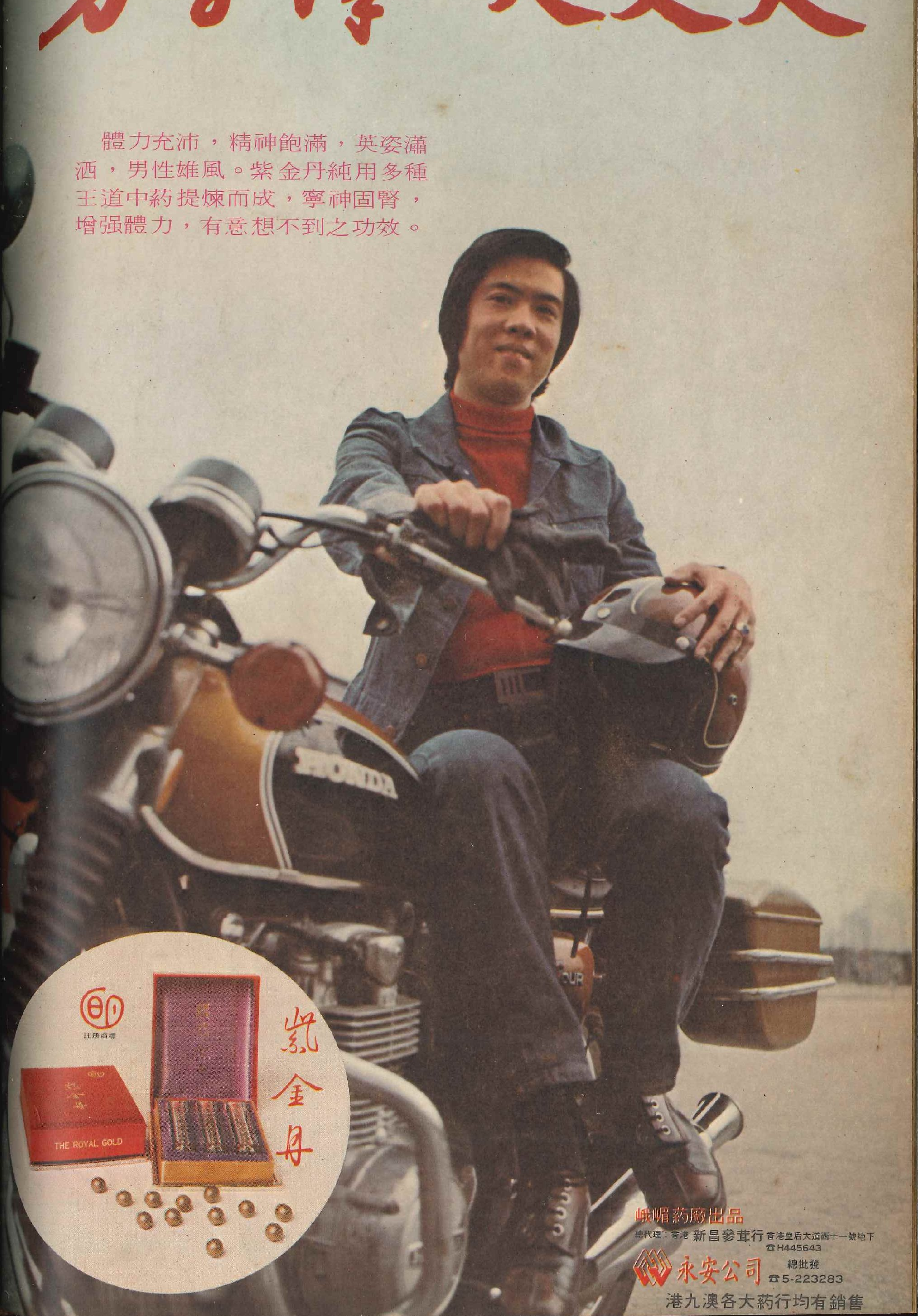
劍幻百鋒，光聚一束，慘叫聲中，兩個黑衣人，被腰斬成兩截。

這時田伯烈，何浩波，也行了過來。

時英讚道：「好劍法。」

成方，華圓點頭一笑，轉身奔向楚小楓。

（未完）



男子漢 大丈夫
體力充沛，精神飽滿，英姿瀟
洒，男性雄風。紫金丹純用多種
王道中葯提煉而成，寧神固腎，
增强體力，有意想不到之功效。
HONDA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 新昌蔘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永安公司
總批發
☎5-223283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有銷售